東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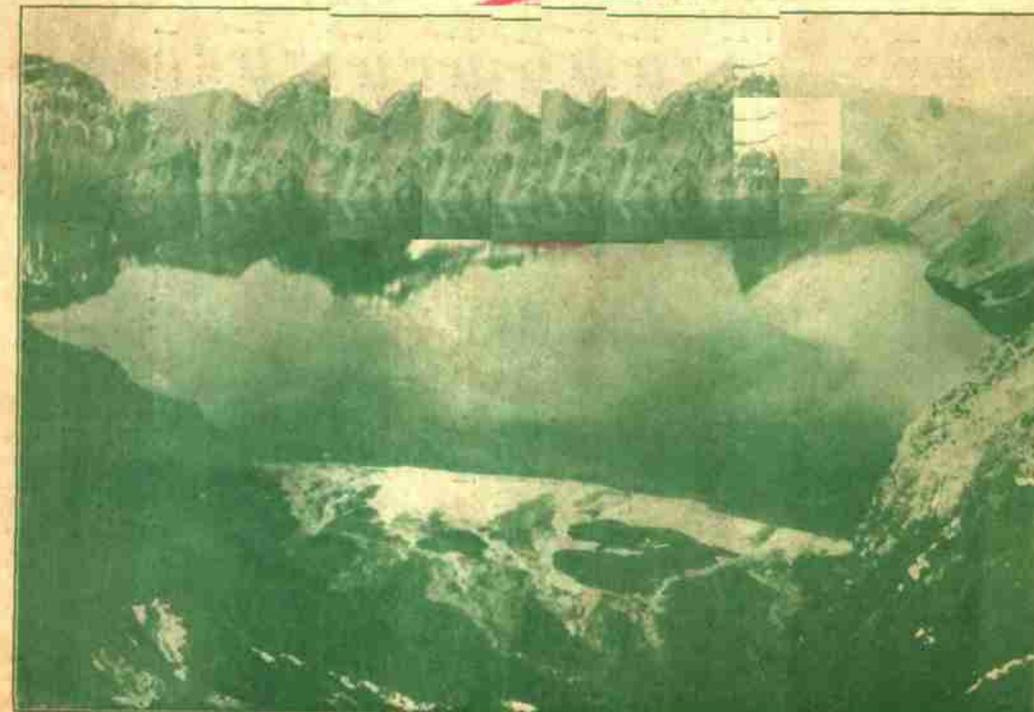
集趙松雪道教碑字

大清郵政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第八卷第三號

The Eastern Miscellany

EIGHTH YEAR　MAY 1911　No. 3



長白山之天池

宣統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弼德院院長陸潤庠



弼德院副院長榮慶



內閣協理大臣那桐



內閣總理大臣慶親王奕劻



內閣協理大臣徐世昌



軍諮大臣貝勒載濤



軍諮大臣貝勒毓朗



外務大臣梁敦彥



民政大臣善耆



度支大臣載澤



學務大臣唐景崇



陸軍大臣廕昌



海軍大臣載洵



農工商大臣溥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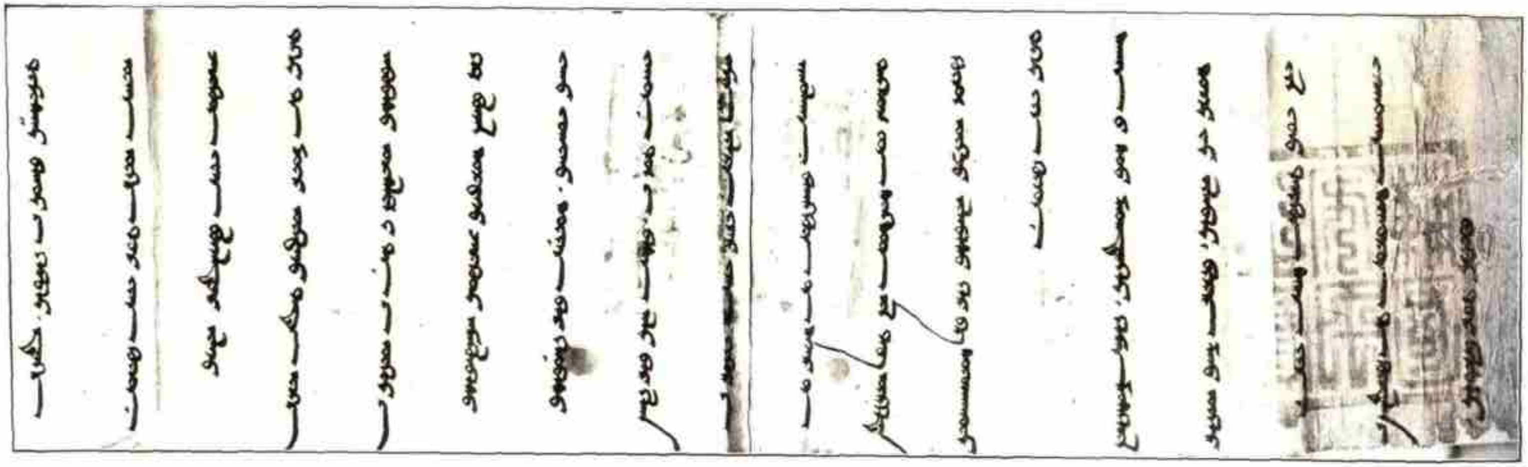


郵傳大臣盛宣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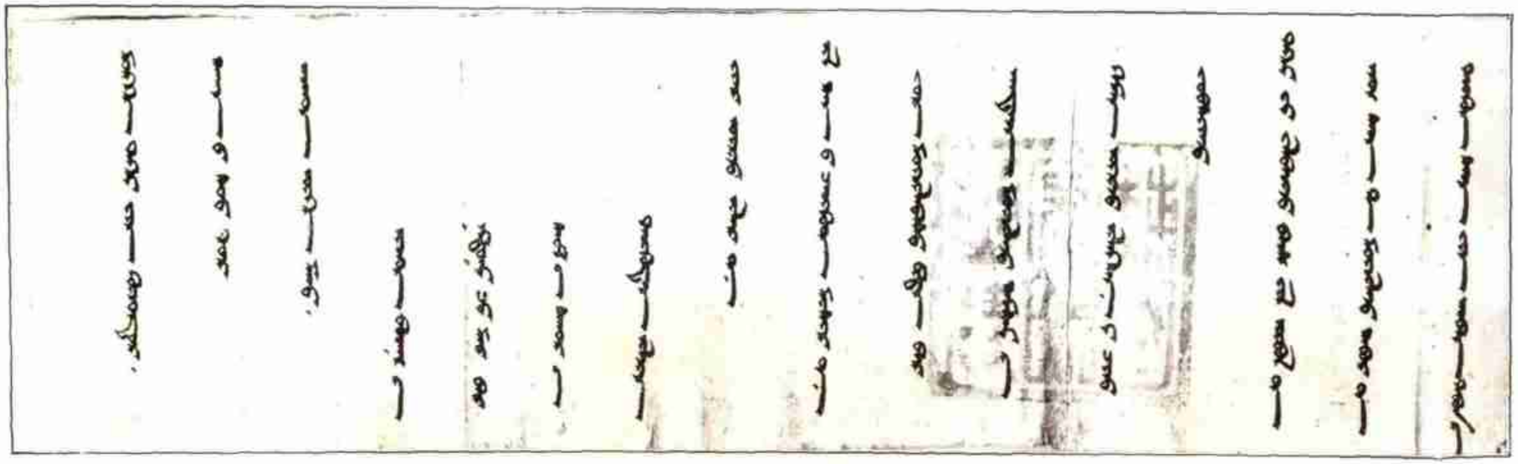


理藩大臣壽耆

蒙古阿魯渾汗遺法蘭克王腓力書(考見本誌)



第一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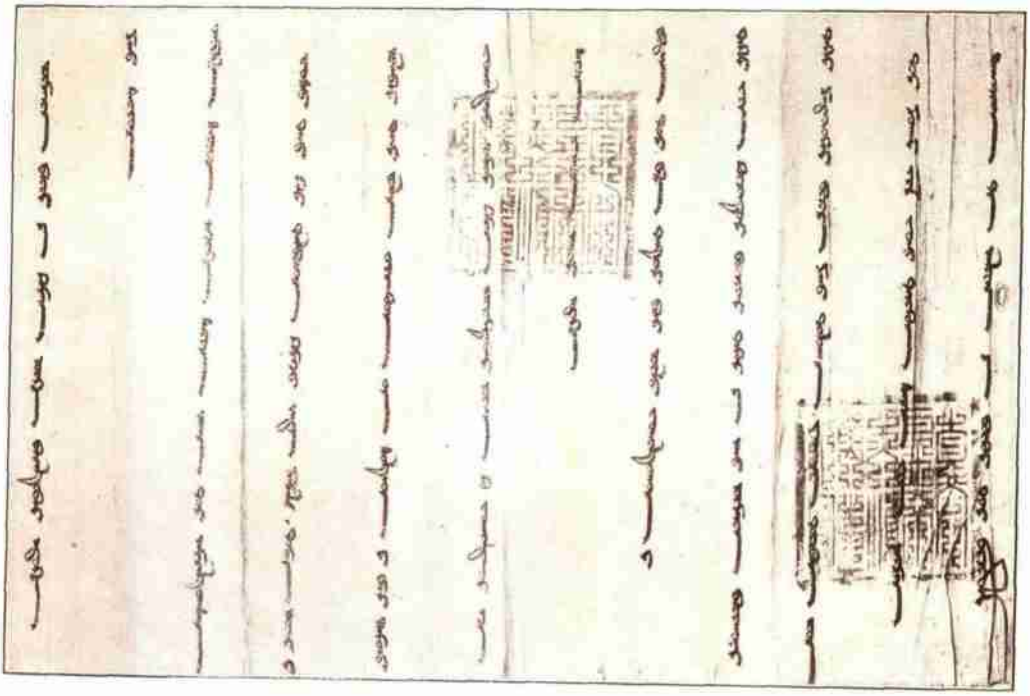


第二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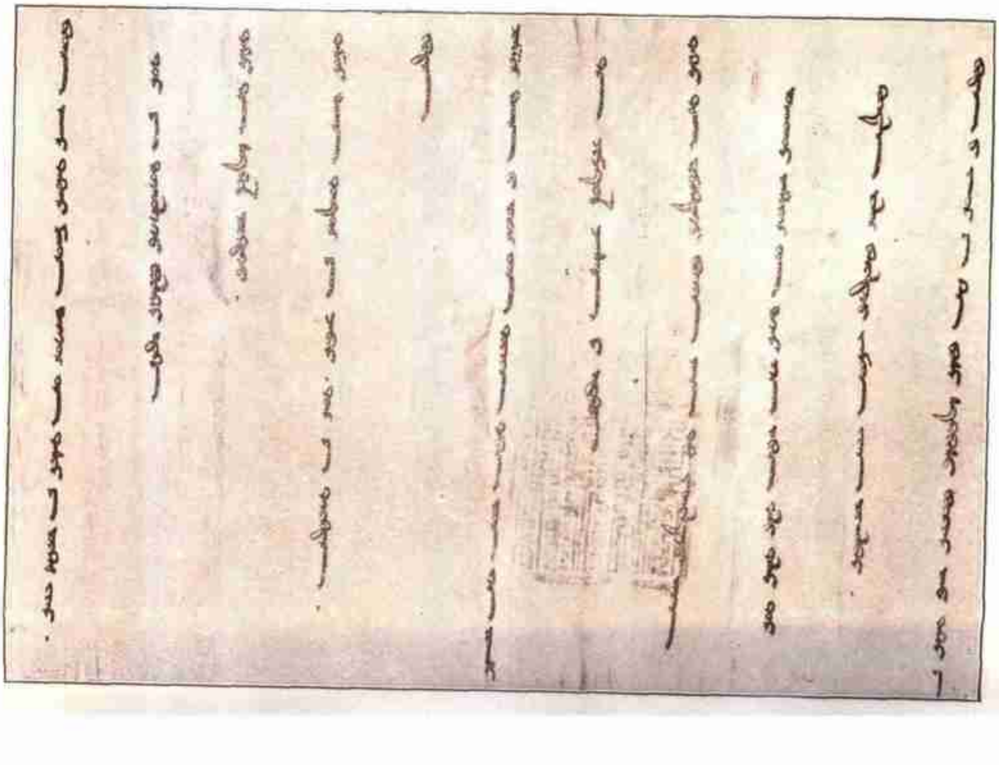
蒙古烏勒載圖汗告卽位於法蘭克王腓力書

考見本誌

第一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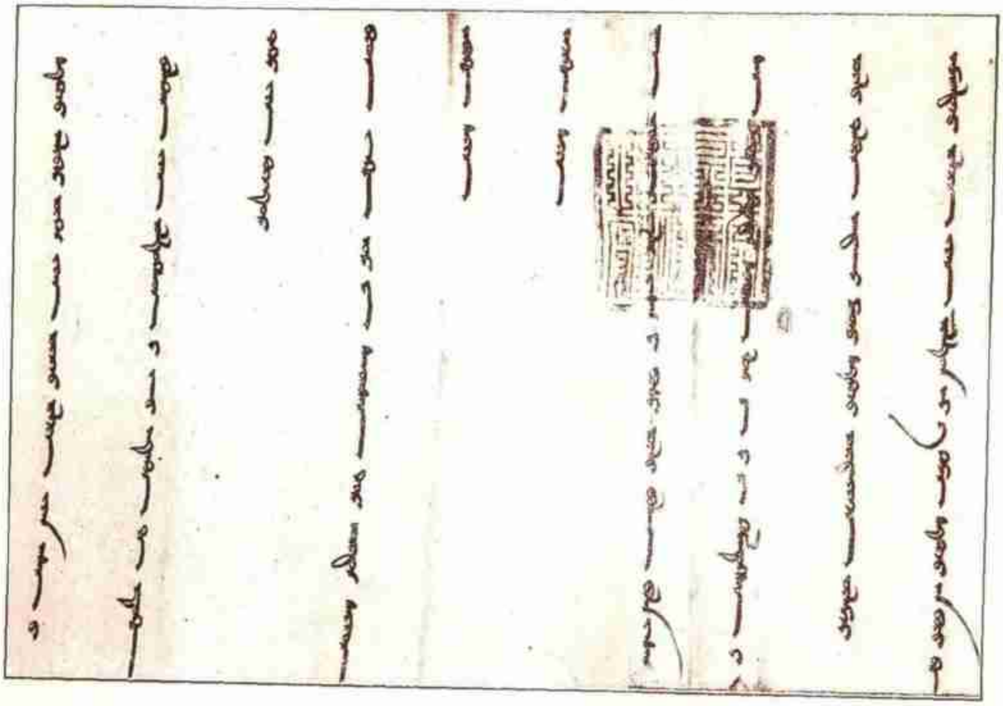
第二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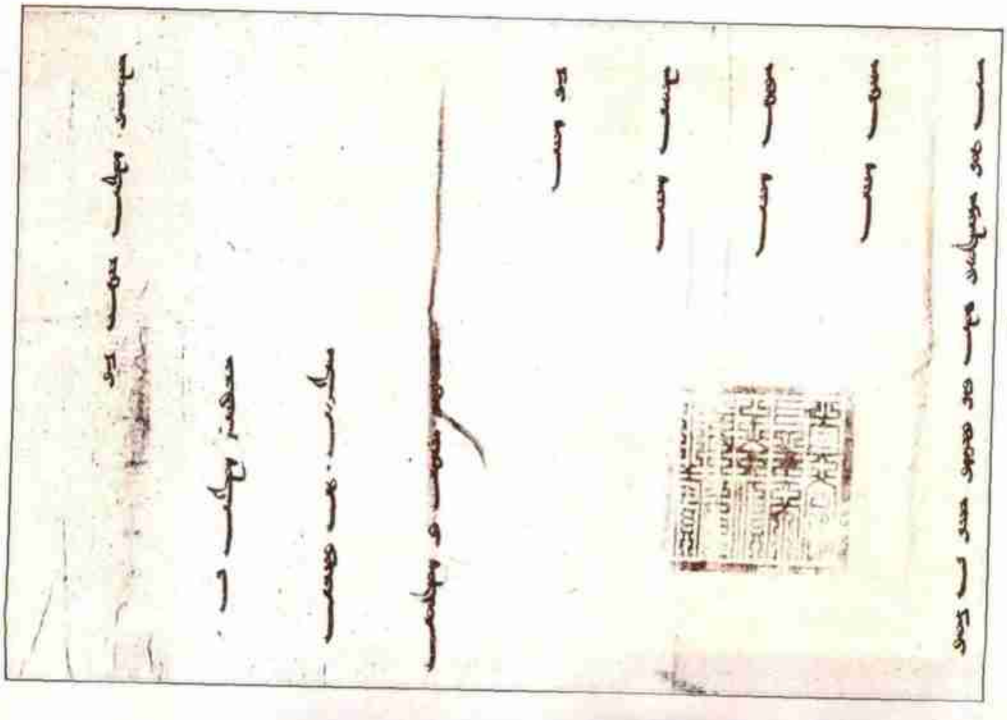
蒙古烏勒載圖汗告即位於法蘭克王腓力書

考見本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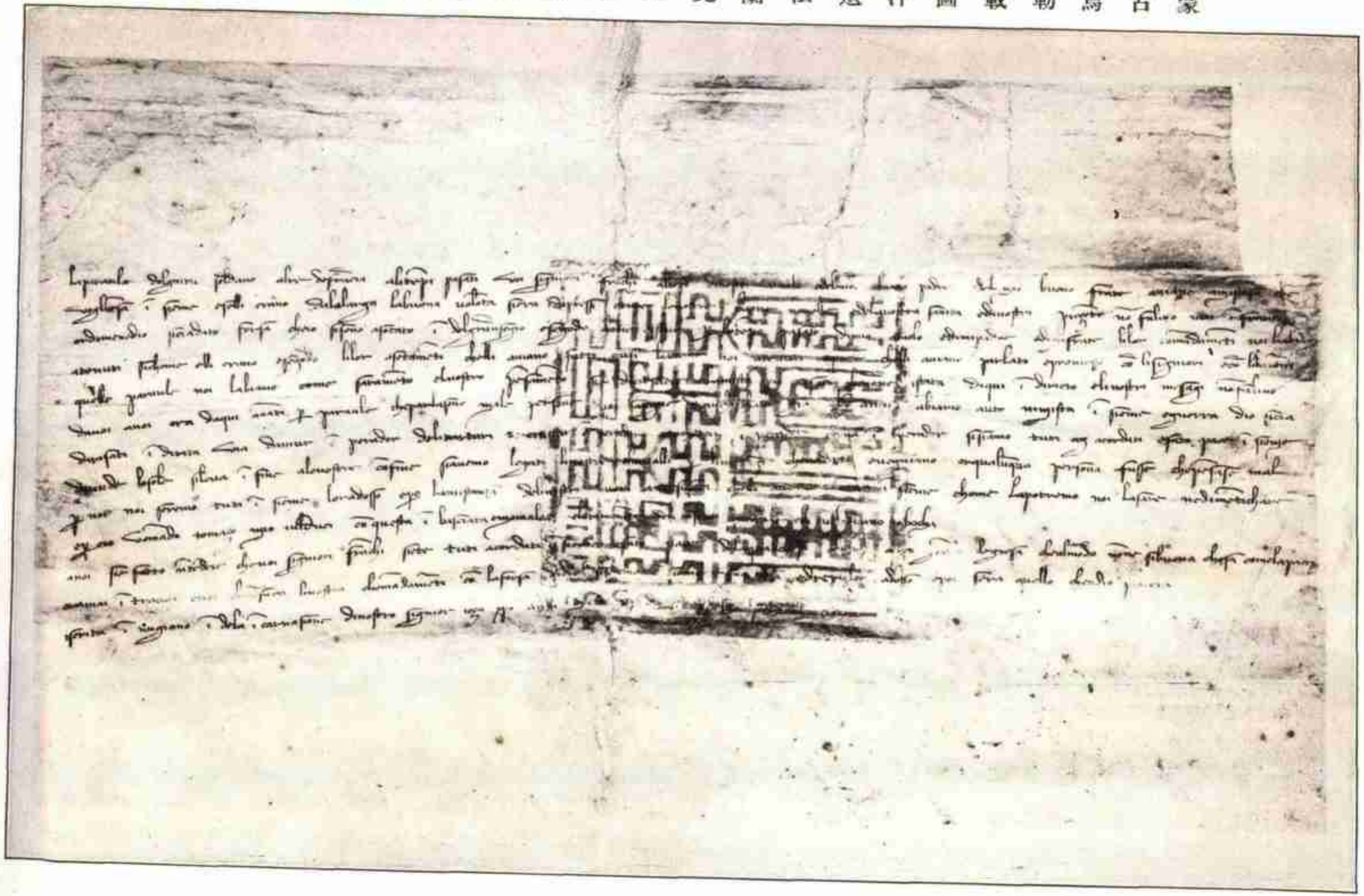
第三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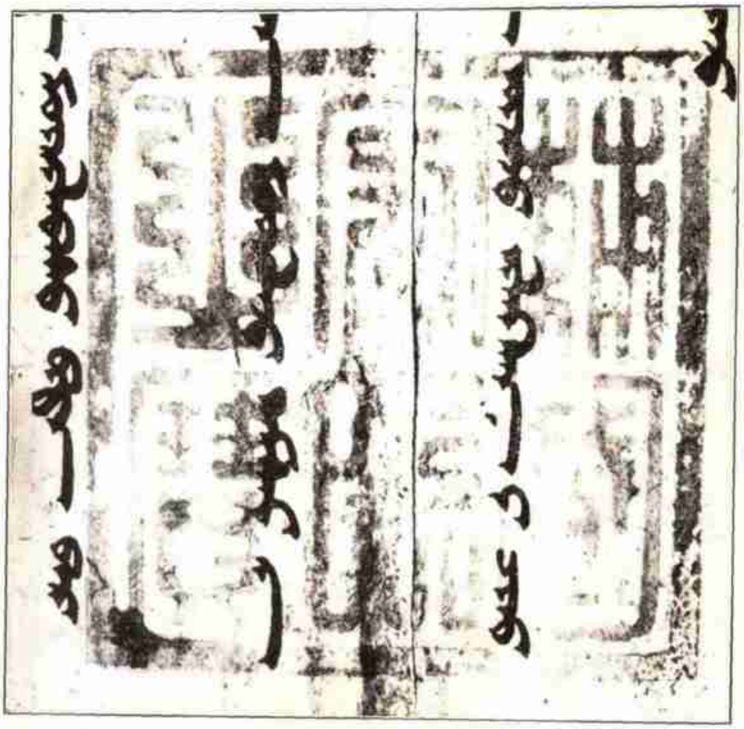
第四幅



蒙古烏勒載圖汗遺法蘭克王腓力書譯文（考見本誌）



蒙古阿魯渾汗璽



文曰輔國安民之寶

蒙古烏勒載圖汗璽



文曰眞命皇帝天順萬年之寶

萬國鼠疫研究會開會撮影



前列之正中爲施右丞。其左爲錫制軍。錫之左。則日醫北里柴三郎。義醫克老的。奧醫佛雷。俄醫師老多國臘夫。英醫比丹領。吉林西南路道孟憲彝。長春防疫總醫官黃寶森。施之右則德醫馬狄尼。俄醫薩博洛得尼。美醫司特郎。德醫勃羅給。吏右之官吏三人。則奉天交涉司韓國鈞。民政司張元奇。勸業道管鳳龢也。施之後列稍右者爲會長伍連德。伍左爲奉天防疫顧問官司督閣。英醫黑利。吉林總醫官鍾穆生。長春醫局總辦李樹恩。俄醫哈夫金。義醫西歐利。伍右爲英醫阿司不立。日醫下瀨謙太郎。日領事小池張造及日人某君。法領事貝鐸。俄領事闊洛闊洛夫也。張元奇之後列。爲法副事房丹也。其左爲日醫河西君。法醫沙羅內克司。右爲民政部醫官吳爲雨。吳右之西裝者。奉天醫官姚晉元。及奉天防疫事務員奧人魏義也。孟憲彝之後列。有官吏三人。右二人爲防疫所事務員。左爲奉天知府都林布。伍後偏右爲英醫法來爾。美醫路可。奉天醫務部長志維貞治。偏右爲上海代表王君。英醫士且利。美領事伏設耳。俄醫雅新斯某。美醫克乃。俄國東方大學學生沙爾也。姚啓元之後。爲東三省日報主筆汪洋。至最列之中。翻羽冠者爲德領事漢已司。其左爲美領事美禮斯。其右之當門而立者。爲外務部特派入會員方擎。當最右之門而立者。上海自治會赴會醫官王文昭也。

東方雜誌第八卷第三號目次

●全國初等小學均宜改用通俗文以統一國語議　博山
●論現今國民道德墮落之原因及其救治法　聖心
●論裁釐不可爲加稅所誤　孟森
●元西域宗王致法蘭克王書考　孫毓修
●外交之新局面　傖父
●美人吉包爾奈之中國觀　潘樹聲　葉誠
●論蒙古之羊毛事業　許家慶
●論滿蒙之農牧業　甘永龍
●論新疆沙田之水利　甘永龍
●萬國防疫會記　附圖十五　杜山佳
●日本人對於四國借款之言論　傖父
●伯達鐵路新契約之內容　附圖一　許家慶
●墨西哥亂事記　附圖六　傖父
●葡萄牙新總統白拉茄傳　附圖一　楊錦森　杜山佳
●法國香檳酒產地騷擾事件　附圖五　杜山佳
●摩洛哥事件　附圖二　傖父
●朝鮮亡後之半年記　甘永龍
●紀俄相司徒進平辭職事　附圖二　杜亞泉
●東西洋社會根本之差異　傖父
●述處世哲學　附圖一　杜亞泉
●杜絕鼠類登岸法　附圖一　甘永龍
●空中飛行器之略說　附圖十一　杜就田

●調查戶口之機器 附圖九 甘永龍
●單線電話之新發明 附圖一 甘永龍
●說米 甘永龍
●煮鹽新法 附圖一 甘永龍
●著色茶之禁止 傖父
●美國國民衛生之成績 附圖二 甘永龍
●紀埃及紙草之復活 附圖一 甘永龍
●骰點之比較 壽孝天
●科學雜俎
●言情小說 碎琴樓 何諏
第九章 瓊花爲雲郎彈琴劉夫人及秋南爲微言遂傷其嬌女
第十章 瓊花覲聖返爲雲郎受責而玉英至自石村
第十一章 進化學堂休業瓊花乃以玉梅送雲郎歸其居
●理想小說 新飛艇 自第九章至第十一章 天游
●詩選
●中國大事記
●外國大事記

插圖

●內閣總理大臣及協理大臣●弼德院院長及副院長
●軍諮大臣●各部大臣
●蒙古阿魯渾汗遺法克蘭王腓力書二幅
●蒙古烏勒截圖汗告即位於法蘭克王腓力書四幅
●蒙古烏勒截圖汗遺法蘭克王腓力書譯文
●蒙古阿魯渾汗印●蒙古烏勒截圖汗印
●萬國鼠疫研究會開會撮影

（附告）環游談薈本期不及登載當於次期續刊

宣統三年四月二十五日發行

宣統三年四月二十五日發行

東方雜誌

第八卷……第三號

全國初等小學均宜改用通俗文以統一國語議

博山（徵文當選）

一國之民所以能結合爲一國家者。果何故乎。曰種族相同也。或宗教相同也。風俗相同也。語言文字相同也。而結合之力。尤以語言文字爲最大。蓋語言文字相同。則國民之感情。因之而親洽。一國之文化。緣此而獲調和。雖種族宗教風俗或有不同。而其結果自能泯合於無形也。我國數千年來。言種族。則幷包滿蒙回藏之殊。言宗教。則極之釋老回耶之異。言風俗。則東西南北。山川原隰。各自有其特殊之習慣。然嘗統合爲一大國者。則以語言文字統一之故耳。

我國文字統一。蓋遠在三代以前。故古人以書同文與車同軌行同倫並稱。雖然。斯時之文字。固猶隨各地方之方言而有小異也。及秦幷天下。考校列國之文字。罷其不與己合者。益收文字統一之效。自是以降。雖或有他種之文字。流行於國中。然其細已甚矣。語言雖不統

一。然由方音變轉之差而然。而其根本上初無大差異又歷代政府。皆極獎勵文化。而民間亦極崇尙之。故文字統一之力。又嘗足以彌語言不統一之缺。數千年以來有以調和特異之種族宗教風俗。而使之無礙於國家之統一職是故也。

雖然。所貴乎語言文字之統一者。非僅爲銷極的而實爲積極的也。何謂銷極的。其力足以抑制種族宗教風俗之不同。而使之不害國家之統一者是已。何謂積極的。其力足以增進國民情意之團結。促文化之進步。而使國家日臻於强盛者是已。我國數千年來文字雖統一。然使用之者。僅少數上流社會之人。而多數下流社會之人。不啻不能使用公共之言語。故國民之情意。不能相團結。而文化亦不能進步也。

近年以來。感外界風潮之刺激。知非國民團結之力加厚。不足以禦外侮也。又因政體之變更。發見國民參與政務之必要。而非國民之智識進步。又不足以舉參與政治之實也。於是教育普及與國語統一之兩大問題。同時發生。雖然。此兩問題者。果宜分爲兩事。而兼營並進者耶。抑宜并爲一事。而舉一即以致二者耶。則不可不研究之。今試設爲兩問題如左。

一、國語統一。可無待於教育乎。抑有待於教育乎。果有待於教育者。當由國家强迫之乎。抑可聽國民之自由乎。

二、設有待於强迫者。當以何者爲之機關乎。

就此兩問題而研究之。則發見一不易之辦法焉。曰、統一國語之機關。當與强迫教育之機關合而爲一是也。何者。今欲使一國之人。皆能操通行之國語。則其事不能無待於教育。固不俟論。而欲舉全國之民而教育之。則其事不能不出之以强迫。又無待言也。雖然。强迫就學之事。施之於兒童猶易。而欲施之於成年之人。則其事殆不可能。且成年之人學習語言。恆不如童蒙之易。苟使一國之兒童。皆能操通行之國語。則成年之人。亦將漸漬而自化。其用力較省。而其收效甚宏也。否則惟有聽國民自由學習之一法耳。而其結果能操國語者

必卽爲向者能使用文字之人。如官吏士人等其收效至薄矣。統一國語之機關。既與普及教育之機關合而爲一矣。而其辦法又有二。一則於全國之初等小學皆別設國語一科。使學生於國文之外。更學習官話。一則將全國初等小學之國文悉改爲官話是也。二說之中。吾則主張第二說。何則。强迫教育期限之長短。視國民之生計程度以爲衡。我國之民。生計窘蹙。大多數人能受教育之期限實不過三年耳。以三年之短時間而欲其既通國文又精國語。此必不可得之數也。二者既不能並精而徒貪兼營並進之美名。其結果必至國文既不能通而國語又不精熟。兩俱無所用之。尚不如專精其一之爲愈矣。欲專精其一。則通國語事實較易於國文。而其有益於實際則遠過之。以甫及學齡之兒童。受三五年間之教育。而欲其能通中國之國文。實爲不可必得之事。與其徒騖美名。無益實際。尚不如論卑而易行者之爲得也。

此非謂一國之學齡兒童。遂可以不習文字也。吾國之文字。本可分爲三種。一古文。如先秦兩漢之書。唐宋八家之文是也。其名詞句法。皆與近今之語言略殊。一普通文。如近今通行之公牘書札及報章紀事之文是也。其爲文介於古與今之間。一通俗文。如向來通行之白話小說及近人所刊之白話書報是也。其名詞句法。多與今日之語言吻合。直不啻取通行之語言而記載之以一種之符號而已。夫人之情。就其所已知之語言。而習一種之符號以記載之也則易。習其素所未知之語言。而幷習其記載之之符號也則難。此習外國文者所以較難於習本國文也。習全國通行之語言。而可與全國人相交接。其獲益必至宏。習一部分人所通行之語言。而僅能與一部分人相交接。其獲益必較狹。此閩粵之士大夫所以不可以適京師也。吾國向者。當學童入學之初。輒使之習古人之語言。日與古人相晤對。卽能工之。亦不過能與全國之能通古語者相交接耳。而其教之又不以其法。漸摩之又不能及其時。卒之今與古皆不能通。而學生入學數年。遂等於徒勞而無益。亦可

謂天下之至愚矣。

今臚舉國語統一與教育普及同時並進之辦法如左。

一全國初等小學國文科。宜正其名曰國語。其課本即用普通之官話演成。其他一切課本亦莫不然。

一由學部編輯官話字典用簡字拼音注官音於字旁。

一於京師及各省省會。設立國語傳習所。招致文理明通略知科學之士。入校肄習國語。以備充當各府廳州縣初級師範學校及國語傳習所之國語教員。

一於全國府廳州縣均設立初級師範學校。以國語爲注重科目。凡卒業於此學校者。國語必能純熟。方爲合格。否則無論科學如何高尚。教授管理如何合法。均不准給與卒業文憑。其地方實係貧瘠不能設立師範學校者。亦宜限立國語傳習所。招致文理明通略知科學之士。入校肄習國語。至卒業期限。由提學使司考驗。國語果能純熟者。一體給與文憑。准充初等小學教員。其已經設立之初級師範學校及師範傳習所。亦限於某年月日起。一律添設國語一科。若私家所立之校。不肯照辦者。提學使司不得給以卒業文憑。該校卒業生各官立公立之初等小學。仍不准聘用。

一檢定教員。亦以國語爲必要之科目。

一從前已經卒業之初級師範生及已經檢定之教員。定於某年月日補行國語檢定。

如此辦法。苟能行之以實心。持之以實力。則寬其期以計之。三年而京師及各省會之國語傳習所可以畢業。十年而各府廳州縣精通國語之人才可以畢出。至教育普及之時。即爲國語統一之日矣。請舉其利益如左。

一國民教育之程度可以增高也。所貴乎國民教育者。爲其能增進國民之智識道德。使之足以自立於世界也。夫文字者。求智識道德之媒介。而非即智識道德也。今舉扶牀入塾之兒童。而遽授之以艱深之國文。師與徒皆敝敝焉耗其精神日力以從事於此。而無暇復以其餘力從事於智識道德。則國民教育之程度。必不能

高矣。不啻惟是。國文者。猶之一種之語言也。凡習一種之語言者。必能深通其意。且能運用之。然後可以獲其益。今以中國文字之艱深。而欲使扶牀入塾之子。於極短之歲月間。遽能深通其意而運用之。此必不可得之數也。夫如是。則學生卒業之後。必不能更以文字為媒介。求智識道德以附益向者之所不足。而初等教育之收效益微矣。今若改用通俗文。則師教徒受。皆易於為力。疲精勞神以求通國文之時間少。則博求智識道德之時間自多。而學生卒業以後。亦可自讀書閱報。以補學校教育之所不逮。一轉移間。國民教育之期限不必增長。而其收效則倍而不止矣。

一、能充初等小學教員者衆。而師資易求也。中國教育之所以不能普及者。非徒由於經費之竭蹶。民俗之錮蔽。而亦由師資之難求。師資難求。則教育之成效不著。貧民彌不肯送其子弟入學。富人亦不肯捐資以助學矣。而師資之難求。尤以國文為最。蓋中國普通文字。其原皆道於古文。不通古文則無由深知其奧窔。而欲以古文教授兒童。則其事斷不可能。故非深通文學。且又明於兒童心理長於教授之法者。必不能循循善誘。盡因材施教之妙。夫欲求此等人以充教員。則戛戛乎其難之矣。然其收效猶至寡也。若改用通俗文。則名詞句法。悉與今日之語言相同。無教授文法之困難。但能通曉國文者。於教授之法。略加研究。卽能勝小學教員之任。而師資不可勝用矣。

一、國民之感情親洽。而團結之力可以加厚也。中國之民。素以一盤散沙。貽笑於外人。推厥由來。未始非言語不通階之厲也。蓋言語不通。則感情不能親洽。自不能互相聯絡互相團結。以共謀一事。而地方界限之惡習以生。國語既相統一。則不啻導向之情睽意隔者以相見於一堂。向者之論鄉誼。今者之分省界。其惡習不期其除而自除。無論政治界學術界實業界。無不將驟添活氣。國民活動之力。可以大增矣。

一、可以聯絡藩部之感情。且開化其人民也。滿蒙回藏之危。人人知之。籌所以保之之策。則曰築路練兵改設

行省而已。雖然。此非治本之謀也。治本之策。必使滿蒙回藏之民。程度日高。足以自立於世界。且日與漢人相接近而後可。蓋必如是然後不至事事仰賴政府之保護。而其開化自亦較易也。然欲求如是。舍國語統一外。復有何法。欲求統一國語。舍卽以初等小學爲之機關外。更有何法。彼滿蒙回藏之民。豈能於强迫教育之外。更受國語之教育耶。抑其學齡兒童。能於三數年間。既通國文。復精國語耶。則吾說之不可易。彌可見矣。

一、可以堅僑民內向之心、擴張吾國之勢力於海外也。中國之民。天性長於移殖。不待政府之保護獎勵。而足跡已徧於五洲。今者美洲及南洋羣島。吾民之流寓者。動以萬計。苟能善用之。而有以堅其內向之心。實於吾國國力之擴充。大有關係。然吾民愛國之心雖摯。日受外人之壓迫。及籠絡。而政府初無術以保護之。社會又無策以聯絡之。久之亦必化爲外國之民而後已。今欲使僑民回面內向。始終不忘祖國。不爲外人所同化。則惟有使之明習本國之文字。以增進其智識。通曉本國之國語。以固結其感情耳。而欲行此策。亦非改初等小學之普通文爲通俗文。使言文一致。不能。

一、中國之國語。有可爲世界語之希望也。晚近世界交通。日益親密。感言語不通之困難亦愈甚。於是汲汲於創造世界語。此事之成。當在百年以內耳。夫世界語之創造。必不能無所因。吾謂各國之國語。有爲世界語之希望者。必備有三種之資格。(一)原來爲世界最多數人所使用。(二)其國本有高尙之文化。(三)其國人長於殖民。足跡徧於五洲者是也。而此三種資格。我國之國語。咸具備之。苟於最近之數十年間。能奏統一之效。則其勢力必陵駕英語。而有以奪愛斯勃蘭特之席。可斷言也。雖然。此爲最近數十年間吾國國語能統一者言之耳。否則齊楚閩粵。方言各自不同。通行於國內。尙且不能。遑論其擴充勢力於國外哉。數百年以後。吾國之國語。縱能統一。而世界語之席。已爲他國所奪矣。事有遲之數十百年。而國家之損失。遂不可復者。此類是也。

或謂一國之文字。爲一國國粹之所寄。今若此。是舉一國之人皆僅通淺近之俗語。而無一人能知高尙之文學者。是不啻文字亡。文字亡卽國粹亡。國粹亡。國亦無以自立矣。此讆言也。夫强迫教育者。國民所受教育之初階。而非國民所受教育之止境也。彼僅受初等小學之教育而止者。皆農工商之子弟。向不讀書者耳。若號爲士族之人。其子弟所受之教育。必不以初等小學爲止境。自此以上。入高等小學。及中學。卽可肄習普通文。入高等學堂及大學堂。並可肄習古文矣。且人惟不受教育。則其程度愈低。程度愈低。則愈不知受教育之當亟。今若舉全國之農工商而皆能通知通俗文。則其智識必漸高。智識漸高則送其子弟入高等小學以上之學堂者必日益多。是吾之所云特變向者不識字之人。爲通通俗文之人。更引而進之。使通普通文與古文耳。非舉向者通古文與普通文之人。而强抑制之。使僅通通俗文而止也。而何國粹亡失之足慮乎。或又謂中國文字素號艱深。童而習之。已苦不易。今於學人就傳之初。卽詔之以淺近率易之通俗文。將來更習普通文與古文。其心思將格不能入。又安望其能眞通國文乎。不知通俗文者。猶取今日之語言而記載之以一種符號耳。古文者。記載古人語言之符號。吾人辨識其符號。考求其用法。將由是以通古人之語言耳。習記今人之語言之符號。何以遂不能通古人之語言。此其理當亦難者之所不能解也。若謂古文難治。不宜以治通俗文更分其日力耶。則吾又將有以祛其惑。夫謂古文高尙於通俗文者。非謂古人之語言有以高尙於今人之語言也。特數千年以來。學士大夫之思想皆習以古文達之。故古文遂變爲一種高等人之用語。而通俗文則爲普通人所使用之語言耳。今若使一國僅通通俗文之人。其思想學識。皆日漸增高。而亦積以通俗文達之。則通俗文之意義。亦必日漸精深。浸假而亦可以爲國粹之所寄矣。此非謂有通俗文而古文遂可廢也。特由此可見古文之所以高尙者。不在乎其語言。而在乎其所載之事物。理想耳。古文之所以高尙者。旣在乎其所載之

事物理想則其心理之發達尚不足以語此理想事物之人。雖授之以古文。亦奚益哉。此吾國向者讀書之人。當發蒙之初。所以日授四子五經。了無益於智識道德。而轉以桎梏其性靈也。由此觀之。則授童蒙以古文。非徒無益。抑且有損。待其稍長而施之。不徒無時過後學之弊。抑且有事半功倍之效。斤斤以國粹廢絕爲憂者。其亦可以思矣。

或又謂中國文字。筆畫繁多。書寫不便。主形不主聲。認識較難。欲圖爲盡人所能曉。非廢棄之而另創一種諧聲之簡字不可也。此又惑之甚者也。夫中國文字。書寫之所以繁難者。由於純用正楷而不用行草。而非由於筆畫之繁多。通曉之所以不易者。由於其與語言相分離。而非由於造字者之兼用象形會意。夫獨體謂之文。合體謂之字。獨體者筆畫必簡。合體者筆畫必繁。若求有簡而無繁。勢須有文而無字。揆諸事理。夫豈可行。今若取西洋之文字而一一書之以正楷。則其繁難正與我等耳。且彼有一字累十數母者。而我至多不過三四母而止。且不常見。卽有之亦多減省其筆畫以便書寫。是我轉簡便於彼矣。若論形聲。則我國之字。亦何嘗不主諧聲哉。六書以諧聲爲最多。此稍通小學者所能知也。特音聲轉變。迄今日已失諧聲之用耳。雖然。今日言統一國語。是欲藉文字以齊一一國之語言。而非使文字之聲音。隨方音而變轉也。若求發音之悉與方言合。則惟有使南人用南音。北人用北音。各用一種之字母以教之耳。而如閩粵及滿蒙回藏。又將各造一種之簡字以教之。國語統一之謂何。若強各地方之人。使皆習官話。則其發音之不能沿用土音亦等耳。而何惡乎向者之文字乎。且簡字合聲之說。尚有不可行者。請得而詳言之。一國文字之沿用。非盡出於人爲。實亦半由於天演。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讀其文。孔子不能盡識。則我國古代通行之文字之多可知。而迄於今日。惟此一種存。則此一種之文字。其適宜於我國之民性。可知。徒以企慕歐風。猝求創造。慮事既淺。必無以善其後。其不可一也。主張合聲簡字者。謂因形可以得聲。

學習較易耳。不知文字之應用。貴乎習熟。必能一望而知其義。然後可用以讀書。用以閱報。用以記事而達意。若必字字拼而讀之。以求其義。則其事至難而不適於用。人亦將厭苦而棄之矣。合聲簡字。若使字字拼而讀之。則較諸舊日之文字。誠可省認識之勞。若亦求其習熟。則與舊日之文字等耳。徒事紛更。無益實際。其不可二也。我國之文字。自蒼頡創造以來。雖篆隸分楷。書寫之法。時有變更。而實不得謂之改作。以文明開化最早之國。而一種文字。沿用迄於四千餘年。取精用宏。眞可謂之國粹之所寄矣。通俗文與古文異流同源。通通俗文者。更求通古文。既省識字之繁難。且獲文法之印證。可謂事半功倍。故初等小學教授通俗文。不徒於將來求通古文無礙。抑且有益。且初等小學所以必須教授通俗文者。一則因其卒業之年限較短。必不能通古文與普通文。一則藉以統一國語耳。數十年後。國語既已統一。國民之生計日益寬裕。強迫教育之年限。可以加長。於斯時也。初等小學仍可改授普通文。若用諧聲簡字。則一國之中。不啻驟有兩種文字通行。不特僅受初等教育者。不識固有之文字。即入高等小學者。欲更求通固有之文字。其事亦至難。數十百年之後。國語雖已統一。若更欲廢棄簡字而純用舊日之文字。勢亦積重難返矣。是使我國固有之文字。勢力大爲減殺。國粹眞將由此而亡失也。其不可三也。凡事因則易爲功。創則難爲力。我國之民。通文字者雖少。然農夫野老居肆負販之徒。以及婦人孺子。其略知文義能識字者。固亦不乏。因而授之以通俗文。其事甚易。必欲強之以舍所素習而更習一種之諧聲簡字。彼必將以爲無用而棄之矣。此不徒年長之人爲然也。即以此施之小學。彼學生之保護人。亦必有以爲無用而不願送其子弟入學者。是爲興學又添一重阻力也。且通通俗文之人。固不能通古文與普通文。而通古文與普通文之人。則無不能通通俗文者。人而苟通通俗文。即可與全國之通文字者相交接。若通簡字。則止能與全國之通簡字者相交接耳。此與僅通方言不通國語者何以異。其不可四也。

所以欲強迫一國之民。使皆習文字者。爲欲增進其智識道德也。夫文字爲求智識道德之媒介。而非卽智識道德。吾前既言之矣。今欲使一國之民智識道德增進。則必引而進之。使與士大夫相接近。而欲使全國之平民皆與士大夫相接近。則教之以通文字實最良之法也。通俗文與古文及普通文。異流同源。通古文與普通文之人。無不能通通俗文者。今若使一國之平民皆能通知通俗文。則全國之士大夫。亦必以開化愚民爲己任。著書撰報以啟發愚蒙者必日益多。而全國之民智。可以大開矣。若盡使之習簡字。則彼所能讀者簡字之書報耳。而全國有高等智識之人。必不樂更習簡字。其智識卽無由灌輸於平民。於開化之前途。實大有阻礙。其不可五也。有此五不可。則不徒施簡字於初等小學。其事爲不可行。卽以之教年長失學之人。亦不如逕教之以通俗文之爲有益矣。今之主張簡字者。盍一思之。

本論之主義。在改初等小學教科書爲通俗文。夫小學教科書之文字。宜就淺近而避高深。固世人所公認也。通俗文與普通文及古文。異流同源。通俗文卽其至淺近者。故此主義。本與世人一般所主張者無異。惟現今之教科書。尙近於普通文者爲多。宜更求淺近耳。所謂普通文與通俗文之別。以與語言接近與否爲準。教科書用通俗文。使文字與語言接近。一方面收語言統一之效。一方面收文字普及之效。實現今教育上不易之至理。惟所謂與語言接近云者。將取何種之語言以爲標準乎。各地方之土語。固不必論。卽以官話言。大體上雖無甚差別。而細節目亦不能一律。則不可不有標準之語言。以爲統一之基。而定標準語言之法。與其直取一種之官話以爲標準。不如以官話爲基礎。修整其語法。釐訂其語音。以爲標準。較爲有益。修整語法之道如何。卽改易其過於俚俗之助詞。及與文字太離異之格調。使略與文字相接近是也。（例如「今兒明兒」。不如用「今朝明朝」之妥。「這塊兒」不如用「此地」之便是也。）釐訂語音之法若何。則改其難發之語音。合其難辨之字音是也。（例如北人之言語。其中有種種語音。爲南人所難發。雖竭力摹仿。祇能得其近是者。又有兩音。在北人辨之甚易。各別其用。而南人不能辨其所異。若同時並發。或尙可辨別。一音獨用時。則決不能辨者。）既有標準語言以後。則依其語法。爲通俗文。而持此通俗文以統一語言。當由二道。一、爲編製初等教育之教科書。以記載其語法。二、爲編製字典。以記載其語音。此意本論中已言及之。意欲用簡字拼音以注官音。而記者之意。則以爲未盡善。據記者之所研究。則拚音之法。用古來之字母。或近出之簡字。皆不

如用羅馬字母之拼法。爲較合於原理。且字母可較少。而拼音可較準也。近來基督教會中。純然用羅馬拼音。記吾國各處之土語。間有一二語音。不能以拼法表示。大率皆土音而爲全國一般所不行用者。若能以羅馬拼法爲根據。而再修整之。於不得不增字母時。則兼採希臘字母附加之。必較簡字大爲便利。則記者之所深信也。附誌數語。願與作者讀者共研究之。

記者誌

論現今國民道德墮落之原因及其救治法

聖心（徵文當選）

一

比年以來。家國多故。外患頻加。雖有慷慨之士。大聲疾呼。欲有以披聾聵警醒於萬一。不意昏昏沈沈者。而仍如故也。且喪心病狂。較甚於前。說者謂人心已死。無可挽回。雖然。垂天之鵬。產於一卵之微。蔽日之木。生於一子之細。蓋事必有因。而後有果。理必有常。而後有奇。是則今之所謂人心散漫道德墮落者。正非突然而來也。其原因固何在耶。第考之數千年歷史。旁證以稗官雜記。以及耆舊宿士之談。吾國德教之隆。實乏擬倫。豈泰西新進之國所可比肩。則吾民非生而卽劣。可不辯而知矣。是故益知如今日者。蓋深有由也。乃耆有識之士。鑑時局之頻危。顧中原之多難。創論建議。思以救亡。然而設計愈多。失敗愈夥。昔之怒罵政府。今則轉爲呵責人民。向之希望人民者。今則對人民而悲涕矣。嗟乎。人民之弱日益見。亡國之兆日益深。欲從而興之。其誰是賴。然則道德問題。甯非今日中之最重要者哉。

道德者非他。習慣而已。風俗而已。應境而遷。因時以易。非亘古不變者也。(一)方其變化。或進或退。無不視境遇之影響。故熱帶之民惰。沿海之民勤。豐富之國。其民逸。瘠瘦之區。其民勞。交通煩擴。則文化始昌。知識發達。荒僻孤立。則生活必低。禮儀不周。(二)專制之國。人民多恐懼忌避之心。僞詐卑賤之行。(三)戰敗之邦。人民多利己

苟安之想。無勇敢自尊之氣。(四)蓋其所由來者。已非一日矣。然究其所以然者。不外三端。曰模倣。曰淘汰。曰遺傳。今且以次論之。

(一)Westermarck,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Moral sense. Vol. I.

(二)Spencer, Principles of Sociology, and Buckle in Carver's Sociology, etc.

(三)Montesquieu, De l'espirit des lois.

(四)Novicow, La Guerre et ses pretendus Bienfaits.

模倣者。社會組成之最大要素。(一)良以一切行為。皆由之而廣播。一事一物之流行。乃其所致。如近日婦女皆蓄髮於額。當其時。不過好奇者偶一為之。遂有人從而模擬。於是更有效其所效。層層相因。人然亦然。固未嘗有好惡是非利害之判斷於其間也。又如報章往往載有姦淫竊盜之事。其意固在警衆。而是諸惡事反因之日甚。蓋以其記述事實。無異於教授方術。閱者模倣而行。其傳播之力。實可驚矣。此所以各國警察對於報章深加注意者也。

(一)Tarde, The social law, Ross, Social psychology.

淘汰者。言去其不適。而留其適者。適與不適。非善與不善之謂也。適者固未必皆善。善者更未必皆適。不適者未嘗不善。不善者未嘗不適。蓋以生物學言之。適者謂合於外境。以社會學言之。適者謂適於此羣。即言於此社會之中。得為最宜。今則取後者之義。是故不適者。非必驅之至死。不過於此社會之中。不便生存。不得不順次變化。用以應之。其不能變者。始漸底於亡。其最宜者。又得傳其性於子孫。於是社會之間。全易一形狀矣。(二)

(一)Hill, Selection and Heredity in Sociology.

遺傳之說。諸詮不一。有謂後天所贏得者。不傳於子孫。(二)然以常識験之。實不盡然。父母世代讀書。則生子必聰睿。其親多惡習。則子息必不肖。證之實事。歷歷不爽。若舜之於瞽叟。特非其常規。然世上得有幾人能若此者。固不足破此說也。晚近意大利碩學倫伯羅索。以驗人之額骨。定其犯罪。蓋罪人之額骨。大異於常人。而此異形。實以遺傳而成。數世以遷。遂於人類中另標一種。

(三)遺傳之力。不亦大哉。

(一)Weismann, The Germ Plasm.

(二)Lombroso, The Criminal.

我國民道德之墮落。其由來固非一日。而特著於輓近數十年間。總括其因。爲數有六。(一)人種傾軋。(二)政治不良。(三)經濟困窮。(四)教育荒謬。(五)宗教紛雜。(六)鴉片流毒是也。雖然。各民族有各民族之精神。有其固有之道德。(一)固不必取法歐美而始爲開化。吾國有六千年之歷史。其文明之著。世界莫匹。此亦毋待斷斷者也。

(一)Le Bon, Les Lois psychologiqul de l'Evolution des peuples.

二

異族競爭。自原始以來。即有其事。(一)蓋種族之分。實以人爲而著。歷時既久。賦性亦深。於是永爲一種。不相混和。故學者用人種一語。乃指歷史上之人種。非自然人種也。(二)誠以種源爲一爲衆。尙難遽判。設其爲衆。然今日所存。毋慮數千。則必無數千之種。各各獨立。同時自生者明矣。是故種族之由來。實藉四圍之境遇以成。爲無可疑矣。

(一)Gumplowicz, Der Rassenkampf.

(二)Le Bon, op cit.

我國自漢以降。屢與外族交觸。文明爲其所破壞者。歷史之上。列列可證。其當時蠻卑之風。固未嘗傳於今日。然久創之餘。民力必弱。惡風乘隙而入。亦勢之所不能免也。蓋其能致此者有二。一曰戰爭。二曰雜居。戰敗之後。民之秀者。必皆就戮。(一)而虛弱無力無恥不義之徒。乃得其位。以爲萬衆之模範。罕有不爲其所化。雜居則交涉必多。而權利不等。小人作福作威。使全國之民。祗知利祿。畏權勢。不知愛國公義。證之於史。其故可以明矣。異種交接。必少道德之念。此人類之通性。考之東西歷史。莫不皆然。此所以有識之士。驚心動魄。急急於保國保種之道。而不能自已也。

(一)Novicow, op cit.

雖然。習俗之傳染。非血族之混和。如羅馬之卡爾人種。埃及之希比來人種。其言語風俗美術文明。雖傳於後世。而血脈永無遺留。(一)其他證例殊多。吾國五胡遼金元等。以次淘汰。即如今日蒙古新疆。亦鴻溝判然。不相混合。　本朝入關。滿漢尙未通婚。然其習俗則未嘗不傳播於吾民。其爲例更淺而易見者也。

(一) Le Bon, op cit.

近者外交失敗。鴉片之役。安南之戰。甲午之敗。拳匪之亂。其影響及於民生。窮巷之士。皆能道之。蓋以戰敗之餘。民心必變。猶太人種。經數次戰爭。外族侵毀。民氣瓦解。不復成國。印度於十八世紀。戰亂相繼。民德大衰。意大利亦以戰爭之故。文藝紛失。其民至今不振。凡諸事實。證之歷史。不遑枚舉。戰敗之國。工商農諸業。必大退步。生計困乏。則道德破壞。國失其名譽。民失其自尊之心。國失其主權。民失其自由之行。於是虛僞詐媚卑賤苟且。種種不德。因之以生。加之租界一開。風俗頓易。惡事惡人。皆集其處。所以然者。一以治權不一。次以習俗不同。治權不一。則惡人不得其罰。法者所以懲一而警百。今則使惡人逍遙法外。率天下之人。皆欲師而效之。蓋人之習惡。如水之就下。非深有根底。固不足與言善惡之辨也。習俗不同。則道德之標準互異。處於其間。無所範圍。是故自開埠以還。民之染西俗者。指不勝屈。啣雪茄食番菜。乘馬車。皆爲日常所見。而吾民爲之。費時失業。放蕩淫逸。無所不至。而其於西俗亦未嘗一一效之。不過擇其自便自利者而已。是則西洋文明之輸入。吾人未受其益。而已先受其害矣。往往異類文明相接。其互相融化之初。必始自不良之點。英人自得印度。惡習首先傳入。日本自歐化以來。風俗亦漸墮落。實有必然之理也。且各國之移民。皆不良之輩。非僅惟是其民居於外地。必放浪不羈。不遵法紀。其生活爲不規束。久而久之。別成風俗。較諸國內。不啻天壤。吾人從而習之。鮮有佳者。是以租界實道德墮落之源。而惡事惡習之販賣所也。

西洋物質文明。高於我國數倍。故當西貨入口。無不爭

購。人心之趨赴。實有不可制止之勢。不數年。吾民生計大易形狀向之朴素者。今變爲浮華。昔之儉省者。今易爲奢侈。西人資生之具本繁。吾民傳染斯風。於是生計日難。消費日廣。出不符入。生少於食。消費日廣。則謀生之術日拙。生計日難。而消費之道愈多。失業無職者。必漸以增加。觀乎今日諸埠之民生。卽可知矣。種種不品之行。皆發源於此。其詳容後論之。

三

政體與國民之道德。有至大之關係。我國之初。本非專制。自秦而創。至漢而成。自此以往。淫威日甚。壓制日重。於是民生困苦。恐懼僞詐。諂媚自私。卑賤苟且。無恥不仁。凡諸不德。養成根性。且國家所定之法。皆爲防弊。弊愈多。則法愈紊。法愈紊。則梗阻愈多。牽制愈煩。使全國之民。無復活氣。奄奄若病。立法之不良。必至亡國。各國歷史。實其龜鑑。其影響於道德。豈淺鮮哉。其最易見者。莫若取士之法。自明以來。創爲八股。害民之深。人皆知之。實官可捐。尤爲可異之事。於是爲富不仁之人。皆得上位。近者官數劇增。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於社會中。別成階級。妄爲無恥。利己蔑公。重利忘義。卑鄙齷齪。道德墮落。皆源於此。然官者所以治人。治人者人之標準。標準如斯。其他可想。明之末葉。賄賂公行。遂致亡國。可以鑑矣。

虐待商人。爲我國之陳法。直視其財之來。爲不義不公。多方詐取。然於農民。亦未嘗實施保護。任惡紳之强橫。差役之暴虐。設官以阻其發達。雖有荒田。無人敢墾。使田野小民。見官如虎。見吏如爺。每遇饑饉。民之流爲匪徒者。不可勝計。匪徒日多。則良民日少。上有官吏之橫暴。下有匪徒之欺忤。於是盡驅良民而入於匪。近來沿江一帶。鹽梟之多。實可驚奇。其於掠虜之外。平日惟事賭博。導民於惡。莫此爲甚。咸習其所習。以其行爲模範。嗟乎。其雖非卽匪。然亦去匪不遠矣。

道德之墮落。靡不基於生計困難。生計困難。實由於政治不良。卽以財政一端而言。濫造銅元。其害固已盡人

知之矣。近者銅元停鑄。然幣制不統一。諸弊紛生。姦商又從中獲利。小民更不復聊生。其他如釐捐。遍地皆是。阻止交通。剝削小民。卽以蘇州至木鎭爲例。相距不過三十里。而其間釐局已不下三四處。其病民害商。可勝道哉。不僅惟是。且近又增加種種雜捐。其名數十以上。吸收民膏。於是使民貧苦而無以爲生。爲盜爲娼。苟全性命。則無所惜矣。

四

經濟困難。實亡國之要因。證之歷史。比比皆然。(一)卽以我國而言。每當一朝鼎革。必爲經濟貧乏所產。明末之際。野史所書人民生計之苦。實不啻今日。而其卑鄙齷齪之狀。亦歷歷如見。蓋經濟不振。則民無活氣。民無活氣。則萬事不舉。外患日迫。鮮有不一敗塗地者也。比年以來。經濟艱難。民生困苦。殆達極點。究其原因。不外數端。曰制度不良。曰賠款。曰外貨夥入。曰失職者多。曰轉業而不專。

(一) Adams, The Law of Civilization and Decay.

生計困難。乃社會制度之障礙。障礙生於停滯。蓋社會制度。非一定而不可變。古之井田。必不適於今日。其變化固因於經濟之狀態。然經濟狀態。亦未嘗不視制度之如何而定。往往經濟爲制度所限制。而不得發達。正此故也。時代變遷。而制度不能隨之。於是因障礙而生諸不振之現象。我國自秦變法以來。雖見統一。然封建之風。仍未全消。數千年各地不相交通。觀乎今日之各省相排擠。可知其一般矣。各地生產。僅足供各地自食自用。經濟學家謂之地方自足經濟時代。(二)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者是也。以素不交通。故缺少信義之行。同情之感。祇知鄉里。不知國家。各省有各省之利害。信仰感情思想。而不相共同。故十八行省。不啻十八國。希臘人雖有數多領土。卽以利害情緒思想精神不相共同。不能合爲一國。仍然各市獨立。卒致干戈紛起。以底於亡。(三)今者海禁已開。時局大易。此種道德。此種經濟。皆不適於時。是故經濟愈見困窮。道德亦更因之

而不振。良有以也。

（一）Bücher, Industrial Evolution.

（二）Le Bon, op cit

外貨入口。其影響之大。人盡知之。外貨自較內國所產爲精美華麗。故土貨因之淘汰。失業者之頻加。皆以此故。例如織布自洋布輸入以來。漸形淘汰。至今已幾於無有。誠以勞力大而不得其償。是以無人爲之。且西貨暢銷。人民養成奢侈之風。奢侈則貧窮必隨其後。道德墮落。莫不基此。蓋奢侈能易人性質。所謂愈奢侈。愈不能事生業。愈不能事生業而愈奢侈。必至窮困至死而後已也。管子曰。衣食足。然後知禮義。近時道德墮落。實生計困窮所有以致之耳。

失業者之增加。近三四年間爲尤著。我國素無統計。固無從知其確數。然不難以想像推知也。現今教育系統之腐敗。乃有以司之。往往報章載有卒業生不得衣食而自殺者。蓋全國學校所卒業之人。除得爲教員外。不過空有官銜。毫無實職。其他工商之家。因奢侈而失其所業。正復不少。田野小民。亦以生不符食。紛紛轉業。或爲車夫。或爲苦力。轉業固不足爲社會害。然廢田而不耕。棄地而不耘。則於經濟上受莫大之損傷矣。要之失業者多。則社會組織上大生障礙。國之貧窮。實源於此。蓋經濟不振。故失業者多。失業者多。故道德墮落。誠以失業之人。其先以經濟之故不守道德。以致失職。既失職之後。更放蕩不羈。此乃人性之必然。深足爲人類悲也。自西貨入口。本國所有職業之數。大行減少。雖有新職業之出。然不過倚仗西人而非獨立經營。蓋以西人所恃者資本。而我國至今未脫農業時代之遺風。故尙不足語此。西人以資本經營我國。盡驅吾民爲苦力。則亡國之慘。勝干戈萬萬。苟生計不舒。而能創言舉義。吾知必無其事。是以欲國之強。必先圖民之富。迂腐之儒。趣欲以大義責天下人而不計事理之顚末。詎可行耶。

五

現今教育系統之不完備。制度之不良。稍有知識者。皆

能道之。蓋教育之爲事。貌似易而實乃至艱。苟不計社會之狀態。而所教育之人。皆不能應社會之要求。則社會必日漸衰微。教育之爲害。實有不可言喻者也。今者學校遍立。而其出身者之生計。則不爲之預計。國民教育。卽加以實獎使中小學校卒業者。皆得爲官。故官乃大增。則社會之貧窮益甚。尤奇者。德育於學校中素不注重。任兒童受惡社會之薰染。家庭之惡習。且聚惡兒童於一室。良家子弟。皆爲其誘導。往往見兒童一入學校。卽染得種種之不品。則學校實不啻惡德之養成所。而其所課亦乾燥無味。不足養成國民之常識。專授以知識之誤謬。西人已早言之。(一)我國風俗未醕。社會組織不良。德育之重要。固毋煩數語而解。道德墮落。實教育之罪。學部有以司之。其禍不知將伊於胡底。言之傷心不已也。

(一)Guyau, Education and heredity.

道德之起源。與宗教有極大之關係。道德固爲習俗。然實以宗教而著。故國民之宗教。卽其國民之道德。二者之別。不過以觀察者之方面不同。命名各異。然其物則一而已。誠以二者皆產於國民之根性。不可强爲變更。故日耳曼人之道德。乃耶穌教之道德。印度人之道德。乃婆羅門之道德。我國所謂仁義。卽孔教之道德。孔教之道德。產於吾民之根性。數千年未嘗有改易。至六朝佛教大興。中國佛教之道德與孔教之道德相衝突。士大夫皆流於放誕輕狂。如世說所記。讀之令人浩嘆不已。然亦可見當時之情境矣。比及近世耶教傳來。鬧教之風潮。時有所聞。蓋耶教之道德與我國素有者大異。如不祭祖先一端。已招種種惡感。一切爭端。無不兆之於此。是以宗教之紛爭。社會必漸見墮落。其理則有識之士所當深心研究者也。

自鴉片輸入以來。至今嗜之者。全人口十分之三四。其足使人偸安虛弱。不能事生業。固無待言。而諸種罪惡。莫不以之爲媒。(每煙館之設。卽鬼域之所在。一切惡事卽發生於其處。其黑暗非言語所能形容其萬一也。)敗家蕩產。其害豈勝道哉。且吸煙者所產之子。多夭

折而不壽。虛弱而多病。於人種上大蒙損害。此實列列可證者也。

六

綜觀以上諸因。則今日道德墮落之由來可以知矣。而其救治之法。亦不外從其根本原因著手。人種之傾軋。非人力所能禁止。苟能自強。則外族之侵略。毫無足患。自強之道。端在政治。是以政治不善。則外族侵略。生計困窮。教育不良。於是道德乃因之墮落。世之人有廢然自反者。以爲革政不足以救亡。非改正人心不可。嗚呼謬矣。夫人心之墮落。其由來者。政治有以司之。生計有以司之。教育有以司之。豈突然而成者耶。是故改革人心。必自政治經濟教育始。而三者之中。尤推政治爲先。革政之事至艱。非一二書生放言高論所能成事。必有過人之力。超人之識。剛毅忠正。愼言篤行者。其使民也有方。其化民也以理。於是天下之人。皆從而爲其所使。固不必一一執人心而正之。否則抑亦迂矣。

雖然。欲革政。則經濟與教育不可不預計之也。先有方針。然後可實行。今之言改革者。皆無一定之主意。或東或西。人云亦云。宜其脣焦舌疲。而毫無就緒也。我國經濟狀態。與歐洲大異。故雖欲振興工業。而不能。淺識之士。輒以工藝不如人爲憂。創立工廠。事倍而功半。罔有不虧累者矣。是以爲今之計。宜先革農政。農政既整。則收入必大爲增加。國民無貧困之虞。其法不外釐訂田賦。減輕農家之負擔。更正田主與佃夫之權利。使劣紳不能把持。小民得自由務業。獎勵開墾。使所有廢地。皆化爲生產。改良耕耘之法。則田不受害而獲乃益多。其詳當別著於篇。蓋以其理甚深。非一二語所能盡也。其次則裁釐以免害商以便交通。設稅關以制限外貨之驟入。於是國民經濟不患不舒矣。至於教育。則宜守我國固有之道。近世教育家分教育之種類爲二。曰軟教育。曰硬教育。(二)我國舊教育本主干涉。以養成獨立不撓之人格。即所謂硬教育是也。近者風俗侈靡。社會腐敗。非以硬教育不足造就矯矯不羣之風。以挽狂瀾於

既倒。否則僅授知識。知識愈深。墮落愈甚。社會之吸力大。不相與抗。鮮不沈淪於底。苟自幼稚園。即重視德育。養成善良之性。高尚之習。則天下何患無英才之出耶。

(一) Soft education and hard education.

嗟乎。今之國民道德如此。政治如此。經濟教育又如此。吾欲託空言以濟世。得毋迂乎。然而自奮其力。不撓不屈。人人如此。則後之結果。正未可知。固不待慨世之雄之出而天下已將期於治。吾願普天下之人。咸矢斯志。其庶幾乎。其庶幾乎。丁尼孫之詩曰

念吾子之沈迷兮。
　正長夜其將來。
弗以吾言爲譃兮。
　豈盡謬而不然。(一)

(一) Thou art mazed, the night is long,
And the longer night is near:
What! I am not all as wrong
As a bitter jest is dear.
Tennyson.

論裁釐不可爲加稅所誤

孟森

釐金爲從古所無之虐政。無水無陸。節節設卡。留難需索。無所不至。而初無稽查之善法。故利歸中飽。而國家得其唾餘。因其無可稽查。則亦終無舉發之事。民有大病。而國無厚利。徒養千萬虎狼於國中。使同胞自相朘削而已。此其弊害。舉世類能言之。顧成裁釐之議者。條約也。作裁釐之梗者。亦惟條約。其中癥結所在。可得而詳述之。

條約之言免釐。自未訂新商約以前。止言洋貨子口半稅。以代釐金而已。洋商以三聯單呈驗所經各卡。已有留難之苦。且貨與單不能相離。又有限定之期。指定之

地。種種束縛。自我積慣受病之商視洋單已爲奇福而外商則習於轉運自由猶覺改釐金爲半稅之未饜其意。又況洋商華商之別祇別於單照之有無。其實持洋單分運之商。皆華人耳。深入內地。距口岸較遠。則其所受病於釐金者。苟不大過於遠求伸理之費則亦忍而聽之。故洋貨未嘗受窘於釐金。而洋商亦終以釐金爲大患。此新商約之所以要索裁釐而不惜以加稅易之者也。

其在華商。從前轉運土貨。往來皆不過原料。以貨易錢。加以釐金。定爲成本所被蝕於無窮之中飽者。仍取償於購用之家。但知物價驟昂。道途阻梗。駔儈或通同作弊而較輕其害。良懦乃不免非理之淩虐。以飲恨於一時。蓋猶不過租賦徭役之外多一呻吟之聲而已。自志士謀抵制洋貨。而國家亦提倡實業。於是稍稍有製造之工商。於是稍稍有華洋貨價之比較。同製一物。洋商遠涉重洋而可以獲利。華商就地作業而不免折本。乃知贏利之數已爲千萬虎狼攢嘬而去國家之所得。特其中之什一。試思全國二千餘卡。員司丁役。所入優者歲數萬金。以次至數千數百金直接養病商之人數十萬。待此數十萬人以爲養者。又數倍之。姑以百萬人計。而人歲需百金之養。坐耗者歲已一萬萬金。而況其必不止此數乎。他無可定稽核之標準。至以比較爲標準。可謂無法之至。徵收如此其費。稽核如此其疏。阻撓實業。絕華商之希望。而爲洋貨之淵叢。又如此其深且切也。則何必待外人之要求而吾國家不當自謀去禍而求福也耶。

中國生計之窮。惟實業有以救之而實業之無不失敗。則又惟釐金有以戕之。顧外人要求裁釐。業以加稅爲抵補。吾政府乃亦豫期此加稅之利益。然後樂於裁釐。豈知中英商約定後。已閱九年。明年卽可換約。而十二國公約所發生之商約。至今僅有英美日本三國。業已訂定。各國遷延觀望。故生葛藤。與九年前求我裁釐之情狀大異。蓋各國自審其加稅之所損。必有過於裁釐之所益者。故藉未訂約之國爲延宕而已訂約之國初

無催問之意。其故可知。上年在都陳請資政院提議時。見外部某君。告以十二國公約。除本國外。將分十一次商約。與各國解決此事。然後實行。一國索一種權利。以爲抵償。我已無以應之。而彼十一國中。有一國未定約。卽實行尙無把握。然所已許定約之國之權利。則多卽時授與。且利益均沾。一國所得。餘各國同之。是此裁釐加稅之爲餌於交涉者。可以索我無限量之權利。而操縱之權。仍在外人。則雖傾國以易之。而未必可得。故此事爲萬萬無望也。

當某君言此時。猶似不欲使外人知我有此言論。謂外人知我之自願裁釐。則彼益得居奇也。謂外人知己之不值加稅。則我益難啟齒也。此掩耳盜鈴之計。外人了於彼我之事實。必勝於我。我尙知利害所在。而灌灌言之。豈猶望十一國之心計而不能燭此乎。且既爲萬萬無望之事矣。如某君之言。不與揭破其無望。仍如今日。然吾政府。吾社會。不自知其愚黯受人之操縱。猶希冀掩取加稅之利。再擴清釐金之害。於是日復一日。不忍割舍以大棄我國民之生計。生計亡而國遂因之。其可痛孰甚於是。且今方將定國家稅地方稅等法。因不捨釐金而亦不謀別稅以相抵。靜待洋貨進口之加稅。乃以易之。則他稅既定。裁釐更難著手。因釐之不裁而他稅縱極良善。容一釐金於其間。則良稅亦有所難行。如營業稅本可創辦。然不裁釐則商業又何可更累。故揭而出之。願勿復以外人爲可欺。吾民爲可待。與天下共曉然於此利害之所在。庶今年之政府與資政院。對於裁釐一案。不至再如上年之草率。直攻禍本而去之。勿更與各省督撫紛紛以統稅等名目朝四暮三爲變本加厲之計。則吾民庶有蘇息之望乎。

今先揭外人無取乎裁釐之故。未裁釐以前。洋貨完値百抽五之正稅。而其抵內地之釐者。又完子口半稅。似乎本有値百抽七五之稅率。既裁釐以後。約載照正稅加徵一倍半。則爲値百抽十二五。除二五之稅。本抵子口半稅。似所加僅爲正稅之倍矣。然據最近之宣統元年海關貿易册。其近八年間之正稅。與運入內地之半

稅。得比例率如左。

年分	正稅	子口半稅	比例
光緒二十七年	八五五六七○○兩	七一五五三七兩	十二分之一弱
光緒二十八年	一二三八八一九一兩	一二二七九七八兩	十分之一強
光緒二十九年	一一四九三○二一兩	一四三七六四八兩	八分之一弱
光緒三十年	一二二五九三八一兩	一三七一○一九兩	九分之一弱
光緒三十一年	一五三三六五二八兩	一六一一三三二兩	九·五分之一強
光緒三十二年	一六一○○九五四兩	一八三一九三四兩	九分之一弱
光緒三十三年	一四八七九二四七兩	一六三一三八三兩	九分之一強
光緒三十四年	一三一三四五○九兩	一三八七○六九兩	九·五分之一弱

夫進口之洋貨。如盡完以稅代釐之子口半稅。則子口半稅應常有正稅額十分之五。今觀以上比例之數。子口稅恆不過占正稅九分之一左右。則每年進口貨。就口岸零銷。無需再入內地者。常有十之七八。其完子口稅者。不過十之二三。故半稅額。常在十分之一以上也。夫至洋貨十有七八不需完代釐之稅。外人又何病於釐而必欲裁之以惠華商。俾得肆力於製造。以與洋貨競爭哉。此無取乎裁釐者一也。

其所以不需完代釐之稅者何也。國中多一。商埠卽多一口岸。而少一內地。在口岸銷貨。自無庸完釐。而鄰近口岸之地。亦皆有零售之便。朝發夕至。予取予求。樂得購免釐之洋貨。愈推愈遠。凡經過口岸之內地人民。人人略買洋貨。自用或充贈品。以取其免釐之便宜。由是。洋貨之灌輸內地。本不完釐。又何庸納稅。向以子口章程。爲改釐爲稅之舉。今以多開口岸而成化有爲無之舉矣。計今除中俄陸路通商外。口岸已達四十處。其足以零銷什七八之洋貨固宜。乃如加稅之約。則値百抽十二五。悉成正稅。無一貨能免。與口岸之多寡無涉。然則正稅徒加一倍。子口稅不啻又爲補其十之七八。前所已獲之逃釐妙訣。至是轉悉索以供之。此無取乎裁釐而因自悔其加稅者二也。

有以上之事實。外人必無意於促我裁釐。而自蒙加稅之損。其理昭然。謂外人或可朦者。正以見吾民之愚耳。今欲救國民。擴生計。以留幾微之命脈。非裁釐不爲功。

然必離加稅以言之則我裁我釐無所牽掣但不加稅則何以抵補裁釐之損失。不知此固在定稅法時渾括釐金之現額。仍加之於商貨但去其通過稅留難之弊。則出產與銷場兩稅皆可任擇。或可并行也。國家果如釐金之原額。改良徵收之法。使簡易可行。無由中飽。則公家毫無損失。商民已十省其八九。又驅數十百萬辦釐之狠虎。使改操生利之業。其後效正未可限量。今且勿問其後效。但節省此狠虎所例應吞噬之額數。即歲以數萬萬金還之商民。商民歲得國家數萬萬金之補助。實業有不蒸蒸日上者哉。夫在新商約中英約第八款第八節。本規定一銷場稅。以抵釐卡。中美約第五附件。又約定一出產稅以抵內地常關。是常關亦在應裁之列。關於常關之研究。別附一篇於後幅。茲姑不贅。先詳舉釐金之現額。供取償於他稅之標準焉

釐金本無定額。前數年見全國册報細數者。惟光緒新修會典爲最可據。會典第十八卷末。載光緒十三年册報之數爲一千六百七十四萬七千一百九十四兩有奇。內計

奉天	四〇八六三八兩有奇
直隸	三〇三〇五六兩有奇
山東	一〇五一七二兩有奇
河南	七八五二六兩有奇
浙江	二〇七六三四七兩有奇
福建	一七六〇五六五兩有奇
湖北	一三一四五五七兩有奇
湖南	一一八一九七九兩有奇
山西	一九五四九〇兩有奇
陝西	三八六五四七兩有奇
甘肅	四一三三八八兩有奇
安徽	四七五四三二兩有奇
江蘇	二二八一一八一兩有奇
江西	一三二三七一二兩有奇
廣東	一六八五九三一兩有奇
廣西	六七〇八七九兩有奇

四川	一六〇一七八九兩有奇
雲南	三三三四四二兩有奇
貴州	一五〇五六三兩有奇

上年交資政院議決之豫算案。則釐金總數爲四千三百十八萬七千九百七兩九分九釐。較之會典所載。增多至兩倍半以上。是爲清理財政之效。然如江蘇。則收數內應提一成作局用。以此類推。恐各省亦不能盡以上開之數入公。其留難需索之黑暗費。則與局用無涉。據資政院預算案之額以爲標準。定稅法時取足焉。或且加多焉。以易通過之惡稅。此本年資政院之責也。總之天下之惡稅莫過於通過。此在萬國皆已絕迹。獨吾國尙戀戀爲籌款之大宗。揆之國體。亦太示世界以汚點。蓋通過稅之爲惡。在專授員司丁役以留難需索之柄。商人雖欲束身自好。據理爭執。顧公帑而袪私弊。勢所不能。何則。釐卡之能事。不在嚴重其稅則。但有權妨礙其通過。卽足以制商人之死命。而有餘。候驗則稽遲其時日。抽查則掣亂其裝載。絕不待橫索一錢。而商人損失至鉅。又毫無違法之可指。因此之故。商人欲求免其奉法之騷擾。不得不相與執法以就之。捐章不公亦不問也。洋價不照市不問也。聯票不照塡不問也。但能得員司丁役之歡以自保其成本。此外均非所恤。由是利入公家者什一。利歸員司丁役者什九。法固必如是而商民乃有自全之地也。豈不痛哉。

誠能裁釐之後。再問加稅。其正稅之加一倍半。固未可必。且亦不必期之。說已見前。而其子口稅則求以代釐。釐旣裁矣。此稅自可照收。但觀上表。子口稅數。每年不過百餘萬兩。其得失亦不足牽動大局。估計其額。增入新定稅法之內。力行裁釐政策。一面與外人交涉。彼又何辭。且辛丑公約所生之新商約。本爲此次大償款四百五十兆兩。慮其無出。而爲之闢此財源耳。今裁釐旣順外人所要求。加稅亦聽外人之延宕。則子口固有之半稅。若轉因裁釐之故而失之。卽每年照數扣除償款之額。於事理亦至順。此將來之交涉。目前爲恤商救國計。正可。不必問也。

按上年資政院開院。曾代江蘇諮議局草一陳請建議案。名曰實行裁釐加稅案。當時猶希冀以裁釐易加稅之益。故立說多未透澈。若惟恐爲外人窺破者然。已則至愚而謬以愚外人。至今思之。可勝自笑。既以外部無從辦此交涉。而此案亦遂無效。今再草此篇。以備國人豫加討論。至九月資政院再開會時。任用何種人名義再行陳請。冀終有濟焉。國之福也。篇中窾要所在。得之施理卿司使所示者爲多。去年司使未出山前。尙爲金陵寓公。因草陳請案。就訪之。指示多扼要語。而以從俗有所冀倖。未盡揭破。茲爲盡發之。附識於此。不敢掠他人之美也。

元西域宗王致法蘭克王書考

孫毓修

書凡二。一爲宗王阿魯渾書。書長一粎八三。高○粎二五。一爲宗王合兒班答書。書長三粎。高○粎三。今存巴黎古今文牘官庫內。按元憲宗子旭烈兀。奉命征西域回回國。（卽黑衣大食）滅之。因王其地。稱伊勒汗。卽藩王之義。西史亦稱爲波斯王。因其國本古波斯地也。旭烈兀薨。子阿八哈嗣位。阿八哈薨。弟阿哈箋嗣位。旋阿八哈之子阿魯渾。殺阿哈箋而自立。時爲西歷一千二百八十四年。卽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也。至元二十三年。世祖遣使封阿魯渾爲汗。先是大食奄有西亞之地。而猶太都城耶路撒冷者。耶穌葬於其間。亦爲回教徒所據。歐洲諸國人。起十字軍來亞洲。欲恢復耶路撒冷。卒不能敵回教徒之勢力。及蒙古強盛。歐人欲倚以爲援。定宗憲宗兩朝。羅馬教王法蘭克王之使迭至。迨旭烈兀滅大食。殺回回教主。其

子孫多奉基督教。且與東羅馬帝通婚。於是羅馬教王、法蘭克王、英吉利王、西班牙之亞拉岡王。彼此遣使通問不絕。是卽此兩書之由來也。

法蘭克王美好腓力者。卽腓力第四。以貌美故稱美好腓力。其祖神聖路易。（卽路易第九）爲法蘭克王時。嘗兩次躬率大軍進攻埃及。不勝而死。以其時埃及亦爲回教徒所據。且欲由埃及進攻耶路撒冷也。伊勒汗與埃及素相仇。故阿魯渾致書法蘭西王。欲成東西夾攻之局。此第一書之本旨也。

阿魯渾薨。弟凱嗒圖及貝都相繼立。阿魯渾之子合贊殺貝都。自稱蘇丹。蘇丹亦作薩檀。又曰算端。王之義。亦可譯爲皇帝。（如今稱土耳其蘇丹爲土耳其皇帝）元封合贊爲靖遠王。合贊亦與歐洲各國通信使。合贊薨。弟合兒班答立。時西歷一千三百零四年。卽元成宗大德八年也。

合兒班答幼奉基督教。名尼古剌。後從婦言。改奉回教。屬於十葉派。同教人以合達班答稱之。合達班答。猶言上帝奴僕也。與十葉派反對之素尼派人。則稱爲合兒班答。（元史因之）合兒班答。猶言驢夫也。惟勅令書牘。多自稱烏勒載圖汗。烏勒載亦作烏勒哲。實其本名。乃吉祥及富有之義。因生時久旱適雨。故以爲名。

先是憲宗世祖之立也。太宗及察合台之後多不悅。世祖時。太宗之裔海都作亂。察合台後王助之。伊勒汗助世祖。朮赤後王則先助世祖。繼與海都和而攻伊勒汗。爭戰久之。至合兒班答卽位時。戰事始息。此卽第二書中所述者也。

帖木兒可汗卽元成宗。（成宗名帖木兒）托克托汗爲朮赤之後。（當時金鄂爾多汗托克托亦作脫脫）察八兒爲太宗之後。（海都子當時窩闊台汗）篤哇爲察合台後。（當時察合台汗篤哇亦作都斡）朮赤察合台太宗。及憲宗之父拖雷。皆太祖子也。皇曾祖考謂旭烈兀。祖考謂阿八哈。考謂阿魯渾。兄謂合贊。惟所云因奸徒播弄。以致失和。未審所指。書末所云。則微露聯盟攻埃及之意焉。

至於佛蘭克之稱。乃當時回教人。以之統稱西歐諸國者。非專指法蘭西一國而言。明史稱葡萄牙西班牙爲

佛郎機。尙沿此名也。

蒙古阿魯渾汗致法蘭克王美好腓力 Philippe le Bel 書(譯文)

長生天氣力裏。皇帝福蔭裏。阿魯渾汗。致書於法蘭克王。貴國使臣巴什廡 Bar Sevma Sakhora (聶斯托爾教徒卽景教徒駐回鶻地管理韃靼教民之主教此派主張耶穌有二體)至。據云伊勒汗出征埃及時。汝欲派兵接應。有志如是。深堪嘉尙。余虔信天氣。將於豹兒年(千二百九十年)冬季末月杪出師。春季第一月駐兵大馬斯。Damas 汝如預定時地。踐約興師。大福蔭護助裏。耶路撒冷 Jerusalem 可克。余以之畀汝。否則會軍之時地無定。吾人之行動不一。則無利益之可言矣。汝可遣派嫻習各方語言之使臣。以法國出產希罕可愛之禮物至。然非長生天氣力裏皇帝福蔭裏不可。吾使名蒙喀里爾。幷以奉聞。

牛兒年夏季第一月剛達耶寫來

蒙古烏勒載圖汗告卽位於法蘭克王美好腓力書

(譯文)

烏勒載圖皇帝致書於法蘭克王。法蘭克各王。皆與皇曾祖考皇祖考皇考皇兄相友善。道路雖遙。彼此嘗遣使齎國書禮物相贈。汝當憶之。今者。大福蔭護裏。身登大寶。亟欲繼皇祖考皇考皇兄之志。準其繩墨。守其約法。以治天下。吾與若輩情如手足。前因奸徒播弄。以致失和。然余甚以增進兩國睦誼爲念也。帖木兒可汗。托克托汗。察八爾。篤哇。均爲成吉思後裔。前因不睦。致有四十五年之戰爭。大福蔭護裏。現復和好如初。自中國日出地至他拉湖之民族。復相交通。吾輩相約。苟有離心離德者。當共擊之。余愛和平如是。安能忘皇祖考皇考皇兄與汝之交誼乎。因遣派瑪瑪拉克及杜茫二使臣。通音問。余聞若輩法蘭克王。甚相親睦。實爲得計。天氣助裏。敢有擾亂汝國和局者。汝輩討之。敢有擾亂吾國和局者。吾輩討之。有志如是。天氣鑒臨。

蛇兒年(耶穌紀元千三百零五年五月十三或十四日回回教紀元七百零四年)孟夏月八日雅理西寫來



外交之新局面

譯日本太陽報建部遯吾論文

傖父

日本建部文學博士奉使漫游世界。研究各種政治宗教上之重要問題。歸國後。揭此論於太陽雜誌。茲擇要譯述之。」

今當世之外交家。處理東洋之外交事務。不能僅顧東洋。其所著眼。須遠在波斯灣、南美、等處。雖東洋爲世界禍機之本。久爲世人所注意。幾爲全世界外交舞臺之中心。然世界之形勢。往往牽一髮而動全身。談東洋之形勢者。其目光僅局局於東洋。其政策每流於輕率。必能洞見全世界之形勢。而後可以控制東洋之形勢。有時可乘則乘之。有機可制則制之。以造成東洋之形勢。不如是。則不但世界之外交上。處於受動之地位。卽其本國之地位。亦常聽他人之處置。而不免爲受動者矣。今世界之形勢中。最當注意者。爲俄德英美。而其注目之地域。爲東亞、波斯灣、南美、太平洋、及非律賓、檀香山、是也。今欲論此事。姑分五節述之。

（一）俄國

考俄國之地勢。自然分爲東中西三部。以貝加爾爲東中二部之界。以烏拉山脈爲中西二部之界。其民族之文明。幼稚朴素。實出世人想像以外。勿論言語、飲食、遊戲、及音樂、繪畫、彫刻、等。均粗豪簡易。未離田舍生活之狀況。蓋都會生活者。表示過盛之文明。而田舍生活者。生氣充滿。表示將來之文明。俄國之人口。一億四千二百萬。其中一億一千五百萬爲農村住民。地廣人稀。其農作之方法。尙粗放而不精密。將來農業之偉大。希望無限。農村所生產者。不但爲農作物。而尤在於人物。此社會上不可移之鐵案也。然則俄國之農村。實爲國富之供給所。及人材之供給所。其偉大之將來。對於世界各國之關係如何。實我國所當注意者也。

俄國皇室。對於質朴之人民。握宗教之主權。實爲皇室尊嚴之根柢。今則漸變爲政治上之傾向。宗教上之效力減。而政治及軍事上之效力增。皇帝與人民之感情。幾分改變。就中俄國官僚之腐敗。於日俄戰役以後。德國之新聞及著述中。多摘發之。而以官僚與皇室直接之故。官僚之失態。累及於皇室。加以社會黨之煽動。於蒙昧之農民間。蔓延社會主義。殊呈危險之狀。近來皇室對於人民。頗力持感情上之調和策。例如矯人民之弊風兼與以大娛樂之人民館。每一幼孩有一保姆、收容一千五百

幼兒之大養育院。各種之盲啞學校。收容二千生徒之歷山二世小學校。開放宮城及離宮為半公園。許人民之縱覽。幾有文王之囿與民共樂之意。此皆因時勢之變遷。藉以保存皇室與人民感情上溫度之方策也。日俄戰役之中。既開國會。然無適當於國會之人民。今亟亟以養成國會之人民為務。其普通教育之進步偉大。茲不暇詳述。總之俄國近年以來。漸改其專制之舊習。以發展其人民所儲之能力。將來之效果。正未可限量也。

俄國之統治波蘭也。雖猶有憂國之志士。期革命反亂之起者。然在今日固不足慮。俄之治波。雖少過於剛。然波蘭之亡。既一百五十年矣。今日波蘭之夢想獨立。殆印度夢想獨立之類也。所謂波蘭問題往來於俄國政治家之頭腦者。不過內治問題之一種。如國語問題、教育問題、宗教問題、而已。至於芬蘭。於一八〇九年。離瑞典之手而屬於俄。俄僅握其外交上之樞紐。內政之事。一任芬蘭人之自治。前年十月間。俄國對於芬蘭。試其高壓之手段。將其東部與俄接壤之一縣。併合於俄。其後雖中止。蓋不過藉是以窺芬蘭及諸外國之顏色而已。早晚之間。必落於如是之運命。當一九〇一年。俄已剝奪芬蘭人兵役之權利及義務。使其年年付一千萬馬克之兵役稅。芬蘭之警察。以退役之軍人當之。不久而芬蘭之中。無退役軍人。警察之權。將不期而落於俄國之掌。一九〇四年。禁槍礮之輸入芬蘭。今日之芬蘭。在事實上全為無氣力之國民。雖其教育隆昌。風俗良好。而其國民之基礎。年年薄弱。俄國統治之政策。不可謂不成功矣。俄國之排斥猶太人政策。尤為一貫。限制猶太人居住於某市某町。其旅行及羈留之地。有一定之期限。所營之職業。亦受限制。太學入學。須受特許。普通教育。皆與俄人分別校舍。以上皆俄人對內之關係也。

茲更就其對外關係言之。其東方計畫。自日俄戰役以後。雖略受頓挫。而其西伯利亞之經營。仍孜孜不懈。海參崴之市街。戰役後毫無衰頹之狀。西伯利亞鐵道之複線工程。著著進步。為東方諸國所尤宜留意。惟其所注之目的。漸移而西。昔之專注於滿洲及日本海者。今稍呈靜止之狀態。而移其目的於蒙古。施其巧妙之政策。向來蒙古之喇嘛。皆有妻室。近則不許娶妻。故喇嘛雖居如何顯要之地位。有如何之權力。僅限於一代而止。俄國利用此俗。優待喇嘛而虐其他之蒙古人。使少有志氣之人。皆為喇嘛。喇嘛盛而蒙古之人種衰矣。近又大向鐵道政策而活動。此蒙古鐵道。於經濟上極為重要。向來經張家口、恰克圖、輸出之茶箱。每箱三俄磅之運費為六盧布。由鐵道輸運。可減至兩盧布至五盧布。故俄國於此事。甚為注意。惟政策向何處著手。今尚不甚明瞭。近今伊犂之事。亦與此政策關係之片影也。

其尤可注意者。則為對於中央亞細亞政策。俄之向中亞發展其勢力也。不出東西二路。其取東路耶。則直突阿富汗。更由阿富汗分二路。東向印度。西向卑路斯坦。其取西路耶。則進波斯。今俄國之西伯利亞鐵道。將出一分歧線。為阿蘭堡 Oren-

burg 至達失干 Tashkent 路線。此路線越裏海之白肯。經克拉斯娜約斯克 Krasnoyarsk 撒馬耳干 Samarkand 而抵達失干。更自克拉斯娜約斯克分歧。經木鹿 Maro 而至克西克。此線爲阿富汗、印度、卑路斯坦各處勢力集中之線路。至波斯方面之經營。去年十二月中。英俄兩國。有波斯鐵道之協商。恐分割波斯之端緒。從此進步矣。俄國除中亞政策以外。更爲向高加索地方南下之策。其所向亦有東西二路。東路向波斯而進。故俄國之經營波斯。有向中亞細亞及高加索之二策。西路則向土耳其。此俄國過去之數百年間所辛苦經營而未遂者也。今對於土耳其之外强。占勢力者。俄國之外。更有德奧二國。振其日耳曼民族之偉大勢力。其形勢更爲複雜矣。此外猶有可注目之一事。則俄國之移民入於北美者。其數實不少。其及於北美社會之影響。亦頗大也。

綜觀俄國之外交傾向。則其主力集中之處。已轉而西。其外交線之極右翼。張於土耳其者。遇德奧之新勢力。非用甚大之力。不易伸張。於是用力於右翼之中央部。向阿富汗波斯而進。振翼於南方波斯灣及阿拉伯海。蓋出波斯灣及阿拉伯海。較之出日本海或中國海爲易。他日當有成功之機會也。

(二) 英國

英國與東洋之關係。往往持盈保泰。有過盛之勢。但入第二十世紀以來。英國之新醒覺。頗堪括目。就內政而言。則官僚政治之注意也。教育事業之刷新也。大帝國主義之發展也。就外交而言。則英日同盟也。英俄協約也。凡此皆醒覺之徵候也。」英國之內政。向來注重自治。以謂國家爲極大之生物體。其組成之細胞不健全。則其生物體亦不能健全。故英國常注意於此細胞之健全。然生物之機關不健全。僅注意於細胞之健全。則國家社會之有機體。亦不能充分發達。故英國今日頗注意於國家機關之健全。觀其各部所選拔立於要路之人物。已可見其大概。至其教育事業。向來委任於自治團體。其目的在注重於人格之修養。雖大有所長。而其缺陷。則不能依有系統之研究而實行之。今日列國之教育。綱張目舉。英國之教育。動有落人後之處。乃於一九〇一年。創立倫敦大學。將向來爲試驗機關之倫敦大學。改爲大陸主義之學問研究所之倫敦大學。以此爲首倡。使全國之教育。漸漸吸收大陸之長處。以與大陸競爭。至其大帝國主義。能否實現。雖未可知。大帝國主義。傾於秩序。殖民地之發展自立。傾於進步。英國之殖民地過盛。其發展自立之勢。當以秩序遂其進行。故大帝國主義之實現。不可謂無望。且殖民地與母國。其利害相同。爲不可爭之事實。故其將散在世界各殖民地。成立一聯合之關係。亦易事也。

英國之殖民地中。自立之傾向頗大者。爲坎拿大、南非洲、澳洲。至英國之對於埃及。與俄國之對於波蘭相似。變亂革命之思想。殆無可望。英國之勢力。基礎堅實。且因其地形勢重要。英國利用之爲策源地。伸其勢力於近旁。因而亞細亞土耳其及波斯

灣之外交形勢。與英國大有關係。至於印度之統治。頗覺困難。蓋印度云者。其地面大於歐洲。(除歐洲俄羅斯外)人種、宗教、風俗。各各不同。複雜亦較歐洲爲甚。向來以單純名稱概括之。其觀念與實際大異。空想者流。懸擬印度之獨立。殊遠於事實。印度之統治雖難。而爲英國財富之根據地。其重要與埃及相等。英國對於波斯灣有重大之關係者。亦以印度之故也。

英國之外交。若日英同盟。若英俄協約。皆英人外交上之大英斷焉。蓋不疲其國力。而於外交上收其利益。擴其地步。可謂通世界之實勢者矣。其在東洋之勢力。稍稍過盛。今日對東洋之政策。謂之進取。甯謂之守成可也。

綜觀英國之內政外交。則其最重要之地域。在波斯灣方面。不但爲殖民地之利害問題。實爲本國之死活問題。其注意最深。亦必然之勢。因之而英國於東洋。但求無事。於波斯灣問題。結英俄協約。企和平之解決。且實行之。其外交上可謂著著成功矣。

（三）德國

德國自一八七一年以來。立一大國是。聯合分立諸小邦。爲德意志聯邦。而以普魯士率此聯邦。造一德意志帝國。稱霸於歐羅巴中原。更有以此霸權次第造世界的大帝國之大理想。當土耳其强盛時。因與俄奧對抗而聯結普魯士。今德皇則因與耶蘇教諸國對抗而聯結土耳其。我輩遊土耳其之君士坦丁堡。則其市中之愛默德寺前。有德皇所捐贈之大水盤。水盤者。回教徒所視爲神聖者也。德皇以此結土耳其君民之歡心。而獲得伯達鐵道敷設之權利所下之第一著也。果於一九〇二年。成立敷設之協約。試觀一九〇〇年巴黎大博覽會之德國工藝館門前。揭德皇所製之額曰。「吾人之將來在海上」海上云耶。卻圖此伯達陸上之成功。亦可謂政治上演劇之妙技矣。伯達鐵道者。自北海之大商港漢堡。經君士坦丁。而達波斯灣之大鐵道也。其幹路在亞細亞地方者。長三千五百粁。(基羅邁當)價格一萬六千餘萬圓以上。爲世界大幹線之一。其所過之地。爲世界文明之大動脈。若漢堡、柏林、德勒斯達、維也納、布達佩斯、君士坦丁。自北貫南。向西洋古代文明之地域而進。

此鐵道又爲自歐羅巴至印度最近之路。與英俄二國訂立協約之波斯鐵道。大有影響。自柏林至波斯灣頭。其距離與橫斷北美之鐵道相等。將來三晝夜可達。且德國人所經營之線路。尙有可豫言者。自尼薩至塞洛尼哥。三六〇粁。自維也納至的里雅斯德。三四〇粁。此二線爲國於歐洲之中原者控制地中海之東部及多島海之要具也。總之伯達鐵道。實足以握波斯灣之霸權。貫通東半球之一大勢力。將來東半球之中央。若設一大帝國。此鐵道卽爲此大帝國之大動脈。其重要可知矣。

德國最近之活動。不但此鐵道而已。尙有一重要者。卽南美之經營是也。德國經營南美之手段。非殖民也。其事業約有五。

一、開大西洋之航路。在事實上。大西洋之航路。殆以德國爲

最有力。至向南美之航路。實在德國之掌中。二、經營銀行事業。三、經營電車電燈自來水等工程。五、各種商業之發展。此五種。皆德人經營南美之事業。今日所進行不懈者也。然其前途之障礙。則爲美國。美以德爲可忌。德亦以美爲勁敵。況美洲大陸。盛行凡美主義。卽美洲全體聯合之主義。於德國之經營南美。其障礙殊不尠。凡美主義以外。又有意裴里亞主義。以西班牙葡萄牙人爲主腦。以爲南美洲人。多係意裴里亞半島殖民人之子孫。卽西班牙葡萄牙人之南美洲主義。德人之眼中。不顧此主義。故障礙甚多。現在德人之散在巴西南部者。四十萬人。其餘散在他處者。今尚爲孤立之態。而巴西南部之德人。年年增殖之數甚大。雖意國之殖民於南美者。旣達二百萬人。對於意國之將來。有重要之關係。而就南美言之。則德人實較意人爲重要。德人之勢力。隆隆日上。不得不立於競爭者之地位。而美國人目光烱烱。已知經營南美。不可不聯德人之心。日本之外交家。亦知移民南美。當以與德國提攜爲要乎。然而已落美人之後矣。

(四) 美國

美國社會之實質。近時大爲變遷。其一、當初美國之家族。平均以八人成立。今則以二人成立之家族爲多。其視生育子女爲苦厄之傾向日盛。此羅斯福氏所以有「人種的自殺」之警告也。其二、移殖於美國之民。其初爲英人。至十九世紀之中。則移殖者以德國人等居多數。其時芝加哥埠人口二百萬中。德人四十萬。愛爾蘭人三十萬。意大利人二十五萬。此等德人愛爾蘭人意大利人。其文明之程度。已較初來之英人爲劣。然僅僅十年以後。卽昨年中。移住於美國者。是三種人亦成過去之象。而以俄羅斯人、亞美尼人、及匈牙利人爲多。其三、美國中之黑人。增殖甚多。全國八千餘萬之人口中。黑人旣達一千餘萬。而其增殖之率。對於一萬爲一百二十。其數實可驚。其四、則白人通例爲小家族主義。不但土著之白人減退。卽自歐洲新來之白人。一到美國。卽罹此美國病。其人口之增殖。遠不逮其在本國之時。故白人之減退。甚可注目。

綜是四端。以觀美國社會之實質。則美國不知須至何時始能免移民社會之性質。永住於其土地有歷史上事跡之國民社會。在美國尙無成立之望。而移民之程度漸低。譬之一湖之水。自湧之泉旣涸。而流入之水。日增其濁。美國之狀態。殆如是矣。且美國終不免爲都會國。蓋國有都會國與村落國之別。亦猶地方有都會及村落之別也。美國之人口。非自然增加。僅依移住而增加。(此卽都會之性質) 凡思儲金者咸至美國。美國實金廉物貴之國也。美國之物皆貴。惟金獨廉。故求金之人。集合於其國。則美國者。儲金之市場。卽爲都會國而非村落國之理由也。

觀察美國之教育。則近時盛倡愛國教育。羅斯福君。提倡新國民主義。不遺餘力。蓋美國國民。對於地方之感情强。而對於

北美合衆國大國家之統一的愛國心頗乏。故雖盡力主張愛國敎育。亦未易全達其目的。至意志敎育。則非常之盛。其意志之所在。持必至之傾向。蓋渡美之歐人。大都意志强健者。始有此移殖他國之舉。故移民之子弟中。意志特强。亦必然之傾向也。

美國近來之政策。實因經濟而變遷。其經濟之活動。實偉大可驚。瞬時之間。卽至過多生產。亦必然之結果。德國因敎育之進步。動陷於經濟上之過多生產。故不得不爲市場競爭。美國之狀態。較德國爲甚。故如餓者求食。猛烈而突進。而如此市場。於世界中何處求之。歐洲各國。大體皆生產發達者。非洲及其他野蠻之國。雖生產不起。而其人智蒙昧。人口稀少。決不能爲好市場。故不得不向東洋而突進。此因經濟上之狀態。變爲政治上之策略者也。亞美利加者。亞美利加人之亞美利加。所謂孟祿主義者。固美國當年對外政策之綱領。至十九世紀之終。始以經濟爲主因。而變其政策爲凡美主義。今凡美主義。又一轉而爲帝國主義矣。蓋不但使亞美利加不許歐洲及其他列國染一指。亦不但欲將南北美洲、以凡美主義之名稱混合之、而置之於美國勢力之下。且欲向外國（卽東洋）發展其勢力。是卽瀰漫於美國上下之帝國主義也。

今日美國嘗懷人種之僻見。由排斥紅人黑人。進而排斥黃人。其初排斥中國人。在十九世紀時。美國之對東洋政策。卽排斥中國人是也。至今世紀。則純然排斥日本人。卽所謂排日主義也。自略取檀香山、非臘濱、以後。又注目滿洲。昨年竟要求日本放棄南滿鐵道之權利。時機如此。美國一部之人民。至現日美戰爭之論。新聞雜誌小說。一時議論甚盛。此等煽動之言。固無當於事實。然日美關係日迫。一九一五年正月。巴拿瑪運河必成。美國已於運河築要塞以任防禦矣。總之日美兩國之間。利害之衝突。殆不可避。苟美國之大勢不變。仍注目於東洋。而日本亦不欲以東洋國自限。則其利害之衝突。烏能避乎。然利害之衝突。非卽戰爭不可避之謂也。利害之衝突。以和平處理之。是爲外交之重大任務。兩國之外交家。或無技倆。或疎忽不注意。則外交可處理之衝突。變爲非戰爭不能解決矣。一事件之起。卽以外交處理之。雖經何時。無戰爭可也。而外交上平和處理之根柢。一在兩國互相理會其意義。二在兩國均自覺其地位及關係而已。今之以利害衝突論。誤認爲日美戰爭論者甚多。是宜充分辯明。我輩深信彼我外交當局者之力量識見。必能使日美之間。永無此不祥之事也。

崇拜美國者。動以美國爲文明之先進。然美國之將來。危機甚多。其國家社會之健全發達。尙有不能不經過之難關。一、人種如何融洽之社會問題。二、各州如何渾一之內政問題。三、東洋南洋之殖民地、如何經營問題。四、南美列國、利害錯綜、將來如何解決之國際問題。五、民族無世系、移民之資格、常見退步、如何開達人智之文明問題。以上五問題。實美國所特有之大問題也。

(五) 結論

今日者。實外交局面一轉之時機。俄國外交上之計畫。在於出阿拉伯海。英國爲印度勞心。德國在波斯灣爭主人公之位置。獨美國致力於東洋。而亦受南美之煩。故我於結論。提出二大方策。第一、須注目於波斯灣。第二、須注目於南美。必如此注目於遠大之處。而後東洋始可以偏安。欲東洋天地之和平。僅注目於東洋。不能圖永久之和平也。昔人有遠交近攻之策。其活意義正在於此。且必國際上有發言權。始得稱爲一等國。若無國際上之發言權。則謂之一等國。實無意義。故日本外務上之眼光。一面須遠放於波斯灣。一面須遠放於南美。自西方來害東洋之和平者。以注目於波斯灣爲牽掣之策。自東方來擾東洋之和平者。則以注目於南美爲控制之具。於遠方爲對外之經營。始於近處現外交之順利。然則其實行之手段如何乎。一、延長郵船會社之孟買郵路於波斯灣。即延長至伯達鐵道之終點。二、速派遣地學者商業學者政治家及社會學者所組成之調查隊。關於此等之事。速與土耳其結條約。今玻斯頗洛 Bosporus 海峽。德國之大使館。雄視於其北岸。德國伯達鐵道會社之火車站。雄視於其南岸。日本速於金角灣頭。築巍然之大使館。其餘亞細亞土耳其之各要地。設領事館或總領事館。三、向南美方面。發達定期之航路。其餘德國所執行五條之政策。不可不學之。以冀移民之發達。顧日本國之政論界。自日俄開戰論以來。久不聞對外經營之大策論。間有類似者。惟南進論而已。夫於意外之處下棋一著。不論南進北進、東進西進。均爲必要。須將其下著之處。預先留心看出。而後與國人共計畫其實行。即所謂經綸也。日俄戰役以後。國民頗有飽食煖衣之態。我輩乃於此時。提出一種經綸策。以攪破外交界之惰眠。實僭越之至。然是爲時代中極重要之事。固敢確信而公言之者也。

美人吉包爾奈之中國觀

譯美國世界雜誌

潘樹聲(徵文)
葉　誠(當選)

中國人之恆言曰。汝外國人豈眞能知我耶。我之政治學術。風俗民情。與外國人無一同者。泥於己國之狀況。而持以衡量我國。遂謂我國之一舉一措。悉不得其當。毋亦是丹非素之談。仍未明我國國性耶。

凡以上云云。幾爲中國士大夫之口頭禪。吾輩亦熟聞之矣。以今日中國外患之急迫。內政之糾紛。盲風怪雨。棘地荊天。吾美國人欲詳悉其內容。良非易事。雖然。中國之人民。亦能知其政府之政策否乎。政府朝頒一法令。夕訂一章程。今日宣布。

明日取銷。方一事初創。苟司法得人。似亦井井有條。可獲善果。而霎時間萬里晴空。墨雲頓起。否塞晦盲。其一線之光明。竟至掃地以盡。中國舉行新政之現象。若此者不可殫述。蓋英明者不數數覯。而無常識者。殆十居八九。國家之大政。操於此三數庸愚之手。即號稱愛國者流。亦不過奔走呼號。以痛詆政府爲事。試一詢其本國之情勢。由何術以躋富强。彼亦瞢然無以答。其笑外國人未知中國之內容固矣。實則即其國人亦未嘗自知之也。

吾美利堅素爲君子之邦。希望中國之獨立。較中國普通社會。蓋尤具熱忱。痛哉。今日中國之人民。受强鄰種種之壓迫。悲憤交集。是殆臥薪嘗膽勵精圖治之時代乎。

今日者。改良敎育。重興軍備之聲。遍於國中。新進少年。有爲者實不乏其人。所練新軍。精神形式。雖未足震動全球。然國家獨立。亦稍稍有基礎矣。

十數年前。瓜分中國之說。喧騰於人人之口中。報紙紛傳。人心大動。而著書立說。言瓜分之利害者。尤難屈指計。其時中日戰爭。猶未已也。當日中國人民。雖未能確定瓜分之果行與否。顧皆以爲外國包藏禍心。視如仇敵。於是有庚子聯軍之事。」方事之未起。余嘗以中國前途。與中國大臣剛毅談論。至二時之久。剛毅曰。各國凌我邊陲。竊我宗社。無理强佔。全球諸國。殆無任人自由一至於此者也。余曰。君言誠是。但大局潮流若此。將何以抵禦之耶。剛毅曰。吾將號召雄兵百萬。背城一戰。死而後已。其在上位者言論若此。遂養成人民仇外之心。睡獅自大。竟與各國宣戰。聯軍一起。天子蒙塵。帝都糜爛。列國會議瓜分。而五色地圖乃出現。嗚呼。大淸之不滅。黃色地圖之猶存。間不容髮矣。

然而當日瓜分之舉。何未能實行耶。其故有四。

(一)赫德當時爲中國稅務司長。以保存中國爲宗旨。著爲論說。載於英倫有力之報紙。爲中國辨護一切。故赫德實中國之功臣也。

(二)吾國之外相約翰赫艾 John Hay 致書各國政府。嘗以敏捷之手段。剴切之言論。勸令任中國自治獨立。列强惟扶助中國之革興而已。

(三)當時中國之督撫。能各鎭一方。中部南部。賴以安堵。又與外人約。洋兵不更至中南二部。則彼此相安無事。內地之甯謐以此。

(四)列强之公使大臣。均以瓜分之舉。究未能行。佔北京。據直隸。雖非難事。然中國版圖寥廓。據現有兵力。尚未足及於全國。與其食不下咽。毋甯索償。故和議卒成也。

十年以前。瓜分未能實行。今日能行否乎。今者中國之人民。智識日高。欲望日大。各國苟欲干涉其內政外交。則國人之謀抵拒者。所在皆是。和平瓜分。固無望矣。且也。中國爲文明古邦。視非洲終古黑暗。無文物之可觀者。相去不可道里計。國內文字統一。禮敎大行。歷史五千年。人民四百兆。山河壯

偉。土地肥饒。若實行瓜分。卽中國人不之爭。列强得毋自相屠戮耶。

且十年以前。列强在中國之勢力範圍。至今日已大變。向者揚子江流域。英人以爲獨有之勢力圈也。今則法美日各有汽船往來其間。外力之侵入。非英所能獨占矣。至漢口上海。均爲揚子江之重要地位。今則開爲萬國通商口岸。英之勢力圈。業已崩壞。以言乎南方。則欲圖雲南而法實先之。至北之直隸。爲中國畿輔重地。外力羼入。良非易易。苟英欲於他處擇一善區。爲其勢力圈完美之場所。則又必與日俄起衝突矣。

至於吾美。將何以廁身其間耶。抑厚勢力於非力賓以向中國耶。弱肉强食。固天演公理。然强國非一。則此弱肉必非一國所能獨享。方今之世。思得中國一塊土者。不特英日俄美德法奧意諸强國也。卽葡西比荷。亦孰肯甘心安坐束手。聽他人獨飫肥甘。而已不嘗一臠耶。覬覦者既多。分配之不能平均審矣。分配不平均。則禍猶未艾。是以有識者謂瓜分之事。今日斷不能有也。(譯者案前閱太唔士報。謂瓜分必難實行。然各國可從邊境著手。中國竟無術足以抵禦之。視其能力。得寸則寸。得尺則尺。今者俄於蒙古新疆。英法於雲南。日於南滿。其明徵也。及今之時。修明內政。更厚殖邊疆之勢力。猶可有爲。苟國土日蹙。形殘體毀。病入腹心。不可救藥矣。)

瓜分不能實行。已如前所述矣。至將來中國之革命。則人人意中以爲必不能免之事也。然中國所謂革命。非憲政上之革命。乃種族上之革命也。數年以來。內亂頻起。多由革命黨之煽誘。舉國皇皇。惟革命黨是防。一般人之言論思想。以爲中國必有一日。爲革命軍得手之時。然此等言論。實無眞知灼見。中國所練新軍。業有可觀。雖新軍中亦多有革命思想者。然國家歲糜無量數金錢。所以待軍人者甚厚。則必有感奮圖報者矣。且今當楚歌四面之秋。必不至操戈入室。而與外人以可乘之隙也。革命黨之不能得軍人之助明矣。且革命黨最大之阻力。則立憲政策是也。中國苟早成立憲之國。能突起雄飛於世界上。則革命軍無所施其技矣。

然以上所論。猶就中國政府一方面言之。至革命之所以難成。其最大原因。以革命黨中無一領袖。素負重望者也。革命黨不得人爲領袖。吾可斷其無成。若小醜跳梁。雖無時無之。旋起旋滅。何關大局。其他種種無意識之暴動。如青年之學子。頑固之縉紳。雖時與政府衝突。然終不能引起全國之傾向心。於革命軍前途。有何裨耶。(譯者案此論革命之最大阻力。爲立憲政策。其言頗中竅要。吾國民所以奔走呼籲。再三請願國會者。冀得和平進行。免內鬨以召外侮也。然若敷衍粉飾。則恐未足以饜民望耳。)

亞洲最新之政談。則亞洲人種會是也。是說發起於日本。擬連合全洲人民。於中國組織雄厚之陸軍。以保亞洲之自由獨立。使白種人知亞洲人民。非無能爲也。此等狂瞽無效之政談。中國人信之否耶。雖三尺童子。亦知其不足恃也。數年以前。俄

集勢力於滿洲。隱然有併吞滿韓之志。日人見好於中國高麗。出而干涉。自勝俄後。日乃反噬。高麗不國。滿洲益危。今者英日聯盟。俄日協約。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矣。中國人雖忠厚。豈肯以日為心腹耶。中日既不能連合。而謂亞洲人種會可成。是殆譫語耳。

中國資政院諮議局先後成立。是實中國未有之創舉。議員亦能各抒所見。以謀公益。雖時與行政長官衝突。不足為病也。頃者國會之期已縮短。至宣統五年召集。將來國會一開。則中央政府之組織。必因之而大變。督撫司道。雖仍由中央政府選派。而司法行政之權。一省之人民。均得參預於其間。一省之政權既大。則與中央政府之衝突。必不能免。觀於今之諮議局。屢與政府反對。可以知之矣。此等衝突。係立憲國常有之事。與革命軍不可同日語也。且立憲之初。法律未能完備。權限卽難劃清。尤為衝突易起之原因。今吾外人所當注意者。則商業宗教債款等。向皆與中央政府直接交涉。立憲以後。交涉之權。仍歸政府耶。抑由各省自辦耶。是則今日所當研究之問題也。」

各國之待中國。其政見及手段。雖各不同。然將來必互相一致。此可預定者也。方今與中國感情最惡。而以併吞為主義者。日俄是也。雖然。日之無理。既受華人之詬罵。亦為各國所不直。必有一日自知其誤。而改其現行之政策。至於俄國之外交家。雖取急進主義。然其國中有識之士。亦多非之。以為當取和平主義也。

日俄二國。瓜分滿洲。原為易事。然吾不知伊等究敢冒險而出此耶。設併吞滿洲。與中國友誼斷絕。更以器小見譏於列強。度二國必不為此。且併吞之後。卽中國不能抵制。列强安肯束手旁觀。置之不顧耶。

英以商務稱雄於世者也。若與世人為敵。則商務何以發達。德亦以商務著名。商務要素。在謀遠大。彼豈肯屑屑於山東一隅。而喪失無窮之利益耶。欲商務之發達。必先與中國以禮義往來。而後可得其歡心。至於吾美。與中國友誼素厚。非他國所可及。近日雖有排斥人種之舉。然吾料後此必能消滅於無形。吾美他日必連絡英法日俄。凡與中國有關係而希望東亞和平者。開一萬國連合會。共議保守東亞和平之政策。幷謀中國治安之方法。此吾所敢預言也。

本論與原譯稍删節一二處。因其原文所言。有不合於國情者。不能直譯也。　記者附誌

論蒙古之羊毛事業

譯實業之日本

許家慶

此論爲日人山本唯三郎氏所著。氏在天津經營松昌洋行有年。於我國商界情形。甚爲熟悉。所見自較確切。篇中述蒙古羊毛業前途。大有希望。勸告彼國商界。速起而經營之。可獲莫大之利益。茲節譯其大意。以紹介於吾國之有志實業者。

今日者東洋市場。已成爲世界列强之一大競爭場。中日貿易之盛衰。影響於日本經濟界者至大。自余輩多年從事於中日貿易者觀之。不禁有最痛切之感慨焉。夫中日貿易之關係。於過去二十餘年中。頗見發展之象。即如明治二十二年貿易額。不過一千四百萬圓。迨至明治三十二年。乃六倍之而爲六千八百萬圓。及明治四十二年。則較十年前又二倍之。而爲一億五千三百萬圓。依此趨勢而前進。則增至二億三億。亦屬易事。詎徵諸事實。有大足令人失望者。觀最近十年中之輸出貿易。日本對於東洋諸國中。於荷屬印度。較十年前約增加六十八倍。於暹羅約增加十八倍。於英屬印度約增三倍半。於朝鮮約增四倍。而對於最重要之競爭場之中國大陸。僅僅不過二倍。其輸入額亦相差無幾。且對於香港之貿易。輸出入之數。則反日見其減退焉。中日貿易之所以如此濡滯者。第一、由於歐美各國。競以猛烈之勢。伸其羽翼於東洋市場。汲汲經營。不稍懈怠。第二、由於日本實業家之晝策經營。不得其道。自今以往。再經一次之激烈奮鬭。則日本之商業。將成一蹶不振之勢。英國之在東方。據有印度香港二要地。其多年培植之勢力。偉大無敵。實屬可畏。故中英貿易。居今日之地位。不論何國。皆難與之競爭。美國今已合倂菲律賓矣。巴拿瑪運河。一旦告竣。則其擴張勢力於東洋市場。尤屬易舉。德國自據膠州灣後。銳意經營。以示與英對峙之勢。今日吾人所最當注意者。俄國之經營蒙古也。今日之俄國。佔據哈爾賓。領有東清鐵路。近且蠶食蒙古。日益逞其威力。而思獨占其利源。羊毛者。蒙古一帶之大富源也。俄人之意。竟欲悉數運往己國。從事製造。以與澳洲大陸之羊毛業相競爭。由此觀之。目今之東洋市場。正當世界列强商戰之衝。可不待言而明矣。日本之實業家。對於如此之時局。可不共同奮迅。一試勇烈之競爭。以退列强於東洋市場之外乎。中日貿易之有利可圖者。不勝枚舉。眞正有爲之靑年。苟欲從事於此。則一入中國內地。隨處皆可發見。殊非難事。余輩今日、已確信其能獲大利、而亟欲勸我有爲之實業家者非他。即中國之羊毛事業也。羊毛之產地。蒙古爲最著。據余輩多年之考察。知英德兩國人。移住於中國而致巨富者。大都賴羊毛業之發達。歐人設於中國各著名之大行家。其所經理之貨品。即羊毛也。最近五年中。由各國運入日本之羊毛。爲數共五千二百七十萬圓。每年平均得一千萬餘圓。此五年內由中國輸入者。共計四百四十萬圓。則每年平均不滿一百萬圓。而前年又減至四十六萬圓。去年僅二十一萬圓。此外大部分。率來自英國及澳洲。澳洲羊毛。供陸軍製絨所用者十之七。供民間製造所所用者。僅十之三。由中國輸入之羊毛。供製造毛布之

原料者爲多。而其中稍雜以澳洲等處之羊毛。凡由中國運入日本之羊毛。皆係粗雜之貨而無精品。夫中國所產之羊毛。非止能製造毛布而不能製精品者也。日本人不能於中國得上等之羊毛。其故因精美之貨。均運往歐美各國。而粗劣之貨。乃運至日本。英德商家。採辦羊毛於中國。不於其產地。與其業主直接交涉。而轉輾經多數媒介商（中國商人）之手以購之。故所耗之資。大部分爲是等媒介商之所分潤。而業主反得其少數。英德商人。如此耗費其資本。尙能獲倍蓰之利益。蓋彼等購辦此羊毛之後。卽行運往己國。經己國之工場。加以精選製造。將製成之織物。運至東方諸國銷售。綜言之。卽取原料於中國。而售製造品於東洋市場也。

查最近五年中。羅紗及斜紋呢之輸入日本者。總計四千四百四十萬圓。每年平均得八百九十萬圓。明治三十九年。有一千五百五十萬圓。自是漸次減少。前年僅五百八十萬圓。去年則又增至一千萬圓。是等進口貨。以來自英德兩國者爲大宗。檢其原料。則出於澳洲者固不少。而出於中國者亦甚多。然則吾人用英德輸入之織物。不若直接採辦中國之原料。運入內地。大與製造之業。是不獨可以杜絕他國製造品之輸入。將來日益發達。更不難行銷於東洋諸國。以與歐美商人相頡頏也。今日日本商家之採辦中國羊毛而運入日本者。僅三井物產會社等兩三家耳。其赴羊毛之產地。直接與業主交易者。未之聞也。日本商人。對於如此有厚利可圖之商品。而不肯稍負勤勞。實力經

營。實一極大之憾事。今更貢獻一言。以爲今後之從事斯業者告。（一）當深入羊毛之產地。與其業主直接交易也。今日入英德商人之手者。槪須經過數級中國商人之手。所謂媒介商是已。自是而納關稅運往己國。耗費如此之鉅。猶能卒獲巨利。若日本商人。直接與其業主交易。毫不假手於媒介商而輸入己國。則其利益自必倍蓰於英德人。可無疑義矣。（二）採辦羊毛時。當兼爲蒙古人改良羊種也。澳洲產最良之羊種。毛質最優。價値亦貴。吾人前往蒙古。採辦羊毛之時。極宜攜帶此等佳種前往。以爲改良該處羊種之計。向來中國運入日本之羊毛。無非套毛、散抓毛、寒羊毛、等。品質粗雜不堪。日本人遂以爲中國無精美之羊毛。故有中國羊毛僅能製造毛布之觀念。不知佳良之品。已入英德人之手。而各自運往本國也。夫以澳洲羊毛。與中國羊毛較。則中國羊毛。自居於劣等。故欲改良中國之羊種。不得不由澳洲運入佳種。而實施人爲淘汰之法以改良之。固欲於蒙古內地實行此事。尤須詳細研究羊之種類。誠意敎導牧羊者以傳種改良之方法。且羊之繁殖力最盛。苟連續以新至之良種易舊有之種族。不稍間斷。則不久必能產出良品。一如澳洲之羊無疑矣。又刈毛之法。苟有整齊之秩序。則製造之際。可省無數之勞力。今日來自中國之羊毛。非經整理。不堪製造。皆因不諳刈毛之法所致。故吾人更當敎以刈毛之方法。以圖彼此之便利。此外應加改良之處尙多。果能親至其地。一一敎導牧者。彼必感我之德。於交易上亦可得便利不少。有爲之青年。

能從事於斯業。則爲國家計。爲個人計。必有非常之利益。可操劵而待也。英德商人。在中國博巨利者。大都由於經營羊毛業。已如上之所述。然彼等營此事業。有數缺點焉。不與業主直接交易。空耗之資本。旁落於中國商人之手。一也。且彼等日常之生活頗高。不若日本人之克儉。二也。日本人反是。生活程度。不若歐美人之高。向慣於簡易生活。卽此一端。已先足與彼相競爭。再進入羊毛之原產地。與其地業主。直接交易。可免空耗資本於中國商人之弊。彼被中國商人吸收資本者。尙能獲倍蓰之利。我能如是經營。無慮不能出彼之上也。從各方面詳細考察。知羅紗及斜紋呢等之需要。日後更有增加。是等織物之需要。不獨日本而已。卽中國及日本新領之朝鮮。亦漸次增其需用之途。當此時機。直接輸入中國之羊毛。同時又改良其產地之羊種而繁殖之。使製絨事業。日漸發達。臻於極盛。輸出製造品。銷售於東方各市場。實目前日本人不可放棄之一大事業也。惟此事斷不能期望於官憲萬能主義之實業家。亦不能期望於自恃資格安於小成之老衰之實業家。惟有期望於氣象勃勃擔荷國運之青年諸君。深望諸君。豫先修養關於羊毛事業之智識。而後決然深入蒙古內地。刻苦經營。以求斯業之大成。日本之與中國。於地理上。於文字上。皆佔種種之便利。而於商業競爭。反爲與中國相隔遼遠之歐美諸國所敗北。吾人不可不知如此之現狀。不僅爲日本實業家之大恥辱。實爲日本生死攸關之大問題也。近年來日本人之經營中國商業者。受巨大之損失而縮小其營業。或竟爾關閉者。常有所聞。今日日本人所營事業較大而有可觀者。寥寥如晨星。何持縮小主義一至於此極耶。余輩爲從事於中國貿易者之一分子。見同業者之退落如此。不禁大爲痛惜不已。至其所以致此之故。則有二大原因在。(一)由於依賴心太深。此因受官憲之保護。仰其補助之資。以致日久而成惡習。遂永失其獨立經營之能力也。明治之富豪中。以獨立獨步開拓自己之運命者。有幾人哉。以如是缺乏本能力者。而與歐美精進之商業家相角逐。其失敗也宜矣。(二)實業家具有官場之氣質。我國實業家之稍著者。大都仰政府之補助與保護而成長。遂造成有官吏根性之商人。以如此之人材。與歐美健全之商人相競爭。則其演種種之失策。亦何足怪乎。故當今之時。有爲之青年。欲從事於中國貿易。不可不修養商業上之知識。實力行之。萬不可再如前此之前往中國、在通商埠中、受小店鋪之僱傭、便以實業家自命。而當放大其眼界。注意於新事業。從事新貿易品之經營也。

論滿蒙之農牧業

譯公論西報

甘永龍

都蘭君 Mr. R. T. Turley 自奉天來函云。本年三月。貴報登有奉天農商局柏克君 Prof. Parker 所著之論。凡關心於滿洲之將來。留意於中國之事實者。允宜手錄一通。藉資披誦也。僕爲老於旅華之人。而又遍歷東三省及東蒙古之地。敢對於柏克君所述農業各端而略加評隲。君於荒廢天然利源之弊。言之最爲深切。即於滿洲農人之品性。亦已窺見其優美。故自言願以至誠惻怛之心。勸導而扶助之。俾得發展其美德云。

予於滿洲農民。關心最切。常日無事。輒入村與農家者流。作數小時之清談。即與蒙古畜牧之人亦然。竊謂柏克君猶未免淺之乎測滿洲之能力。及其耐苦之人民。此等人民。眞國家最富之產業。苟能發育之。中國可以儼然獨立。而不必仰給於他邦矣。

有心人苟能以切實可行普通易知之法。導滿洲農人以改良。則彼自樂得而爲之。若令其以有限之資財。投諸無用而耗費之事業。則自無怪其却步矣。且滿洲農人所最要者。尤在設法保衛。俾不至爲盜賊所苦。此雖專就荒遠之地而言。然其關係則甚大。否則滿洲最優美之地段。適足貽中國無窮之累。啟强鄰吞併之心而已。又有一事亦須佈置。即略貸以數年之債是也。令農人以地爲質。而取息須輕。拔償須易。尤宜使耕種者即自有其地。此要著也。

蒙古爲天生畜牧種族。既善飼牛馬。而又有佳美之天氣。合宜之牧場。以備畜羊之用。設能將羊種改良。並多豢產綿略優之羊類。則致富甚易。此爲不易之事實。蒙古人亦漸知之矣。本年東督向美國定購最優之綿羊數百頭。其已運華者。業於東三省試驗。並與平常蒙古種交雜矣。即牛馬二者。亦可用此法改良。而本種所具之優點。仍能保存弗失。

其次爲保全森林與矮林。東省林政。荒廢已久。山坡幾盡變爲沙漠。以至沙磧沖陷。將膏腴之地。盡行毀壞。是故今日所當急者。在將童禿之山。重植以相宜之樹。俾旱潦之禍。可以稍已。二十五年前。有鳳凰城兵備道張君。有鑒於砍伐林木之弊。即定爲一切山坡。凡不能永作爲田地而付稅者。自今須統歸國有。除非名義上之所有人。能栽以林木。佈置得法。則當與以契據。俾得保有一切權利耳。且種樹之山。概不收稅。期以數世。因此向之濯濯者。一變而爲松杉橡樹之屬。彌望青葱矣。嗣後雖歷經兵革。而林樾之多。今已至數百起。是豈非立法之良乎。尤可喜者。鄉人能斟酌權宜。以修翦木材。砍伐叢灌。故燃料亦不可勝用。而四廟流域之間。山坡之上。莫不有富饒之氣。愉悅之象。

或謂山上遍栽林木。似未免與牛羊之畜牧有礙。此亦未深思之言也。此種岡巒之上。植物本稀。且不足以供芻秣。是以鄉人素未嘗放牧於其間。而其貧困者。更可鼓勵之。使刈粗劣之草以當薪。若是則貧民之燃料。既不待外求。而山焚之禍。亦藉是可免。況蒙古天氣。過於亢燥。量植相宜之樹。則可稍稍滋潤矣。

論新疆沙田之水利

譯公論西報　甘永龍

今日之中國。就各方面觀之。經濟之發達。實較政治之改良爲尤急。中國本富於天然之利源。歷來所荒棄者業已不少。其幸而保存者。若不速變爲國家之產業。（殆指礦產等而言）則全國人民之生活史。亦將成爲往事而補救莫及矣。記者所以對於史旦學士 Dr. Stein 考察新疆後之報告而不能無動也。

史旦學士。精於格致之學者也。其言曰。當耶穌紀元之後。其最初數百年中。新疆之流域。本有水以供灌溉。有田以資種植。有人民以爲居住。其自堪畢喇富 Kapilavastu（印度地名）取道西藏以達中國之某路。適橫亙於此流域之上。作交叉形。一路市鎮綴屬。廟宇櫛比。釋教之僧人。與貿遷之商賈。出於其途者。殆不可以勝數也。然今則一變而爲沙漠矣。城則已埋。河則已涸。併河道亦不可見。惟沙漠近邊之處。有已死或半埋之樹。依然可覩。是皆昔日傍河而植。欣欣向榮於沿岸一帶者也。雖然。昔爲河牀。今成乾壑之處。仍無一刻不爲極大之水勢所沖射。其沖射之勢較雄而變爲大河者。由和闐州頁爾羌喀什噶爾等處之大冰川濟之。其沖射較細者。皆源自北之天山。南之阿勒騰塔格嶺。所惜者。一陣之沙。自東而至。則無論大河小河。仍悉化爲乾枯如故耳。由是以觀。則新疆一地。非得水之難。而實善用水之難。非滋潤地土之當先。而實利用水勢之當先。此其功非責諸灌溉工程師不可。土耳其用韋爾考克斯君。William Willcox 而一兆方里之沙漠。其變成極樂園者已居四分之一。夫韋爾考克斯固灌溉工程師也。中國若能步土政府之所爲。則今日之新疆。安知不重變爲他日之樂土乎。

萬國防疫會記

杜山佳

東三省疫勢蔓延。侵入於直隸山東兩省。先後傳染。疫斃者四萬餘人。且以交通被隔而營業受其損。防檢需費而財政受其損。甚至因防疫而鄰有責言。更影響於國際。有不獨生命損失已者。朝廷憫焉。旣疊諭民政部及該省疆臣趕速撲滅。復　允東三省總督錫良之請。設會於奉天。知照各國政府。遴派醫員與會。研究傳疫之由。並籌擬防療撲滅之方法。此萬國防疫會所由起也。

各國得我政府照會後。先後派醫到奉。外務部請　派右丞施肇

基爲招待員。蒞會與議。三月初五日。開會於奉省惠工公司之陳列室。主席者爲錫制軍及施右丞。本國及英美俄德法奧義荷日印諸國之特派醫官。出席者凡三十四人。奉省官紳及各國駐奉領事。亦參與會席。錫制軍宣讀　監國攝政王電諭。深以各國派員共襄會務爲欣慰。並望經此次研究。將來必能滅除疫患。造世界民生之幸福。是可見　朝廷之軫念民生。而防疫之熱心。中與外固不分畛域矣。

會場別爲會議實驗接待食堂諸室。實驗室中所陳列者。爲羅百斯篤人之心肺臟腑。病者之血及痰。又培養於玻璃管中之百斯篤菌。並爲百斯篤之媒介者。(如旱獺與鼠及供參考之兎類又鼠類解剖之屍體)至哈爾濱長春奉天諸埠死亡救護。及關於預防設施之報告。並關於防疫之一切寫眞。又醫生消毒隊埋葬隊之自衞服裝之模型。則陳列於游廊。凡以備會員之研究也。其他各室之陳設。以無關研究。不贅。


東三省總督錫清弼制軍

開會日。除主席演說、各國醫官代表宣讀答詞、及撮影紀念外。施右丞提出十大問題。請會員研究。其問題列下。

一、此次疫氣因何流行。如何流行。暨有如何辦理方法。二、此種疫氣。是否滿洲境內某處本土之病。如果係某處產生之病。有何最善之法。可向該處施救。三、其產生疫氣之蟲。所含毒力。是否較核疫蟲之毒力爲大。以顯微鏡觀之。蟲之形類相同。以疫蟲學理驗之。亦無少異。而何以在滿洲則成肺瘟血瘟。在印度等處。則成核瘟而鮮成肺瘟者。四、檢查各醫報告。此次疫氣。何以僅染及人而未染及鼠。五、肺瘟因何而致。核瘟因何而致。其所以不同之理由何在。六、是否因氣候不同所致。抑偶有之事。七、此種疫蟲。是否能於人身之外。存活數月之久。果爾。必緣何種情形而能存活如此之久。此關於吾儕之一大問題。蓋恐今年冬令。再有復發之事。八、黃豆皮貨。爲本省出口大宗。遇疫氣流行之時。應否照常

輪運出口。抑應有何限制。九、各城鎮鄉村。是否應令一律設法施種疫漿。十、據諸君所經歷者而言。凡發見疫症之房屋。是否應令焚燬。抑按法消毒。即可無礙。並謂各項問題外。如有應辦之事。請詳細研究指明。俾無遺憾。又代政府布告會中。於研究條議各端。務必以實能辦到爲惟一目的。且宜明此會純爲講求學術起見。與政治無涉。當開會之前。日本北里博士謂我國當局。於會中無提出議案及議事之權利。西報頗攻擊之。夫我政府開設此會。專就科學與人道之觀念。討論疫症之慘禍。固無政治上之意味也。北里博士胡爲此主張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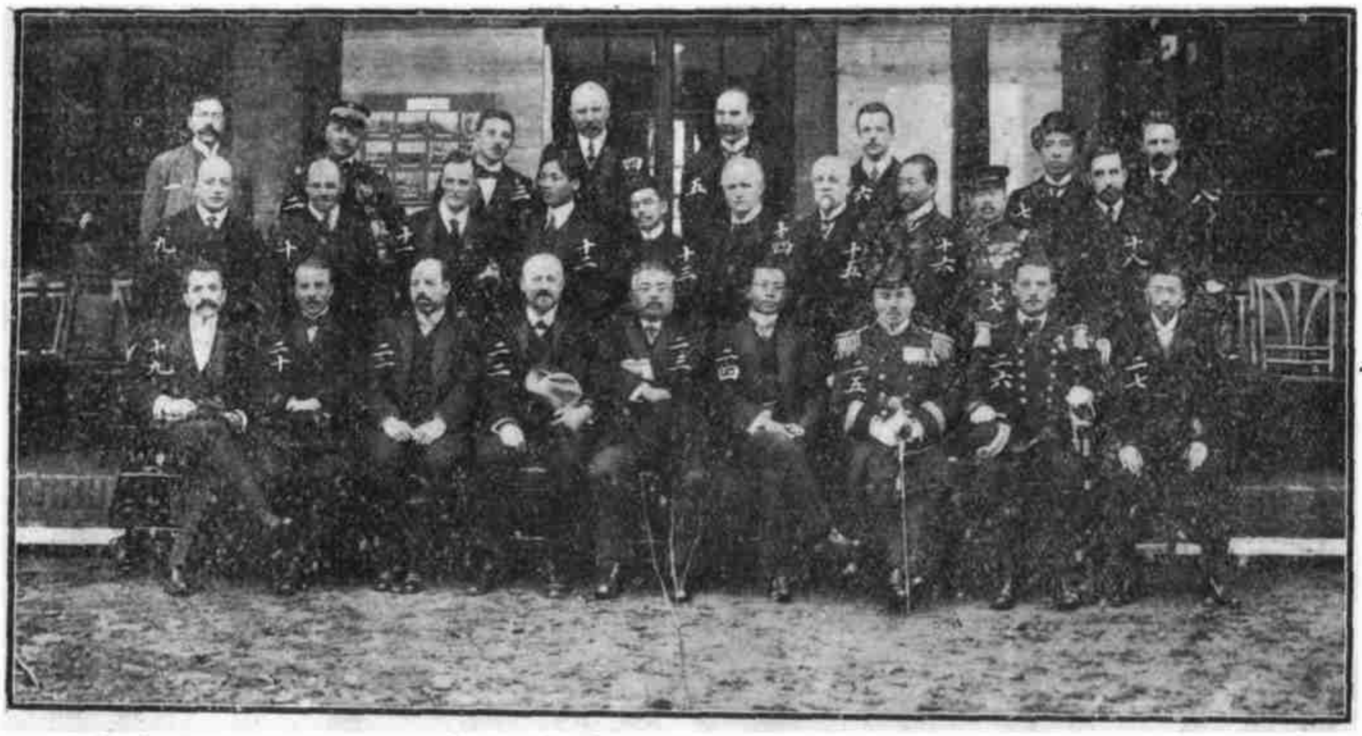
開會之次日。各國代表會議關於研究一切秩序。並分研究之科目爲六部。一、病理。二、解剖。三、細菌。四、流行病。五、歷史。六、治療。每部各公選部長。并另選常設委員三人。而以中國醫官伍連德君爲會長。(伍連德君、在英國堪伯里志大學校內之意孟奴書院、肄習格致醫學、光緒二十五年優等畢業、得學士學位、又往法國巴黎帕士德學校肄業、得有碩士學位、三十一年、復得博士學位、又赴各地、研究霍亂各病症、並著有醫學各書、此次在東辦理疫症事宜、英美醫員、均極交口贊譽、復經 賞給醫科進士、)其會議研究之事項二十三。又關於國際防疫者二。條列於下。



萬國防疫會會長醫科進士伍連德君

一、瘟疫傳染之起源。二、瘟疫傳染與時間地域之關係及水旱輪船火車傳染之影響。三、瘟疫與動物之關係。(旱獺、鼠、其餘動物如猪狗馬等。)四、城鎮村市染疫之情形。五、瘟疫與氣候乾濕寒溫之關係。六、此次瘟疫之消滅。是否出於自然。(即與防疫之法無關係之意)如出於自然。試究其自然消滅之原因。七、城鎮村市關於傳染之原因事項。(分兩目、(一)已有疫症潛伏之人與羅疫者及健康人之傳入、(二)感染疫菌之衣服或貨物之運入、)八、罹疫者之傳疫物。(分四目、(一)排洩物之傳染力、(二)罹疫者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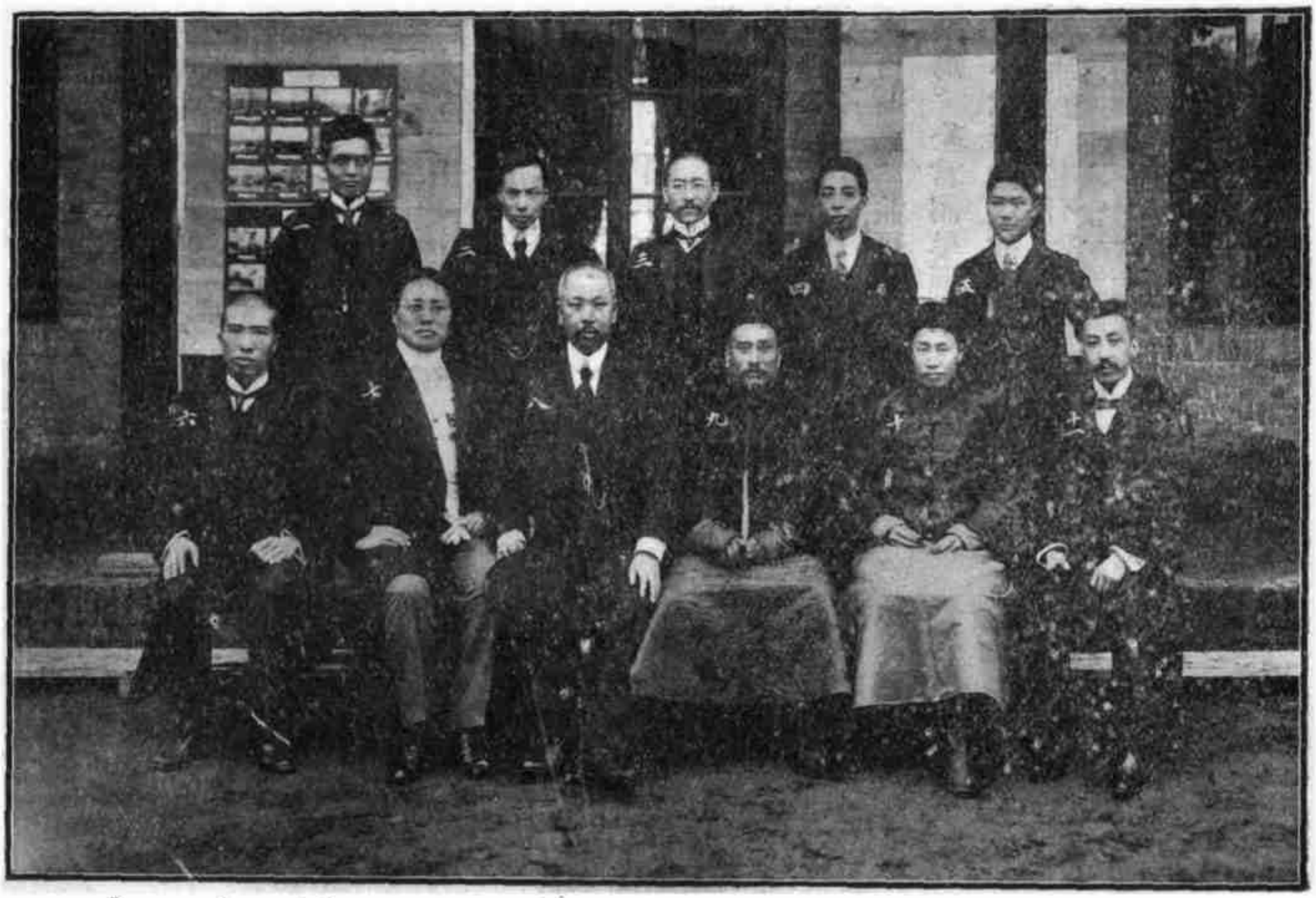
萬國防疫會各國醫官



一英國皮特里
二義國該羅
三義國某君
四俄國庫列沙
五英國師當理
六美國希拉
七王肯堂醫士
八法國夏本禮
九俄國哈富金
十英國葛雷
十一英國福祿
十二方醫士
十三日本藤扶鑑
十四英國阿士柏爾
十五英國克利士的阿
十六全紹淸醫士
十七日本下瀨謙太郎
十八美國杜格
十九法國柏羅格
二十義國嘎雷佑迪
二一美國司特㬙
二二俄國薩伯爾特尼
二三日本北里柴三郎
二四會長伍連德進士
二五德國馬提尼
二六奧國吳來祿
二七日本柴山五郎作

嗽唾液談話所發出疫菌之傳染力之距離、（三）患疫者身上之蚤、有否傳染力、（四）屍體之傳染力、）九、家屋之傳疫。（分目六、（一）牀坑及食物食器之危險、（二）感染疫氣之衣服被褥等、於傳播黴菌影響所及幾何、（三）塵埃有無傳染力、（四）房中取暖與通氣或不通氣等事、於傳染力影響若何、（五）室中住人擁擠與習慣、於傳疫有無關係、（六）家屋內生存黴菌、其期間之長短如何、）十、試從疫症發生之平均時間、與疫斃之人數、及動物中疫症之潛伏期、三者中考究疫菌之毒性相異之階級。十一、證明自然不受瘟疫傳染之故。及罹疫之人有無自愈者。十二、瘟疫流行時鼠類感染之危險。（分四目、（一）因罹疫者之唾液、（二）因嚙屍體、（三）因身上之蚤及他項動物、（四）因呼吸疫菌入腹、）十三、統計。（分八目、（一）各處疫斃者、（二）年齡之區別、（三）男女之區別、（四）人種之區別、（五）社會上各階級之罹疫者、（六）職業之區別、（七）與罹疫人接觸者之相異情形、（八）各處醫官學生看護人僕役及衞生局員之罹疫者、）十四、病狀研究。（分八目、（一）經過之各狀、及他種疫病與此次疫病之關係、（二）疫病之潛伏時期、（三）症候、（四）各樣診斷及毒菌診斷、（五）預測病勢、（六）治療方法、（七）病理學及黴菌學、（八）防疫辦法、）十五、瘟疫流行時於城鎮村市應行之防疫辦法。（分二目、（一）

萬國防疫會中國醫官



一孫保璐　二屈良英　三全紹卿　四鄧鳳岐　五劉湛樹　六王亇堂　七王培元　八鍾青谿　九黃芝堂　十吳陰民　十一姚乾初

須置衞生兵以防止染疫之人或貨物進入、（二）須絕交通、）十六、學堂醫院戲館當舖客棧工廠娼寮等。均須停閉。十七、車馬及其餘交通機關。不得往來。十八、城市分爲數區。並各區居民。遵照檢疫規則實行隔離辦法。十九、爲罹疫者應行事項。二十、爲疑似罹疫者應行事項。二十一、檢疫所。二十二、居民患疫者須令報告。賣棺者亦同。並組織驗疫隊。挨戶查驗。二十三、各種消毒藥之效力。並各種消毒法之比較。且適於天氣之區別。

國際防疫。一、關於防止疫菌擴散應行辦法。（分五目、（一）須置衞生兵以防止染疫之人或貨物進入、（二）須設鐵路檢疫所、（三）須設河川檢疫所、（四）須設海港檢疫所、（五）須監理苦工轉移、）二、瘟疫關於商務之影響。（分六目、（一）黃豆、（二）麥麵、（三）皮貨頭髮、（四）煤、（五）鐵路、（六）各種商業、）

閉會於二十二日。由會員提議。將本會議定一切辦法。編造報告。呈送政府。以資採用。經全體贊成。已公選主任。從事編纂矣。此次各會員。於疫事皆極注意。調查研究。往復討論。其議定之辦法。必能多所發明。策醫學之進步。使將來防

疫者愈有把握可知也。自是以後。百斯篤殆將絕跡於環球歟。其報告之册。今雖猶未出現。而其連日討論之情形。則固有爲吾人所注意者。輒類舉之於次。

一疫之起源 中國醫官全紹卿君。報告在哈爾濱滿洲里等處調查情形。謂此次疫症。最初發起。實在滿洲里對過相距十里之一小鎮市中。至旱獺爲傳疫之源。則爲一般會員所公認。英醫皮特里君謂近來驗明旱獺身上之蚤。實能囓人。傳染腺百斯篤。並可變爲肺百斯篤。全君謂旱獺染毒。則不能行動。故野獲者大都無疫。其有疫之旱獺。必係獲於穴中者。施右丞亦言。曾有格致專家。研究此種問題。謂在滿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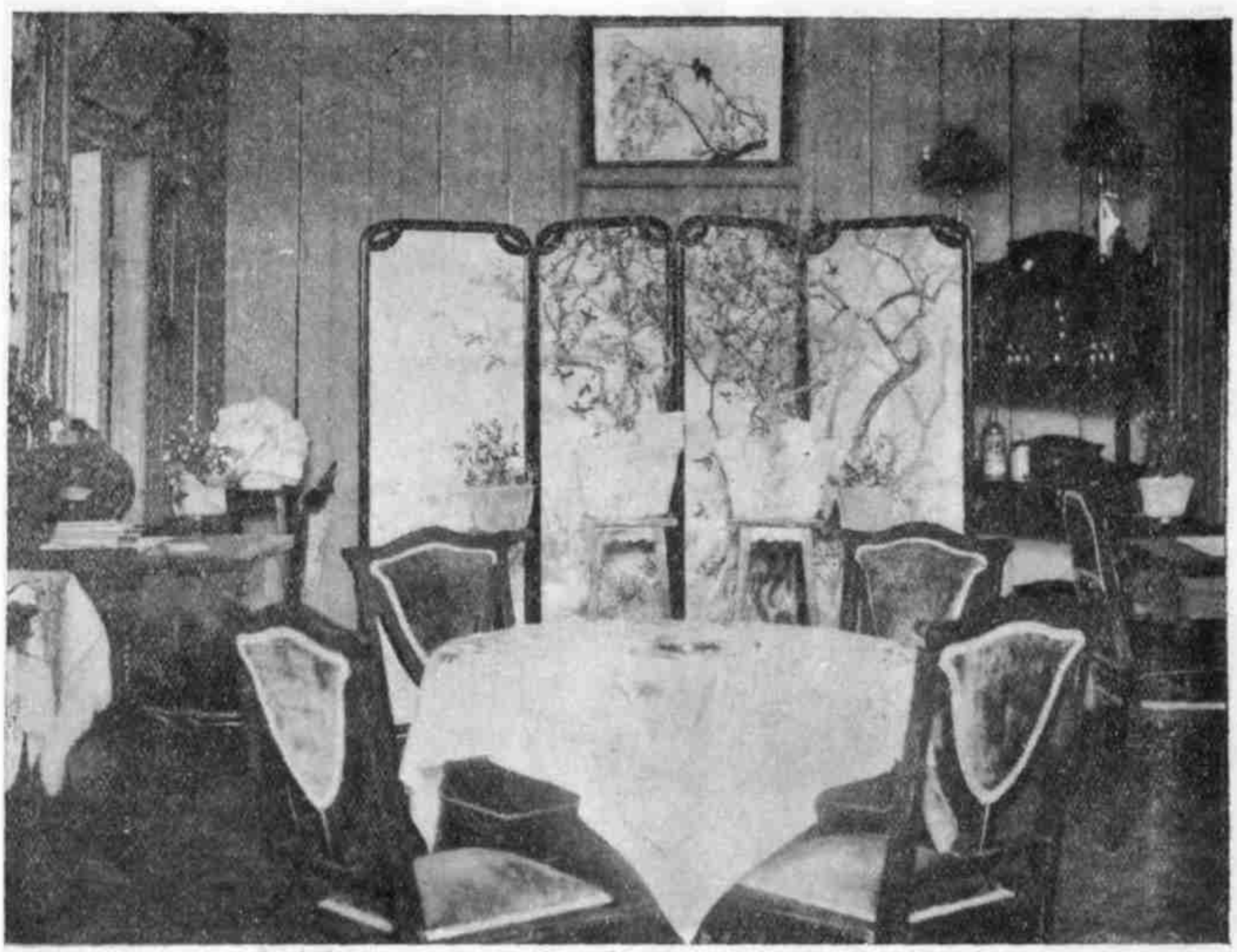
官吏接待室

西北暨亞洲山嶺之半。有一種山鼠。其形似小兎。西名「獺那巴張」。體常腫脹。病狀雖輕重不同。然皆含有疫蟲。有數萬工人。每年往捕。取其皮以爲貨。疫症之傳染。蓋發端於此。其地氣候至不良。每屆冬令。寒暑表降至零下四十度。居其地者大率叢集於湫陋之室。肩摩足抵。人氣薰蒸。一經疫症傳染。輒至不可收拾。因以疫氣發生之故。爲有關於我國民人商業。及數萬人度日之資。洵爲篤論。俄醫薩伯羅特尼君。以旱獺傳疫。既經公認。謂吾人宜注意於獺病之起因。及經過之變化。俾成一專門科學。

一疫之發生期 薩伯羅特尼君謂、滿蒙各地。自一千

八百九十八年（光緒二十四年）至今。常時發現此疫。肺百斯篤之發生期。約在西歷十月及十一月間。腺百斯篤之發生期。恆在春夏兩季。

一疫之傳播地　皮特里君演說此次之疫線。一爲鐵路沿線。二爲大道沿線。三爲輪船航路所達之地。至關於河流者。則無甚傳染。蓋由於結冰期內。不通航行也。直隸代表醫官霞卜乃君。謂天津疫症之發生。乃由一商人自哈爾濱歸。遂致傳染。施右丞亦謂。疫氣蔓延之各城鎮。均沿近鐵路交通之線。惟中國視年節爲重。每值歲暮。多歸故鄉。其中有逾萬之工人。即遇鐵路不通之處。亦必步行就道。此亦傳染



會員接待室

之一原因也。

一動物之染疫　日醫北里君謂、奉天獲鼠三萬餘頭。解剖後無一含有百斯篤病菌者。此蓋疫氣未染及鼠之說所由來。然薩伯羅特尼君則云。哈爾濱有鼠一頭。實染肺百斯篤。伍連德君亦云。哈爾濱之猪馬騾等動物。死於肺百斯篤者。實有四五百頭。英醫司督閣云。新民府曾有一人。染肺百斯篤病。而所乘之騾。亦染肺百斯篤。更有一人。因看護騾病。亦染肺百斯篤。然則動物亦無抵抗肺百斯篤之力。不過不至如人之易染耳。至旱獺之染疫。則更不待論矣。

一天氣與疫症之關係　經伍君薩伯羅特尼君北里君德醫馬提尼君之研究。謂當

哈爾濱疫症消滅時。雙城之寒度。與哈爾濱相同。何以疫症反熾。可見疫症與天氣。無甚關係。

一羅疫者之傳疫物　美醫司特朗君。謂奉天防疫病院。有病人三十九人。曾試其吐沫及吹氣之傳染力量。以曾經消毒之玻璃。周圍病人之四面。考得病者之隨便呼吸。無微生物傳出。至病者嗽時。則有多數之微生物傳出。卽不見吐沫亦然。又日醫柴山君。演說痰之傳染。謂在初染疫之二十四小時內。所吐之痰無菌。迨後則有多數之菌。薩伯羅特尼君演說血之傳染。謂染疫者之血管中。含菌者實占多數。然不盡有菌。伍君謂在哈爾濱實驗染疫者二百八十八。



研究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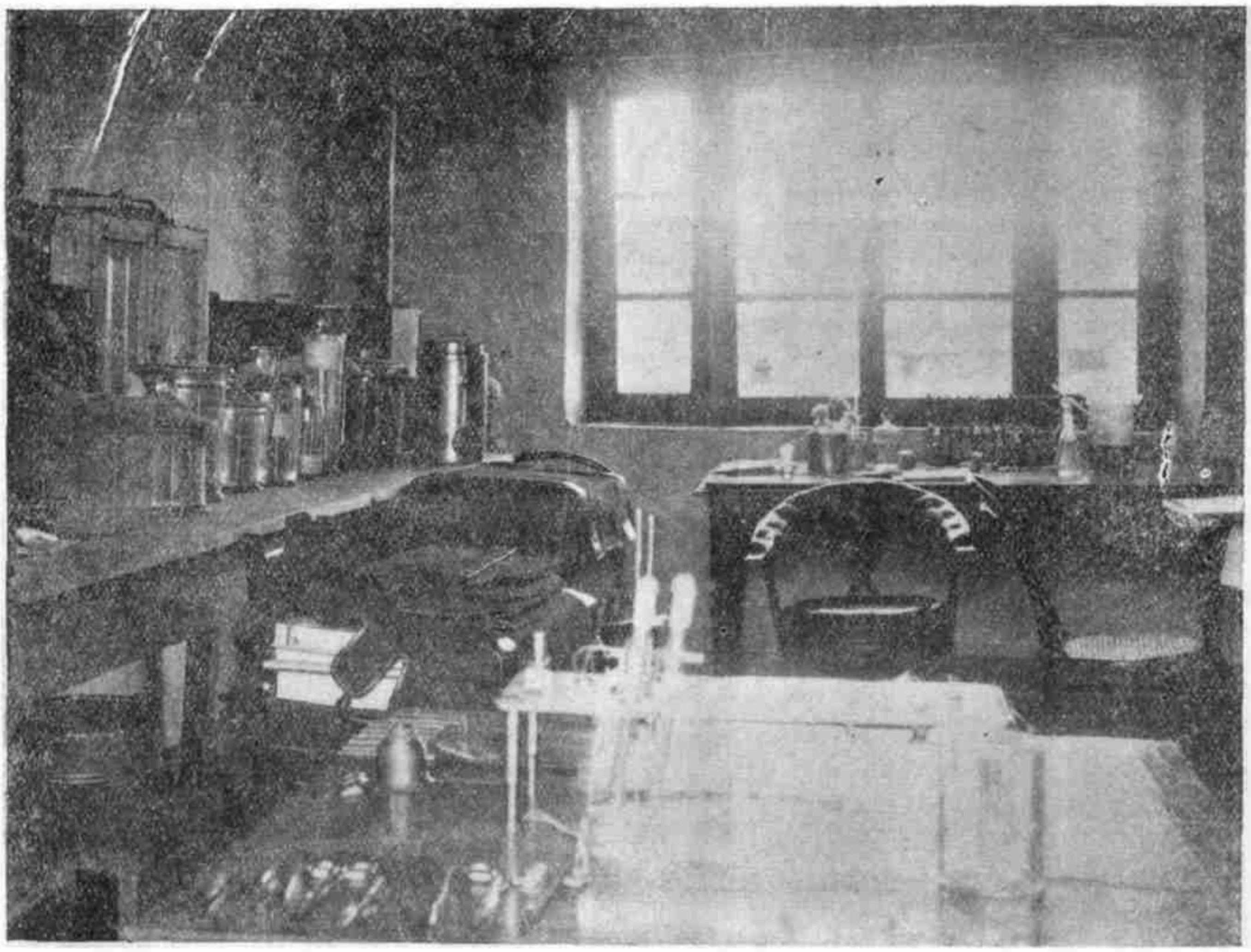
其血與痰皆有菌。糞中亦間有菌。愛司勃蘭德君。(我政府所派)述在哈爾濱時所見。謂有四婦染疫。死其三。皆有乳哺之兒。竟未染疫。以此見婦人之乳汁。並不傳染。至屍體之傳染。薩伯羅尼特君。曾實行試驗。凡十五屍。於冬季埋葬三個月後。取出視之。其微生物依然生活。若疫屍爲諸動物所食。必至傳染。故火葬較宜。又經公決。腸中決無病菌。蓋欲入腸。必經過胃。胃中之酸質。足以殺菌。故不能入腸。排泄物中發見之菌。乃係血中傳入。非由腸中傳入也。

一房屋衣服等之傳疫　吉林官醫院院長鍾穆生君。以雙城一當典。因收質疫者

之衣。其店夥立即染疫。傳染至三十四人。謂衣服確能傳疫。嗣經各醫官公決。房屋衣服等。確不傳染。惟衣服上黏有罹疫者之痰。如未曬乾。則可傳染。若曬乾則否。薩伯維特尼君謂、病人所用痰盂脉帳。必須灑以消毒藥水。以免傳染。

一貨物之傳疫　日醫藤浪君謂、皮毛黃豆等貨物。凡屬無生命者。皆不能傳染疫症。病菌經日光即死。貨物能見光。即不虞傳染。至驢騾等生物。則確可傳染。

一病者之脈息　伍君述哈爾濱之經驗。謂病者不論身體强弱。其脈息皆細快。以手緊按。且可停止其顫動。又病者之呼吸。微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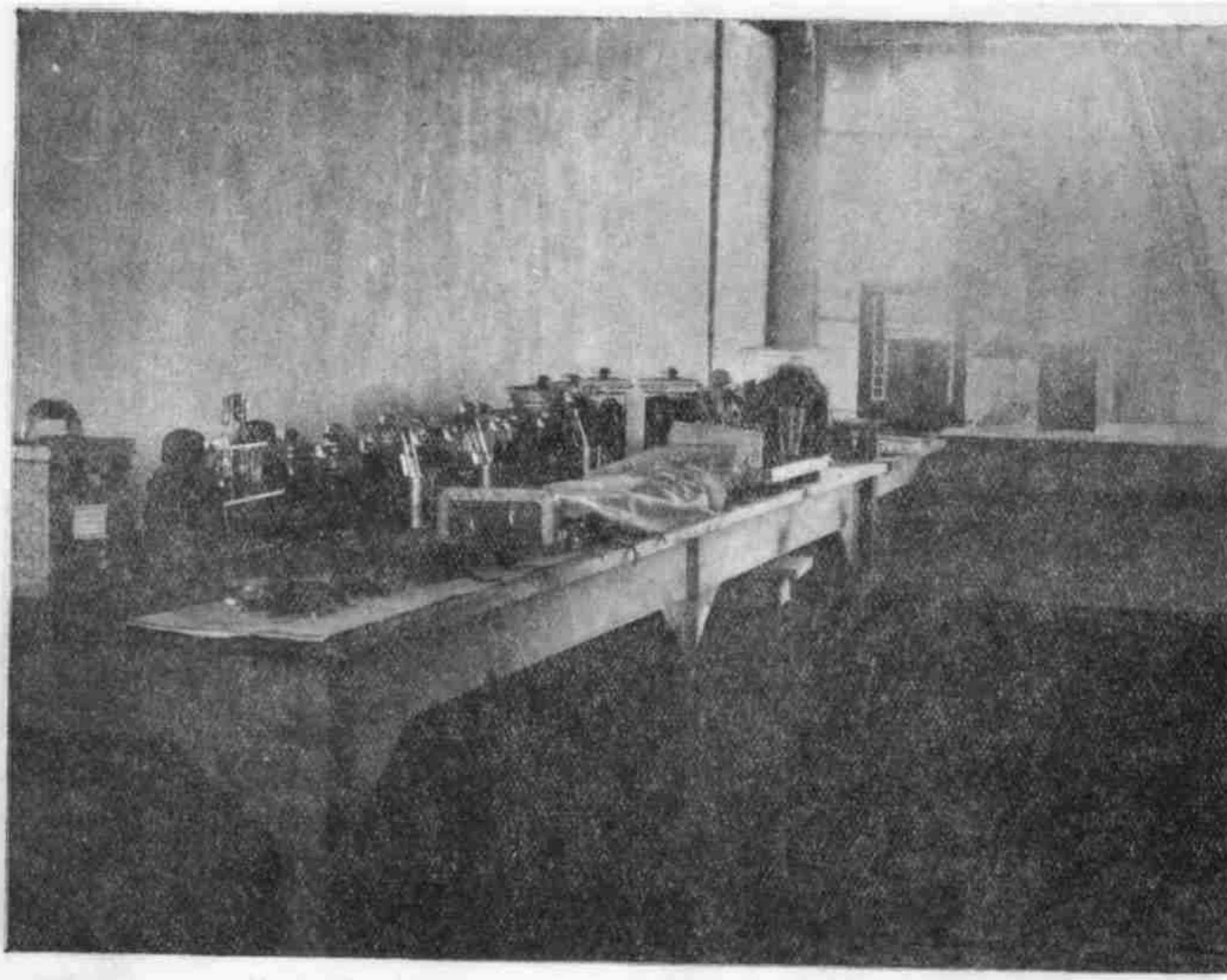


疫死者肺臟檢驗室

聲息。與司特朗君所主張略同。司特朗君並謂。病者不宜播動。一經播動。則停止者跳動。英醫司督閣君反對此說。謂病初起時。其脈甚壯。後乃細快。薩伯維特尼君則謂。病者之脈息。大都細快。且不平均。朝壯而夕弱。弱時幾等於無。又熱度高時則脈細。熱度低時則脈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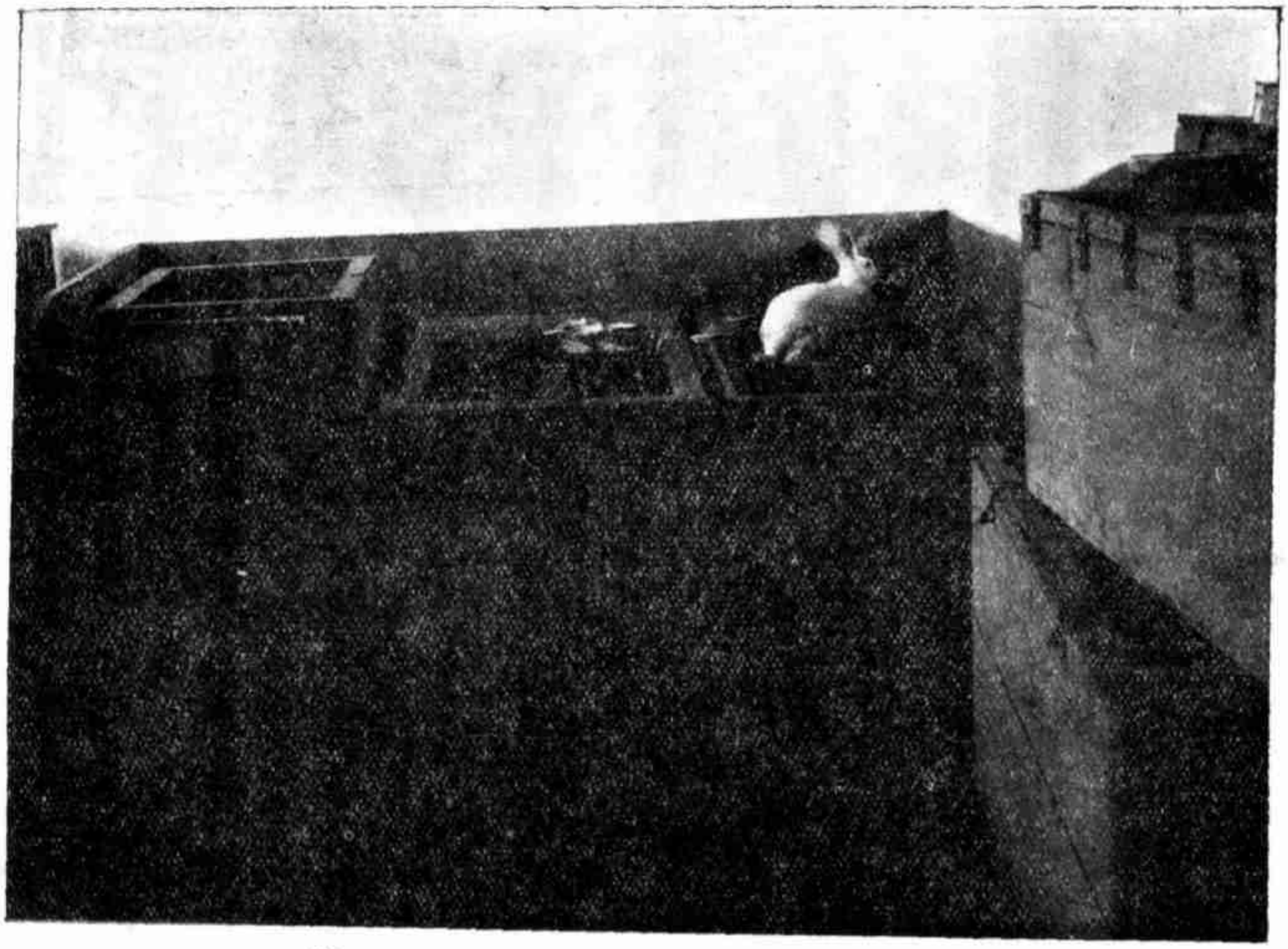
一肺百斯篤與腺百斯篤病菌之別　會中之研究。於此問題。尤特別注意。薩伯維特尼君。謂在哈爾濱悉心調查。此次之肺百斯篤病菌。較之從前發見於印度之腺百斯篤病菌。其毒尤烈。以予經驗所得。取肺百斯篤病菌。置之牛肉湯中。至數日湯色仍清潔。若易以腺百斯篤病菌。數

日後。湯中卽發現一種白雲之色矣。更以肺百斯篤病菌。注射於豚鼠之身體。三日卽病發而死。若易以腺百斯篤病菌。則須六日方死。此兩種病菌不同之明徵也。嗣經公衆議決。肺百斯篤之毒。不至較腺百斯篤之毒爲烈。惟肺百斯篤。一經傳染於人。卽深入人之肺中。所以殺人最速。至腺百斯篤之染於人。其人之頸上。必先生核病。然後始傳染全身。故殺人較緩。且肺百斯篤病菌。於人之肺中。居處已慣。由此人傳至他人。亦卽時入居其肺中也。德醫馬提尼君又謂。埃及從前曾有此疫。肺百斯篤之後。卽有腺百斯篤之發生。不可不預爲之防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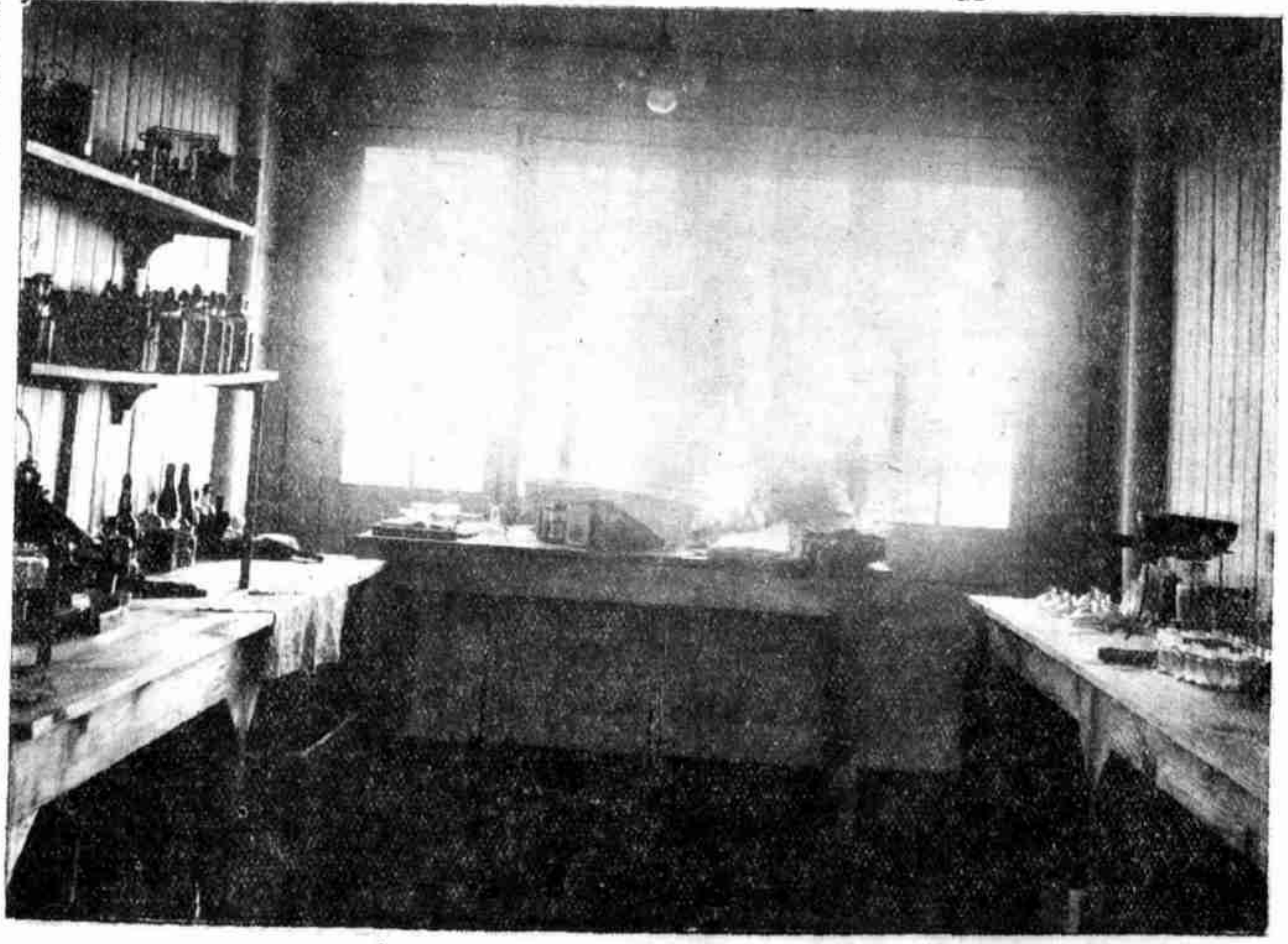


疫死者肺臟及死鼠檢驗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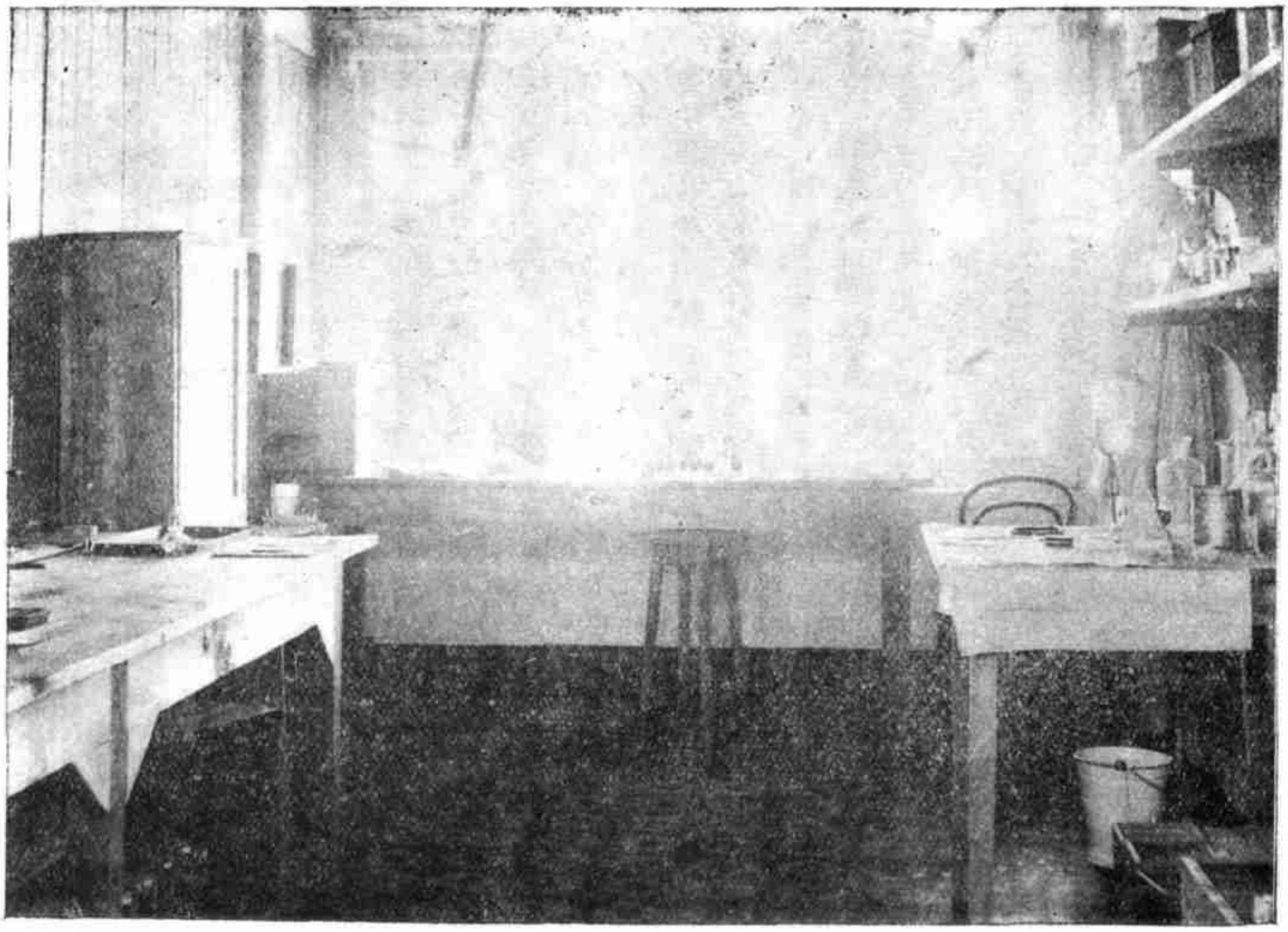
一微生物之研究　會中對於微生物之研究。極爲注意。其在會場討論者。則有三端。(一)微生物之生活期。薩伯羅特尼君謂、疫屍之微生物。埋葬三個月。依然生活。且置微生物於嚴冰中。二日尙能生活。(二)微生物傳染之距離。司特卽君謂、雖無確實之度數。然大約可及數碼之遙。其傳染遠近。視傳染力之强弱。英醫福祿君言。昔英某醫院。有患肺病者。亦傳及遠距離之人。蓋由於室內空氣之流動也。(三)保存病人心臟內微生物之法。蓋從前保存之法。不過使心臟不腐爛而已。至其中所含之微生物。則不能生活。今若以各里司林(無色無臭之油粘液)五分



養兎室



藥室(一)



藥室（二）



藥室（三）

之一。和入蒸汽水。加石灰少許。培養之。則可生活至十餘日。雖寄至遠地。亦可供研究云。此爲新發明之法。法醫波羅克君所演說者。

一預防漿之效驗　注射預防漿之有無效驗。經中國醫員方擎君及馬提尼君等先後演說。方擎君謂曾實行注射。凡一次者四百人。其中染疫死者。祇有四人。凡二次者又數百人。則無一染疫者。馬提尼君謂、近二十年試驗。每人種二磅血清。在初染疫之二十四小時內。則有效驗。然在此二十四小時內。則病狀未現。此法亦未爲完備。俄醫哈夫金君。亦贊成馬提尼君之說。故此問題未能解決。



膳堂

一防疫之必要　愛司勃蘭德君謂。哈爾濱當疫症初發生時。毫不注意於防備之法。以致死人如麻。迨後實行防禦。一切防疫機關。在在完備。而疫症卽已消滅。伍君亦謂。傅家甸實行隔斷交通。頗著成效。直隸專派員卞步南君。亦以直隸疫症之不至十分爲患者。皆山海關實行隔斷交通之效。上海醫官司丹萊君則以上海一埠。爲交通最繁之區。而此次竟未傳染。實由預防之效。綜以上各說。則防疫之必要可知。此次東省之防疫。可謂焦頭爛額矣。據各國派來醫員。在防疫會中所演說。固亦曰此六月中。各項防疫章程。頗足爲後來師法。然所研究之事項。」

則若以此次之疫。爲自然消滅者。抑又何也。

一統計之大略　統計事項。最足爲研究之資料。今報告書未發表。固無由知其正確之數。然據全君所演說。則年齡、男女、人種、階級之區別。可略知其概。據全君言。(一)染疫死者。以年齡二十至四十之人爲多。統計死人百人中約六十八。十歲以下與六十以上之人。則染疫死者甚少。(二)傅家甸婦女之染疫死者甚少。雙城則女子占三分之一。(三)此疫與種族無甚關係。此次染疫者。外人甚少。則以其飲食起居皆潔淨之故。若染此症。其死與華人同。(四)染疫死者。下等社會。較上等社會爲多。又司督閣君云。



醫生臥室

據一醫生言。有林姓婦。家中數人。皆染疫死。惟林婦存。投宿戚家。又累其傳染。全家盡死。輾轉至三家。無一免者。而林婦獨生。是亦研究一大資料也。

二十三日以後。會員遂從事於編纂。而月杪且撤銷事務所矣。監國攝政王嘉獎各國醫員。熱心研究。特於四月初三日　覲見。温諭褒美。可謂榮矣。　朝廷之軫念民生。可謂至矣。經此次之集會研究。其結果。必能減除疫患。造福世界民生之幸福。固不獨東三省之人民受其賜耳。顧余更有不能已於言者。此次東三省防疫之費。司農仰屋。其拖注於賑款。良非得已。夫使報効賑款諸公。皆根本於人道主義。而不索祿位之報

酬。豈不甚善。否則入貲爲郎。出宰百里。將來必大影響於政界。吾恐二十二省之民生。愁苦太息。日夕被無形之疫。而溯其由來。必有謂受東三省防疫之結果者。此則余對於世之急公好義者。而爲吾同胞馨香祝之者也。

日本人對於四國借款之言論

傖父

此次四國借款成立後。日本報紙。多責備其政府之失策。各方面之言論甚多。茲節要彙譯於下。

時事新報社說云。四國借款之一部。爲東三省實業經費借款之擔保。又以東三省之煙草、酒稅、出產稅、銷費稅、爲抵。於東三省有特別權之日本。不可輕視。東三省地方之官民。得此資金。自將企畫種種之事業。以侵蝕我之權益。其地方官以出資者之三國爲自己有力之後援。將此等之釐稅加重。使我國之滿洲貿易及在彼地之事業。大加打擊。況因東三省與借款及擔保金之關係。出資之各國。亦將扶植其權益。與我之權益。有衝突之憂。又聞借款之條件中。有東三省別置顧問之說。當局者不知因何理由。或有別種作爲。遂任此事之經過。但今後若欲保持在南滿洲之權益。則對於其責任。不可不詳慎。此次條件。百害中之一利。惟有使各國認知日本。非欲獨占南滿之利益者。以一掃從來之誤解。果如此。則我國人當利用此百害中之一利。以買列國之好意。且求他方面之利益於中國。所謂轉禍爲福。亦妙策也。我國人在中國境內可圖有利之事業。不可限於南滿。此時列國對於中國活動之範圍增廣。我亦當張其羽翼。不落人後。此正促國人奮發之時會也。

又云。今回之四國借款。實爲日俄兩國在滿洲所有之優越權不安固之原因。該借款中所更可憂慮者。即改革幣制及滿洲實業中所須增加或繼續之費。更向外國借款時。四國銀行。保留其優先權。必四國之協議不成。然後得與其他外國之資本家相商。此實業二字。範圍甚廣。雖依從來之習慣上。必以狹義解釋。但其所計畫事業。如償還公債、整理財政、設立滿洲拓殖銀行、築造山港。殆皆在內。將來總督更迭。其計畫雖難豫想。然皆不免使日俄兩國。失其投資之途。排斥其企業。是中國採用列强均勢之意義。已無可遁。當拳匪事變之後。列强劃定勢力範圍。而德國首與英國在長江一帶角逐。致勢力範圍之重要意義全失。現雖尙不至於消滅。而不知不識之間。爲列國對中國方針之指導。今回美國所主唱之四國借款。於日俄之勢力範圍。全然蔑視。此卽足以證明今日之形勢不能主張勢力範圍之說。破勢力範圍之先例既出。則日俄兩國。亦得於滿洲以外。任意

扶殖其權利。此中國國際關係之變態。而四國借款之影響中最重要者也。

根津一氏云。東三省爲日俄勢力範圍之地域。以此地域之收入。供借款之擔保。我外務當局之迂闊不待言。然借款擔保問題尙輕。而借款使用問題爲重。彼美國於昨年提議滿洲鐵道爲中立地帶。因日俄之抗議而收其鋒芒。而其念未已。變形而爲借款。無非欲控制日俄東三省之權利。而日俄之跋扈於滿洲。尤爲中國所目擊而不可耐者。中國不快之心事。適與美國對滿洲之政策吻合。藉其後援。以著手於東三省之經營。蓋中國人之慮我。自日韓合併以後。其度漸高。雖江浙等遠隔之地。亦抱危懼之狀態。此時借美國之資本以經營東三省。打破日本半成之地盤。斥俄國未來之南下。不可爲非計。夫二物不能同時在一處。南北滿洲間。既有兩國之經營。則隨處可惹起衝突。然其背後有美國在焉。故經營問題。實重要而可憂慮者也。

政務局長倉知氏云。四國借款。以東三省之釐稅爲擔保之一部。我外務當局。不能阻止之。攻擊者誠不得已。然實豫想其極端之結果所致。若靜考之。第一、借款償還之義務不履行。至收取其擔保品。是卽國家滅亡之時。爲事實上所不能有。第二、對於借款之擔保品。債權國有直接容喙之權。此亦甚爲誤解。正金借款之擔保品。爲江蘇省之漕米。然日本對於漕米。亦何嘗有容喙之權。第三、借款之一部。用於東三省。則以其省之釐稅爲擔保之一部。亦當然之事。至東三省別置財務顧問。以

監理借款之用途。則爲事實上不當有之事。

飯田義一氏曰。我外交當局。僅僅得一千萬圓之借款以爲滿足。而於四國借款成立之先。毫無設施。實爲遺憾。就日本與中國貿易之關係言之。則從來銀價高低。經商者多抱危險。今實行改革幣制。則買賣便利。且以巨額之金。注於滿洲。則其地之購買力增進。財政界頓呈活況。我之對淸貿易亦活躍。且幣制雖改正。中國若欲直爲金貨國。爲不可能之事。必先如印度之法。僅於外國之匯兌關係。採用金貨制。內地之通貨。依然爲銀貨。一億圓之借款。必以銀塊之輸入爲重。則銀塊必將騰貴。自一切商業上言之。則四國借款直接之結果。日本亦當受幾多之利益。然是不過爲眼前之利益。從國家永久之利益考之。則日俄兩國之利權。大受侵害。東三省之實業爲何種。雖尙未明。而其重者爲鐵道。不難知也。四國於滿洲獲得物質上之發言權。僅以是言。兩國已大被損失。況四國之資本家。保留其優先權。有排日俄兩國之權能乎。南滿鐵道之租借期。今後十五年期滿。此時中國有買回之權利。若中國極端主張權利之收回。仰收買之資金於四國。則滿洲鐵道。將離我國而落四國之手。然則今回借款之結果。使日俄戰役之結果。受其重傷。豈不大可悲乎。」

時事新報社說云。此項四國借款中。所謂東三省之實業云者。實業二字。其範圍甚廣。今後滿洲之實業。歸四國資本之獨占。侵害我既得之權利。我當局者無何等之設施何也。當局者謂此實業二字。當作狹義解釋。又謂借款中所云「中國度支部於公

債發行前。將應用於滿洲之事業所須之額。及事業之性質。詳細言明。」此條款中事業二字。意義亦同。且謂滿洲之實業。僅以此次借款所能起之事業爲限。似未通覽其借款合同者。我國人對於如此之解釋。果能信用乎。卽使讓一步而爲如此之解釋。以三千萬兩之巨資。爲滿洲新事業之資金。其及於日本權益之惡影響已不少。例如連山灣之築港。及敷設錦愛鐵道等相類似之南滿鐵道競爭線。則日本所受之不利益已大。今後不可不嚴重監視。苟其事業與日本之權益牴觸。當以斷然之態度防止之。觀日本政府之態度。則此次之失策。決非偶然可知。當東三省總督與美國之霍雷梅西資本團爲借款之交涉以前。要求日本之加入。而日本無滿足之答復。若當時政府利用此機會與之商辦。則其後此借款與中國中央政府之借款統合時。亦可進而與中央政府交涉。將借款中屬於東三省之金額。與四國借款離開。而與我國爲契約。執此手段。未必不能成功。而當局者無此先見。實此次失策之根本原因也。

又云。四國借款之成立。從美國當初之目的觀之。或不能視爲完全成功。而在日本一方面觀之。則使四國於滿洲。設定財政上之權利。且爲四國之利益而確定排外之契約。與前年鐵道中立之提議。趣旨貫徹。外務當局者。雖如何辯明。不可不認爲外交上非常之失敗。彼美國對中國之方針。兩三年來如一日。而日本政府不察。實失敗之原因也。四國借款之動機。雖有幾多之原因。而其內關於東三省之借款者。實由於東三省財政之窮之。昨年以來。東三省總督。或向德國。或向美國。百方運動。當時中立問題及錦愛問題之餘焰未熄。外國資本家。守慎重之態度。故錫督之計策未成。當此次借款之先。向日本正金銀行借入二百五十萬兩。爲六個月期限。但此二三百萬兩之金額。如杯水車薪。毫不濟用。錫督尙希望五百萬兩之借款。此正日本可乘之機會。而日本政府。爲中立提議及錦愛鐵道問題。旣褫其魄。遂以滿洲之現狀。無五百萬兩以上之信用爲理由。拒絕其通融。於是錫督不得不別開運動。恰於此時與馬爾甘資本團競爭之美國霍雷梅西資本團。以曾爲奉天領事因爲排日之報告而免官之克拉維德氏爲代表。突然活動於滿洲之地。談判漸進。一躍而現出二千五百萬兩之大借款。錫督直報之於中央政府。且以借款政策爲救國之國是。上告中央政府。兩湖總督應之。鼓吹借款政策之結果。遂至以借款十萬萬兩。大築鐵路與實業修港灣之議上奏。在錫督以爲二千五百萬兩之借款。必易於裁可。然其事實與豫期相反。中央政府通告。以後地方借款政策。決不能行。一切借款。須經中央政府之手。此時錫督及美國之霍雷梅西資本團。一時不免狼狽。然當錫督奏請裁可時。馬爾甘資本團。已由美國公使之介紹。與度支部之間。爲一萬萬兩借款之議。已將融洽。故有此不許地方借款之命。而此次之改革幣制借款中。其一部分配於東三省爲振興實業之用者。亦實起因於此也。吾政府苟於大借款成立之前後。用意周到。當不至如此失敗之甚也。當美國陸軍大臣游歷中國時。大借款

之風說。早已傳佈。在半疑半信之間。當局臆測此問題不至如今日之進步迅速。其設定權利於東三省。尤爲夢想所不及。故袖手旁觀。一旦突聞中國將四國借款之草約上奏裁可。不免狼狽失措矣。（下略）

大阪朝日新聞云。滿洲事業之種目。中國度支部當作表以提示四國資本團。今日中國尙無何等之成案。當此事業範圍之指定時。若中國政府。以壟斷滿洲之事業爲目的。將所有事業列舉。不能僅以今日之借款辦理之事業。亦一一指定。使今後長屬於四國資本團之支配。則日本當以非友誼的指定。對於中國。求其悛改。近來中國當路之一部。動爲空想之排日熱。往往賴他國之力。爲威嚇日本之舉動。日本當局者當注目於此案件之進行。在四國資本團。投資於中國。大體以經濟上之利益爲目的。以收相當之利息爲足。若突入於日本與中國之葛藤間。招其投資之不安。決非其所期望。必不敢因滿洲之事業。冒喚起日本異議之危險。對於中國之交涉。關於此事之指定者。殆必出於穩當之舉措。在中國政府。或無所顧忌。日本政府。與其於事後大起紛議。不如早求中國當路之反省爲利。對之施何等之手段。使本問題和平了結。以免別生枝節。

又云。今回四國借款。不僅爲經濟狀態。政治上外交上日俄所被之影響頗大。日俄協商。聲明維持滿洲之現狀。萬一有侵迫滿洲現狀之性質之事件發生。兩國當以維持現狀。認爲必要之措置。可隨時互相商議。今回借款。與此條文。不無牴觸之虞。乃日本政府。不插一言之抗議。使其調印。吾人所甚不解者也。政府當局。雖如何強辯。不可不謂爲當局之一過失。將來雇聘之財政顧問。不論爲比利時人或荷蘭人。在日俄視之。與美人德人法人何異乎。試問日俄兩國。何爲反對法庫門鐵道之敷設。何爲反對錦愛鐵道之敷設乎。今四國借款一部之用途。漠然稱爲滿洲事業費。或者藉以免日俄二國之抗議。果爾。則可豫先通告中國政府。不論何時。可以提出抗議也。日本前以無意味之一千萬圓。貸與中國。既有此游資。則何不於四國團體中。割其一席乎。中日通商條約第六條。訂明中國當速行設備全國畫一之通貨。且今日借款之一部。爲滿洲事業費。則日本當援受此借款之一部。非無正當之理由。萬一四國一面。不許日本之加入。則日本當向四國政府及中國當局。聲明此借款之不同意。更進一步言之。將來滿洲新事業所須之借款。日俄兩國。當然有借付之優先權。今爲四國銀行之所有。不知當局將以滿洲置於何等之地位。對於北美一國之滿洲投資而極力妨礙之之日俄兩國。今受四國聯合之壓迫矣。將來四國借款。源源通融。經營各種事業。使日本之企業家貿易家。大受打擊。可以豫想。僅僅一千萬圓無意味之借款。上下交相得。比之四國借款。直如坐井而觀天。資金之不潤澤。實爲日本弱點之一。今回之失敗。不但在外交當局。亦銀行家之過失也。

東京日日新聞之北京通信云。一萬萬圓之大借款。以滿洲之收入爲抵押。日本之輿論反對之。此事已由美國之機關新聞。電

達北京。予卽歷訪各公使及當事者。先對於英公使。以日本與英國爲同盟之關係。請其述及不侵害日本在滿洲利益之旨。英公使謂決無斯虞。次訪美國公使。則曰。本借款以改良貨幣制度爲主要。在扶中國之發達而已。滿洲實業發展之借款。本爲克拉維德氏與東三省總督談判。予不與此事。雖以滿洲之收入爲抵押。但決不干與其行政。非以侵害日本之利益爲目的而借款也。又俄國公使館書記官云。待契約之公然發表。細細研究後。俄國應執何等之手段。屆時可定。日俄之利害相同。意見自無不一致之理。次訪法國公使館書記官。告之曰。美國之借款。德國參加。尙在意中。英法之加入。制限日俄兩國在滿洲之利益。實意外事也。書記官先述俄法之關係。次論英日之關係。謂使英法加入借款者。卽所以爲日俄兩國也。又訪美國資本團代表司脫列德氏。彼曰。此借款之意。爲滿洲之發達而已。滿洲發達。則撫順煤礦之事業亦發達。日本之反對錦愛鐵道既非。反對本借款。更爲不條理云。

居奉天之日本八中西正樹氏。代表同志。發電於東京云。美國策士司脫列德所唱之錦愛鐵路變形之四國借款既成立。滿洲之利權。皆爲擔保。列國干涉日本權利之事。將於是乎開。次起之問題。必爲中國買收南滿鐵道之運動。蓋俄國利用日俄協商。於蒙古伊犂方面。既得如意。今祇籌畫其多年希望之庫倫鐵路。速出張家口。以達其目的。因是欲先買中國之歡心。遂不惜與以爲收買日本南滿鐵道標準之口實。俄國因黑龍江鐵路之竣工不遠。不妨以將來較不重要之東淸鐵路。對於中國爲形式上之買却。以爲敷設庫倫鐵道之代價。中國於是得最好之標準口實。俄國既對於中國之主權。示以厚意。中國乃因四國借款之關係。恃列强之後援。以提議收買南滿鐵路。於是再强迫爲第二次之遼東歸還。可以明若觀火矣。在滿各同志。悉憤慨我日本外交之失態云。

伯達鐵路新契約之內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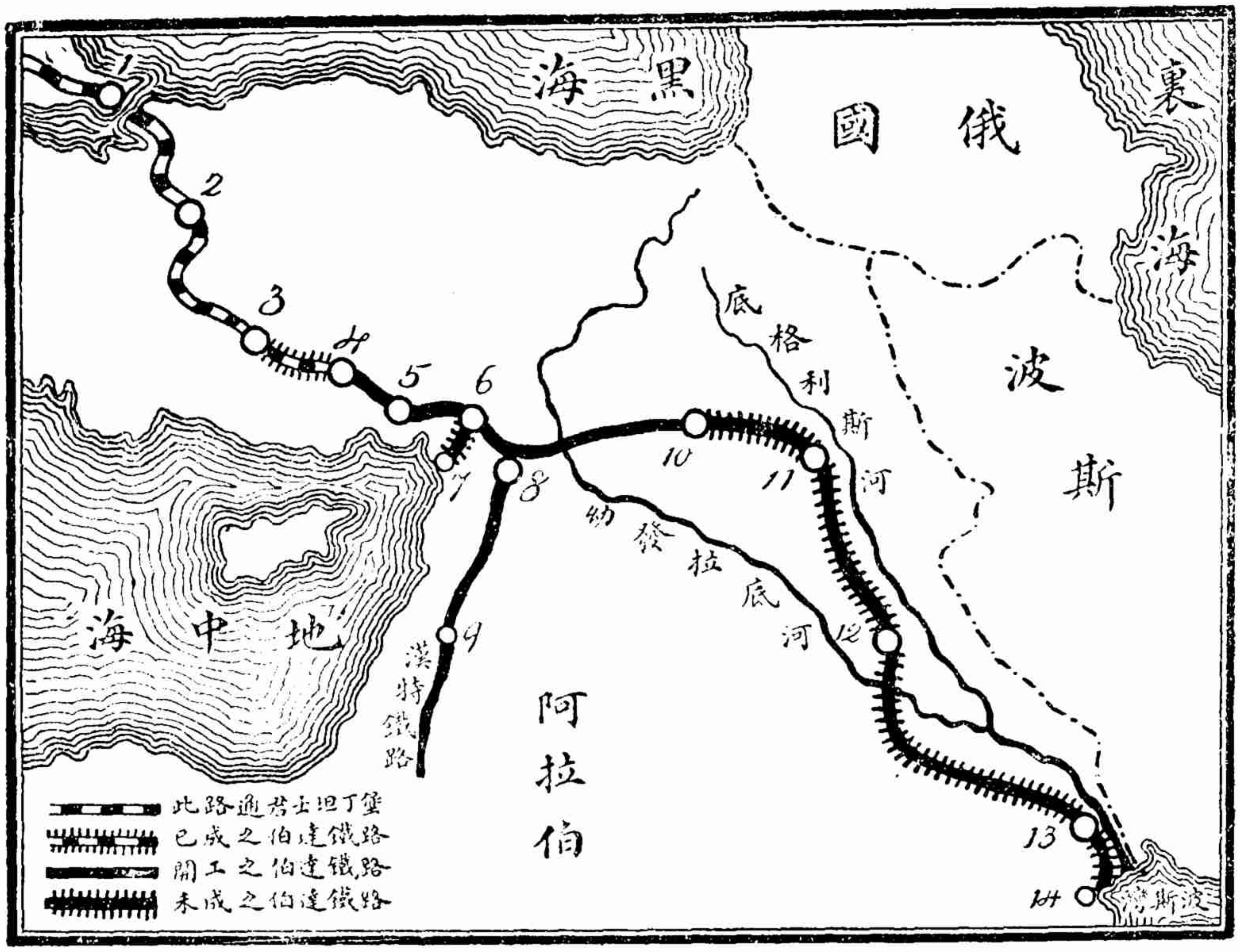
譯東京日日新聞

許家慶

西三月二十一號。土耳其政府與伯達鐵路公司。在君士坦丁堡。締結新契約。該公司之權利範圍。自是又見擴張矣。其大略已見前號大事記。玆東京日日新聞記其內容更詳。譯錄如左。

第一項　本約之第一項所規定者。土政府將安爾海里夫至伯達之鐵路築造權。讓歸伯達鐵路公司。此舉於該公司。大有利益。蓋按照曩例。該鐵路公司築造此路。須就各部分。一一與土政府訂立契約。遞相交換。枝枝節節。頗費周折。自此約訂定後。遂悉去從前之困難。而伯達鐵路公司全線之權利關係。乃得以

伯達鐵路新契約之內容



1 君士坦丁堡
2 伊斯奇舍爾
3 哥尼亞
4 布幹盧
5 亞大約
6 歐西門利
7 亞歷山大里德
8 亞勒伯
9 大馬士革
10 安爾海里夫
11 毛夕里
12 伯達
13 巴斯拉
14 格拉那

設定。該公司所築造之鐵路。可直達其終止點之伯達矣。其次則該鐵路公司。得由土政府付與一定之款項以為收入保證之權利。向日該公司主張增加土耳其海關稅百分之四。以其增加之額。充收入保證金之抵押款。此說今已全行撤回。土耳其政府。本欲將曩日已讓於債權列國之國債整理局所管理下之收入剩餘金。作為收入保證金。該公司今已表同意。其次所訂定者。伯達鐵路公司。於今後一年之內。須將安爾海里夫至伯達之路線測定書。呈交土政府。自土政府批准該路線測定書之日始。於五年內。須將該路全部告成。

第二項　第二項所訂定者。為築造歐西門利（伯達鐵路幹線之一站）至亞歷山大里德（地中海沿岸之要港前號大事記作亞歷山特萊脫）之枝路。此路計長六十啓羅邁當。」

第三項　第三項所訂定者。土國政府。將亞歷山大里德之築港權。讓歸伯達鐵路公司。至築造此港之條目。悉照該公司前次築造哈德貝希港時所訂之條約辦理。不再另訂條款。

此約畫押後。伯達鐵路公司。即當允諾將伯達至波斯灣之鐵路築造權。讓歸土耳其鐵路公司。將來土耳其鐵路公司開辦之時。所售股票。德國購買股票之數。不得較他國爲多。惟土耳其人購買此項股票。得較各國爲多。

聞伯達鐵路公司於建築枝路（即歐西門利站至亞歷山大里德者）問題。並未約定須由土政府交納收入保證金。且訂定於本約締結後九閱月之內。由該公司呈路線測定書於土政府。自土政府批准該測定書之日起。限於二年以內。將該枝路全部告竣。

由此觀之。吾人可略知伯達鐵路路線之一般矣。目下已竣工之鐵路。至布幹盧爲止。由布幹盧至安爾海里夫。（此兩地間之鐵路築造權。係於一九〇八年訂立條約。讓歸伯達公司者。）計長八百四十啓羅邁當。安爾海里夫至毛夕里。（在底格利斯河沿岸）二百啓羅邁當。毛夕里至伯達。四百啓羅邁當。故該公司今後將築造之路線。共有一千四百啓羅邁當。即八百六十九哩餘也。」於財政一方面觀之。土國政府對於此次新約所訂定之路線。當與以前已訂約之各路線盡同等之義務。所謂同等之義務者。土政府今後對於此項新築之路。亦須照曩例。每一啓羅邁當交付二十七萬法郎之有保證債券。每年四分利息。與伯達鐵路公司作布設費也。此外土耳其政府對於新造之路。每一啓羅邁當。須補給收入保證金四千五百法郎。於是土國政府除對於布幹盧至安爾海里夫之路線。已將布設費二億二千七百萬之債券。分作兩期。交給伯達鐵路公司外。對於此次新約所訂定之路線。須再將布設費五千四百萬法郎之債券。分作三期。交付伯達鐵路公司也。

墨西哥亂事記

（參看本誌八卷一號紀墨西哥之亂）

傖父

本年二三月之間。世界之中。干戈擾擾。歐洲有土耳其之亂事。非洲有摩洛哥之亂事。美州有墨西哥之亂事。皆以人民反抗政府。屢破政府軍。勢甚猖獗。而又皆與外强有關係。情勢正復相同。何時數之偶合如此也。今土耳其之政府軍。雖漸有恢復之勢。而摩洛哥之首都。則爲反抗軍之所圍。勢殊岌岌。墨西哥之反抗軍。勢燄日盛。人心大變。其大統領已知事無可爲。與反抗軍休戰言和。行將辭職而漫游於歐洲矣。其間致亂之原因。及其與外强之關係。頗有足爲我國政局之借鑒。及備東亞時事之參考者。則亦我國民所宜注目者也。

墨西哥自離西班牙獨立以來。（一八二一年）由帝政而變爲共和政體。其後因塔克撒斯 Texas 州之美國殖民。將該州離墨自立。加入於美國之同盟。至有美墨之戰。墨軍屢次敗北。首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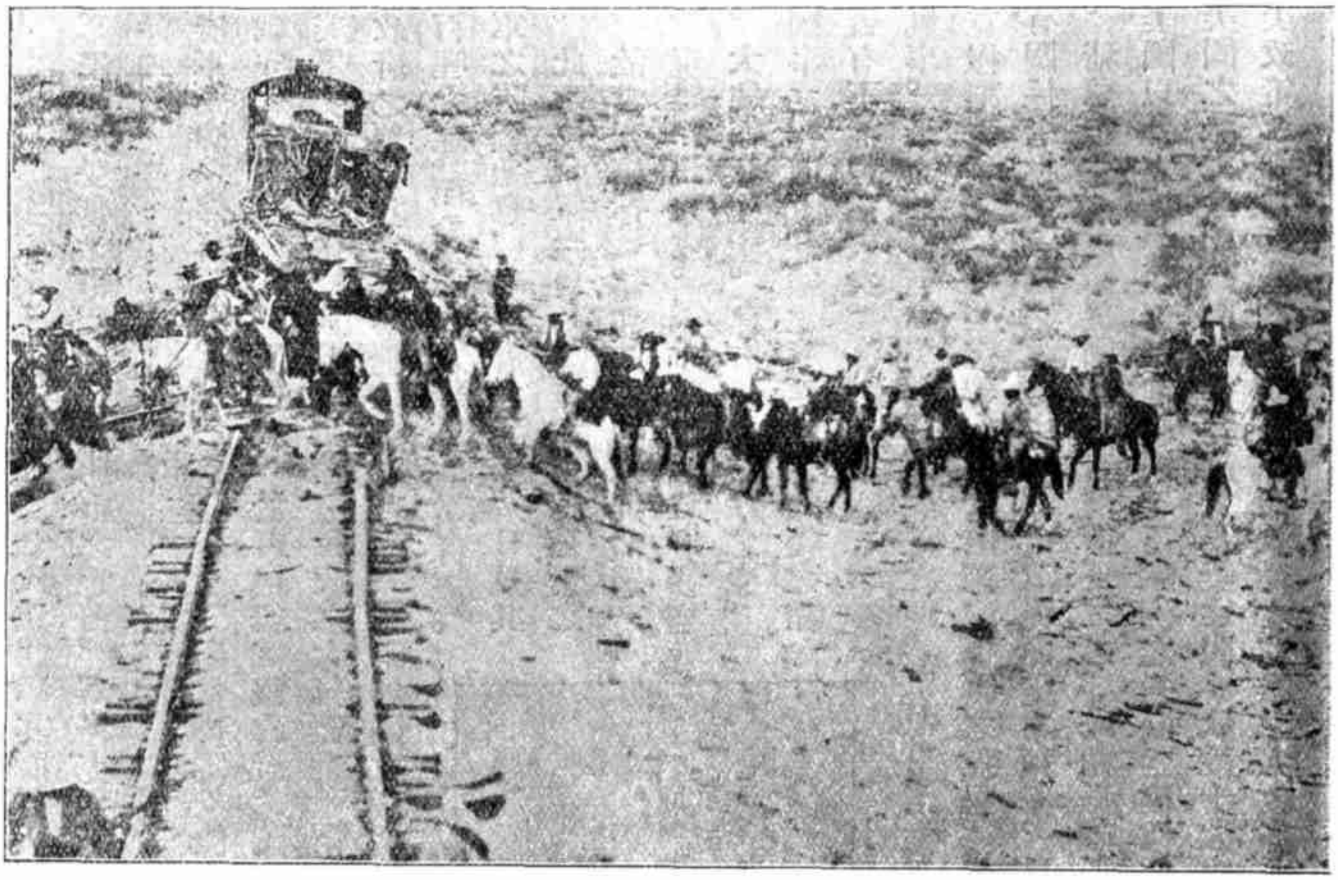
陷滅。（一八四七年）割地以和。自是以來。若英法西聯軍之進攻。奈破侖三世之遠征。帝政之復興。共和政體之恢復。騷擾頻仍。至狄愛士爲大統領而始獲小康。狄愛士者。鐵石心腸之豪傑也。屢以强力壓制反對黨。用武力以鎮定內亂。整理財政。殖產興業。發達交通。使墨西哥得有今日者。不可謂非狄愛士之功績。蓋近世政治家之所罕見者也。因其經營事業之進步。輸入美國資本甚巨。親美政策之結果。漸使人民對於美國。懷畏怖猜忌之念。且狄愛士自一八七四年被選以來。除一八八〇至一八八四之一期以外。前後任大總統者凡七次。在位既久。國民頗厭倦之。貪權之非難自起。而狄愛士又以豪傑自命。以爲墨民之性向。不適於共和政治。故以共和政體爲名。行專制政治之實。釀成人民之不平。狄愛士氏默察民情。雖屢有退隱之意。而又自信太堅。以爲一旦去位。則墨國將釀成擾亂。不敢求一身之安逸。仍以八十一歲之老軀。憑大統領之椅而不去。此實今次亂事之原因也。夫以狄愛士功業之茂。威望之隆。猶以貪權戀棧。輕視民心。激成大變。則謀國者亦可以引爲殷鑒矣。華盛頓辭第三次大統領之職。且戒後繼者弗背之以開亂階。則華盛頓與狄愛士之度量相越。不可以此見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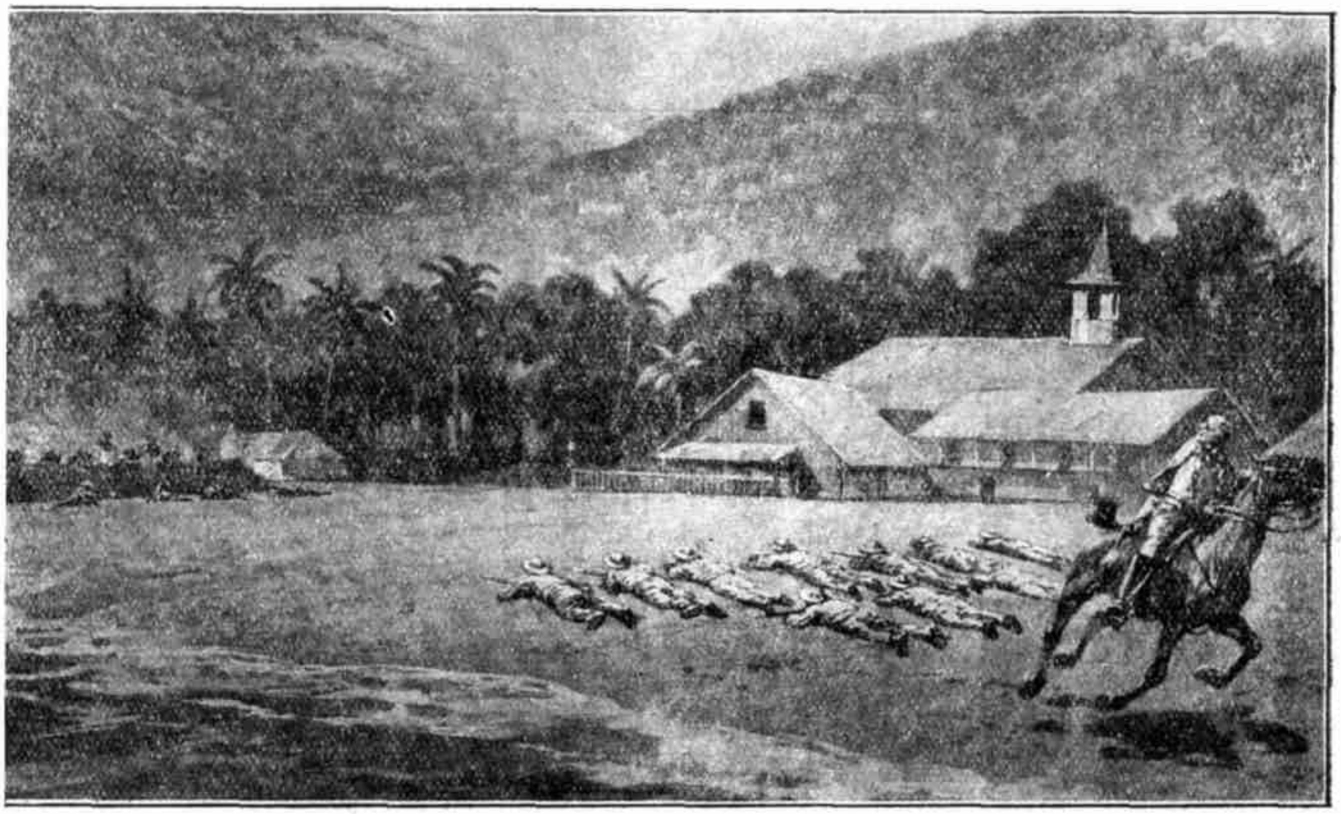
墨西哥大總統狄愛士

狄愛士既以一身占政治舞臺者三十餘年。民間不平之心。日盛一日。反對者密結黨援。思一舉以推倒政府。政府不得不嚴行取締。國事犯之潛居堵克撒斯者。政府且設陰謀以致之。於是招本國人民之痛。惹美國人民之怒。前次與狄愛士競爭當選而失敗之梅特洛將軍。遂起而呼號革命矣。

數月以來。墨國亂象蔓延。不特芝華華 Chihuahua 一邦。爲反抗軍所徧布。西北各州亦有響應之勢。其少年黨魁俄洛士哥將



墨西哥革命軍　(一)



墨西哥革命軍　(二)

軍。General Pasquale Orozco 年祇二十八歲。率其所部。所向無敵。侵擊尤愛黎士市。Juarez 此市之地勢。與塔克撒斯之愛爾彼沙地方。El Paso 僅隔一格倫達河。兩軍於此城接戰甚烈。其政府軍統帥拿佛落將軍。General Navaro 率常備軍千餘人。極力戰守。今卒為反抗軍所占領。於市內組織假政府。蓋此市既為美墨交衝之要途。且為前此顛覆帝政之大統領裘愛爾士設立假政府之地。其為戰事上之重要可知。雖距墨國首府。尙有千二百哩之遠。而論者謂反抗軍之勢力已盛。政府軍之防禦殆難。現政府之運命。日見其危矣。此次反抗軍之目的。無非求狄愛士之退隱。故當兩軍休戰講和時。即以此為第一條件。現雖和議未成。戰爭續起。政府節節退敗。大統領狄愛士。已有退位游歐之意。蓋知國事之難回。外援之難恃也。今後之結果。蓋有不能豫測者矣。

此次亂事。最有關係者為美國。蓋美墨之間。既有許多之歷史。如塔克撒斯之獨立。墨美之戰爭。法蘭西遠征軍之撤退。皆與美國有關係者也。美國之孟祿主義。由消極而變為積極。墨美之間。猜忌常生。或謂美國懷奄有墨西哥之志。或謂墨西哥將糾合美國以外之羅與亞美利加諸國。引歐洲之强國為後援。以排除美國之勢力。此二潮流常迴旋於墨美之間。狄愛士大統領之親美政策。既為反對黨之所嫉。而狄愛士左右之人。亦非無見及於此者。是以墨國有權勢之人。時亦發露其仇視美人之意。至反抗軍本乘國內之排美熱而起。而其實際。則又相反。首領梅特洛將軍。久居美墨邊境。受美國社會主義之教育。以鼓吹此主義之雄辯家名。夙與美國之同志相結。假美國之新聞機關。批評墨國之內政。使美國人對於墨國。抱不信不安之念。又使墨國內之人心動搖。以注意於鄰國不信不安之狀態。迨反抗軍起事。頗有美人參與戎行之列。軍中之武器及一切軍需之品。仰給於美國者居多。況戰地之一方面。連接美國。益不得不以與美國聯絡為利益。故排美之氣燄。轉而為親美之策略。美國以戰地與邊境相連之故。自必出兵以護其境土。況墨軍愛蒲利桼之戰。飛彈流入美國之領土。至死者三人。傷者數人。論者謂戰禍蔓延。美國有不得不起而干涉之勢。自二月以來。美國已遣派陸軍二萬人。駐紮國境。遣派戰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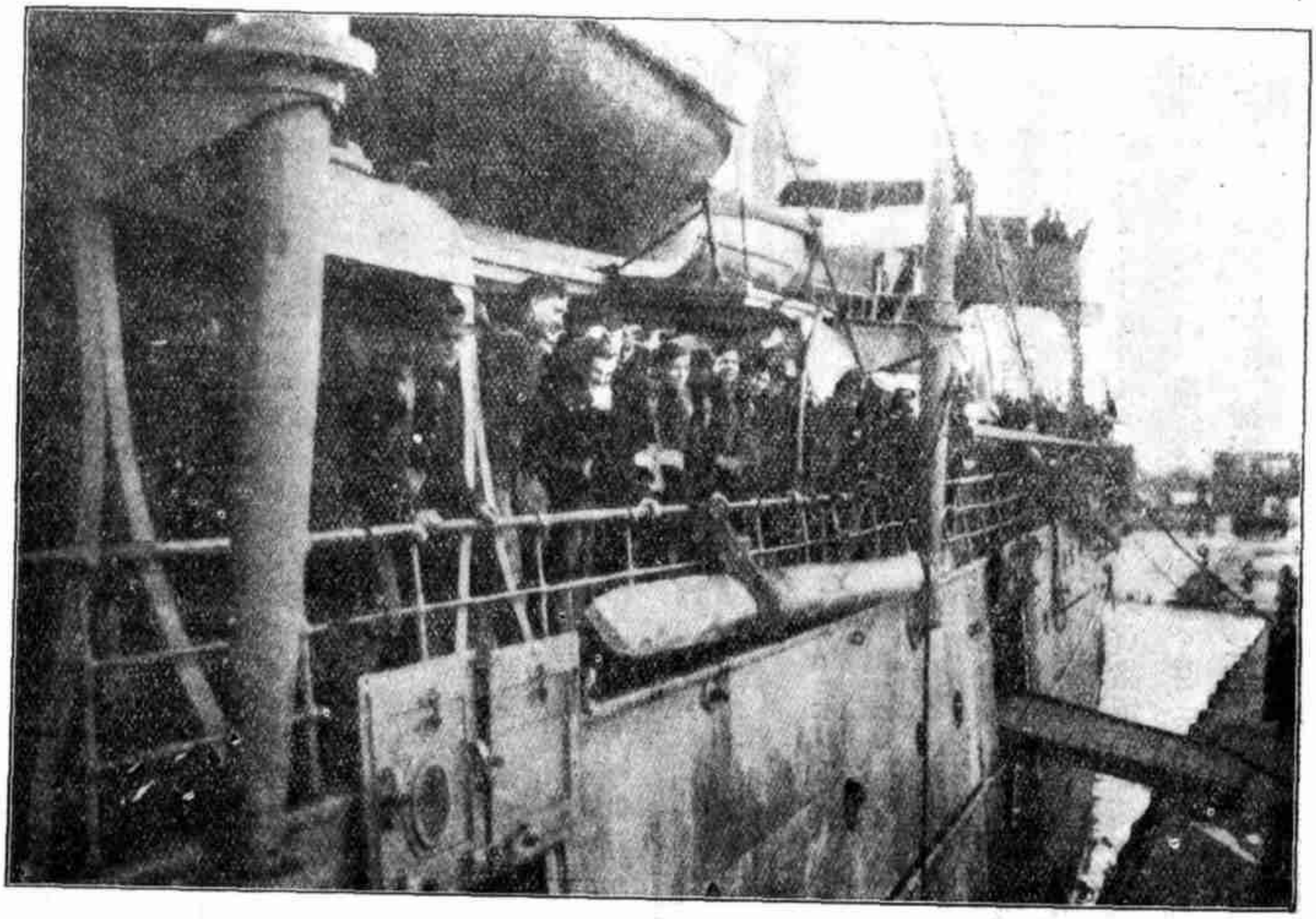
美軍司令官胡特將軍

於墨西哥領海。其眞意何在。不可得而知。就現情言之。則飽守中立之態。全為自衛之謀而已。或謂美國以狄愛士之親美政策已變。不屑援手。而反抗軍之親美。亦不過一時之策略。未可遽信。故彷徨為壁上之觀。他日狄愛士去位以後。墨西哥之秩序。恐難恢復。終將不國。美國不難乘機以收漁人之利。此則世人擬議之詞。未可遽信也。

據美國新聞之傳說。謂美國大統領塔虎忒氏之遣派陸軍。以阻



斐拉德斐亞美兵赴運兵船



美國運兵將船離斐拉德斐亞

止日本陰謀爲目的。(參看本誌外國大事記)略謂日本與墨西哥。結有祕密同盟之條約。爲他日日美戰爭之根據。且向墨國要求貯煤之所。美國大統領。欲阻止此陰謀。雖出如何之手段。亦所勿辭。又謂日本與墨西哥之祕密條約。已爲美國駐墨使臣所發見。寫其條文。撮影寄美政府。又英國統一黨之機關報司泰姆達特之社說。亦謂墨西哥年來。恐美國之干涉。遂背星旗而求援於日章。而日本亦以墨政府親日。於將來事變發生時。大有利益。美國與日本競爭太平洋與極東之主權。衝突日甚。將來用武力以決雌雄。亦必然之勢。對於此世界之大問題。與墨西哥之關係甚切。日本人之在墨西哥者。已達數千人至一萬人。皆倔強之壯丁。多受軍事上之教育。一旦兩國戰爭破裂。彼等卽化爲有力之軍隊。出沒於美國之國境地方。墨西哥政府。更應日本之求。貸與太平洋之一港。以爲根據地。則於日本軍之形勢。極爲有益。又有巴黎之訪員通信。謂一年以前。日本遣派特別使節於墨西哥。與大統領狄愛士。商議重要事件。此時狄愛士對於日本使節。謂訂特殊之條約。簽押調印。爲憲法之所禁。難於應允。若與日本結親切之關係。則所甚願。此協商之結果。日本遣軍艦訪問墨西哥。碇泊於墨西哥灣。墨西哥官民。對於此艦隊。熱心歡迎。其艦隊中之巡洋艦。歷訪墨西哥沿海各邦。停留之期日頗長。較之國際上禮儀所必須之期日甚遠。多數日本之士官。爲墨西哥政府之賓客。遍歷內地。於美國國境地。特別視察。頗惹華盛頓當局者之注意。以上各說。流布頗廣。雖日皇遣使臣遞國書於美總統。表明日美國交之親善。日墨關係之虛妄。日本駐歐美使臣。亦力辯此祕密條約之訛傳。卒不見信於世。此又墨西哥之亂事與東洋時局之關係也。

葡萄牙新總統白拉茄傳

楊錦森
杜山佳

葡萄牙雖號立憲國。而實權握於少數人之手。貴族僧侶。專恣驕橫。政治腐敗。民不堪命。其思亂也非一日矣。葡之廢王。鑒於前王之被弒。雖力持自由主義。以調和國民。然傾軋成習。怨毒已深。亂機仍未殄也。故革命之舉。突現於去年十月五號。一發而不可復遏。自葡王出奔。共和黨遂舉白拉茄爲總統。而共和政府成立。今七閱月矣。王黨時陰謀恢復。新政府雖力爲之防。終未能使死灰之不復然也。嗟夫。葡固立憲國。其王又無甚失德。而卒演此革命之慘劇。其所由來者漸矣。其召亂之原因。當別揭之於本雜誌第四號。而先敍次白拉茄平生之行誼。以貢諸留心葡萄牙政變者。」

葡萄牙共和國之第一總統。姓白拉茄。Braga 名覺昆沙勿樂。Joaquim Theophilo 掃密格爾 Sao Miguel 島之邦託旦加大

Ponto Delgada 城人也。父爲陸軍士官。不得志。退而授數學名學於邦託旦加大學校。所入微。然慷慨好客。生徒之貧者。恆館於其家。白拉茄幼有父風。年十四。即事撰述。嘗輯一星期雜誌。曰流星報。即印刷發行諸事。亦一身任之。又兼業印刷。終日勞動。暇輒執卷讀。好涉獵羣籍。尤喜讀詩。時亦作短什。雖思致凡近。鮮過人處。然字字自肺腑中出。英氣勃勃。常流露於不覺。即一千八百五十九年出版之綠葉集是也。時年僅十有六耳。」掃密格爾爲阿查亞史 Azores 羣島之最大島。關不足十英里。長四倍之而强。與葡萄牙陸地。雖僅隔一水。而交通甚阻難。白拉茄有大志。不欲久居此。年十八。即去鄉里。入剛勃拉 Coimbra 大學校習法律。課餘。授徒譯書以自給。貧甚。恆衣敝衣。飲食所費。日纔六十賴思。(約合中國錢百五十文)時或絕食。然仍誦讀不輟。且時時有所著述。尤好讀囂俄 Victor Hugo 康德 Kant 黑智兒 Hegel 末散 Musset 密器雷 Michelet 潑樂杭 Proudhon 諸家之書。嘗曰。誦囂俄及威尼 Vigny 之詩。乃知詩之爲用。不獨表人喜怒哀樂之情。其中往往寓哲理。既爲囂俄之詩所感動。憤政府之不求進步。與時人之囿於舊思想。且耽佚樂而不以國事爲念也。於是作哀時之詩。葡萄牙人多傳誦之。名乃大噪。繼又作寓言詩四章。以論時代之變遷。二詩所言。多未經人道者。體格亦新奇拔俗。與前著之綠葉集大異。

一千八百六十七年。復著葡萄牙法律沿革史。是年卒業。踰年得博士學位。主大學者欲延爲教員。以其著述新異。且政見偏於共和。不果。白拉茄又不欲爲律師。於是仍授徒著書以自給。

白拉茄當肄業大學時。即好推求詩史之源流。著法律沿革史後。益搜集古詩。研究葡萄牙政事之沿革。輯葡萄牙古詩集十卷。及阿查亞史歌集。古事集。一千八百八十年後。致力於葡萄牙文學之沿革。經十載而始成書。中間復著十九世紀初葉之德國新文學學派沿革史。葡文文法及雜著數種。葡萄牙文學之沿革。向無論著。自一千八百八十年葡萄牙文學沿革史出。而白拉茄遂爲其國文學家第一人矣。



葡國新總統白拉茄氏

一千八百七十一年。白拉茄被選爲立斯朋 Lisbon 大學校之近世文學專科教員。文學沿革史出。而其名益噪。然白拉茄固不欲以文學名也。一千八百七十二年。獲康德所著之積極哲學。慨然有釐訂之意。閱七年而積極大綱告成。於康德所言之哲理。闡發盡致。同時著有世界史。一千八百八十四年。復著羣學源流考。而其時有雜誌號積極者。亦投稿焉。白拉茄之友人太散拉勃史土斯 Teixeira Bastos 嘗曰。積極哲學大綱與世界史二書。於葡萄牙人思想之變遷。關係甚巨。是可以知二書之價值矣。蓋白拉茄所著之哲學羣學各書。議論透闢。深入人人之心。不獨葡萄牙人而已。即巴西人數十年來之思想上。亦大受其影響。故世謂白拉茄爲兩共和國之鼻祖云。

白拉茄幼即抱共和主義。嘗投稿於報紙之以共和爲宗旨者。一千八百七十五年。即與共和黨相結納。旋覺其黨人之不足與。乃避去。不干預政事者三年。至一千八百七十八年。新共和黨成立。白拉茄乃入黨。宣布其黨三權十自由之宗旨。三權者。一結社權。二代表權。三財產權。十自由者。一信仰自由。二教授自由。三出版自由。四言論自由。五奉教自由。六開會自由。七選舉自由。八營業自由。九經商自由。十訂約自由也。未幾而爲其黨之首領。白拉茄沈靜寡言。質樸無嗜好。絕少忿怒時。而與宗旨觸背之人辨。則滔滔不絕。生平著述及演說。或與友人討論。力主共和主義。無所忌。一千八百八十一年。著君主政體消滅說。攻擊君主政治。言論尤激烈。嘗曰。余一生若在夢中。其日夕所夢想不已者。則葡萄牙共和國也。一千九百十年葡萄牙共和國成立。遂被舉爲總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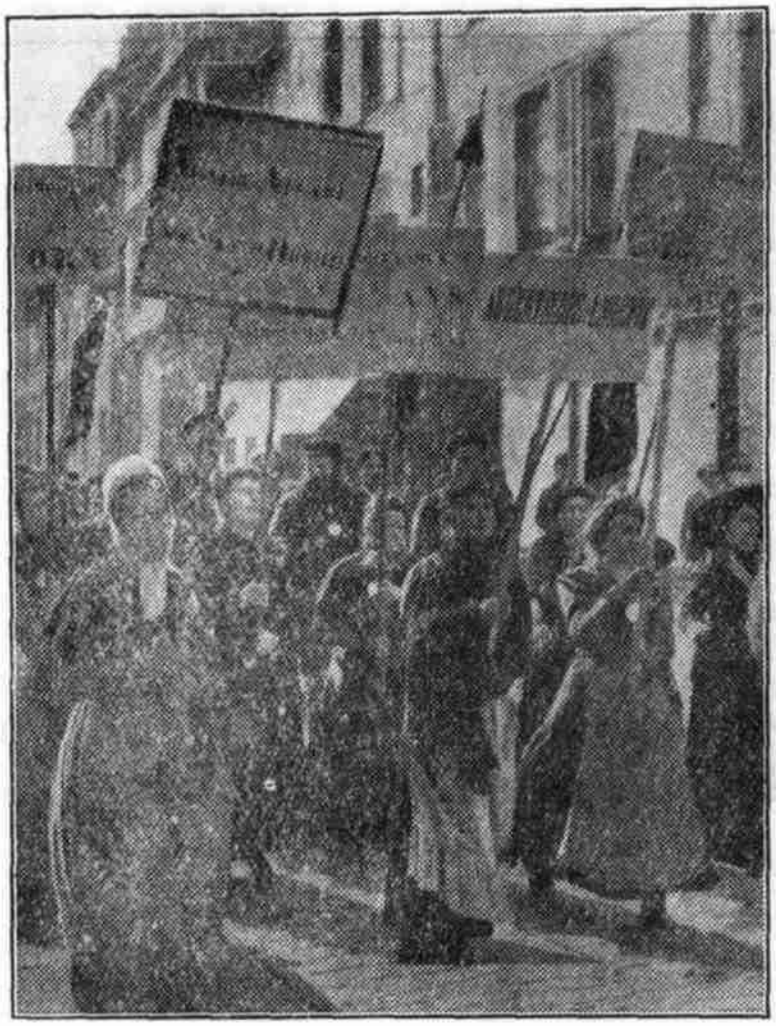
論曰。白拉茄挾共和主義。苦身焦思。以言論風動全國者數十年。其夢想之葡萄牙共和國。一旦成立。而身爲之總統。必能發揮其政見。以大有造於葡萄牙。蓋可知也。或慮其坐言不能起行。然以白拉茄生平之堅苦誠摯。當不至此。近者葡萄牙王黨。方肆其陰謀。冀推倒共和政府。以恢復舊日之君主政體。此正環球所注目於白拉茄。而觀其設施之何如者矣。或又謂。白拉茄之共和主義。實始於初入共和黨時。然以其幼時一軼事證之。則殊不然。白拉茄嘗與羣兒嬉。一兒以其父操君主主義哂之。白拉茄怒。以小靴頓地。曰否否。余爲庶民之一人。余助庶民者。是則白拉茄於共和主義外。固未嘗操第二主義也。此白拉茄之兄對冷白斯 David Lambuth 所言者。其兄年七十一。深目修頤。鬚髮皆白。初亦持共和主義。瀕於險。遁而設藥肆於里華。Rio 冷白斯云。

本篇事實。采取美國評論之評論報。 杜山佳註

法國香檳酒產地騷擾事件

杜山佳

法國出產。以葡萄酒爲大宗。國家所收酒稅。年可二百兆至二百五十兆佛郎。分紅白兩種。製造家又別之爲瘦酒甜酒醋酒。其中名目繁多。而香檳酒尤爲飲者所嗜。蓋以其質美而腴。色香味兼擅其勝也。凡釀香檳酒。所用葡萄。必經選擇。既關果種之良。又賴地力之厚。不獨製造者須精其技而已。是故香檳酒之製造。遂爲香檳州 Champagn 所專利。而以地名名其酒。若無能起而與抗者。嗜者既衆。供不敵求。而業此者遂無不利市三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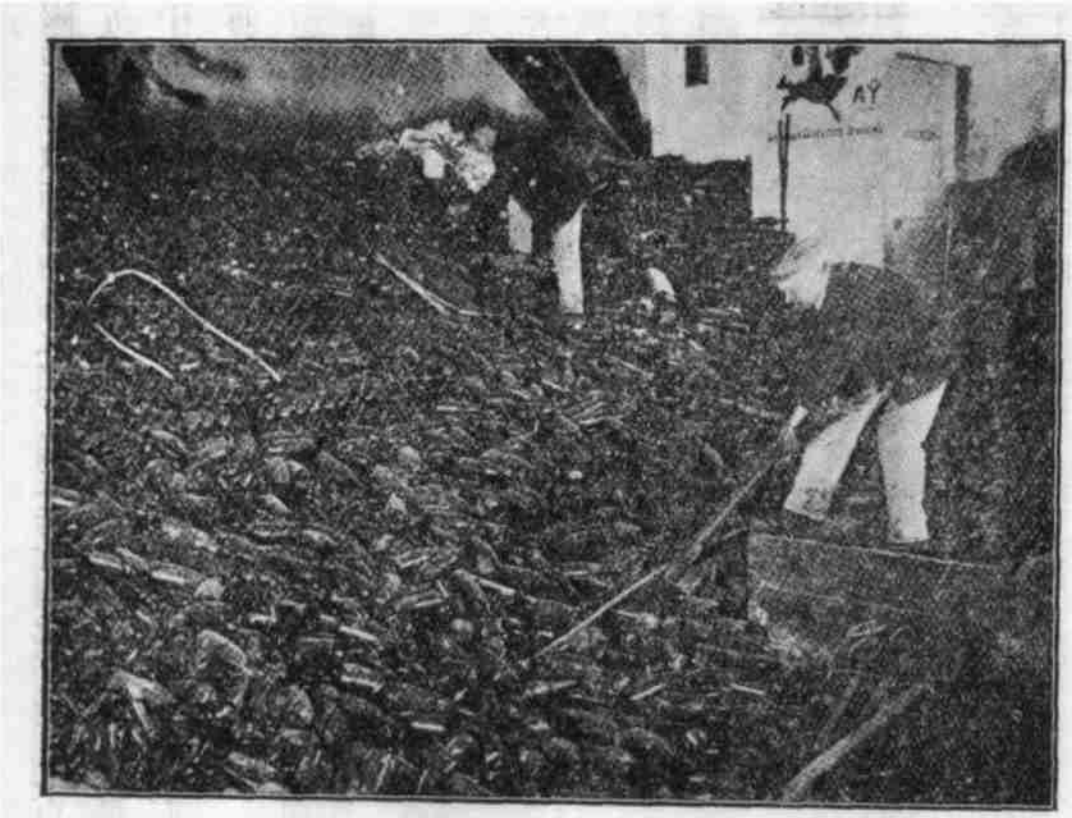
香檳區婦女要求平等權利

愛貞那省 Epernay 者。香檳酒貿易之中樞也。該省霍式維畧地方。Haut Villiers 有酒商褒巴公司 M. M. Berthet & Bocquillon 之酒窖。夜間突被暴徒奪門而入。香檳酒之被毀者。凡八千八百加倫。該公司市中之發行所。亦同時被毀。皆葡萄園之傭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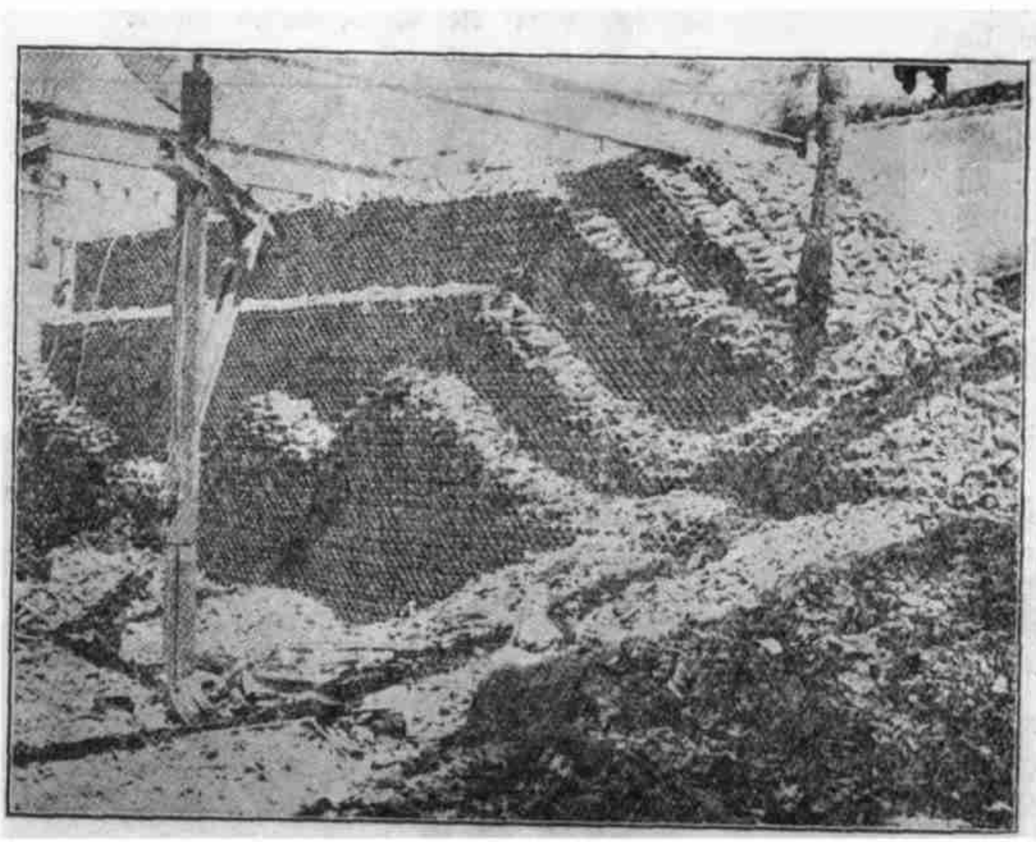
酒工縱火燬廠情形

也。并有婦女手執紅旗。口唱革命歌以和之。時西正月十八號也。事後。法政府設法嚴防。然於此次鬧事。殊不知其由。雖矢言必爲善籌良法。刊發首相蒲利恩之演說辭。而迄無合於機宜之處置。至四月十三號。遂復有奥普 Aube 人之暴動。其原因。蓋以法政府發限制香檳酒製造地方之命令而起。



擲碎酒瓶之情形

法政府於前事既無處置之良法。而復新定一例。純粹之香檳酒製造地方。限定香檳州。而剔出同州區域奥普地方之一部。夫香檳酒酒以地名。非香檳州所釀造者。雖仿製得其法。誠不得襲用



擲碎酒瓶數千萬

香檳之名。特不解同州之奧普。何以獨在剔出之列耳。豈所產原料之不善歟。或所製酒之不合於法歟。抑製酒諸家。恐奧普人之分其利。而設詞擯之。俾莫予毒也。道路傳言。謂議院之定此例。實由製酒諸家所運動。然則商業之競爭。亦烈矣哉。

法政府既發此命令。奧普地方人民。遂羣起反對。市區之公吏。辭職者凡四十處。公務中止。無納稅者。各地揭半旗。蠢然思動。而香檳州各省之人民。亦創議若將奧普編入同州。必以暴行脅止之。兩方面遂相持不下。當局者袖手其間。不求解散之善策。日復一日。人情愈憤激。而騷擾之事作矣。是日。奧普人之栽培葡萄者。結隊伍。持棍棒。橫行於香檳州之都市中。襲擊抄掠。恣爲暴行。並燒燬香檳酒之儲藏處。火光燭天。延及村舍。愛賁那省。同時被焚。該處有巨廠六。香檳酒



2 奧普人焚現任首相摩尼之偶像

之遺傾毀者。在六百萬加倫以上。某公司有窖藏者三百餘加倫。亦被破壞。酒醪傾瀉滿地。往來之人。往往涉於酒中。深可及踝。暴徒聚至一萬二千餘人。占領都市。圍駐村落。葡萄園之被毀者互數英里。其損失之鉅。蓋非十年不足復舊觀也。

當騷擾時。其種種暴行中。有最可笑之一事。則製一偶像。名之曰首相摩尼。舁而焚之於市役所之庭中也。摩尼以元老院議長代蒲利恩爲首相。此例當爲所主張。奧普人以生業失敗之故而恨之刺骨。宜也。其殆以怨毒之甚。必欲得而甘心。恨不能舉其人以投畀烈火。故爲此象人而用之舉。以洩其忿怒也耶。夫所焚者。偶象耳。名之曰摩尼。非眞摩尼也。於摩尼曾無毫髮之損。而萬衆聚觀。一若果有其事者。是直兒戲而已。然衆怒難犯。聞之者亦足以戒矣。

雖然。是固無意識之舉動。猶可曰怨毒之甚。借之以洩其忿怒也。所可異者。其占駐村市之暴徒。纍纍於衣袋中者。皆香檳酒樽耳。豈視此爲戰利品。而將以誇耀其武功耶。然酩酊者則且充溢於道途矣。夫奧普人之仇視各酒廠者。惡其壟斷而絕彼之生計耳。因毀其壟斷之所挾持。冀亦絕其生計。其報復已非正當。若又因以爲利。而饜其谿壑之欲焉。則又何哉。嗚呼。是適成其爲暴徒而已。

騷擾累日。而法政府乃施戒嚴令於香檳州。捕滋事者百數十人。而地方得暫靖。法報紙謂此次騷擾之直接原因。基於無政府黨員之計畫。其首謀者。現已有三十四人被捕。然觀其騷擾之情形。純爲暴徒蠢動。無政府黨之舉動。度不出此。則固無關於政治問題也。若謂無政府黨利用此騷擾。欲乘間而有所舉動也。則非所敢知矣。

摩洛哥事件

傖父

摩洛哥 Morocco 者。世所稱爲「西方鎖鑰」Key of the West 者也。土壤之豐沃。物產之充裕。地勢之優勝。在非洲誠首屈一指。面積較法蘭西稍大。人口凡五百萬。有亞脫剌斯山脈。遮斷沙漠中之烈風與熱氣。氣候溫和。土性膏渥。土人概以農耕爲業。若施以適宜之經營。則其農產物不難在歐洲市場放一異彩。其山地適於爲牧場。刻下飼羊事業。漸臻發達。輸出頗巨。若能保護人民生命財產之安全。又發達其交通輸運。則其貿易額尚可三四倍於今日也。

摩洛哥歷史上政治上恆受其地勢之影響。蓋其國內有縱橫錯綜之數多大山脈。恆致分裂爲無數小邦。大礙於國家之統一。故

種族的獨立。地理的猜忌。個人的蹂躪。胥相紛雜。此等天然之割據。有若摩拉該墟 Morakesh 費市 Fez 之二首府。與夫蘇斯 Sus 塔腓烈忒 Tafilet 黎夫 Reaf 之諸小邦皆是。至良善道路及其他交通機關之缺乏。亦爲助成分立之一大原因。故國王對於國土之支配權。僅有虛名。實則尙有擁極大勢力、臨乎國王之上。對於數多酋長。而振其蠻威施其苛政者。國王且於往數年內。並定額之租賦。不獲徵收焉。近來外國人居於國王直轄地方者。雖得保護生活之安甯。而其餘一切部屬。對於人民之生命財產。從不認有正當之切實保障。其居民恰如歐洲中世時代。每每輦致巨金於强有力之酋長或官吏。以購其保護。甚有不得已而求得種種方法。以潛匿於異族政府威權之下者。噫、國於天地。必有與立。有國若斯。亦何幸也。

摩洛哥之衰。原因於地理形勢與種族情狀。此外尙有招致危弱之二大原因。(一)爲王位繼承之特制。(二)爲政治宗敎之關係。蓋摩洛哥王族有三派。有繼承王位之權者。僅限於塔腓烈忒之飛烈禮王族。Filleli Shereefs of Tafilet 關於繼承王位之事項。倂無規定之成文。祇須新王爲舊王之一族而已。通例、舊王於同族中指出候補者數名。更依王族會選舉之結果而定之。其他二王族。爲彝脫利王族 Idris shereefs 及華禪王族。Wazan shereefs 二王族雖無繼承王位之權。而有選舉國王之權。故在社會上政治上之地位。胥爲重要。國民之尊此二族。較國王之一族爲優。現此二族皆居法國保護之下。而華禪之依特雷許王族。Idresh shereefs of Wazan 爲尤甚焉。飛烈禮王族。對於此二王族。非特無干涉監制之權勢。反汲汲邀彼等之歡心。摩國之委靡不振。原於斯者蓋不尠矣。摩王之統治權。表面固爲圓滿。無何等憲法及他種根本法以限制之。而實際則不然。當其運用威權時。常因繁雜之習慣。受諸多之牽掣。非但不能違反他王族及諸大酋長之意。並有握財政柄大權駕逸乎國王以上之宰相。亦須仰其鼻息焉。摩國內閣制度。係以大臣六人組織之。總理大臣。負有內閣完全責任。其改造方法。惟有內閣恐慌 Cabinet crisis 而已。蓋當暗鬬傾軋之極。其大臣宰相。株連入獄。收沒家產。固久已成爲慣例矣。摩洛哥國王。在政治上既居元首之地位。同時又爲宗敎上之法王。然一方面雖司此莫大之威福。而他方面實又緣是而極受裁制。蓋非洲回敎徒。雖因信仰相同。互爲撥倚。然又因地方派別。聯結無數祕密團。自爲主張。各標宗旨。或爲激烈之排歐團。或反之而爲親英昵法派。此等黨派。在各地方之潛勢力。頗爲雄厚。國王須刻刻注意監視。否則一朝惹起宗敎戰爭。或排外戰爭。則全局糜爛。不可收拾矣。」

以上述摩洛哥之內狀。今將進窺列强角逐之梗概焉。

法人在西非北非。計劃系統的經營。以建設大規模之殖民地也。實肇始於百年以前。然其初進步頗遲。不過數個彈丸黑子之褊小殖民地而已。迨一八八一年。境界紛爭起。以軍隊之示威運動。及外交之强硬手段。遂屈服突尼斯 Tunis 國公。(名義上爲土耳其之縣知事)結加士及賽特條約 Treaty of Kars-es-Said 突尼斯遂

爲法之保護國。至一八九八年。乃委任其統治全權於法。嗣是以後。次第擴張開拓。其殖民地之版圖。遂南連剛果。北訖地中海。東控英領埃及。西濱大西洋。面積較北美合衆國爲大。而是等諸地域之境界勘定。權利確保。乃由一八八二年、一八八九—九一年、一八九八—九九年之英法條約。及一八九四年、一八九六—九七年之德法條約而成。然此遂足使法蘭西殖民地帝國之完成。與北非洲安甯秩序之鞏固乎。猶未也。其應及時進步之事業有三。(一)關於統治非洲。宜與英國結妥商協約。(二)須擇取一國。締結完全同盟。以維持法國在歐洲之安榮。(三)須取摩洛哥爲保護國。於是自一八九二—九八年。俄法同盟完全成立。而一九〇〇年以後。法意邦交。亦融洽無間。更於一九〇三年英皇之過訪巴黎。法總統之倫敦答禮。遂於次年結有名之英法協約。此協約中所規定者。雖不僅限於北非洲之一局部。而其關於非洲之殖民政策者。則法國承認英國在埃及有行政與財政上之特權。英國對於法國之投資家。確認其保護。英國則承認法國對於摩洛哥改革行政財政軍政時。有補助指導摩王之特權。且以維持摩王主權、保護英人商業、並尊重西班牙在北摩之特權等。爲提供條件。至法國與西班牙。關於摩洛哥事。亦於一九〇四年結協約。至一九〇七年。而英法西三國同盟協定。關於維持非洲之現狀。乃確然鞏固矣。

法國在非洲之殖民政策。既如前述。其對於摩國之關係。乃殖民政策中所最重要者也。一九〇一年。與摩國締結關於摩洛哥國境上商業及警察之條約。派兵助摩。維持摩國東部及東南部之安甯秩序。一九〇三年。復出師援摩。鎮定費古 Figuig 地方之叛亂。法摩聯兵。進占東摩之烏提達 Oudida 法人得在此處屯軍隊若干。迨英法協約成立後。法乃使摩國承諾凡以後鞏固君權、保維秩序、釐訂庶政、均須求法人扶助。是時摩國政府大臣。雖皆懷好意於法人。然至於承認外人以干涉內政。則固彼等所躊躇而不能滿意者。彼等非不知依賴法人。爲有利益。惟恐承認此要求以後。將惹起全國人民之反對。而自己之地位。亦將陷於不測也。正當危疑交迫一髮千鈞之際。德人乃以生龍活虎之姿態。驟登於法摩交涉之舞臺上。於是摩王愁眉頓開。躍夢就醒。而法人則數年心血織成之綿繡。恍如幷刀寸斷矣。蓋當英法西三國同盟時。德人既未受參加之照會。而該約中關於保護德人在摩洛哥商業之條件。復付闕如。德之不慊於心。亦固其所。德皇陛下。突然致書摩王。堅以願相扶助之約。摩王更容德國使臣之勸告。向一八八〇年在西班牙京都締約之諸强國。提出內閣改革案。要其議決。此皆與法國政策立於反對地位。又與英法協約鑿枘不相容者。於是法外部大臣特爾喀式氏 M. Delcasse 主張關於摩洛哥事。除法國與西班牙外。無論何國。皆不能容喙。德法外交。激昂盡致。德人乃發最後通牒。向法政府要求解特爾喀式氏之職。並催開列强會議。法若勿納者。雖疆場從事。亦所勿惜。法政府覩此危狀。倉皇莫措。不得已乃承諾德之提議而讓步焉。於是兩政府相約。宜各令本國使臣。

退出摩洛哥。並宜協力要摩王承認列强會之議決案。未幾。摩洛哥承認在西班牙南部挨爾其西拉司 Algeciras 開列國會議。向歐美各國。發公式招待狀。斯會也。美國始終持中立態度。而英俄意西及其他諸邦。率皆贊成法國之政策。與德同意者僅一奧而已。及會議結果。乃舉摩國之財政軍政改革諸大事業。胥以委諸法西二國。而德國所希望國際改革委員會之本意。竟爲所覆沒。蓋德人之催開列强會議也。本欲擠法於孤立。當時日俄戰事方酣。俄軍敗報。宣達全歐。歐洲均勢之局已破。故德國欲乘機以制法。孰意弄巧成拙。最初計畫。全歸失敗。法與英意西之邦交。彌加鞏固。而德人反失去外交指導者之地位。陷於踽行無助之中矣。此會議之結果。法西方聯袂攜手。欲行此斷案於摩。而摩國之中。亂事忽起。暴民蠢動。全摩騷然。歐人及摩人之親歐者。被害甚多。改革案遂歸水泡矣。惟時摩王墨蘭阿集士。春秋鼎盛。幼受歐洲敎育。富有修養。而意志薄弱。魄力綿脆。處茲內外交訌之時代。已非適當之人物。而彼復驕奢淫佚。罔知所戒。敬畏歐人。事事袒護。國民離心離德。以王爲怨謗之叢。王猶不知怨艾。益恣威福。凡歐洲都麗寶貴之品。游戲燕樂之具。不惜鉅金。購置左右。肆爲縱樂。雖歐洲流行之衣服飾物。亦復刻意模仿。競效時髦。是則所謂國家將亡必有妖孽也。夫摩洛哥。素奉回敎之國也。今國王傾心歐化。違悖敎旨。宜其國民。羣相怨憤。傳播一種奇怪謠言。謂國王已將彼之身體與國家。售諸外國惡魔手中。其時國民。儳焉不可終日。大有時日曷喪及汝偕亡之概。排外黨乘機勃發。逞其風馳雲湧之勢。沛然而莫之能禦。摩王之弟墨蘭哈斐特。Mulai-el-hafid（卽今王）久任西摩知事。少有令名。叛黨戴之。推爲首領。進國王尊號。嗣於摩拉該修民會。被公衆推爲正當之統治者。費市人亦大歡迎之。勢力益雄。戰爭數月。國王大敗。彼黨遂迫其退位。此時法西二國。已於摩國諸開港場。施行新警察制度。並派軍艦以保護歐人。進軍內地。佔領城邑。惟自始至終。法人對於摩王兄弟之鬩牆。兩無所袒。常嚴守中立。至一九〇八年。墨蘭哈斐特既被國民公認爲君主。遂向歐洲列强。要其承認。德皇維廉第二。首出而承諾之。並通牒各國。表明其承認新王之眞意。且勸告各國之承認也。然此舉實與前挨爾其西拉司會議之精神。大相剌謬。故法西兩國。聯合致書於各國。請其於墨蘭哈斐特未承認挨爾其西拉司條約、並與各國約束、以確示其遵守義務以前。萬勿輕於承諾。諸國皆容法西之提議。不受德之勸告。且議決此後凡對摩王交涉協議之事權。一一委諸法西二國。德皇提出之言。全遭擯棄。是年。德國議會中。對於德皇之外交政策。肆口詆擊。不遺餘力。各新聞亦復戲笑謾罵。橫加批評。蓋以此也。列國之所以執此態度者。乃防閑德國之專擅。爲法人排除障礙耳。而德皇則憤怒塡胸。終不能釋然於法。以爲彼法人者。至今尚繼續其軍事行動。非自白其併吞摩洛哥之野心而何。至一九〇九年。法人乃向德皇。表明其和平政策之眞意。德人亦諒之。德乃許法西二國。

有處置摩洛哥之全權。法亦誓言須努力尊重摩國獨立。且確保德人在摩之商業上特殊利益。其間轉圜之故。雖未能深悉其底蘊。然苟以意度之。一似德皇欲法對巴爾幹問題。執中立之意。故爲此讓步。蓋其時巴爾幹問題。因奧地利之二州合併。及塞爾維之頑强抗議。已陷入於危厄之中也。嗟乎。摩王自今以後。外援絕矣。不得不就法人之範圍。聽法人之處分矣。法國之所主張。非摩王承認挨爾其西拉司之議決案。訂確實之條約。幷約定賠償摩國內亂時法西二國駐屯軍之費用。則決不撤兵。此議遷延未決。法國乃致最後通牒於摩國。迫其承認。否則將佔領全國商港及稅關。摩王覩此。雖憤不可遏。然已處於無可如何之境。不得已而允法人之所議。此議之內容。要摩人償金一千二百萬達拉。摩人欲出此巨額之償金。則非將國內財政行政。大加改革不可。而欲行改革。則依挨爾其西拉司條約。非招聘法人或西班牙人與瑞典人不可。果爾。則法人必於軍政行政上大振其勢力可知矣。摩王之生平。最不喜歐洲人與歐洲文明。嘗謂吾所以獲致身於今日者。惟賴排外黨之援助耳。則今日不願讓步法人。以重損主權。實摩王對於國民之義務。然從又一方面思之。則苟表親意於法人。固於己有莫大之利益。且摩國之經濟、政治、教育、衞生。實有不可不改革之勢。欲行改革。不能不仰給外資。而摩國境土。苟非有法人之援助。亦未能保其治安。故摩王於容許讓步以後所縈懷不去者。卽欲組織一健全之政府。以免異日不受外人援扶時。不至惹起回敎臣民之敵意與反感而已。而孰意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鬩牆之禍再見。壓境之兵又來。嗚呼。摩其不國也乎。



摩王懸叛黨之首於國門以示威。而法國人則謂此益激叛黨之怒。且大乖人道。令去之。

一九〇九年間。摩王之兄羅黎喀伯。曾糾衆叛王。倡言廢王應仍踐王位。摩國政府。頗爲震動。此次叛黨。起於費市北部地方之士民。叛黨之宗旨。雖未深悉。大都不外乎爭王統及排外之

二事。其叛黨之首領。仍爲摩王之兄弟。摩王之討伐軍。其初尙有勢力。本年西四月初。形勢漸迫。叛軍攻擊費市。擊破官軍。市內兵士乏缺。食料高貴。數日後。費市卽被叛軍包圍。於是法政府欲得西班牙之同意。以援摩王。探列國之意向。而德國及西班牙兩國政府之意志。則非極危險時。不願干涉摩洛哥之事。適淫雨爲災。洪水汎濫。費市之周圍。妨礙軍事行動。戰況不甚激烈。據德人之言。則以爲費市僅受攻擊。未至被圍。法人則以爲勢極危險。連派四大軍隊赴摩。宣言保護法人。並無運兵至費市之計畫。且必不破壞挨爾其西拉斯之條約。至西四月下旬。摩國官軍節節退敗。形勢愈險。法國雖不特別干涉。而增派援軍。陸續前進。西班牙雖亦派出軍隊。而政府宣言。僅以保護其勢力範圍而止。雖他國進軍費市。西國亦不參加。未幾。歐洲電傳叛軍入費市。摩王遁入法國領事館。（後知其事不確）法國輿論。



法國總統薾黎亞拉氏。在突尼斯地方。接摩兵之吻。以榮寵之。

要求政府。執强硬政策。上議院遂決議進軍援護。直向費市。蓋是時在費市之歐人。皆避難於法領事館。糧食不給。危險殊甚。費市全成無政府之狀態故也。法國進軍。因洪水之阻滯。資糧藥彈。輸運頗難。其第一支隊約西五月三號以前可到費市。其司令官梅尼恩氏。發布通告曰。法軍之前進。不佔領土地。惟保護外人。恢復秩序而已。想法軍到費市以後。摩王勢力。必可恢復。亂事不難鎭定。惟此後法國之對於摩國。如何處置。則不可不研究者也。

此次摩洛哥事件。於歐洲之外交。頗有關係。法國集援兵於摩界。傍徨瞻顧。至事機迫切。乃遣軍隊赴摩都應援。西班牙與法國。佔同一之地位。故爲袖手旁觀之態。果何意乎。至德國對於此事之處置如何。挨爾其西拉斯會議之列强。嚮背如何。是皆關於摩洛哥事件之重要問題。而推測歐洲外交界將來之標準也。夫在摩洛哥有發言權且有重大之任務者。固爲法西二國。自地

理及歷史上考之。西班牙之關係。尤為密切而重要。挨爾其西拉斯會議。所以依賴二國者。亦由於此。今西班牙之行動。殊出人意料之外。或曰。其國內自由保守二黨。皆鼓吹親德政策。非難現政府之親法親英政策。是雖不過由黨派中爭奪政權之目的而出。而黨派之關係。往往影響於其國之外交。設果西班牙有反側之心。法蘭西成孤立之勢。則歐洲之外交。必有一番大紛擾可知矣。況自法國內閣更迭後。特爾咯式氏又復入閣。此德人之所不能安心者也。法人知之。故不令居外務大臣之職。而以海軍大臣隱其鋒。然新內閣之外交。將以彼為主謀。固不可掩。克羅批氏之外相。不過登場之傀儡耳。德國之新聞。稱法之新內閣為特爾咯式內閣。蓋以此也。今日法國之單獨進軍。在柏林之政治家觀之。固以為特爾咯式有捲土重來之意。其不能無猜忌之意可知。西班牙政府。一方面亦不免有猜忌法國之心。一方面又不敢背英國之意思。受德國之嗾使。以與法國爭衡。故現踟躕猶豫之色。至於英國。則操縱其間。意在維持現狀。設法國在摩獲得優越權。改革關稅。至妨害英國之自由貿易。則於英國亦殊為非計。故任德國及西班牙之所為。以牽制法國之慾望。就目下時勢觀之。則摩事之結果。決不外維持現狀而已。蓋法國此時果用兵力以干涉摩事。則其後必至受列強之干涉。得不償失。徒勞而無功。亦法國之不肯為者也。

此文參考東西報章雜誌。連綴而成。而取材於禹州閻仲瑩君所譯「歐洲列強干涉摩洛哥之詳情」者尤多。特附誌之。

朝鮮亡後之半年記

譯公論西報　甘永龍

朝鮮為世界古國。有二千年之歷史。十三兆之人口。自被日人歸併以來。已半年於茲矣。或問朝鮮今日。其政治商業社會之情形何如。斯問也。殊難期有充暢之回答。蓋滅國為世間最重大之事件。況所滅者又為如是之古國。今欲取日人滅韓後之成績。逐一加以評判。則半年之期。猶嫌太短。殊不足以資評判者之考察也。是以茲篇所載。非評判之辭。不過舉朝鮮目前之狀況而約略陳述耳。惟有一端當為讀者所共喻。則篇中所述之狀況。並不以駐韓統監之報告為藍本也。雖然。漢陽城中所發官場之消息。既不盡可靠。而駐韓統監對於報紙之取締。又日嚴一日。則欲得確當之音信。以充茲篇之材料。讀者當亦鑒其搜集之不易矣。

暴動之事。以北韓為最多。然純係盜賊性質。為歷年冬季所必有。捨此以外。則皆甯謐如故。初不以國家被併。而草澤間有揭竿之舉動也。當歸併之舉未經實行之前數月中。日政府以三

韓治權。畀諸某軍人之手。俾得便宜行事。此軍人者。性行果敢。措置整肅。而又具有遠識卓見者也。迨千九百十年二月。寺內正毅繼任爲駐韓統監。其治法一主於猛。而又以軍警偵探。遍佈於國中。遂使歷史上最重要之改革。竟於去年八月間泰然行之。若舉鴻毛。非第不見有流血之事。抑且不聞有激烈之聲。是不得謂非前後二統監之功也。或謂有一事最足以見韓民對於舊王室感情之改變。卽韓王將赴日本。而韓民聞之。漠然無動是也。若在昔日。則且臥轍攀輿。涕泣而道。百計以挽愛戴之君主。弗使入於虎狼之口矣。

凡精於觀察遠東情事者。當朝鮮未歸併之先。莫不贊成用嚴法以預防禍亂。然至歸併之後。大功告成。而爲統監者。倘用峻酷之手段。以發達被併之屬地。吾不知此種手段適宜與否。是爲今日一大問題。而日本國會之中。亦有提議及此者矣。

韓統監嘗屢次表白其治韓之意見。謂所用各方法。其宗旨首在發達朝鮮之工商業。卽如頒行公司律一端。其關係於朝鮮經濟者。蓋至爲重要也。此律頒行於千九百十年十二月二十九號。其取締誠不爲不嚴。然而各國旅韓商人。則大都未慊於心。何也。用如是之法律。以保護外人在韓之商業實業。俾不至有害於正當之利益。固未可謂非。然一則駐韓統監。大權在手。法律行止。一惟己意。苟一旦將法律取銷。固不費舉手之勞也。一則日人在韓及與韓合辦之商工業。其操縱盡在統監之掌握。而絕無條件以爲之限制。按諸公平之理。又不當如此也。總之欲發達屬地之商工業。必須採適宜於發達之自由主義。然有手握兵柄威福由己之統監臨其上。則所謂自由者。必大受危迫。此非空言也。臺灣與庫頁島。乃前車之鑒。卽在日本本國。亦何莫不然乎。凡由日本政府創行壟斷制度之處。其自由貿易及地方發達二者。無不大受損害。至在日本本國。其經濟之若何受害。茲姑勿論。

近聞在韓之日本政府。擬用嚴法以禁止日本商人之欺詐。此固無論外國人或朝鮮人所同聲稱慶者也。雖然。此僅傳聞之空言。尚未見諸實事。不識在韓之日政府。其目光較本國政府所行於本國者能稍遠否耳。

朝鮮人民。既受舊日腐敗政府之朘削。而自日本人民移住之後。其受害尤酷。日本人之最先移往者。大都恣意索詐。爲工商界之巨蠹。而尤以報館爲甚。今統監寺內正毅乃奮臂逐之。韓人得稍蘇息。日人雖爲己之心甚重。然對於寺內此舉。固大都稱頌也。又有一端。爲韓民最大之弊。卽盤剝重利是也。向來貸人百金。則年息四十金。此猶爲法律上所許可者。於是日人之黠者。乃專以盤剝農人爲事。當收穫將近之前數日。輒出貲以貸於農人。其利息自每百分之七十至每百分之百分不等。迨債期已滿。日人故意避匿。弗使得見。蓋藉此則可以責其愆期之罪。而因以攘奪農人之田產也。

現時不平之事尚多。耶穌敎會。嘗屢以警察不公及政府不公之事。向警務總長明石氏詰問。明石氏亦無他說。惟答以日本法

律。現尚未行於朝鮮耳。由是以觀。則各國治外法權應否取銷。此問題之解決。固尚當有待耳。

獨有一端。爲日本之仁政。而韓民所隱受其福者。卽栽種林木禁止砍伐是也。向來韓人以煤貴之故。其燃料多取給於林木。數千年來有砍伐而無種植。以至山上皆成童禿。且其習俗。凡可燃之物。無不取以供柴薪。因此並樹根而亦掘去。遂至每逢雨季。或水勢漲溢之時。地面絕無阻禦。每年可耕之地。其遭沖毀者。逐漸增多。駐韓統監。因特別留意於此事。惟望所定之森林律。能實力奉行。勿等於一紙之空文耳。

至就韓民而論。則大抵各安其居。無甚怨望。而日政府以數十兆日元補助舊日之韓官。尤爲政策中之極機警者。惟韓民半多貧困。餬口尤難。東京有報紙曰東洋經濟者。嘗謂在韓日政府所最應注意者。在保護朝鮮之工人。俾各安其生業。此一端較公司律爲尤重要。旨哉斯言。殆不愧爲有遠見者矣。

紀俄相司徒連平辭職事

杜亞泉

當本年三四月間。中俄交涉。正當危急之時。俄國內閣。大有動搖之勢。迄今雖依然未去其位。俄皇之信任甚堅。而四面楚歌。已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論者謂人心已去。現內閣之運命。決不能久延。大抵秋季必當更迭矣。夫俄國現內閣之政績。久爲世人所稱道。而一旦以非立憲之行動。對待議會。卽大遭掊擊。至有孤立無援之勢。則凡無俄相之政績。而思效俄相之行動者。亦可以鑒矣。茲彙紀其事於後。



俄國首相司徒連平氏

一九〇六年七月。俄國第一次議會。以農民土地問題。致被解散。高雷墨堪內閣。亦因此辭職。司徒連平 M. Stolypin 繼之。至於今已四年有餘矣。當戰後經營之大任。歲入不足者一萬五千萬盧布。不出三四年。而財政之整理。大有成效。至昨年之豫算。竟達歲入超過之好境。本年豫算亦然。此不可謂非現內閣之成績。俄國政黨之中。十月黨頗贊成司氏政策。惟保守黨則反對之。

去年俄政府提出之海軍人員議案。爲上院保守黨所反對而失敗。司氏頗怏怏於心。本年議會。復反對波蘭自治法案。此法案爲

政府所提出。本俄皇所授意者。既通過下議院。被上議院反對。司氏遂以內政困難。提出辭表於俄皇。且舉現任財政大臣柯柯祝甫 M. Kokovtzoff 以自代。柯氏素抱親德主義。在高雷鑿堪內閣中。已任財政大臣之職。俄國之整理財政。柯氏之力爲多。亦俄國政界中重要之人物也。辭表提出以後。各處喧傳。謂柯氏將爲首相。兼任財政。其爲民政者。必不出施斗懋 M. Sturmer 麥楷洛夫 M. Makaroff 寇洛夫 General Kurloff 三人矣。

西三月二十二號。司氏提出辭表後。下午卽由俄太后梅麗召見。諭以辭職之舉。須三思而行。次日俄帝召見。慰諭再三。撤回辭表。令首相留任。蓋此次爭論。實由於保守黨之反對。俄帝此舉。實以防遏守舊者之陰謀。而鞏固改革黨之勢力者也。

首相司氏既決計連任。財政大臣柯氏由俄帝召見。退出後。司氏閣員。卽宣示連任之確信。且傳集閣員。商議此事之辦法。是則三月二十四號之事也。是日下午。上議院卽將波蘭自治案否決。

二十五號。俄帝發諭旨。令上下兩院停會四日。又命上院議員武雷帕夫將軍 General Trepoff 及竇諾佛氏 M. Durnovo 停止到會。至下次一九一二年正月一號開院時。始得到院與議。是一人者。皆司氏有力之政敵也。

停會之諭旨既下。俄國政界中。雖平日最爲崇拜司氏者。亦不以此舉爲然。兩院議員。有驚駭者。有憤怒者。下議院議員。羣集於下議院。其激昂憤發之神情。惟俄國第一次國會召集後奉解散之命時。曾一見之。衆中有情不自禁。高聲斥罵者。下議院前此對波蘭自治案。與司氏表同意而署名於案以表贊成者。凡二百人。至此且莫不悔恨失聲。謂司氏之報施。乃如此也。」



俄國財政大臣柯柯祝甫氏

俄國憲法第八十七條。於議會閉會期中。皇帝得發布命令以代法律。二十七號。兩院方在停會期內。司氏卽以上院所否決之波蘭地方議會案。以皇帝之大權發布之。於是非立憲之聲。喧布道路。司氏之同黨下議院議長哥高夫氏 M. Guchkoff 不直司氏之所爲。辭議長之職。退爲十月黨之首領。十月黨者。議會中之政府黨。扶助政府。維持政府之議案者也。黨中之議員。決計全體辭職。阿克拖勃利斯黨 Octobrists 則決計提出非立憲之質問案。詰責司氏。議會動搖。將成內亂。而俄皇則以詔敕與司氏。許其隨意解散議會。司氏乃決意將已經裁可公布之波蘭地方議會案。再提出於兩院。如兩院終於反對。則卽乘機解散之。其手段之辣。意態之橫。亦當世之所罕見者矣。

二十八號。上議院議長阿基茅夫 M. Akimoff 入見俄帝。辭議長

之職。俄皇温諭再三。且囑其轉諭賫諸佛氏。謂諭旨雖令其停止到會。然眷注之意。實未稍減。翌日。俄帝卽令賫諸佛氏入見。蓋寓調停之意也。

是時。上議院不論何黨。皆不直司氏所爲。下議院本與上議院。憾於司氏。且不特議員爲然。政府學界之聚談者。亦無不以司氏爲無理。而司徒連平之名。遂爲俄國公衆之所詛咒。二十九號。下議院中十月黨、進步黨、立憲民主黨、社會黨、聯合以非立憲之舉動責難政府。提出內閣不信任之動議。以一百七十四票對於八十八票之大多數可決之。

四月三號。上議院議員四十四名提出非立憲之質問書。以九十八票對於五十二票之大多數可決。此提出質問書一事。實俄國上議院歷史中所創見者也。

四月十號。俄首相司徒連平以上院反對之態度。益益强硬。再提出辭表。而俄皇仍慰留不許。四月十五號。上院仍以首相所說明對於質問之理由。不表同意。認爲非立憲之行動。爲上奏之動議。乃表決之結果。雖爲九十九票對於五十三票之大多數。而贊成者不滿三分之一。不能上奏。本問題遂取消矣。四月十八號。俄國樞密院議員。亦反對司氏政策。爲上奏之決議。亦以贊成者不滿定額三分之一而中止。然自是以後。上院對於司氏之說明。屢屢攻擊。各政黨之機關新聞及社會黨攻擊尤烈。內閣之形勢甚危。然目下尚無甚變動者。則因十月黨本爲政府黨。其首領哥高夫與司氏親交。此次十月黨。以司氏於停會中發布波蘭議會法律案之手段爲不當。激烈反對。故內閣屢陷於危。司氏乃勸哥高夫漫游極東。視察黑龍江鐵道。哥氏出遊期間。彼此維持現狀。哥氏允之。旣去俄都。十月黨遂舉其黨員羅西挨克爲下院議長。暫時平靖。大約秋季以後。司氏必當辭職矣。

●第四號要目豫告

- ●中國國債及財政之前途
- ●英國海軍經費之預算
- ●三年間之四大革命
- ●英國之帝國會議
- ●美國之新帝國主義
- ●日本之帝國主義
- ●俄國之遠東政策
- ●鄂爾斯多游記
- ●英國之鹽業
- ●商業中之科學經理法

東西洋社會根本之差異

譯日本太陽雜誌戶田博士論文

傖父

西洋組織社會之單位為夫婦。其間愛情濃厚。異體同心。但於一定之界限內。各守其獨立之地位。各自主張其權利或利益。因而對於他人。亦各有獨立之地位。至於親之與子。於一定之界限內。亦各自獨立。如他人以物與其子。其父母決不代子道謝。為無關於我之態度。雖其子尚幼小。而親之視之。則為一獨立之人格。以物品贈人。夫婦親子之間。亦各別其所贈。子長則離親而獨立。既有職業。得辛俸。其子亦無全數奉於其親之觀念。其親對於既得辛俸之子。祇養之而已。有時且親子協議。以其辛俸之若干。作為膳資。付給於其親。其子長成以後。與親之關係。全與他人相同。故貧民衰老而不能自營生活時。無不由國家養之。貧民之埋葬。多以公費。其子雖有相當之生活。而亦不之顧。夫婦親子之間。各主張自我如此。則他人同志之間。更不待言。此實與我東洋民族全然大異者也。

西洋與東洋大體上之比較。則西洋人為主我的。而東洋人為沒我的。此非一時之現象。乃根本上之差異也。西洋人主我之傾向強。其結果則無人不獨立奮鬬。意思強固。又各人各發揮其個性之特色。此為人間組織社會營共同生活之要事。個人強。且各發揮其特長。能使社會有偉大之進步。而一面則大弊害隨之。各人各頑強主張自我之結果。社會勢力之統一也難。因而舉國一致。以適應外界之變化也亦不易。反之。沒我主義之東洋人。非全無自我之主張。而於一定之界限上。不復主張自我。故為全體之利益、以自己之一部分、供其犧牲也易。日本維新以來。舉國一致。急求進步。在西洋人遇此大改革。必有具偉大特色之多數英雄輩出。而日本之改革者。大都為互相類似之人物。不過具圓滿平凡之性格而已。無特可注意之大人物。此西洋人之視為不可解者也。

西洋人各強烈為自我之主張。嚴重防衛。於是勢力相等者之間。有一定之範圍。至彼此互相承認。不得相侵。於是尊重他人範圍之人格思想。及隨之而生之權利思想以起。各人於自己之範圍內。主張利益。決不認為不道德。却妄許他人侵害自己之權利。恕其違反義務。則以為亂社會之秩序而非之。由此等頑強之自我主張。乃於對等者之間。立自然之社會規律。西洋商業道德之嚴重。與權利義務關係之確立。其原因相同。二者雖有道德法律之差。然其差者不過為形式。實質則全為同一。蓋法

律上之義務。乃社會於形式上承認爲當尊重之範圍。商業道德上之責任。其有權利義務之形式者。固不待論。即無形式者。亦社會暗中所承認爲當尊重之範圍也。然權利義務之制度雖立。而商業道德。往往難於實行。此西洋人所以有「不用頑强之權利主張、則義務責任、不能完全履行、」之思想也。

西洋人既各爲自我之主張而不相下。則集勢力相均之人。行共同之事務。非採用共和制度不可。西洋原始之國家。皆以共和制爲通例。今日之立憲政體。地方自治制度。政治上之原則。亦不外乎共和而已。不但此也。其一切共同處理之事務。不論公私。亦無不以共和爲原則。勞動者團結與資本家反抗。亦爲共和之組合。雖博徒之團結。亦組織共和之俱樂部。若乎東洋人、則此等博徒之團結。必有特定之人物爲之首領。爲君主制之團體。勞動者之團結亦然。其爲首領者。對於團體之各人。保護其利益。周旋其傭雇。救助其疾病及失職。而團體中之分子。奉其工資之一部以爲酬。按其實際。皆一種君主制之組織。即政治上運動之政黨。在西洋則大體近於共和制。而日本之政黨。則必以元老爲首領。又如地方自治。其著有成效者。大抵以村長之個人爲中心。行西洋派之自治制者。則無成績者居多。

西洋人以互不相下之對等者。組織共和制之團體。其團體必須尊重個人特有之利益。不能侵入其範圍而求多許之犧牲。又各人之利益不一致時。不能營共同之事業。故與團體相比例之大事業。不能發現。大理想不能實行。若沒我之國民。於共同團體之事。不敢爲自己之利益而頑强主張。雖要其犧牲利益。而亦不敢峻拒。日本之國家團體。雖爲與西洋無可比擬之貧乏人所集合。而亦能堂堂爲文明之事業者。蓋以此也。

如此之國民。既爲公共團體。犧牲個人之利益而不敢拒。當其決定團體之事務時。常侵入他人之範圍內。要求其多許之犧牲。是不特人情之所不能忍。亦足招意見之衝突。故其團體必計畫公共之大利益。以消弭其衝突。不能如西洋之執行最小事務爲滿足。而其較爲公允無私之人物。自然壓服衆人。執行團體之事務。此君主制之所以起也。日本人共同生活之組織。皆爲若是之君主制。若其組織不能成立時。例如對等之數日本人旅居外國時。其間每起衝突。不能營共同生活。其理由則以日本人主我主義之觀念。不若西洋人之深。在西洋之下級人民。缺乏道德之觀念者。尙能結共和制之團體。而日本人中。雖智德高尙者。欲行共和制之團結。非常困難。共和制之行與不行。非道德程度之高下。究其根本之理由。則主我主義之西洋人。以個人爲主。團體不過爲個人公共之器具。於各團體員利害相一致之處。執行團體之事務。故雖行共和制。不致招意見之衝突。而沒我之日本人。有團體爲主個人爲客之傾向。判斷事物之是非善惡。每以團體自身之利害爲標準。不以個人之利害爲標準。故團體應執行之事務。非各團體員公共之利害。其認爲應行之事務者。雖對於各個團體員之利害背馳。或與各團體員目前之利害相背馳者。亦執行之而不顧。故其結果有與數團體員之利

益大反者。其他團體員。因此而得利者少。而此時立於目前不利益地位之團體員。決不敢提出反對此決定之意見。其決定之主張。自立於較有利益地位之團體員提出時。若其人非團體員所認爲公平無私之人物。自不免生反對之感情。且別種團體員。亦以人情之故。不敢爲如是之主張。故決定團體之事務。必以各人所認爲公平無私之人物。立於其間。否則請公平無私之局外人介立其間。卽以此人物爲中心。決行團體之事務。若團體之權限廣大時。執行君主制度。爲最便利之方法。論者每謂君主制度團體之存立。由於個人自治能力之薄弱。是非一切之公理也。世界中主我觀念最强。及團體權限最小者爲英國。在幼稚之時代。及幼稚之階級間。已能實行共和制度。反之。若德人拉丁人之間。沒我觀念。較英爲强。團體權限。較英爲大。雖如今日進步之時代。其最進步之階級間。所行之共和制。猶不如英國之完全。有多處尙覺以君主制爲較有利益。日本與西洋相比。則其沒我之傾向較强。從而以團體爲本位。對於西洋諸國之團體。雖視爲別一種類。亦無不可。就大體言之。西洋人之共同生活爲共和制。而在日本爲君主制。

西洋人團體之事務。以共和爲原則。然至不得已之時。則擁戴有大權限之强力主領。惟其主領之人物。與日本大異。常爲以其威權維持其地位而有强大之特權者。其主領常發揮其個人之性。强頑而不顧。然在日本則否。彼强頑主張自己之意見。發揮其個人之性。惟能於暗中行之。其表面必取大公無私之態度。對外則主張團體之利益。對內則以沒我主義對待團體中人。威力而外。不可不備義俠之性格。在西洋則無論爲君主國爲共和國。其官廳及社會之間。上下之規律頗嚴。例如次官對於局長。每行直立敬禮。在日本之次官局長參事官等。以君與僕等之稱呼。交膝而談事務。又西洋人之雇用日本人者。或西洋人之受傭於日本人者。每對於日本勞動界而生奇異之觀感。謂日本之勞動者與西洋之勞動者異。不肯應命令而動作。不因增俸而加勤。欲得其誠實從公。不可不採信賴之態度。蓋日本人於上下强弱之間。有當然之範圍與領域之觀念甚少。是不但爲下級勞動者之例。卽在上流社會之紳士。亦莫不有此心理也。

在日本人旣爲主領。則有團體與自身相一致之理想。親旣爲一家之主。則於子之利益以外。決無自己一身之主張。全以自己沒入於子之中。君旣爲一國之主。則不復自認爲政治上有强大權力之個人。而以民之利害。爲己之利害。故其理想謂君之於民。一若親之於子。此將自己沒入於團體中之主領。卽沒入於家族中之親。沒入於國民中之君。在主我的之西洋人。其理論雖能了解。終不能領略其實際之意味。家爲組織社會之基本團體。國爲統轄的社會。我東洋國民。對於此而發現其沒我性者。曰愛、曰孝、曰仁、曰忠。在主我之西洋人。每不能解此忠孝仁義之意義。故由此倫理觀念而組織之社會。其社會卽含有家族的性質。論者以日本爲君民同祖。爲家族的國家。此非適當之論也。君民同祖之國。豈特日本已哉。且日本之任何團體。皆以

由沒我觀念而生之倫理思想組織而維持之。不若西洋人必個人之攻擊防禦之勢力相平均。始能維持其和平也。日本社會之組織。冠以家族之形容詞。誰曰不宜。世人謂西洋之社會。爲權力之組織。因謂日本之社會。爲道德之組織。若是。則將謂西洋人之社會。爲非道德之組織乎。然在西洋人觀之。則固以沒我主義。團體主義。爲非道德。而個人主義。主我主義。即西洋人之所謂道德也。

沒我的根本性之發現。即爲仁愛忠孝。隨世運之進步。其現於外者必有多少之變更。然其根本之沒我性質。決不至生變遷。因國民之進步與自覺。其根本性益明確而强大。初爲感情上之沒我。進而爲理性上之沒我。初爲消極之盲從。繼爲積極之盡瘁。其主領者益明乎自己之地位。爲公共團體之機關。團體員非以個人關係而服從主領。不過以團體爲本位。而爲主領盡其力。況社會之事物。逐漸紛繁。須綜合各方面之智識。且團體員之公共心。逐漸發達。將來處理團體事務。必令團體員之參與。故君主專制制度。變爲立憲君主制度。日本國之君主。非僅爲整理議事計算投票之議長。實有爲調和統一之中心之大權力。此則異於以個人爲主團體爲客之西洋人者也。在團體爲主個人爲客之東洋人。執行團體之事務。較爲便利。現時西洋人應時勢之所趨。且以公共團體之事務。非常膨脹。從來之純然共和制度。亦感其不便矣。

在主我之西洋人。因權利與利益。爲激烈之奮鬪。其最重要之方法。凡利害相同者。組織階級團體。爲階級之主我主張。西洋之社會中。嚴格之階級組織。實在吾人意想之外。例如共和國之法蘭西。凡貧民子弟所就學之公立小學校。有金錢者之子弟。決不往就。世界中主我觀念最强之英人。階級組織亦最嚴厲。學校之二年生。有頤使一年生之權利。上等勞動者。決不與下等勞動者入同一之組合。另結貴族狀之組織。主張其特有之利益。總之。主我之西洋人。在個人既頑强以行其個人之主我。各階級亦頑强以行其階級之主我。其爲此主張之各種機關。爲政黨之要素。西洋人之政黨。不外乎主我之階級組織而成。根本性質相異之日本人。不能解西洋人之政黨政治。亦與不解西洋人之人格思想及權利思想相等也。故日本之法律組織政黨組織。仍不能失日本人特有之性質也。

階級之團結力。弱者愈强。西洋人知人不自助必不能受神之助。故其奮鬪愈力。弱者欲求自存。不得不爲階級之團結。古來歐洲之社會。新興階級。對於握實權之强者階級。每爲極力之奮鬪。其極往往生革命之變。至新階級之勢力與舊階級相對等。則覺其不可互相侵擊。乃立妥協之新制度新憲法。以恢復其和平。更相結合以對抗後來之新階級。即主我之西洋社會。不爲激烈之階級戰爭。則不能得進步。今日勞動階級之反抗運動。其中社會主義之運動。仍爲古來階級戰爭之一變態。從勞動階級之目觀之。今日之國家社會者。不過爲代表土地之貴族及代表資本之商工。互相妥協而成立。以擁護其階級之公共利益而

已。欲伸張貧民階級之利益。非改訂現行制度。握實權於其手不可。

在日本則利害相等者。亦嘗組織團體。互相競爭。然決無如西洋人爲嚴格之階級組織者。又非由激烈之階級戰爭而進步。試近觀維新之政變。及立憲政體之確立。乃事實之彰著者也。近日少數之人士。欲以西洋之社會主義運動。又婦人解放運動。輸入於日本。然若是偏狹之階級主義。決不能占大勢力於日本。可斷言也。西洋之社會組織。常爲主我的諸階級之勢力所左右。必其勢力均衡。始見平和。其平和也。不過爲武裝的和平而已。若一旦勢力之均衡既破。則社會之秩序。自生極大之紊亂。趨於階級戰爭之社會。勢必一沈一浮。因而社會之勢力。每爲無益之消耗。則欲謀社會進步之速。不可不防此無益之消耗。調和而結束之矣。

應時勢之變遷。有形之制度。常常變化。而其一貫而不動者。國民之根本性也。國民之根本性。不能因接觸異種而更變。反藉是以補其缺陷。維新以來。西洋文明之輸入甚盛。急進者流。欲取西洋文物之外觀。倣行之於日本。然此西洋文明。輸至一般民衆之間。即爲日本所同化。吾輩之所熟知也。爲思想上之破壞運動而主張自然主義。同時爲政治上之破壞運動而輸入社會主義。此等主義。於醉心西洋文物之少數國民間。稍有勢力。然決不能占大勢力於日本民族之心理也。將來必爲日本所同化。彼不解事理之人士。對於此破壞運動。懷非常之恐怖。因而籌對抗之策。一面維持不適時勢之舊制度。一面則倣西洋之例。採與破壞運動同精神之階級的對抗運動。此等政策。不特無若何之效益。反貽破壞運動者以口實。適足以激成之。故今日吾人所當取之政策。當以國民性質爲基礎。而取公平之進步主義也。

彼我社會組織之根本思想。果如上所述有主我沒我之差異乎。則吾人於西洋文明。僅採取其物質文明。而於精神之方面。將排斥西洋人之所主張乎。則吾以爲西洋之物質文明。可爲日本人所模倣之範圍。不若世人所信者之大。西洋各民族之間。其風俗習慣及生活狀態。互相類似。故可互相模倣之範圍甚大。日本之生活習慣。與西洋多異。故可模倣之範圍甚狹。日本於經濟上欲與歐美相角逐。不可不改良其生活。就精神文明言之。日本可直接模倣歐美者。其範圍雖狹。然可爲吾人之模範及參考者頗多。主我沒我。殊途而同歸者也。是姑置不論。吾人比較東西洋之社會。所以下主我沒我之斷言者。僅就其根本之趨向言之。實則在西洋人未嘗無沒我之要素。在東洋人未嘗無主我之要素。兩者皆決非單純者也。就其同者。可以互相模範互相參考。故舊思想派之人士。排斥西洋之精神文明。維持不適時勢之制度。吾人所宜反對者也。在適當之範圍以內。攝取異種之文明。以圖國粹之保存及國民根本性之發展而已。

世人對於根本相異之主義。不外乎全然採用或全然排斥之二說。特未知各民族之文明。決不由單一之要素而成。彼我文明。於

最大之要素。誠有反對之點。然必有一二相同者。於此相同之範圍。開彼我通融之途。日本由支那文明漢學思想而進步。世人之所熟知。若以根本主義之不同。全然排斥異種之文明。則漢學思想。何以能行於日本。蓋漢學思想。頗主張個人主義。就國家思想言之。則禪讓放伐革命。亦皆認爲當然之事者也。故西洋文明。雖與日本主義之根本相反。亦當輸入以利用之。但各民族之文明。由種種複雜之結合而成。而其間有自然之統一。故採用異種文明之一部時。若欲徹底採用之。又屬不能。何則。欲徹底採用異種之文明。不得不拋棄其根本主義。勢有所不能也。日本採用歐美之制度。認個人主義。立權利義務。定自治制度。觀其實施之結果。終不能徹底以行之。崇拜西洋者每以此爲日本羞。謂其國民之蒙昧未開使然也。余非以日本之現狀爲滿足。然就一方面觀之。此不能徹底實行西洋制度者。自有至理存焉。若以未能徹行西洋制度爲不滿足。則在歐洲諸國之中。亦有君主制之國家及君主制之團體。亦將謂爲不滿足乎。實則西洋有種種之君主制度。亦若東洋之有個人主義及自治制度。所以使其共同生活。益至於圓滿完美而已。在今日之時勢。大範圍不得不認個人主義。然此非認個人之絕對尊嚴。而以個人爲主團體爲客也。當以團體中最高團體之國家爲本位。惟在人事複雜之今日。一切必由國家之意思而決定。亦事實之所不能。且今日與保守停滯之舊時代大異。民氣日盛。則以個人主義。發展個人特有之本質。令爲團體中有利有益之一分子。亦團體進步之方法也。

述處世哲學（續前）

杜亞泉

（三） 名譽論

人格爲幸福之基礎。而適分之財。又爲幸福上之一條件。名譽亦然。然吾人常有過重名譽之傾向。因之有與眞正之幸福相矛盾者。夫名譽心爲道德上之一動機。爲獎勵道德上有力之刺戟。有時亦不可不鼓吹之。但對於人生最大之幸福。則其補益之處。殊不如其障礙之處。故論人生幸福之立脚點。則名譽心亦有不可不抑制者。不然。則終爲他人之奴隸。失獨立不羈之精神。至與倫理道德之大本「意志自由」相背戾矣。古云。有野心者易動。蓋易爲名譽所驅策。受他人之支配也。自己之幸福。當求之於自己。不當求之於他人。人格與財產。屬於自己之知覺範圍。毀譽褒貶。則屬於他人之知覺範圍矣。夫世之毀譽褒貶。皮相而偏狹。失其正鵠者居多。若向此以求幸福之標準。實爲危險。

況當世之人。每對不足怖之敵。達於其耳而不足憂者。則爲無責任極酷極刻之批評嘲罵。卽古代之聖賢偉人。亦且顚倒之而不足爲奇。吾人乃對於彼之批評嘲罵。尊重之而爲其奴隷。不亦愚乎。

羅馬之負笈臯士 Virginius 爲名譽而殺其愛女。又有求聞名於當世而犧牲其生命財產者。於倫理之方面。於國家之政策。利用此極端之名譽心。亦殊得策。然此等求價値於名譽之人。於自己之知覺。自己之存在。全被侮辱。亦人生之目的陷於迷妄之一狀態耳。與貪婪之徒。誤解財產之眞價而爲其奴隷相同。蓋彼於名譽之究爲何物。實未嘗領會者也。

名譽過重之結果。一擧一動。窺他人之意向。人生苦痛之大半。卽因之而生。是實與奢侈者衒其外觀之服飾。爲同一之心理。」名譽之心。在幼時雖已發芽。往往至老而愈熾。蓋年齡既衰。一切之感覺力漸減。僅餘自負虛榮之心。以逞其威燄故也。

一八四六年三月之終。太晤士報記一職工紹馬斯 Thomas 處刑之事。此人因復讎而殺人。遂受死刑之宣告。臨刑之日。其惟一之苦慮。則爲以何法裝剛膽。使觀者驚我之勇而已。同年謀殺國王之法蘭西人烈康威克 Lecont Wix 處死刑時。其逸事亦復相類。當裁判所公判之時。彼之腦中所不快者。爲自己服裝之粗笨。登刑臺時。其第一不平之事。爲不許理髮化裝。幽冥既控於眼前。而心靈猶爲虛榮所羈絆。誠可謂至死不悟者也。吾人平日。爲虛榮心而苦慮忿怒者。可不對此而反省乎。

名譽者。他人對於自己之價値所加之品評也。各人之價値。因社會團結而發生。若人間爲單個獨立。則固無所謂價値。故亦無所謂名譽。自人己相集。成爲社會。於是社會之中。能履行人間一般應行之要件。又執掌於自己位置職分上應爲之事者。則爲社會中有益之一員。然常人之思想。以謂欲爲社會有益之一員。旣非自己所得而主張。則不能不依賴他人之證認。而所謂虛榮心者。則以求他人之證認爲目的者也。

吾人既爲社會之一員。則所待於社會者不少。故亦不可不得社會之信用。而名譽之關係遂重。然是固間接之關係。而非直接之關係。基利斯波 Chrysippus 及大荷其尼士 Diogenes 曰。對於他人之評判。苟不欲得其所影響之利益。則不足介意。希爾維的 Helvetius 曰。吾人之重視評判者。非爲其評判而重之。乃爲其所影響之利益而重之耳。然則名譽之對於吾人。無直接之關係。固非吾人之私言也。

名譽於吾人。雖有間接之關係。而對於吾人眞正之幸福。則常受直接之障害。故欲保身心之康甯。行爲之眞摯。不可不厭離之。然厭離究爲不可能之事。以其因襲既久。習慣而成天性。故雖古今之傑士偉人。能超越此範圍者甚少。吾輩於此。欲求

救濟之手段。則惟有用理性的反省法而已。

理性的反省法者何也。曰吾人熟考人間之思慮。應有甚迷妄顛倒者。其毀譽褒貶。常失其正鵠。究不可以爲吾人行爲之標準。故名譽者。於吾人實在之價値無關係。而吾之行爲。當皈依於自己之本性。從本性以定行爲。則心廣體胖。而其行爲亦獨立而堅固。人生之眞價。於是乎發揮。而幸福之眞意。亦於是乎大闡矣。

吾人研究名譽二字之定義。則名譽者。爲在外之良心。良心者。爲在內之名譽。良心之於名譽。猶功績之於徽章也。徽章必本於功績。僅佩燦爛之飾物。不能視之爲徽章。名譽必本於良心。僅受俗眼之歡迎。不得謂之名譽。

是故虛榮心與尊大心。相似而實相反。尊大心者。對於自己之價値。自己確信之之謂也。虛榮心則求信認於他人。彼持世人之稱譽以作自己之尊大者。實矛盾之甚者也。不自信而求人信。其尊大也僞耳。猶之烏被鶴羽。終必曝露其眞相也。眞正之尊大心。必基於自己之確信。而非常人之所得襲取者也。

尊大常爲人之所嫌。然人之嫌之與否。對於其尊大。固無價値。彼破廉鮮恥鐵面皮之類。固自可嫌。而眞正之尊大實可愛。人苟自具抱負。自不可與凡俗同羣。其尊大也。實有不得不尊大者。阿拉伯之古諺曰。與奴隸戲。則奴隸遂示以臀肉。蓋言人之不可自輕褻也。羅馬之詩人荷拉適 Horoz 曰。有功績則自尊大。亦非無理由也。

尊大每爲人之所嫌。故對於凡俗之社會。謙遜實爲有益之道德。謙遜者。彼此互隱其非。互掩其短。乃凡庸之人互相扶掖之道也。東洋諸國。專行禮讓。亦社會相安之要事。守禮讓者爲賢。而吝於禮讓者爲愚。若不守禮讓。漫然攻弱擿非。是直與放火於市街之狂漢無異。故禮讓之行。雖因國風而各有差殊。然觀於各國之書牘文例。殆無不有表臣僕敬稱之意味。蓋金鐵雖堅。加之以溫熱。則無不融。而可以自由鑄造。人雖頑梗。待之以禮讓。則無不化。而可以自由導引矣。尊大者不可自輕褻。禮讓者。所以免於輕褻者也。

至於國民之傲慢。與個人之尊大又異。其個人於自己之身上無所確信者。於國民傲慢之一方面。愈揚揚自得。是蓋恃千萬人之力。以塡補自己尊大之缺陷。猶之世家子弟。自己無所表見。則恃其祖父親族之聲勢。以補其欠缺。而傲慢他人。是等國民。無不汲汲掩蔽己國之缺陷。例如英人於其國中有一種迷信之流行。則五十人之內。殆四十九人努力爲迷頑之辯護。德人雖無國民傲慢之性。(譯氏係德人) 然主張之者。亦未嘗無人。要之國民之傲慢。往往陷於極端排他的傾向。而終於無意義。眞正之國民尊大心。固不如是也。

名譽之種類。可分之爲三。一曰人格上之名譽。二曰職務上之名譽。三曰男女間之名譽。

人格上之名譽。其範圍甚廣。概言之。則吾人人間。不可不互尊重其權利。不可以欲得自己之利益。而對於他人、對於社會、用不正之手段。是人格之名譽所由起也。人格之名譽。爲社會和平之所必不可少者。若對於社會和平之道德。而有背戾之行爲。則其行爲者忽失其名譽。此名譽一失。不易恢復。蓋本於道德的品性爲不變性之原理。一有毀損名譽之行爲。則對於此後之行爲。猶加之以類推之斷定。英人之言曰。吾人之行爲。有前後連續之關係是也。故人格之名譽。爲消極的名譽。

人格之名譽。發於自己。存於自己之行爲。而不自外至。與下所言武士的名譽異其趣。或誹謗譏議。對於名譽而爲外來之侵擊。一遭損害。則永不能償。故惡口實爲大惡。而爲法律之所必懲。然吾人對於此誹謗譏議。則以用明晰之辨白。反照之行爲爲最當。

凡對於他人而誹謗譏議之者。卽爲未能深知其人實際之明證。若果深知其人之實際。則但以陳述其人之事跡爲前提。而其判斷是非之結論。可任聽者自爲之。誹謗譏議者不然。必先自下橫恣臆斷之結語。而前提則委之於聽衆。故言之者爲罪。而信之者爲愚。

職務上之名譽。與人格上之名譽異趣。不但負消極之責任。而又負積極之責任者也。蓋必有適於其職務之才能。而盡其屬於職務中之義務。不然。則毀損名譽而受相當之罰。例如官吏、辯護士、醫師、敎員、軍人、等。皆負職務上之責任。而一般之國民。皆與之以職務上之名譽。其職務益重。則名譽益高。而國民益尊敬之。

次爲男女間之名譽。是不可不分男性之名譽與女性之名譽而研究之。

女性之名譽者。一女不事二夫是也。蓋女性者於其自己之所要求。不得不依賴男性者之供給。而男性者所須於女性者直接之供給。僅有一事。於是男性者爲一事之需要。對於女性者諸有之要求、當使之滿足、之慣例以起。卽所謂結婚是矣。此慣例旣定。女性始獲安康。而爲保護此安康、擁護此慣例之故。遂有一種女性團體上公守之條件。持此條件。以與身體精神皆優勝於女性之男性相敵對。至使男性所占有萬物上之特權。不得不與之共有。故敵對目的之條件。爲女性者之所當確守。此女性名譽之原則。若不守其條件。則將不能達其敵對目的。故犯之者爲毀損名譽。不得不受團體之嫌惡擯斥。蓋若此不正之行爲。波及全部。則其同性之安康基礎。將爲所破壞故也。婚約者。乃女性對於男性以一事之義務交換諸般權利之條約。食言破約。

已失人格上之名譽。況使男性者蔑視此條約之神聖。波及於國體之權利乎。故未婚者之私通。雖得因結婚而回復其名譽。若旣婚者之姦通。則不能補救矣。雖然。謂之爲惡。不如謂之爲愚。以其自壞其安康基礎之條約故也。

至於男性之名譽。對於女性之名譽而起。旣與彼結婚之婦。則彼當終生保護之。而有獨得占有之名譽。若其婦不貞。則離之出之。如知其不貞而爲之寬容。是爲男性上之恥辱。然其恥辱尙輕。若因不能保護之故。而縱容其賣淫。則爲極大之恥辱矣。」

上述各種名譽。爲古今東西所通行者。此外更有一種名譽。流行於一時一地。如武士的名譽是也。此名譽爲希臘羅馬人之所不知。支那印度人之所不解。而專行於歐洲中世紀騎士之間。與上述之名譽。其性質大異。

武士的名譽者。凡他人對於自己有侮辱之言行。則不問其爲何人。亦不問其爲合理與否。必與之拚生命而復讎。卽强制他人使之敬畏之一種蠻勇也。其名譽之性質。與他人思想上之批評無關係。惟强制其批評之發表而已。又其名譽之發源。不在於自己之言行。而在他人對於自己之言行。故雖自己之言無不正當。苟有人對之爲侮慢之言行而不能復讎。則毀傷其武士之名譽。卽爲武士道之恥辱。故其時決鬭之風盛行。推其由來。實因當時裁判法之不善。蓋當時之裁判法。被告者對於原告者之批難。若自己不能證明其爲無罪時。則仰之於神斷。故其終也。必至訴曲直於決鬭。而武士的名譽。卽由此而發生矣。

希臘羅馬之人民。富於武勇之人民也。然以毆打爲野蠻。以決鬭爲無賴。蘇格拉底 Sokrates 嘗受人之詈罵而不憤。人問之。曰。彼之詈罵。不適於我。故我不當之。相傳當時有人名盧列士 Veratius Lurius 者。好於途中。對於不知姓名之人。次第批其頰。又防其訴訟之蔓延。依損害賠償之規制。與以二十五愛司爲常。故行時必令僕齎財布以從。可知此時之人。對於他人之侮辱。除訴於法律外。無復讎之念。又有著名之學者克拉台司 Krates 被音樂師尼柯特羅馬批頰。甚劇烈。顏面爲之紅腫。克拉台司乃書一木片。縛於腫處曰。是尼柯特羅馬之所爲也。行於道中。見者咸傳之。而尼柯特羅馬之汚名。遂通國皆知。可知希臘羅馬人。對於武士之名譽。蠻勇之價值。固毫不認者也。

蓋武士的名譽。非出於人性之自然。而屬於人爲。乃理性未光明時代之產物。當時社會未發達。法律無制裁。以腕力爲守護威權之要件。故不獨行於武士之間。一般人民。亦幾成爲慣例。至於今日。文化日進。以國家社會之法律制度。保護個人之權利。故決鬭之風。幾如都會之外。鐵道之旁。所留遺酋長時代之城寨矣。雖然。今日之所謂國民的名譽者。尙含有武士的名譽之性質。以威力博外國人之敬畏。保己國人之權利。是非曲

直。悉以威力定之。故受人侮辱而不能報復之國民。幾爲世界所不齒。

以上所述之名譽。與名聲不同。名譽者。人人之所當有。名聲則非人人所得而有者。又無論何人。皆可公然以名譽加之於己。而名聲不然。蓋名譽猶地平線。名聲則高絕於地平線以上者。故對於名譽。人人有要求之權。名聲則爲少數人所有之權利。僅有拔羣之功績者。能獲得之。

塞那加 Seneca 之言曰。名聲之於功績。如影之隨形。或前或後。靡有一定。故或得之於生前。或得之於死後。此實至言。大凡名聲愈偉大者。其長成愈緩慢。如參天老柏。歷數千載而後成。一時性之名聲。猶一年生之植物。虛僞之名聲。則濕生遇雨之雜草耳。努力求適於時世而放色彩者。猶之早開之花。枯凋亦速。反之。不阿時世。不屈時世。期功績於百世以後之人。在當時雖皆轗軻不遇。歷時而放其光輝。此固歷史之所證明者也。

古來偉人傑士。常苦知遇之難。是不但因世人之批評。多陷於謬誤而已。其被憎嫉而埋沒者。亦復不少。蓋凡俗之人。多憎厭他人之名聲。憎者相集而窒害之。己有功績有名聲者。又常不喜他人之加入。以減殺自己之聲價。故名聲不得不與憎嫉相戰。而受酷薄之裁判官之批評。若夫名譽。則不遭憎嫉。公正之裁判官易得。蓋名譽者。各人各得其所有。相容而無相妨。名聲則非各人之所有。少數之席位。此人占之。則彼受無形之減損矣。此博名聲所以難也。是故人之欲期大功者。不可不捨棄其一身之名利。哇蘇列士 Osorius 曰。名聲者。追之則逃。棄之則來。若諂時代而求近名。則追名聲者之所爲也。

名聲者。不過以自己之功績。映於他人之頭腦。猶之舞臺演劇之人。以色彩映觀者之眼而已。不宜眩惑過甚。尊重名聲。不如尊重其名聲之本體。當以從自己來之名聲爲第二位。而以名聲所從而來之自己爲第一位。若不顧第一位之自己。而眷戀第二位之名聲。是無形而求其影也。自己無價值。而貪得虛名。適爲疚心之具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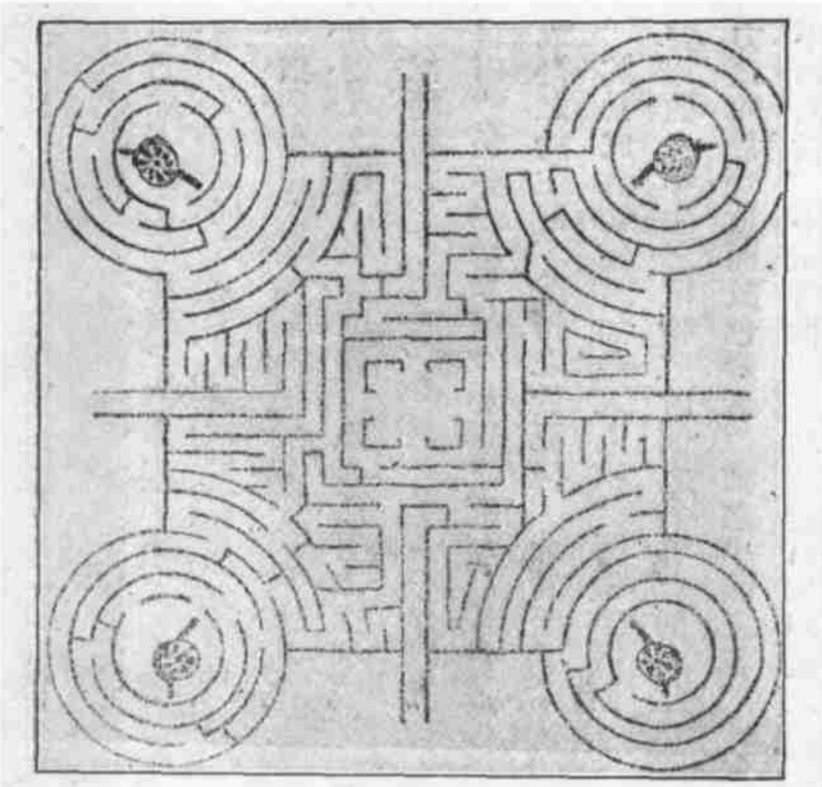
最眞正之名聲。得聞於自己之耳者絕少。咨嗟嘆賞。生於後世者爲多。同時代之稱贊。無甚價值。一時大名鼎鼎。及其後而埋沒於瓦礫之間者甚多。特倫巴 Dalember 曰。名譽之宮者。乃生前未嘗至其宮中之多數死人。與死後方可至其宮中之二三生人。所居之宅也。實可爲妙諷。生前浪得虛名。至死後反驅逐於宮外。而終生不遇之偉人傑士。至死後而相會於宮中矣。

名聲之得也有難易。而其成也有廣狹。就學問言之。專門科學中。如數學物理動植物解剖之類。其研究之成績。僅及於專門之內部。範圍甚狹。不如普通之事理。其所得成績。易爲一般

人士之所知。然世人所已知之普通事理。如百尺竿頭上之一步。其進也甚難。而一般公衆所不知之專門事件。其所得之功名。範圍雖狹。而研究之餘地。猶覺豐饒。凡庸之手腕。猶易得著成績。故無非常出衆之才。而但具有相當之理解力通常之判斷力者。則向專門科學而進。較爲得策。苟能黽勉與注意。其成功尚非難事。而此等學問之成功。其最便且利者。莫如旅行。

蓋自思慮之力以求成功難。自見聞之力以求成功較易也。若夫偉人傑士。以慧敏之觀察。徘徊常識之間。以豐富之思想。處置日常之事。入求原理。出変世俗。不蟄於偏隅。不拘於瑣末。遂成非凡之大功績。貢獻於當世。其成功雖不易。而其功績亘於千古。及於萬國。爲世人之所公認。大哲學家大政治家之名聲。與科學家固大相逕庭矣。

迷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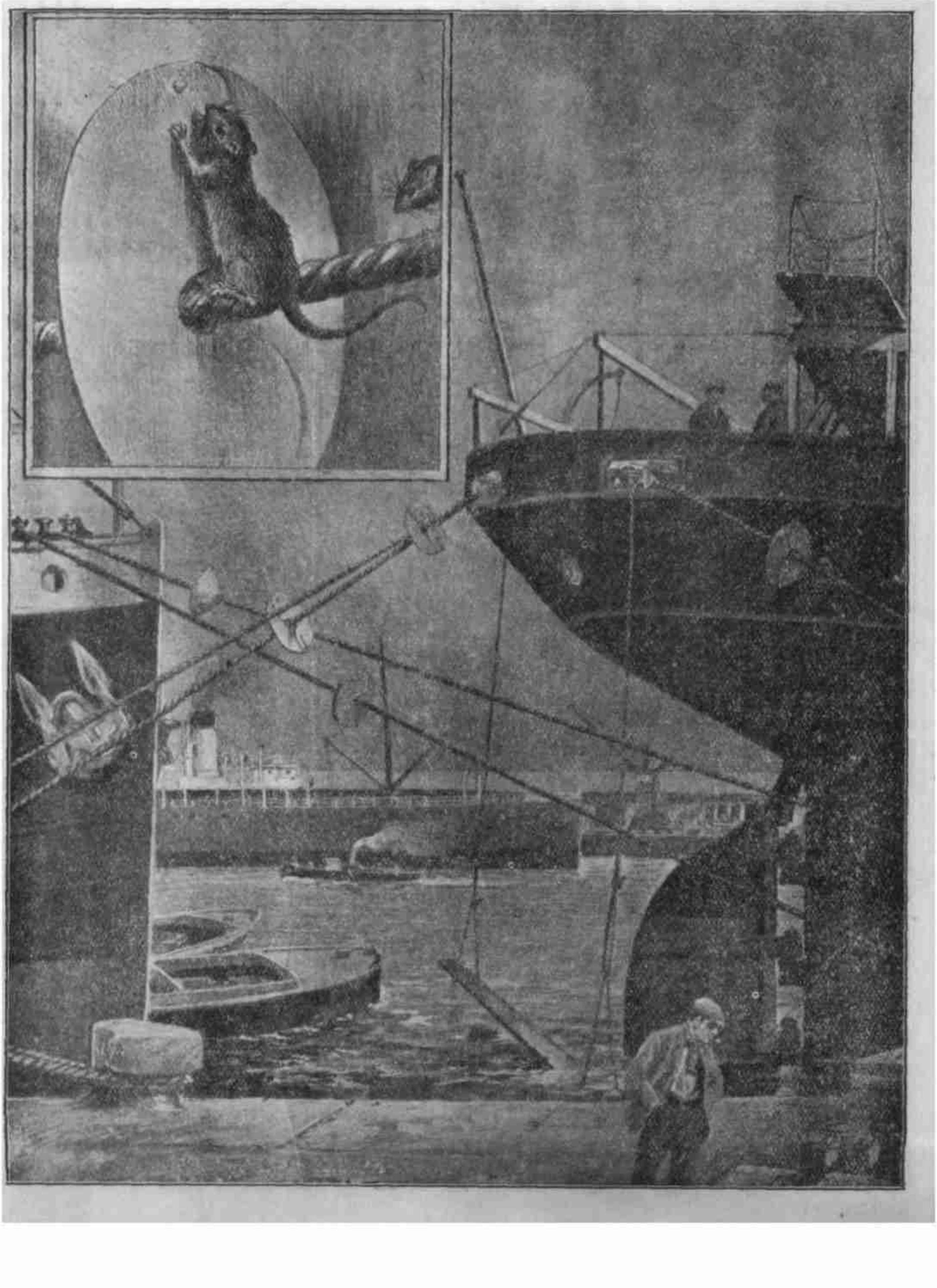


此圖相傳爲往時摩洛哥國劇盜之巢穴。盜常擄人勒贖。置此巢中。得贖金而後釋之。其無贖金者。平時幽閉巢內。至新年元旦。則羣盜酣飲。不加防衛。任人逃竄。盡日之力。得出巢外者。則聽其自歸。至次日尚不能出者。則再閉一年。此雖好事者臆造之說。然其圖頗可玩索。揭之以補餘幅。

杜絕鼠類登岸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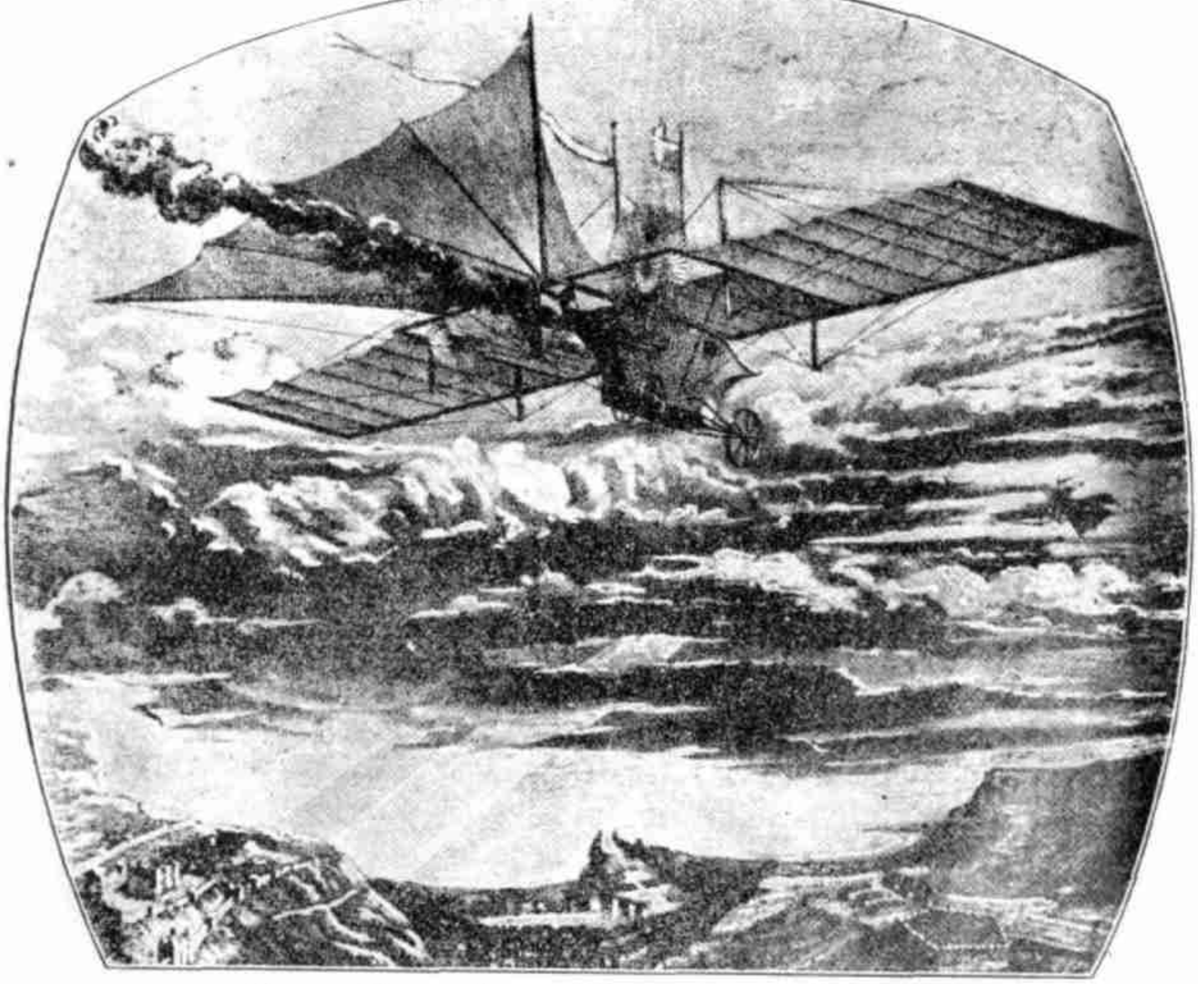
譯倫敦圖畫新報　甘永龍

圖爲防鼠類登岸之器。使鼠類不得緣纜而登岸。蓋舟泊時之纜索。乃鼠類往還之坦途也。倫敦行政廳特頒章程。令各船均用此器。否則處以五磅以下之罰金。苟各國皆能仿行。則船鼠自無從闌迹於陸地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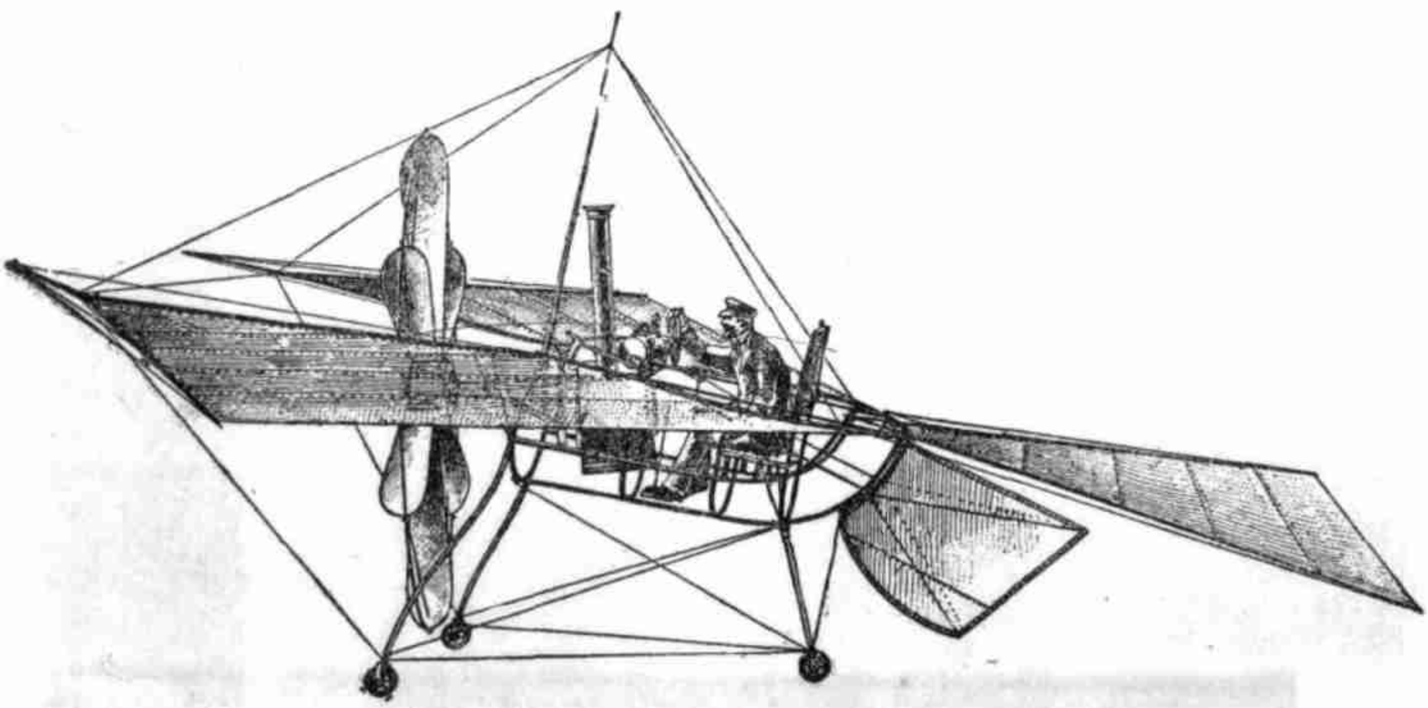


空中飛行器之略說（續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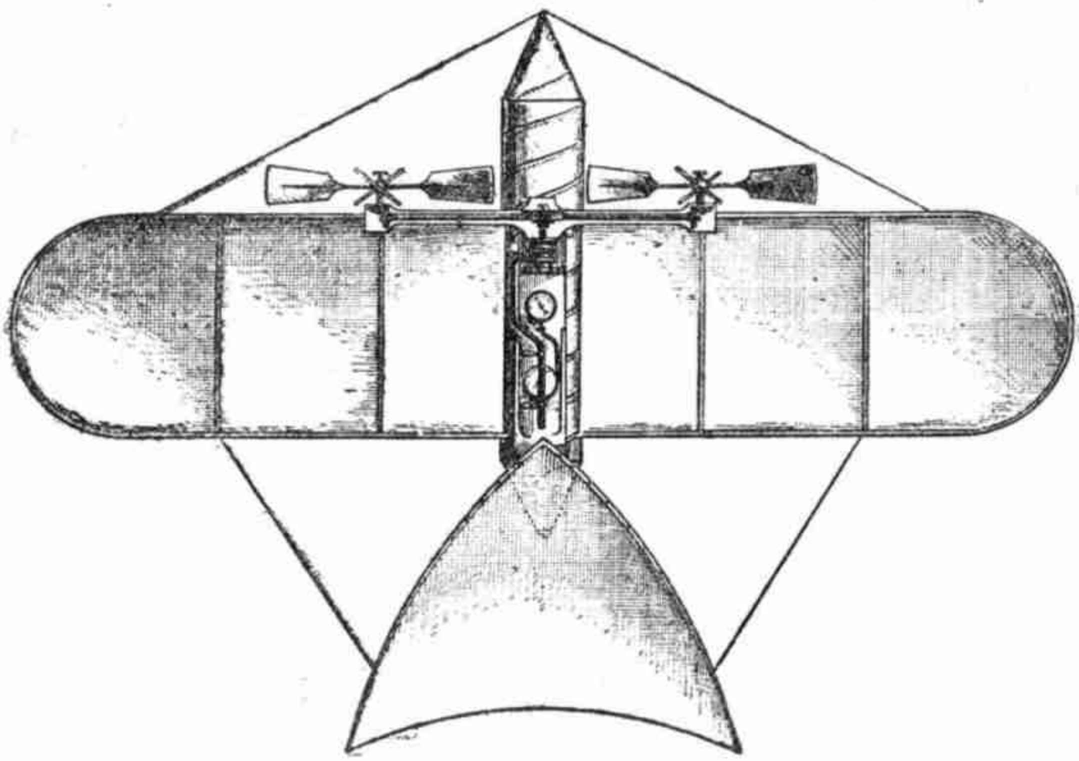
●單帆飛車 Monoplane 車上平帆。僅有一層。例如亨氏、唐氏、達氏、猛氏、孫氏、伯氏、文氏、埃氏、畢氏之飛車等。亨氏飛車。英人亨生 Hanson 氏於千八百四十三年所製。車以木爲骨。質堅而輕。試驗飛昇不成。其車之大小及帆之廣狹。未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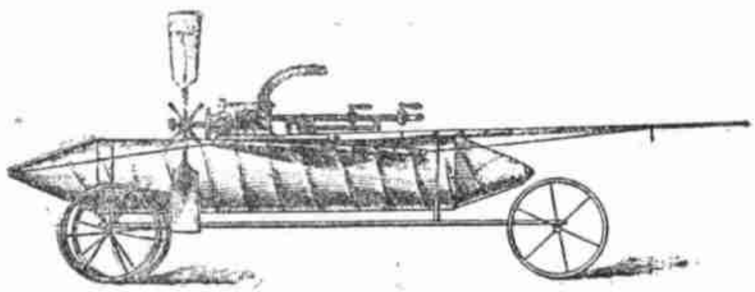


亨生之單帆飛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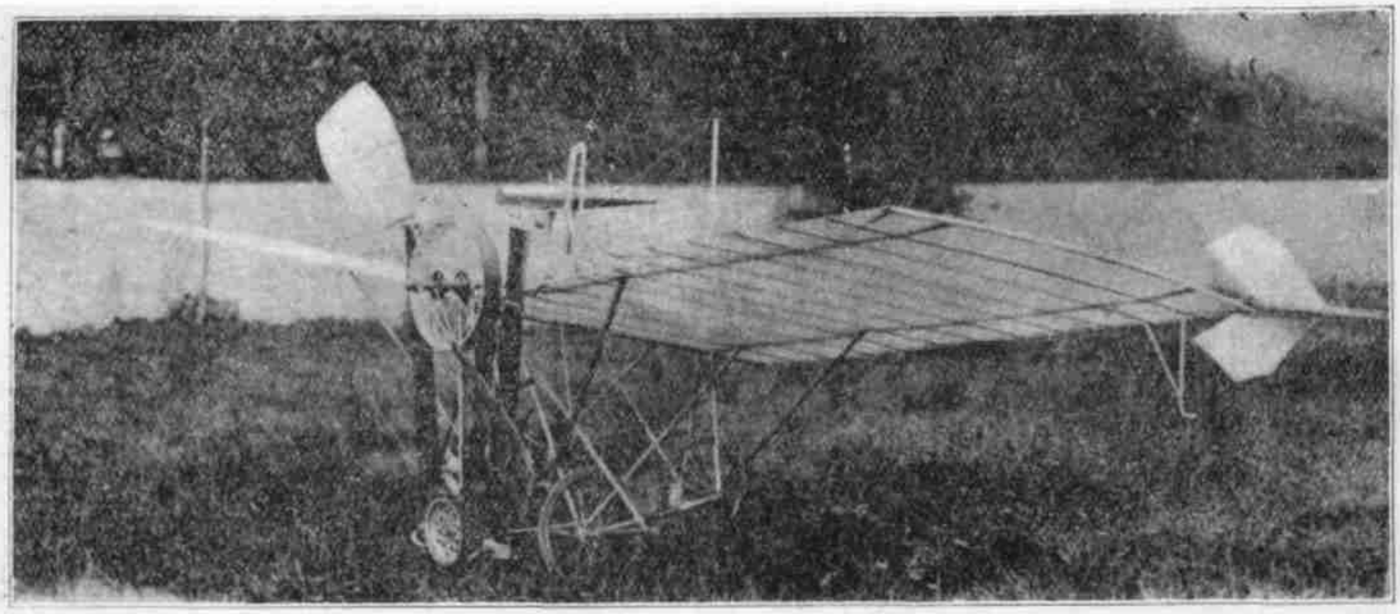
唐伯勒之單帆飛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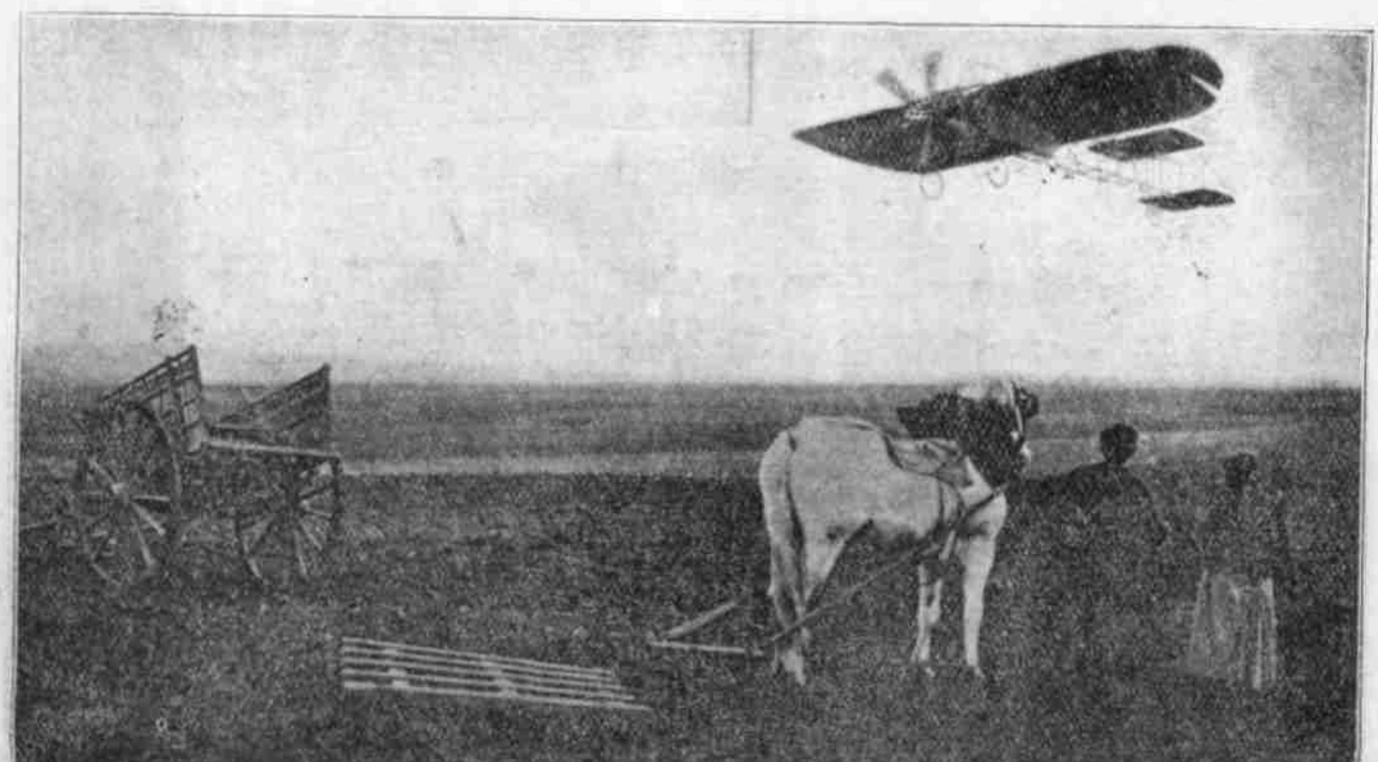
（上幅）達丁之單帆飛車示其上面
（中幅）同上之旁面
（下幅）猛敢之單帆飛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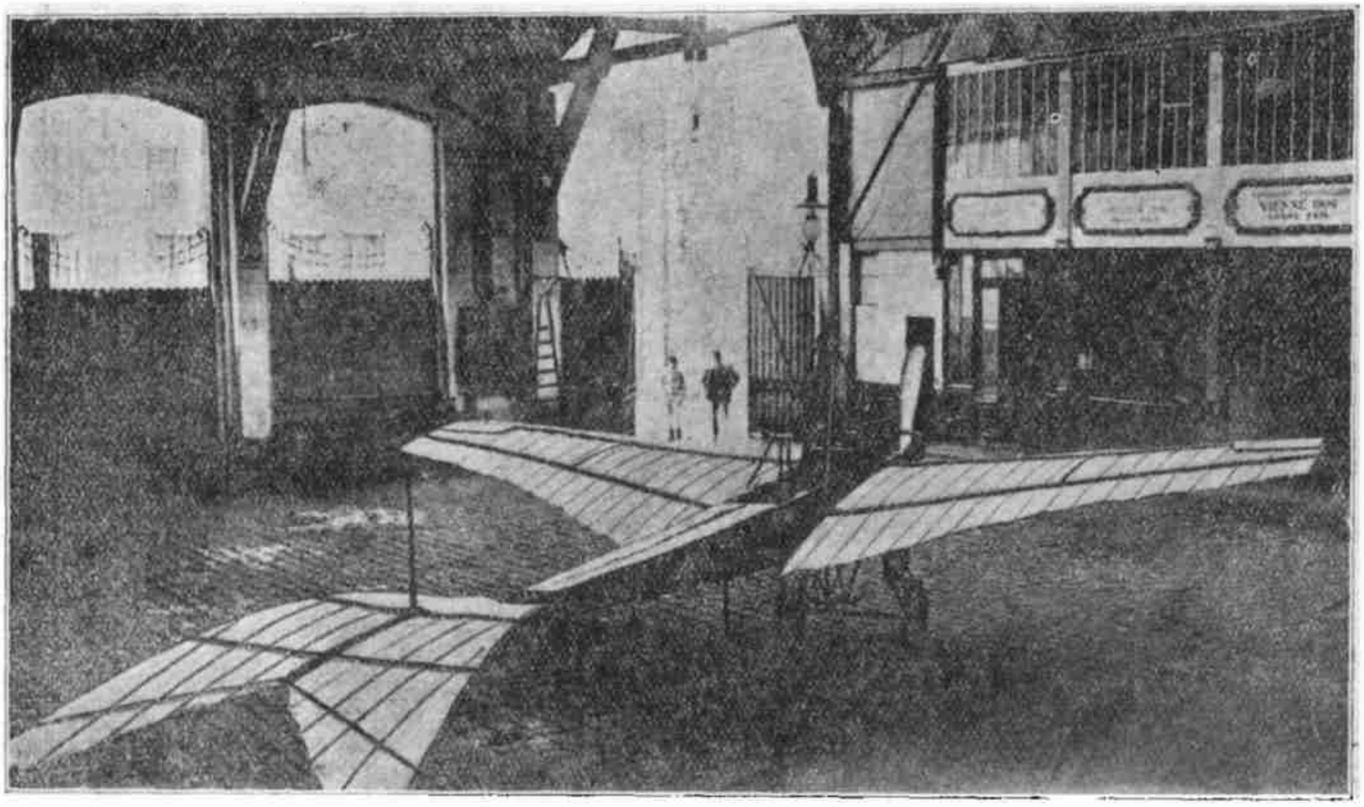
孫多著猛之單帆飛車

此蓋七十餘年前之計畫。不及近時之完備也。唐氏飛車。法人唐伯勒 Temple。於千八百五十七年。製成此車模型。其後更加二十年之功。日事考究。惜其未製大車。莫由試驗。達氏飛車。法國製造氣球家達丁 Tatin 氏所製。車成試驗。不幸沈沒海濱。爲可惜也。猛氏飛車。猛敢 Mengin 製之。其製法甚精。發力機。具五十馬力。孫氏飛車。係美洲人孫多著猛所製。孫氏曾製飛艇及水面飛車雙帆飛車外。復孜孜不倦而作單帆飛車。可謂熱心從事不惜資本者矣。伯氏飛車。法人伯來奧 Louis Blériot 製之。伯氏考究飛車。以發明科學爲宗旨。氏嘗語人曰。試驗飛車。當在疾風暴雨時。可以增閱歷。長智識。倘風力猛大。雖僅航行數分鐘。已勝於空氣平靜時。飛行數百里也。此實爲精確之論。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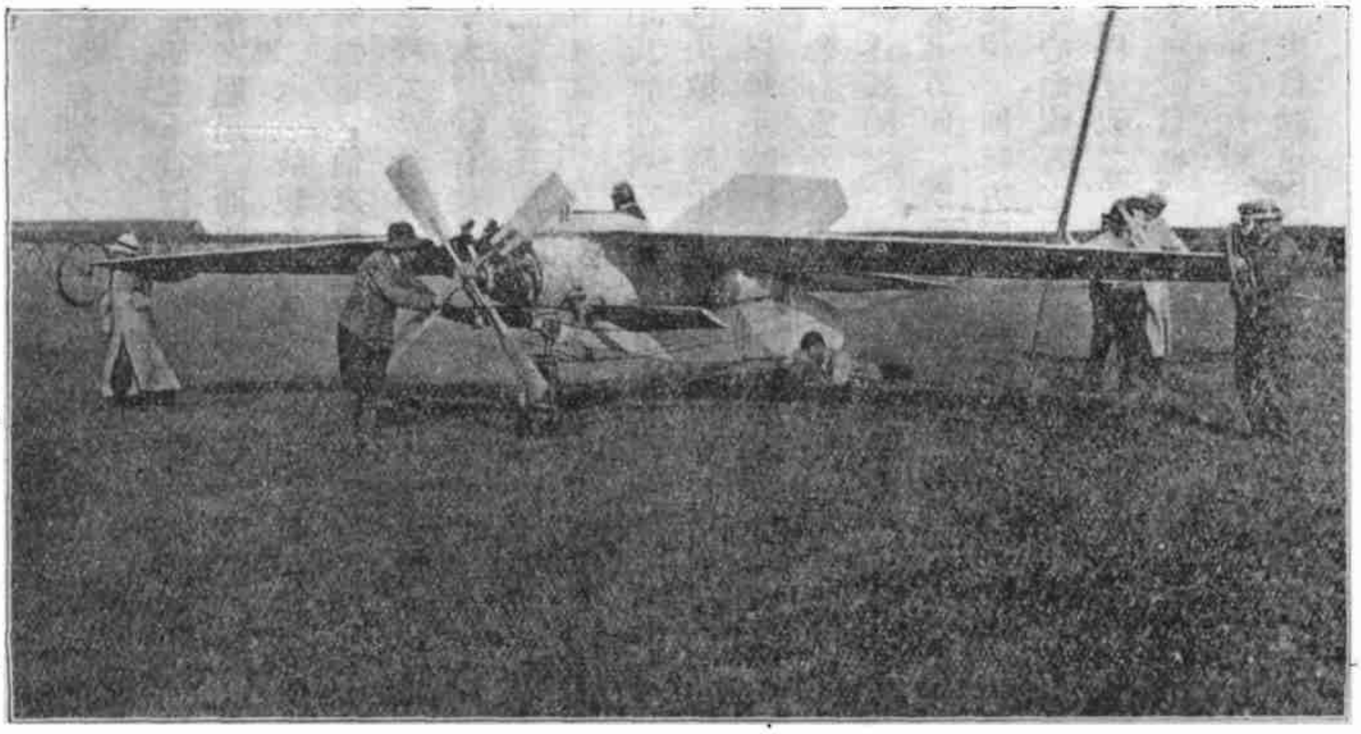


伯來奧之單帆飛車

文陀彌之單帆飛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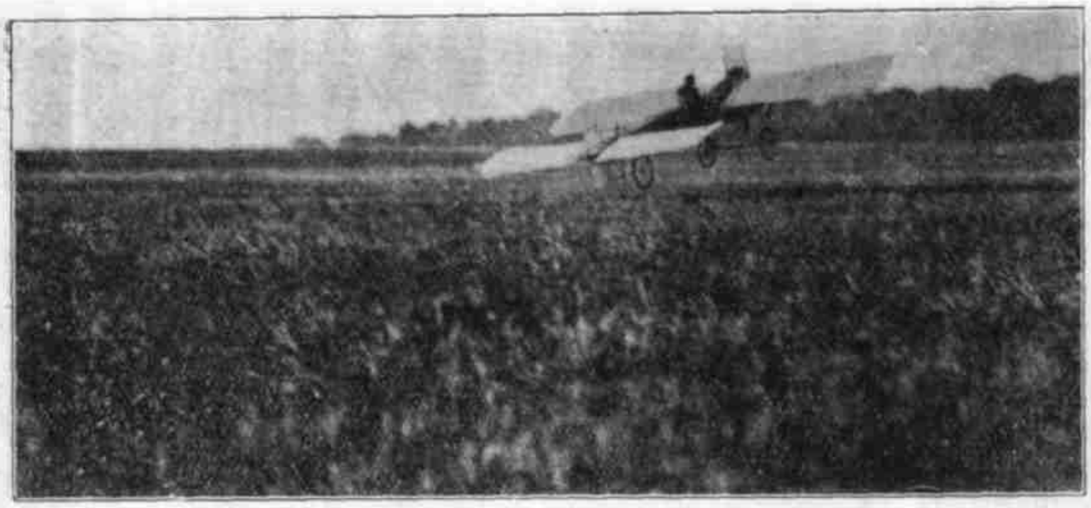
上之平帆面積得二十五平方呎。縱橫兩舵。均在車後。大帆兩端。各配小翅。旋轉左右。繞行曲線。皆甚便捷。小翅之製。實伯氏創之。文氏飛車。文陀彌 Vendôme 所製。與英人亨生所製者略同。亨氏之車。不能飛行。而文氏之車。雖飛亦不能長遠。猶待改良焉。埃氏飛車。埃士訥 Esnault 所製。車之面積不大。僅得十七平方呎。發力機。具二十五馬力。近時所用之螺旋推進機。多用兩頁。而此車則用四頁。畢氏飛車。畢士郭夫 Pischoff 所製。前高後低。車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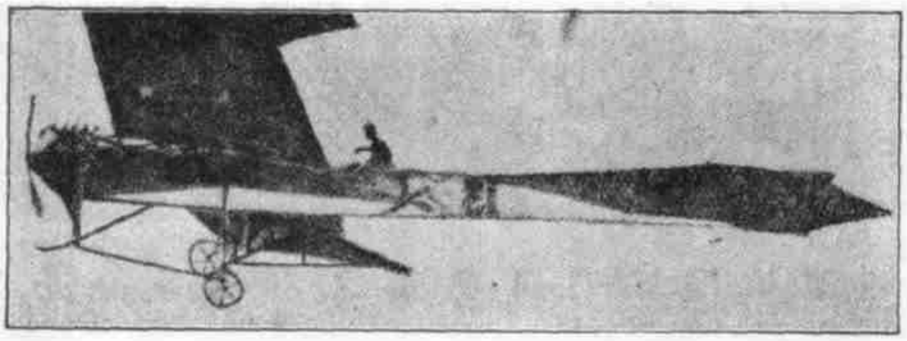


埃士訥之單帆飛車

高五呎。車後僅三呎。配以四帆。所倚斜度。則有定則。發力機。具二十馬力。螺旋推進機之徑。寬一呎半。每分鐘能旋轉千一百周。四帆面積。共計十八平方呎。

畢士郭夫之單帆飛車





臘賽姆之單帆飛車

（五）現今之飛車及其效果

●橫渡海峽　研究飛行器。列國皆競爭不怠。德國楠孛林。曾為製造飛艇家之崛起。而製造飛車家之執牛耳者。近時當推美國拉特氏兄弟二人。故現今飛行家。多以拉特、法孟、騰孥貢史、等之雙帆飛車。伯來奥之單帆飛車。與孫多著猛之水面飛車。為建造之程式。曾有英國某社。懸賞千磅。求有能乘飛車渡過英法海峽者。後有英人臘賽姆 Hubert Latham 氏及法人伯來奥氏應之。初。臘氏製一單帆飛車。機具五十馬力。於千九百零九年六月五日試飛。其平均速度。每小時能前進四十六哩。頗著成效。伯氏曾亦與三人同乘其自製之飛車。飛行遠方。臘氏不幸。早已失敗。唯伯氏於昨年某日早晨。由法國加拉斯 Calias 飛騰。以每小時行三十哩之速率。飛至英國陀格挨地方。當日飛行時。恐有意外之患。在海上每隔三哩許。設一救護艇。又有極速之驅逐艦隨之。飛至半途。適值海霧濃厚。伯氏不辨跟隨之船。失其方向。將達英地。錯向陀格埃東北之第爾 Deal 進行。後知謬誤。即轉方向。竟安然降於欲達之地。伯氏得此懸賞。法人熱心而祝賀之。喧傳各國。近時飛車之成效如此。然就其發達之程度觀之。尚在幼稚時代。正如蕈之初生。蓬蓬勃勃。進境未可限量也。

●飛車與自動車之比較　觀近時飛車發達之程度。恰如十餘年前之自動車。夫自動車遵陸而行。人以其危險較少。乘者日衆。

而考求製作者亦日多。故其流傳甚速。至於飛車。飛行高空。人多以爲危險。膽怯者。終不敢輕於嘗試。若有人能發明其安全之製法。乘之者。當比自動車更易流行。且其所費或可較廉也。設今日欲製一拉特式或伯來奧式之飛車。價需一萬元。迨製造家互相競爭。其價卽可漸平。吾知他日。機制日臻完備。御法更加精密。車價漸卽低廉。彼崇山峻嶺。險溪惡瀨。嘗爲行旅者之所困苦。苟得飛車通行其間。將見往過來續。如履康莊。快何如之。雖然。豈特行旅稱便而已乎。

(六) 論飛行之將來

飛行家格蘭罕姆豁忒氏曰。飛車之進步。恆爲機件中之三大缺點所阻礙。

一、力不能敵風。

二、建造上之缺點。

三、發力機之不足恃。

飛車發明後之早年時代。人不過以玩具蓄之。游戲視之者。亦正以其坐此三缺點故也。然近時之製作。已漸就完善。缺憾幾可盡彌。進步之速。令人駭悚。今日之飛車。可以變玩具爲日用。易游戲爲實際。固予所深信弗疑者也。試就上升而言。初時必俟風力至小。每小時。其速度在四五英里者。然後可以上升。今則儘可於每小時行二十五英里之風勢中。流連空際。駕御機器而無害矣。卽值更烈之風勢中。復可翺翔。惟須飛行較速耳。是故今日所待解者。祇在飛行增速之問題。予生平固極力主張增高飛行速度之說者也。夫狂飆猝起。最爲飛行家之大患。然飛行之速度旣高。則其力固足以制狂飆之攻擊。蓋乘高度速力之飛車者。一遇迎面而來之暴風。則直衝過去。亦猶海中駛行至速之魚雷艇。雖巨浪當頭。仍可破浪而前進也。由是知飛行家於建造一端。祇須注意於高度速力之發力機可矣。

雖然。猶有待於考究者。則爲平帆之堅勒力。蓋飛行時。增其速度。平帆或虞弗支。此非有强韌之平帆不可。設有人能發明之者。則飛行空中。每小時行一百英里之速度。亦必同時發見於世界。夫至每小時能駛行如是其速。除颶風外他可無虞。此事予正有志於研究而不遺餘力。他日果能告成。游行空中。恍如舟車之隨時往來。隨意行止。不特勢所可能。抑亦事之至有裨益者也。

機力問題。現亦將不待解而自決矣。當飛車在幼穉時代。世人咸謂發力機。本體須極輕。飛行須甚高。此石油發力機。斷不足爲推進之動力。當時附和此說者不少。卽今日吾輩之飛車。尙確有不完美之處。而其缺點尤在於推進機。坐是而發力機之處理。頗覺困難。然而每一次飛行。則有歷三小時五小時乃至六小時之久者。世人對於石油發力機。固已忘其不便。初無異議。但知飛行之久暫。似已全視乎所載石油分量之多寡爲何如耳。予知飛車所用之石油機。其能馴至於完備。固無容疑懼焉。至其爲物之可靠。已早顯有成績。自去年四月。倫敦至孟鳩斯

德之飛行。馳名世界以來。予之意念中。亦無日不飄飄乎御空而行。設有人告予曰。予之發力機將有失矣。或曰子之發力機將無效矣。則予未有不愕然而斥其言爲不足信也。是以就發力機一節觀之。將來飛車之發達。已可預決。蓋發力機。乃飛車最要之樞紐也。

於是當論及於安全問題。世人多以飛行爲甚危。且爲永遠危險。無可解免者。然予曾實驗之。竊謂飛車在今日。可謂無甚危險。至他日臻於完備之域。則直可謂毫無危險。當與火車行於軌路無異。今日合計幹練之飛行家。及學生之能放飛行器使離地者。全世界中。約有三千人。夫以甫經草創之機件。毫無秉承之方法。令此三千人學爲航行於新世界(指空氣)中。不幸遇難而死者。全數共有若干人乎。曰。不及三十八人而已。昔年自動車(卽石油機車)初行之際。賽車而死者。聞某次嘗有九人。今賽飛車亦屢次舉行。而每次致死者未聞有如是之多也。由此更加注意考求。凡諸缺點。均可冀其改良而遂平安之福矣。

査飛行致禍之由。不外三端。一不熟練。二鹵莽。三建造上之缺點。苟能備一良好之飛車。得精練之教師。又擇無風之日。試演飛行。實與自動車之行於陸上無異。將來且或過之。蓋不久有堅固輕疾之飛車出現。則今日所有之危險。悉數可免。而又採用某種之新式發力機。卽今日上升時。以機器失宜。急需下降之患。亦可捐除。夫氣界之中。浩浩蕩蕩。四無阻礙。祇須有術以制伏僅有之猛風。此飛車眞可認爲世界貿易場中最速之交通器。豈第足資遊歷之士。凌空御虛。快意怡神而已乎。」

本年夏。飛行界必有足以震世界之耳目者。蓋屆時飛行之舉。可達於最完美之程度也。本年春。當有一種最新之飛車試行於世。此飛車。內置建造極固之發力機推行之。機具百馬力。直可名之曰氣車 The air-car。其制與雙帆飛車相似。中有鋪以輭墊之坐位四。更有窗足以禦風。凡豪富之家。樂於乘坐自動車者。我知其必將捨其舊車而購此新器矣。設不欲自爲駕馭。祇須僱一善御者"Aerial chauffeur"使之駛行可也。

卽就游戲一方而論。知飛車必較自動車爲更流行。其原因顯然可知。暢行無阻。一也。發揚神志。二也。駛行極速。斷不至與他車相碰。三也。他日如果盛行。必有駕御便利構造小巧之飛車出現。非自動車所能及。當可預期矣。

此後研究愈久。飛行之速度。隨時增加。彼陸之車。水之舟。並當減色。人類設欲捨水陸而飛行。我度其未見其不可成。水陸所有之困難。以舟車能通行之。豈氣界中之困難。反爲飛車所不能制者乎。(完)

不許轉登

空中飛行器。就今日觀之。實爲行軍之利器。各國爭相研究。我國人亦宜聞風興起。不讓歐人。此後凡有關於飛行器之理論或圖畫及雜說者。本誌當續爲輯譯。聊備我國飛行家參考之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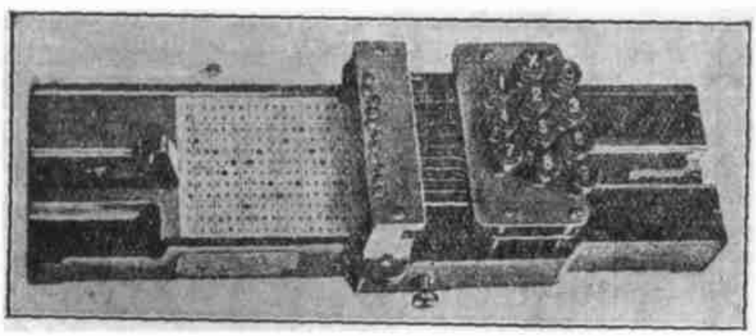
輯者附告

調查戶口之機器

譯英國格拉斐報　甘永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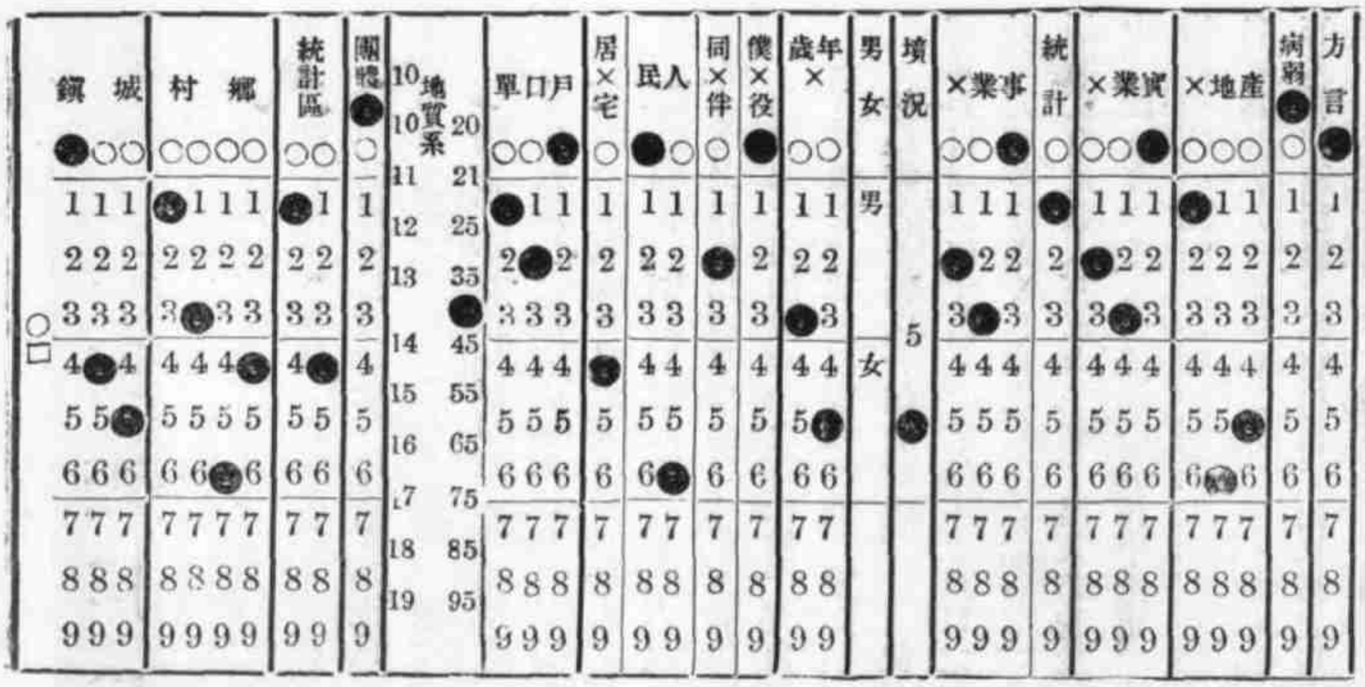
調查戶口。爲整理政務入手之方法。我國前昨兩年。調查戶口。雖草草就緒。而不詳盡不正確之處尚多。至分類統計。則僅別男女及壯丁學童數項而已。如諸議局議員之選舉。自治議員之選舉。皆須臨時調查。不能依據戶口冊以審其資格也。今後憲政進行。調查必逐漸詳細。統計必日益精密。而我國戶口之繁。甲於世界。欲求其詳細精密。則需用之人數。必將十倍於英國。將來之利賴此機器也必矣。蓋調查統計之有此機器。與加減乘除之有珠盤。三角測量之有經緯儀。其重要實相等也。爰譯其大意。幷揭圖若干幅以介紹於讀者。　記者誌

總司戶口冊者曰主簿長。其稱調查戶口之人則曰計數人。英國調查戶口之舉。定於四月二號實行。屆時當有計數人三萬六千名。出入諮詢於居民之中。此三萬六千人者。卽由居民中選出。主簿長給以一紙。調查時必須按照紙上所定各條辦理。名雖爲計數人。實則與計數二字不甚相關也。據主簿長言。此等人非明敏活潑。誠實可恃。而又濟之以合宜之容止隨機應變之捷才不可。彼出而爲公使入而爲議員者。亦未必能具有更勝之資格。且此等人爲國家柱石。而其書算或反不如計數人之優妙。本年調查戶口。更當以機器補人力之不足。今日機器所爲之事。卽在昔計數人與核算人所爲之事。而機器之巧妙美滿。適與人工無異。彼主簿長所貴望於屬吏之美德。機器無不畢具。而其能鑿孔於戶口片之敏捷。尤屬匪夷所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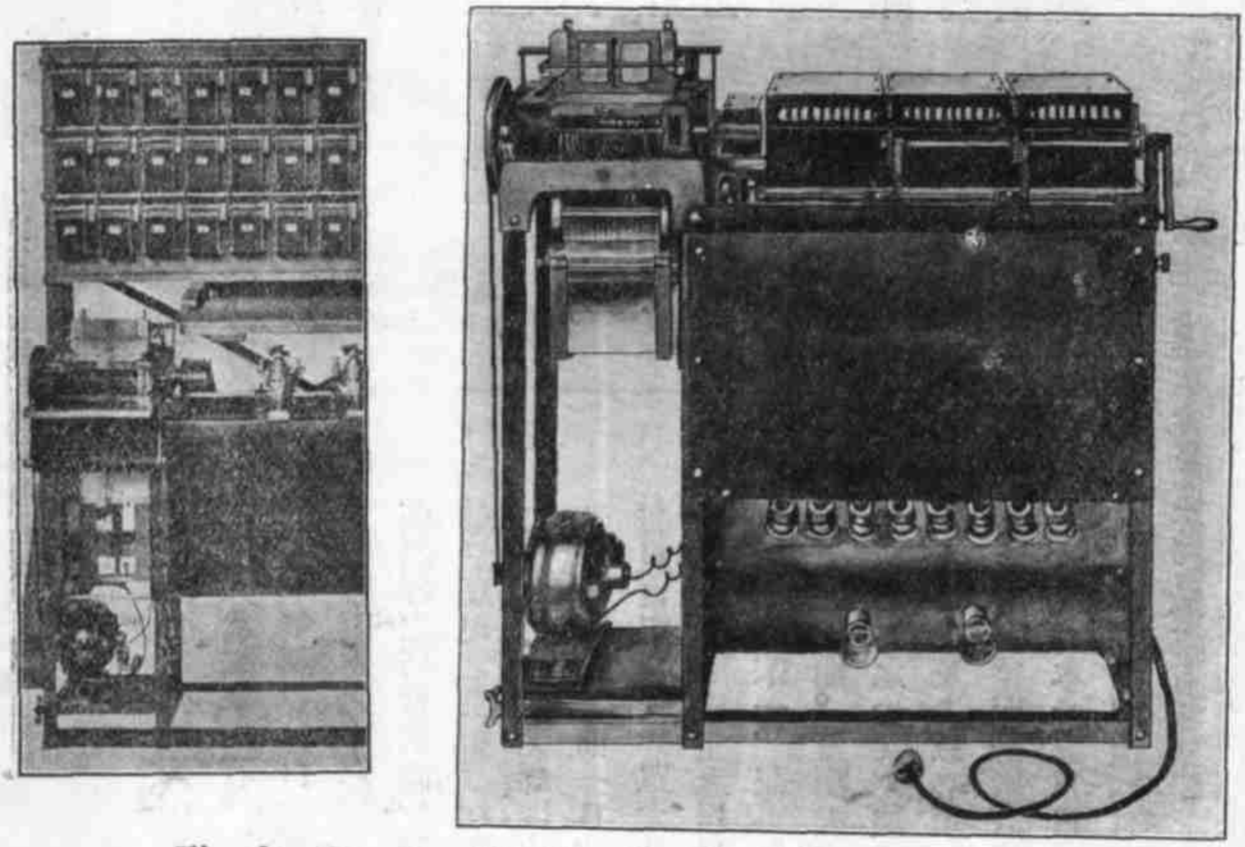


鑿孔機

當實行調查之前一日。此三萬六千名之計數人。各領戶口單一紙。單之總數。凡一千萬張。將以分播於英倫及威爾士之居民者也。計數人啓行時。當各帶自來水筆一。記事簿一。而尤不可忘者。則謙和與機警兩端。蓋調查之時。往往遇有新來之外國人。易致羞怒之少女。挾持成見之社會黨等。欲示以塡寫之法。及告以必須塡寫之理由。使非謙和機警。斷難奏功。而計數人所最先著筆者。卽取其記事簿而塡寫其本身之戶口。然後及於他家。隨以戶口單分給於各戶。迨期日旣屆。卽往收回所發之單。而察其曾否塡寫。塡寫有無錯誤。本年調查較細。計數人之責任亦較重。例如所營何商。所執何業。年歲若干。身體强弱等項。



此爲已鑿孔之戶口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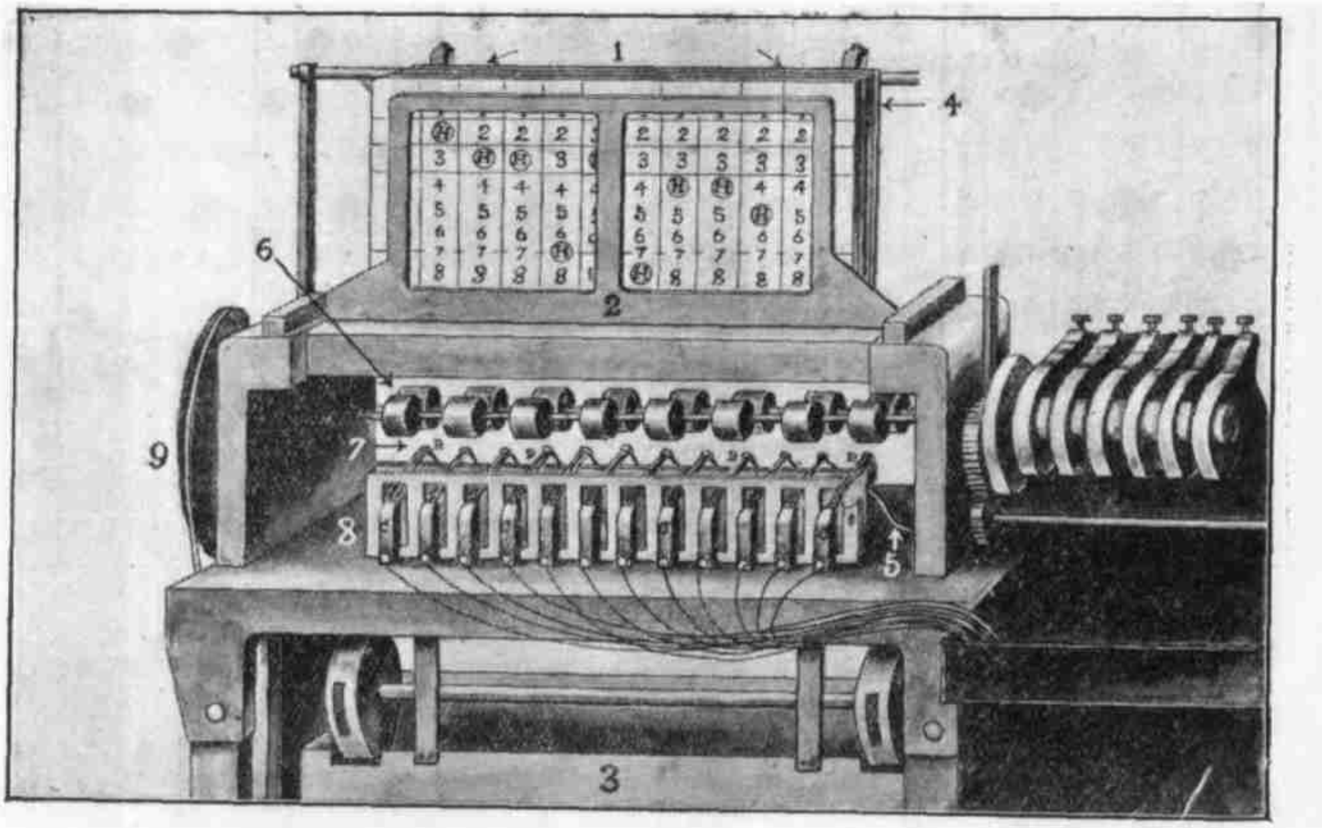


此二圖爲調查戶口機全部之形

均須塡寫明白。考查極確。又如家中所用僕役。亦須註明其所執何役。或廚夫。或圉人。或書僮。不得以家人或僕役二字混括之。如屬僑民。亦須註明曾否入籍。凡此皆計數人所應執行。不可稍容遷就。居民有違抗者。計數人須將調查戶口律。詳細講誦。令其聽從。按律凡不肯報告者。處罰金五鎊。然計數人至此則權力已盡。必須稟明主簿長。由主簿長衡情判罰也。迨所發之單。一例收回。並將本身戶口單塡明。卽以呈諸中央管理戶口處。而計數人之責任畢矣。

戶口單上所塡之事實。

調查戶口機之一部



此二圖卽前二圖右邊中段之一部。上圖示戶口片已安放妥貼。次圖示戶口片已由上而下。欲詳述此機之作用。尙有細小機件。不載於圖。圖內符號。解釋於下。

1 此位置上有推塞戶口片使連續而下之機關。

2 推戶口片向前之板。

3 收戶口片之匣。

4 戶口片若干紙。均已鑿孔者。

5 鋼絲所以引電溜以及於帚。

6 此輥軸所以導戶口片。使下而入於鋼絲帚B及觸接釘C之間。以達於第二套之輥軸。(圖中不能見) 然後入於收片匣中。

7 鋼絲帚一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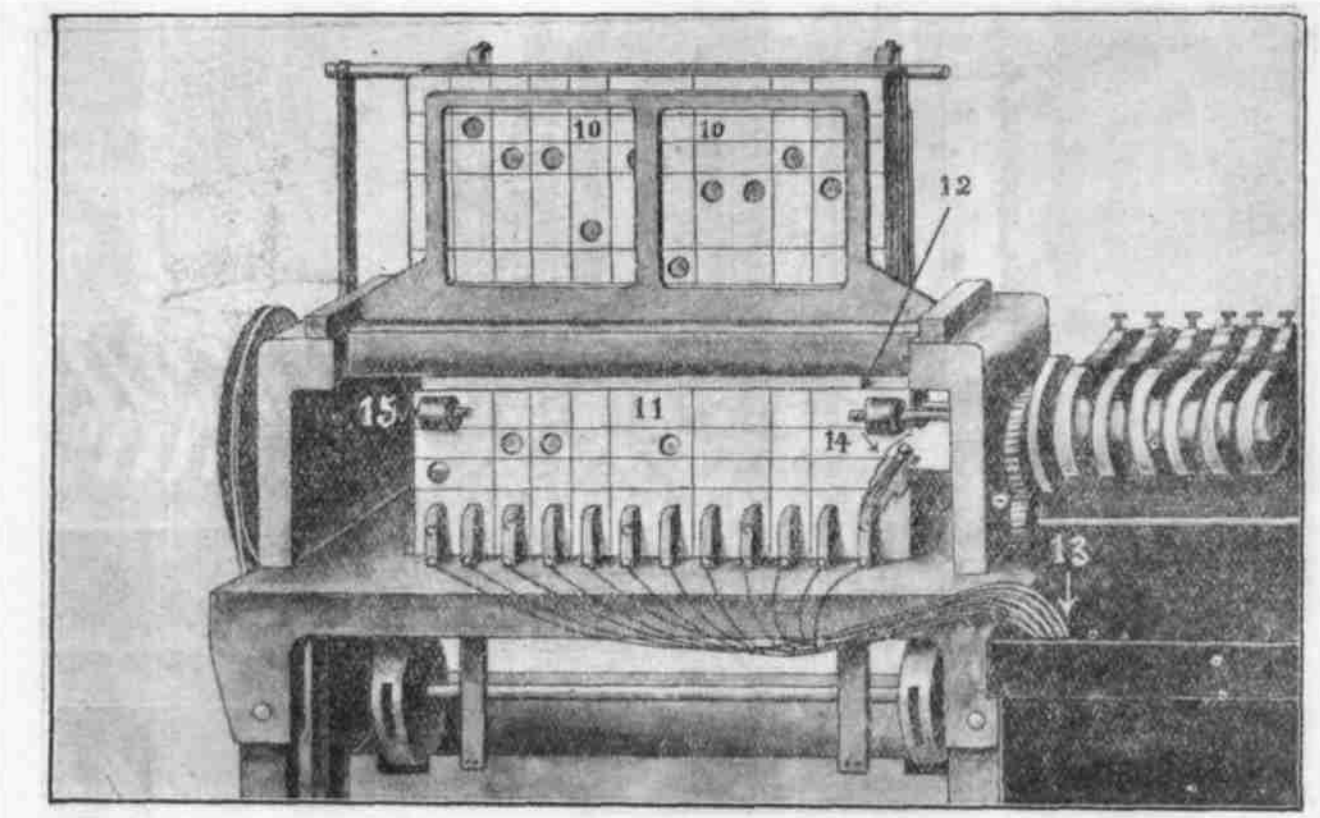
8 鋼釘一列。與帚相觸接。

9 用電力運動之輪。

用一種圓孔。表而代之。此等圓孔。卽鑿於一紙片者也。鑿孔機不過平常一器。略如打字機之有鑰。按之。則能就某記號或號碼所在之處。而鑿成一孔。此卽表明或代替戶口單中所記之各事實者也。人工至此。乃不復用。

紙片由鑿孔機以入於分類機。分類機將鑿孔之片分爲類。用以類別長幼男女貧富等。片由一鋼絲帚及一銅輥軸之間經過。鋼絲帚之絲。緊著於該紙片之一行。卽由該行鑿孔之處穿過。穿過後。卽與該孔後面銅輥軸之某點觸接而通電氣。該點與該孔所代表之某事或某類適相應合。同時有一鉗。張其口於梯形之機器內。紙片卽瀉入

調查戶口機之一部



調查戶口之機器

10 戶口片。

11 戶口片落下。

12 戶口片爲輥軸所轉落。介乎鋼絲帚B與觸接釘C之間。遂將電路截斷。以紙片非傳電體也。獨有孔之處則否。當鋼絲帚之絲與釘C相觸時。令電溜由連接於該釘之鋼絲通過。達於計數機內之磁鐵。

13 此即鋼絲之通於磁鐵者也。每電溜穿過紙孔一次。必運動磁鐵一次。其動力傳於一平圓片記錄其次數。此等平圓形之記數片。凡三十六。

14 紙之一角裂去。所以示電從紙孔而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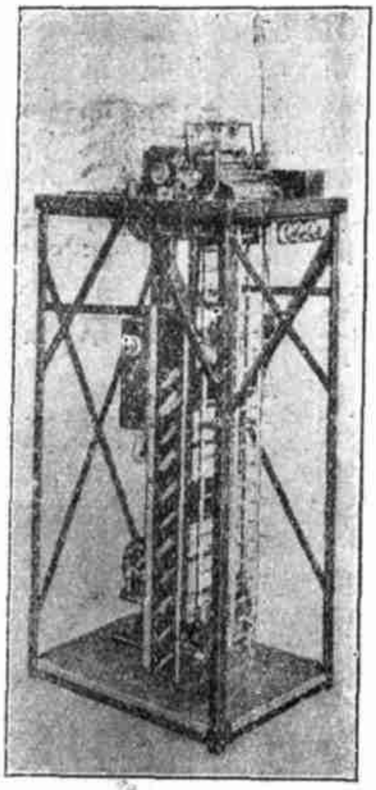
15 輥軸之機關。有一部分從略。

十二

口內。壓入一匣。匣數凡十一。所以表示十一類者也。紙片之在匣內者。由分類機而入於列表機。列表機所以記錄事實。例如將每類之中。人數若干。記其總結是也。此項機器。除鑿孔機外。以分類機十五。計數機八。列表機一。所集合而成。由英國倫敦西城瑙福克街列表機公司British Tabulating Machine Company, of Norfolk Street, W.C. 承管理戶口處之命製造者。美國現亦用相類之機以計算戶口。凡分類機一件。每小時內可分戶口片一萬五千張。使各歸其類云。



計數機之內部幷示其查對之情形



此爲分類機其上部之機件與前二圖同



此爲分類報告册之藏儲室

單線電話之新發明

譯三月分美國世界雜誌

甘永龍

吾人今日所藉以通信之電話。其居間物乃一連接發音器與聽音筒之長線也。設所用者而爲合線(俗名單線)乎。則吾儕當通信之時。他家之欲用者。必須徐俟其終止。設所用者而爲遠線(俗名雙線)乎。則當該線行使極忙之際。吾儕亦不得不靜候。蓋一線同時祇能通一處之信。此則電話之限制也。然今則此限制已被喬治斯葵亞君 Major George O. Squire 所破除矣。喬治斯葵亞者。合衆國陸軍部信號司之副官也。該部嘗令本部試驗房(陸軍部試驗房在美京賓雪維亞林蔭路)用電話單線。與本部地在七哩外之旗幟司通信。歷試數閱月之久。知不特一線同時能通多處之信。且當該線行用時。又可兼傳電報。與所遞之電話毫不相關礙。是不得謂非喬治斯葵亞君發明之功。而君乃謙退未遑。謂電話乃市上極通用之物。渠不過約略變通之。俾更合於用。且所變者亦至無足奇。初意謂前人必嘗見及之。迨訪諸專賣註册局而無有。始知前人特留此巨利以待彼人。而渠乃幸獲之耳。今試以單簡之普通語。舉此項新制度而一解釋之。凡平常無線電之信息。無論爲電報或電話。當其閃射於空氣之中。卽發生一種以太浪。此與投石於池。而池中起有波浪。其理正同。所謂以太浪者。在空中起一球形。愈展愈廣。厥後遂爲接電臺上面之電線所接觸。於是被導向下。及於接信器。是卽電報或電話機起有響聲之際也。

單線電話之發明者美國陸軍少佐斯葵亞氏肖像



喬治斯葵亞君所專利之新法。實係無線制度之有線者。名曰無線電話。殊欠允當。其所用之線。乃藉以導以太浪向前直行。如徑線狀。而不令其如無線電報之作球形。至電話之以太浪。直卽吾人之言語也。惟以太浪非從線內穿過。如水管之載水。而實從包圍於線外之以太皮 "A skin of ether" 內穿過。用能各就其所欲達之方向。而此項單線制度。所以能同時通多數之信息者。亦卽以此也。由是以觀。則單線電話之造法。祇須用一平常無線電話機。而又以電話線一根酌量連繫之可矣。是其爲法。固極簡易。而同時究能通若干信息。則尙在考查中。自此法一行。而使用電話者。雖距離甚遠。儘可同時傳遞。無待於增線。且本地所有之電線。祇須以無線電話機連繫之。則悉變爲遠線電話矣。是其法甚易。其利至溥。且喬治斯葵亞君業已將其專賣權公諸全國。君發明茲法時。凡費公家之光陰一年。用公款一萬五千元。君決計謂此項發明。在本身並無應得之特別利益云。

說米

譯美國體育雜誌

甘永龍

米之種植。由來甚古。人類種族中之以此爲食物大宗者。約居全數之半。世之依衞生法選定食品者。多無取於米。然不可以此賤視之。而其行用之所以甚廣者。則由米之爲物。其宜於種植之處較多故耳。

亞洲各國。種米之法。至爲勞苦。設以價値昂貴之歐美工人當之。吾未見其有利也。美國南喀洛立那邦 South Carolina 當屬地時代。種米最盛。其勞苦之工程。允宜借重於黑奴之氣力。厥後軋棉機器創行。合衆國之米業。遂漸輕淡。迨今世機器耕田等法出。而業始復盛焉。魯意阿那邦 Louisiana 中。現遍種東方之穀類。頗有欣欣向榮之象。卽其他西南各邦。凡地土堅結。於田中水既放之後。能勝收割機之重力者。亦無弗遍種焉。

五穀之中。惟米所含之蛋白質及脂肪爲最少。以是而其所含之小粉遂最多。觀於下文所列之表可見。

	小粉	蛋白質	脂肪	灰
糙米	七四、〇	八、二	一、〇	二、八
光米	七八、〇	七、五	、四	、七
全麥(卽連皮者)	七一、四	一三、三	二、二	一、八
白麵	七五、一	一一、四	一、〇	、五
雀麥(去殼或已輾)	六六、五	一六、五	七、三	一、九

觀此可知富於小粉一端。乃五穀所同具。人既莫不知之矣。然尙有一事實。爲衆人所不甚注意者。則就五穀所含之小粉而分別觀之是也。五穀所含小粉。就化學成分而言。雖或相同。就機械作用而言。則斷不能一致。而機械作用之有關於消化。實與化學成分。同其重要。夫米之消化。至速而最全。其所以能然者。則由米之小粉粒。較他種穀類爲細小耳。

米以缺少蛋白質之故。歐美人遂斥爲不足供食品。今試平心以論之。蛋白質者。非一種單簡之化學原質也。其實不過一羣小物質。相連相結。以合成一種特別之品性。即每百分中約含有十六分之淡氣是也。此等小物質。學者亦不過以意會之。而莫能舉其名。吾儕苟一日不能就團結之小物質而分別考定其眞性質。並察知其在人身之眞效用。即一日不能謂百分八之米蛋白質。其功用之在人身者。不足抵百分十一之麥蛋白質也。

有一顯著之例證。或足稍減歐美人輕視米粒之成見。蓋相傳謂米與麥之蛋白質。實有九與十三之比例。以故昔日農界中人。均力主以麥飼禽勝於以穀飼禽之說。良由麥既富於蛋白質。則自較宜於孵卵之家禽。數百年來。此等學說。奉行惟謹。即至今日。彼不知新理昧於變通之畜牧家。猶泥守舊習。而未嘗稍萌疑問之心也。距今約十五年前。瑪薩諸塞邦 Massachusettes 之農工試驗場中。嘗籌備一種試驗法。意在以麥與穀相比較。而使畜牧家知用麥之利。乃事實所顯。竟與期望大相違反。而使化學家生無窮之驚駭。蓋食穀之雞。育卵乃最多也。於是次年復試。則母雞之食穀粒者。產卵仍較食麥者爲夥。連試四載。無不皆然。於是刋布成績。通告農界。使知麥之爲物。雖所含蛋白質甚富。然欲以之飼家禽而期其卵育滋繁。則未見其能與穀粒相抗也。

自是十年後。華盛頓農務部以試驗所得。宣明此理。蓋麥蛋白質旣入雞腹。雞所能消化者。不過百分中之六十耳。是豈非以歷來格致之士。對於此事。其斟酌審度之功。過形膚淺。遂使美之飼畜者棄賤價之穀弗用。而反擲無數金錢於貴價之麥乎。雖然。不經一創。不增一智。是亦知識之代價耳。

抑又有進者。據近今三數年中所調查者觀之。則歐美人所食蛋白質。祇嫌其過多。不嫌其太少。雖亞洲人之專用含蛋白質較少之米而不及他物。未嘗不隱蒙其害。而歐美人之專用含淡氣質極富之食品。亦未嘗不隱受其賜。然就米麥二者所差之總數而言。則米中之蛋白質。不過較少於麥者百分之四五耳。倘在通行混雜食品之地。米之爲米。不過多數食品中之一種。則蛋白質之相差數。殊在無足措意之例。譬如每星期食米一磅。則所缺之蛋白質。不過一磅之二十分之一。此項缺數。祇須用豆一兩。多進雞子一枚。或牛乳一杯。則已補足之矣。

就前列之表以觀。可知糙米之化學組織。有異於光米。米粒當初打之時。有穀殼一層。類於雀麥。此斷不足以供人食者也。迨穀殼已去。則可以比諸全麥或已去殼而未輾之雀麥。（雀麥之旣輾者所以製雀麥麵）此等去殼之米。其含蛋白質之粒衣（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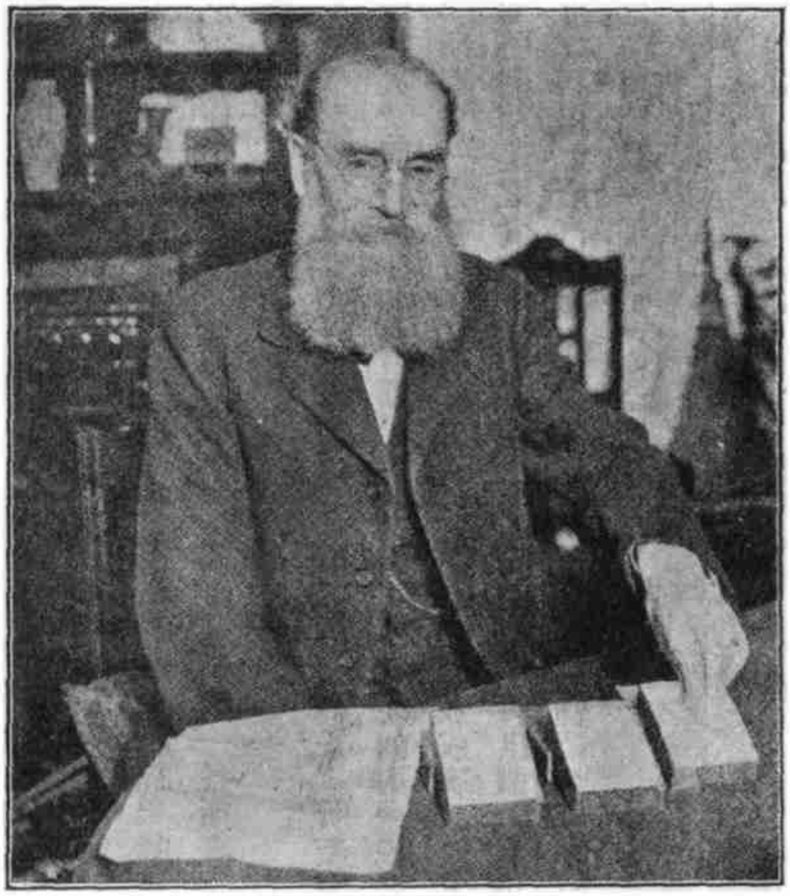
纖粒之衣粒中有蛋白質)及粞。固依然尚在。米之粞不若麥皮之多纖維。然其所含蛋白質及脂肪。則亦如麥皮之甚富。初非若市上所售之光米。僅存米粒之胚乳。(卽有小粉之一部分) 其中所含之蛋白質與脂肪。殊鮮渺也。去殼之米。名曰糙米。亦曰全米。東方之人。頗有用之者。其滋潤及香味。均較光米爲勝云。

煑鹽新法

譯太晤士星期報

甘永龍

煑海爲鹽。無他謬巧也。所謂新法者。不過利用一釜之餘熱。以蒸他釜。而其出鹽之量。乃五六倍於常法。其利可謂巨矣。我國現正改良鹽税。若釐清其積弊。改良其製法。則國家之歲入。可以大增。而民間之售價。反可較減。裕國利民。莫善於此。爰譯此篇。以促當局者及事業家之注意。另有英國鹽業之發達一篇。述英國製鹽公司之事業。及其鹽廠鹽倉烘鹽室等之概略。當於次號揭載。 記者誌



以百萬鎊購煑鹽新法之霍琴生君

由美國來之海底電信。謂美國某營業團。以金鎊一百萬。購得煑鹽新法之專利權。已由專利人霍琴生君 Mr. James Hodgkinson 證明其非誣。霍琴生者。英國賽爾福特城 Salford (在孟徹斯德 Manchester 省)霍琴生有限公司之資本家。該公司乃專造各項爐鍋所用之燃料添減機者也。霍琴生並言此項煑鹽法在加拿大之專利權。已於前星期售諸加拿大太平洋鐵路公司。該公司嘗於路線所經之處。發見有鹽水也。

此項新法。現正於英國瑙斯威世城 Northwich (在啓省 Cheshire)

各鹽廠中。大加試驗。據稱較現行常法。能出鹽至五六倍之多。此法最省費用之處。卽利用一釜所發之廢汽及熱氣。以沈澱其他各釜內之鹽水是也。至全套機件。不過有蓋之釜三。無蓋之釜四。以一火燃之。火力用霍琴生燃料添減機節制之。如是焉而已。燃料添減機者。能以自動之力。使燃料畫一。無旋多旋少之虞。熱度常存。無時起時滅之患也。

夫鹽之品質。晶之大小。固視鹽水所受之熱度以爲差。然霍琴生煑鹽法。則能以同一機件。同一爐火。同時產生各種品質之鹽。各樣大小之晶。其第一釜中。所有畫一之熱度。約及一千八百度。陸續所產之純品。可製爲特別精美之食鹽。而無須更用研磨及其他炮製之法。向所謂可資利用之廢汽及無用氣質。卽出自此釜者也。此無用而含熱之氣質。被一種以扇引風之制度。挾之以過全部之釜底。此項風扇制度。更有二利。一則可以免除煙突。一則可以節省熱費。蓋欲造天然之風勢。不得不借重於熱力。今則此熱不須用。卽此費不須擲也。當含熱氣質通過全部釜底時。歷經各釜。輒有一種節氣閘節制其熱力。而同時又用第一釜所發之蒸氣。以蒸鹽水。於是沉澱之功。愈益速捷焉。

第二第三兩釜。所產者爲牛乳房鹽。"Dairy"salt 較第一種不過略粗。且亦如第一釜之有釜蓋者也。此三釜者。均有自動機以納鹽水而放成鹽。至其餘無蓋者四釜。則所出鹽遠不如以上三釜之細。可供鹹魚之用。名曰捕魚場鹽。"Fishery"salt 蓋以其所受之氣質。熱度亦遠遜故也。

4

著色茶之禁止

譯日本時事新報

偉父

美國政府。依前次議決之食品條例。定於本年五月一號。將人工著色之茶。嚴禁入口。近年日本輸出之茶。爲印度茶侵蝕其販路。已覺不振。其銷路僅賴美國。每年出口。約一千二百萬圓以上。人工著色之茶。本爲中國茶慣用之法。而日本人亦模仿之。每茶百磅中。混合染料二盎斯內外。使其外觀較美。設此一磅之茶。作爲一百五十杯或二百杯之飲料。於衛生上之害。未必如美國人所見之甚。然顧主既認爲有害。至嚴禁其入口。則業茶者不可不從其規定。若不守之。則此著色茶輸入美國時。遭美國官吏之檢查。必認爲不合格。不但大招損失。且使全國所製之茶失其信用。必爲外國之競爭者所乘無疑。著色茶之禁止。從一面觀之。似爲業茶者之不利。然從又一面觀之。則向來人工著色之自由。以致業茶者之中。將劣等之茶。混充優等之茶。

魚目混珠。爲奸商射利者之慣技。有毀損日本茶全體之名譽。今回遭美國之禁止。則此等弊風。自可絕跡。因而精選原料。改良造法。圖品質形式等之整一。實轉禍爲福之一絕好機會。印度錫蘭之茶業。近來日益發達。有蒸蒸日上之勢。故製茶之改良。甚爲亟亟。宜設輸出製茶檢查所制度。對於輸出品施嚴重檢查。在外國通例。此等物產之檢查審定。多歸同業公所之掌管。丹麥國於此等制度。尤爲完善。小者如雞卵之輸出。亦必一一由同業檢查過印。以保證其品質之善良。如同業之輸出品中。有一個腐敗之卵混入。直查明其出品之所。課以罰金。其成績頗佳。日本政府。於生絲之輸出。由政府設試驗所以檢查之。不歸同業公所之自治。近來命茶業公所。改良章程。設者色茶檢查之規約。一面發省令禁止製茶之著色。幷於茶之製造上。設一二種禁令。其處置較當。於製茶之改良。或有望乎。

美國國民衛生之成績

譯美國世界名著叢報
醫學士胡芝赫欽生著

甘永龍

一九一〇年。美國藥品之銷行。無論特製發售及照方配給。二者並視前銳減。此誠一最可欣幸之特色。蓋近十年來。乞靈藥石者。已日見其稀少矣。

近十年中醫藥界最大之調查。卽發見病源及防病法之大進步是也。就國民所組織之新團體而言。則有防肺癆病者。有防嬰兒早殤者。有防血積症者。有防人口擁擠病者。有提倡學校衛生者。工廠衛生者。城鎭衛生者。然其尤善而尤足見重者。則此等舉動。雖由醫界盡力鼓吹。而其著手籌辦者。則係一般之人民。蓋社會已知人民之性命。當由人民自保之。壽夭强弱。事皆在己。祇須於飲食呼吸日光淸水及本身潔淨數者加諸意。則雖不專事乎禱告與醫藥。亦未始非保衛生命之良法也。蓋時至今日。健康二字。已從身體問題而變爲道德問題。所謂疾病者。已公認爲社會上不應有之現象矣。

前十年中。美人之死於肺癆者。已減百分之十。是卽謂合衆國中每年生命之獲全者。自一萬五千至二萬之多也。嬰兒之夭殤者。亦減百分之十。是卽謂二十世紀中。小兒以熱病而死者。

以乳漿不潔而死者。以擁擠一室而死者。紛紛不計其數。而前十年中所保全者。歲以二萬名計也。卽各處大城市中。人口之死亡數。亦逐年遞減。據前次戶口報告册觀之。死亡之少。實爲歷年所未有。蓋所減亦已近百分之十矣。

肺癆之戰勝。近已漸趨於以下各法。卽整潔居住之屋宇。展拓遊散之地場。改良及增多食品。減少工作時間。以文明合宜之

法。建造市肆工廠工作房等。增高薪工。導以衛生之法是也。」肺癆最易由乳類及肉類傳染。美人已知之甚深。而凡微菌發生之地。如被肺癆病人所沾染之居室等。吾美人亦多知竭全力以撲滅之。良由此病之發生。恆連綿而不斷。例如欲査驗新癆病者。祇須求諸舊癆病者之室。而尤以小兒爲甚。凡與患肺癆者同居一宅之兒童。雖外貌未必改易。而細按已伏病根。如是者百分之中常居其三十至五十也。

如社會中人能捐集貲財。遇有肺癆者。立卽舁之鄉間。加以調治。一則患病者可冀就痊而復出。一則無病者不至爲其所傳染。苟人民之知識能達於如是之地位。則肺癆之在世界。其爲壽必不永。而絕跡之期。可以屈指計矣。

前十年間。得郭爾每武　芬褒克武二氏 Calmette and von Pirquet 發明皮膚試驗法。而不可治之肺癆。遂多全活。其法至爲簡便。祇須以結核菌水（結核菌之淡漿水）少許。塗擦入皮膚。時則其或起紅色。或有反應。藉此卽可以發覺最初期之癆症。時則其就痊之易。直與疹熱無異。且距離傳染之期猶甚遠也。自此項試驗法既行。而肺癆之發覺易。消除亦易。否則每年死於癆者一萬人。纔起而死者且二萬人。蓋每一癆症。當其未死之前。至少必傳染二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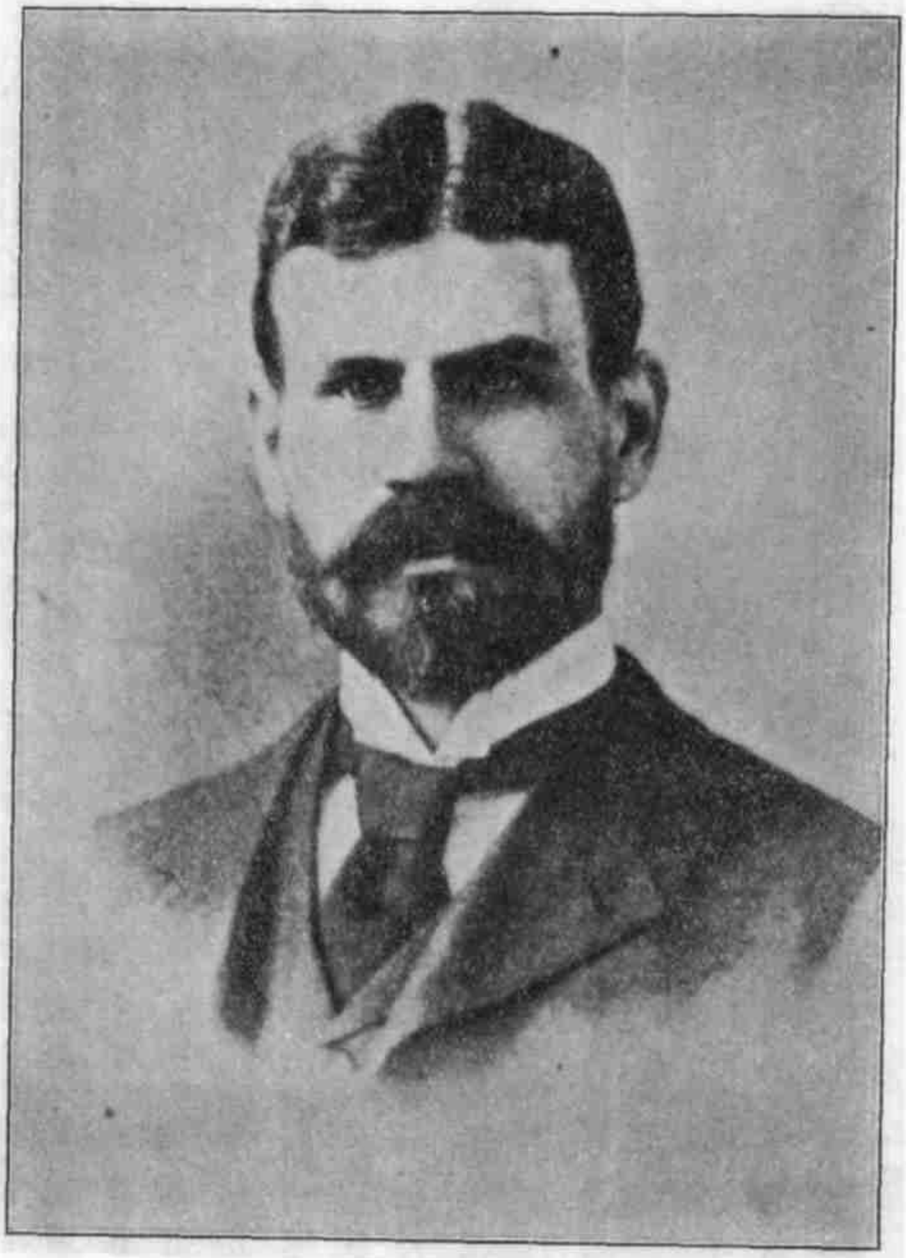
傷寒症亦殺人之利器。而今則已察得其傳播之先鋒。故亦有法以撲滅之矣。所謂先鋒者非他。卽發生於穢物之蒼蠅是也。此等傳疫之蟲豸。生於穢。食於穢。止於穢。而尤喜啖人類之食物。質言之。乃與人類共席而食者也。各種汚穢之傳播。其速捷而周徧。設欲於此蟲之外。別求一法。殆斷乎其不可得。故曰蒼蠅者。各種微菌之機器車。而乘之以遊騁於各處者也。穢惡之水。向亦爲傳播傷寒症之主因。然今則美國城邑之中。公用之水。多用新法部署。可以無慮。是則合衆國每年之中。死於此症者三萬五千人。其致之者非蒼蠅而何。而況嬰兒之患暑病者。每年死數常達五萬。半亦由蒼蠅爲之也。雖然。蒼蠅者不過發生於人類所致之穢物。或置於室。或積於塲。則此物從而卵育矣。苟吾人能力求清潔。不稍假借。則雖欲令其種類絕滅。亦未嘗不可也。今美國已擬集全體國民之力。起而實行此議。此非過事張皇也。試思蒼蠅一年所致死之人數。其狠毒不較獅虎豺狼蛇鰐之類而尤烈乎。國民昔日。固無一不惡蒼蠅。然至今日。則多已知所以惡之之理矣。

撲滅各種蟲豸及微生物。爲近十年中特色之一端。蓋人類最可怖之悍敵。乃蟲菌二者。所謂蟲菌者。卽蟲之巨者與嚙於巨蟲背上之小蟲也。今日國人。已知不特傳播傷寒之蒼蠅。當使絕跡於地球。卽播散黃熱之黑蚊。傳遞瘴氣之花蚊。致疫之大鼠。致疹熱及瘟熱病之小鼠等。亦當掃除務盡矣。美國楷洛爾 Carroll 及萊徐亞 Lazear 二醫士。犧牲一己之性命。以證明黃熱之發生果由於蚊嚙。今距二君之殉。爲時不過十載。而古巴 Cuba 巴拿瑪 Panama 西印度各島。中亞美利加等。蚊類之絕跡。確已見諸實事。卽合衆國亦無復此種疫癘。若在前世紀中。

其死於此等病症者。總數約有半兆。而南部諸聯邦之死者十萬人。尚不在其內。又如紐阿黎痕 New Orleans（美聯邦魯意亞那之首府）在昔專患某疫。而厥後則撲滅倍速。死亡之數。與從前為一與十之比較。是皆以二醫士一殉其身。而保全者乃至無量沙數。其為功不亦大乎。尤可喜者。熱帶諸地。今已洞闢。白種人儘可移殖於彼。而無所患苦。是誠開歷史未有之局也。

又有一種癩病。患時其皮如象。亦曰意大利癩。初時以為此病之發生。由於誤食霉壞之穀粒。迨歐美人合力調查研究。始知養生之五穀。決不任咎。而致之者仍係蟲豸之族。蓋蚊蚋之屬。早春時方當活潑。一嚙人體。癩病卽應時而生也。

近十年間。尚有一大發明。則著名之鈎蟲是也。合衆國南部各邦。其田野人民。常被此蟲所寄生者。百分中約自十五至二十。是不可謂非普通之症矣。然今則已得療治之方法。且方法之程度不深。為人人所可能。費用亦廉。為鄉民所易措。蓋平日祗須於淺近之衛生法。略加諸意。以小洋二十五分購油晶（茴香薄荷油內所結藥晶）一服。靜眠於榻上者一日。則此病已去矣。平時有應講者二事。曰靴履須用皮革。廁所須建築合度。則此病可保永不發生。其為幸福不亦大乎。


黃熱病源發明者美國醫士萊徐亞氏

前十年間所發明之兩大利器。可以直接療病者。曰血淸。所以治顱腦炎（顱脊與腦衣二者之熱症）者也。曰毒黴。此黴得自一種傳染極廣之血病。為社會中無謂之禮文所拘。往往不能顯言其病名。（按卽花柳症）此二大發明。皆利用與人類血系最近之猴類為試驗。而後得告成功者。

其第一發明。為美國人所奏捷。蓋用諸紐約勞克法爾醫院。Rockefeller Institute 而十八九死之斑點熱。竟賴血清為治愈之主品也。患病者約七百起。悉賴以奏效。因此死亡之數。本係百分中七十餘分者。已改為百分中不及二十五分矣。此無他。自血清一物。成為商場中發賣品之後。而患病者當初起之時。即可就地購用。以資救治。則將來之死數。未必不減為百分之十。或不及現時死數之七分一也。

其第二發明。眞足當大發明三字而無愧。此物係一種原子。即生物之始形。而此生物乃屬於花柳病者也。發明之始期。不過在五年之前。而發明者乃大醫家史超定。Schaudinn 甫獲成功。不幸淹逝。然其銅像則已巍然矗立矣。比年以來。醫學家用此為試驗之品。莫不嘆為可貴。信為可寶。蓋一則可以試驗病家之究竟有無花柳症。再則可藉以試驗其生平曾患花柳症否。三則可試驗病者有無餘毒。何時方稱全愈。何時方可止服藥餌。何時可以婚娶而不至遺患也。欲核定此種種。須用一種血汁反應之專門試驗法。此法即所稱為韋守盟試驗術 Wassermann test 者是也。此項試驗。與前文所述關於肺癆之皮膚試驗。皆足使有志於種族改良者。得有實際之試驗法。而又可以杜種種之藉口。蓋患肺癆及花柳病者。往往以痛苦、危險、羞恥等語為推託。而雅不願受驗也。



發明奇藥『六百六』之德國醫士歐烈區氏

此症之為患於人。世既已深知。於是而撲滅此症之利器。全地球之醫學試驗房中。亦皆如磨刀霍霍。思操之以一試矣。其最

銳利者則有二種。甲種用於得病最初期。其效捷於影響。乙種係砒石所合成。僅由德國歐烈區君 Ehrlich 於數月前報告。然試諸患病者。則竟能於四十八小時之內。將血中各種之特別微菌撲滅。又於二十四小時之內。使病家之體氣。顯有進步之實象。此藥名曰六百六。"606"言搜索考驗之時。曾耐無數之辛勞。費幾多之歲月。持之以恆。始終不變。乃克底於成功也。自此藥發明。而又有韋守嘂試驗術以爲之先。故花柳一症。當未發之先。可預行報告。及既發之後。可施以隔絕。迨其既瘳而後。縱使入社會。是蓋與別種危急之疫癘。可同一治法矣。」至於外科中之新發明。則楷洛爾與葛斯尼 Guthné 所創之機關移植法。可稱巨擘。此法雖似可怪。然確有實效。例如取某種動物。去其腎而以他動物之腎代之。則該動物能依舊生存。且活潑強健。毫無所苦。惟心肝能否調易。及調易之後有無改變。則尚當俟諸他日。然就已見之實效而言。固已開吾儕理想之畛徑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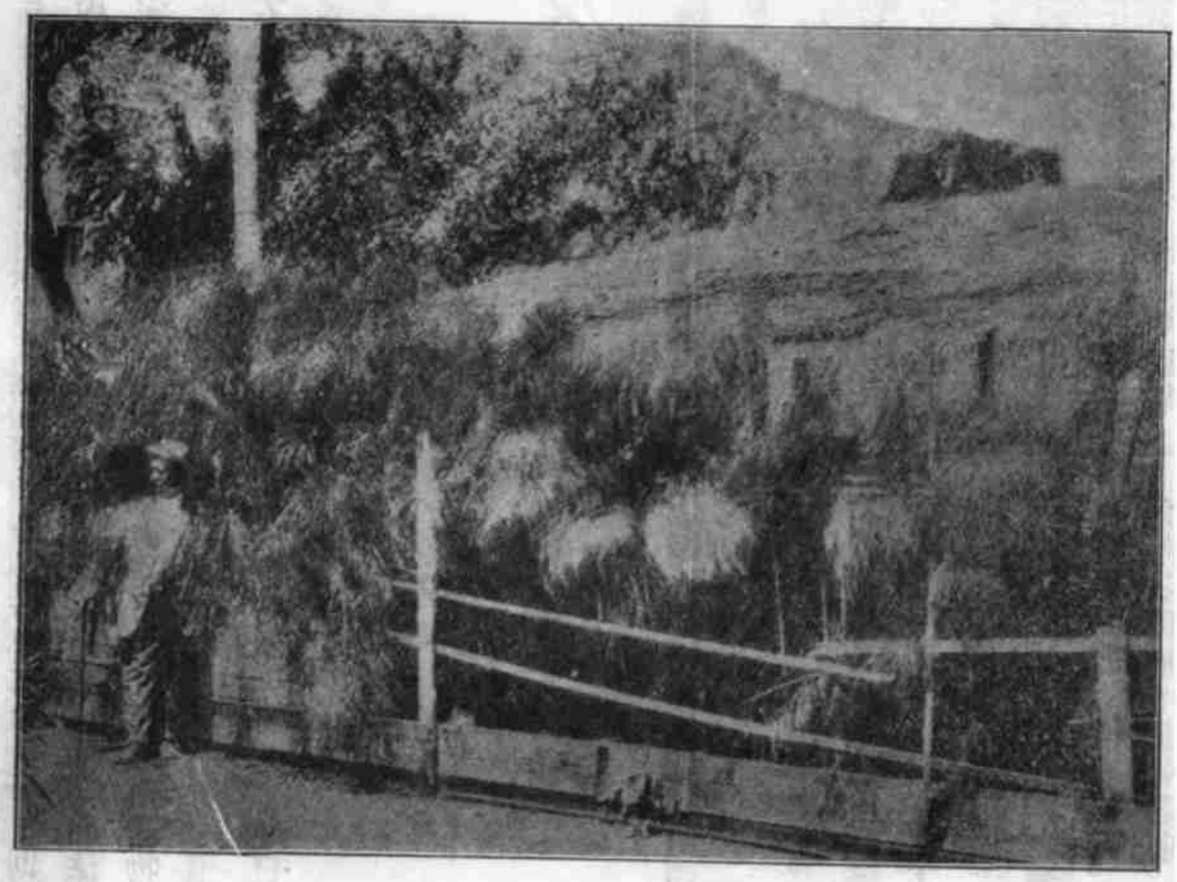
記埃及紙草之復活

譯美國評論之評論報

甘永龍

今西半球之新世界中人。方出入於林樾間。窮搜冥索。冀得一相當之樹。製爲漿汁以供造紙之用。而不知東半球之舊世界中。其千餘年來闕佚無聞之紙草種植法。復漸試於其故土。而有駸駸向榮之象焉。紙草之爲種不一。然皆隸於萱科。Cyperaceæ 其中有最普通者一種。大都植於家屋之中。爲點綴之具。厥名曰傘棕。而植物學家則稱之曰 Cyperus alternifolius。言萱之其葉互生者也。又有一種。最通行於印度。蓋彼處人用以織席者也。厥名曰 Cyperus corymbosus。言萱之其花如傘者也。然而彼最神妙之蘆葦。繁殖於尼羅江兩岸。使埃及國於數千年前崛起爲東方文化最偉大最雄健之原動力者。則名 Cyperus Papyrus。是卽萱之用以造紙。所謂紙草者是也。今紙草有更生之望矣。黎氏名花蘭維格者。Mr. Horace Vickars Rees 嘗著論以遺倫敦格拉斐報。今節錄之云。紙草者。蘆葦之有纖維者也。其高自十二英尺至十四英尺。發長之速。令人驚異。古埃及人因其利而盡其用。不特以製粗劣耐久之卷軸。如吾輩今日所發見者而已。且卽就其莖之維層。而造爲席帆索履布疋之屬。甚或造爲輕舟以航行於尼羅江之淺瀨焉。又曰。其一叢棕色之頭花。埃及人亦摘取之。編成花圈。供諸神龕之前。或飾諸廟門之外。初不肯以其無用而棄之也。云云。但此草之大用。固在於造紙。取其幹心。列置於平面。是爲第一層。復鋪一層於其上。與第

一層合成長方形。是爲第二層。於是以重物壓之。使成葉片。且此草自具有天然之膠水。足使幹心黏結成葉。迨其既燥。則已可以供繕寫之用矣。試觀埃及上古時之碑碣。其所描刻之文書。多作長方形。捲之爲軸而繫之以線。此足徵也。然近古則不復作軸形。其紙式皆四方。疊而釘之。如今之書籍然。間有得諸古墓中爲昔人殉葬物者。其篇幅之長。竟至一百四十四英尺。英國博物院中所藏西巴斯 Thebes（古埃及都會、文化之中心也、）先哲傳。其卷軸之長。凡一百二十二英尺。其闊約二十英寸又二分之一。大抵埃及卷軸之最古者。約在紀元前三千六百年云。今試再引黎氏之言曰。埃及人所製粗劣之紙。黏成長幅。捲爲一軸者。其鄰邦多寶貴之。爭購恐後。埃及人即以此爲營業。歲獲無算。國乃大富。亞烈山德城（埃及北方海口）中。專有造紙之權利。



埃及紙草田之現狀

不許人以倣效者。歷年甚久。以此鄰國所需。均由此城供應。而世界聞名之圖書館。亦因以植基於此焉。獨惜埃及人志驕氣滿。鄰國之中有來購者。埃及忽藐之而弗與。於是他國相率捨去。於紙草之外。別求繕寫之具。迨查理曼 Charlemagne 在位之時。紙草已一落千丈。歐羅巴洲莫有知之者矣。今日此項種植。所以能復見於世者。則英國大遊歷家大探險家瑙敦君 Mr. J. Smedley Norton 之力也。君往來於阿剌伯人之中。考察於埃及內地。屢易寒暑。其志不懈。用能覓得此神奇夙著湮沒已久之紙草。而挈之以歸於尼羅江上焉。據近日自埃及來之報告及照片觀之。知瑙敦君所費財力日力及心力。已獲有滿意之報酬矣。君栽此草於亞烈山德城之近處。自播種以迄收成。均躬自經理而指揮之。收成後。即運往英國紙廠。製造爲紙。其質料既極上等。且用諸印字

機器而極宜。較諸常紙。無稍遜色。英國造紙名家。已歷次試驗。謂無論生料及成材。均極優美。現祗須集資本。建廠棧。以推廣其用而發達其業可矣云云。夫紙草一物。其奇聞異跡。傳世頗多。然閱千餘年之後。以今世之機器。施諸其纖維。而仍能造紙以供人用。則奇之尤奇者也。據黎氏之言。謂紙草種植之復活。其關係於商業者。有二大點爲最顯著。凡產有木汁以供世界紙料之樹。其成熟之期。必須歷四十年或五十年之久。此一點也。栽種紙草之田。一年可期三熟。每畝可產至百噸。此又一點也。據是以爲比較。則紙草業之利益如何。可不言而喻矣。

骰點之比較

壽孝天

骰。以骨爲之。其體正方。六面刻有點。自一遞增至六。六在一之對面。五在二之對面。四在三之對面。其點之色。惟四染以紅。一仍其白。二三五六。則皆染以黑焉。對紅而言之。白與黑皆爲素。故骰子一枚。共二十一點。紅者四點。素者十七點。六面之中。紅者祗一面。素者凡五面。

取一枚骰子而擲之。其擲出之點。可有六種之變化。可以適遇紅者。居六分之一。可以適遇素者。居六分之五。設共擲六次。理應得紅一次。得素五次。因六面中。紅祗一面。素有五面也。然若於五素之中。指定某數之點。則其適遇亦爲六分之一。例如指定六點。則六次中亦祗應得一次。因六面中。六點者亦祗一面也。

取兩枚骰子而擲之。其擲出之點。由兩枚各有六種。兩相組合。可成三十六種之變化。而其中兩枚皆紅之適遇。居三十六分之一。一紅一素之適遇。居三十六分之十。兩枚皆素之適遇。居三十六分之二十五。設共擲三十六次。理應得兩紅者一次。得一紅一素者十次。得兩素者二十五次。此因組合兩紅。祗有一法。組合一紅一素。可有十法。組合兩素。可有二十五法也。然若指定兩素皆爲某數之點。則其適遇亦爲三十六分之一。例如指定兩枚皆五點。則三十六次中。亦祗應得一次。因其組合亦祗有一法也。

尋常擲骰。恆併取數枚而擲之。有多至六枚者。枚數愈多。則擲出之變化亦愈多。其各點組合之適遇。孰爲難。孰爲易。及

其難易之比較如何。在算學上。頗有研究之價值。前因甘泉王君函詢及此。乃就四枚六枚兩種擲法所得之各點比較之。各列算式於左。

甲　由四枚骰子擲出各點之比較

(A)

四　紅

$$C_{44}\left(\frac{1}{6}\right)^4=1\times\frac{1^4}{6^4}=\frac{1}{1296}$$

(B)

三　紅

$$C_{43}\left(\frac{1}{6}\right)^3\times\frac{5}{6}=4\times\frac{5}{6^4}=\frac{20}{1296}$$

(C)

兩　紅

$$C_{42}\left(\frac{1}{6}\right)^2\left(\frac{5}{6}\right)^2=6\times\frac{5^2}{6^4}=\frac{150}{1296}$$

(D)

一　紅

$$C_{41}\times\frac{1}{6}\left(\frac{5}{6}\right)^3=4\times\frac{5^3}{6^4}=\frac{500}{1296}$$

(E)

四　素

$$C_{44}\left(\frac{5}{6}\right)^4=1\times\frac{5^4}{6^4}=\frac{625}{1296}$$

C_{44}者。於四取四之組合法也。其詳式爲$\frac{4\cdot3\cdot2\cdot1}{4\cdot3\cdot2\cdot1}$。故與1等。$C_{43}$者。於四取三之組合法也。其詳式爲$\frac{4\cdot3\cdot2}{3\cdot2\cdot1}$。故與4等。於四取二。則$C_{42}$之詳式爲$\frac{4\cdot3}{2\cdot1}$。故與6等。於四取一。則$C_{41}$之詳式爲$\frac{4}{1}$。故與4等。凡組合記號。皆倣此類推。

於四骰取四骰。其取法祇有一種。每骰皆限於紅。又無可變化。故一千二百九十六次之中。四紅之適遇。祇得一次。於四骰取三紅。其取法可有四種。(因不取之一骰可由四骰迭爲之)而所餘一素。又有五種變化。故三紅之適遇。可得二十次。於四骰取二紅有六法。所餘二素。有五之平方之變化。故二紅之適遇。可得一百五十次。於四骰取一紅有四法。所餘三素。有五之三方之變化。故一紅之適遇。可得五百次。於四骰取四骰祇一法。而四骰皆素。有五之四方之變化。故四素之適遇。可得六百二十五次。

自(A)至(E)。其分子之和。與分母等。可知各式之合理。

(F)

紅兩對

$$C_{42}\left(\frac{1}{6}\right)^2\times5\left(\frac{1}{6}\right)^2=\frac{30}{1296}$$

(G)

紅一對

$$C_{42}\left(\frac{1}{6}\right)^2\times\frac{5}{6}\times\frac{4}{6}=\frac{120}{1296}$$

(H)

一紅三素同點

$$C_{41}\times\frac{1}{6}\times5\left(\frac{1}{6}\right)^3=\frac{20}{1296}$$

(I)

一紅兩素同點

$$C_{41}\times\frac{1}{6}\times C_{32}\times5\left(\frac{1}{6}\right)^2\times\frac{4}{6}=\frac{240}{1296}$$

(J)

紅不同

$$C_{41}\times\frac{1}{6}\times\frac{5}{6}\times\frac{4}{6}\times\frac{3}{6}=\frac{240}{1296}$$

(K)

四素同點

$$C_{44}\times5\left(\frac{1}{6}\right)^4=\frac{5}{1296}$$

(L)

素兩對

$$\frac{C_{42}\times5\left(\frac{1}{6}\right)^2\times4\left(\frac{1}{6}\right)^2}{2}=\frac{60}{1296}$$

(M)

四素三同點

$$C_{43}\times5\left(\frac{1}{6}\right)^3\times\frac{4}{6}=\frac{80}{1296}$$

(N)

素不同

$$C_{44}\times\frac{5}{6}\times\frac{4}{6}\times\frac{3}{6}\times\frac{2}{6}=\frac{120}{1296}$$

(O)

素一對

$$C_{42}\times5\left(\frac{1}{6}\right)^2\times\frac{4}{6}\times\frac{3}{6}=\frac{360}{1296}$$

(G)式中有生數爲$\frac{4}{6}$者。因第四骰之六面中。有一紅一素與他骰同。已不合用。故可生變化者。祇有$\frac{4}{6}$也。(I)式中有生數爲C_{32}者。因就所餘之三骰中。取同點之兩骰。其取法尙有三種也。(L)式中有2之分母者。因四骰分爲兩對。彼此相等。其變化所得。必互相重複。故須以2除之也以後式中有用分母者。均同此理。

(F)與(G)。皆爲兩紅之適遇。故其和與(C)等。(H)至(J)。皆爲一紅之適遇。故其和與(D)等。(K)至(O)。皆爲四素之適遇。故其和與(E)等。由此亦可知各式之必合理。

又(J)與(N)。皆爲不同點之適遇。若指定不同者爲某四數。例如指定一二三四。或指定三四五六。則其適遇各得二十四次。何則。於六面取四面。卽C_{64}。其取法可有十五種。而(J)(N)分子之和。爲三百六十次。以十五除之。故每種可各得二十四次也。

乙 由六枚骰子擲出各點之比較

(A)

六紅

$$C_{66}\left(\frac{1}{6}\right)^6=\frac{1}{46656}$$

(B)

五紅

$$C_{65}\left(\frac{1}{6}\right)^5\times\frac{5}{6}=\frac{30}{46656}$$

(C)

四紅

$$C_{64}\left(\frac{1}{6}\right)^4\left(\frac{5}{6}\right)^2=\frac{375}{46656}$$

(D)

三紅

$$C_{63}\left(\frac{1}{6}\right)^3\left(\frac{5}{6}\right)^3=\frac{2500}{46656}$$

(E)

二紅

$$C_{62}\left(\frac{1}{6}\right)^2\left(\frac{5}{6}\right)^4=\frac{9375}{46656}$$

(F)

一紅

$$C_{61}\left(\frac{1}{6}\right)\left(\frac{5}{6}\right)^5=\frac{18750}{46656}$$

(G)

六素

$$C_{66}\left(\frac{5}{6}\right)^6=\frac{15625}{46656}$$

C_{66}之同數與1等。C_{65}與C_{61}之同數。皆與6等。C_{64}與C_{62}之同數。皆與15等。C_{63}之同數與20等。自(A)至(G)。其分子之和。與分母等。可知各式之合理。

(H)

四紅兩素同點

$$C_{64}\left(\frac{1}{6}\right)^4\times5\left(\frac{1}{6}\right)^2=\frac{75}{46656}$$

(I)

四紅兩素不同點

$$C_{64}\left(\frac{1}{6}\right)^4\times\frac{5}{6}\times\frac{4}{6}=\frac{300}{46656}$$

(J)

三紅三素同點

$$C_{63}\left(\frac{1}{6}\right)^3\times5\left(\frac{1}{6}\right)^3=\frac{100}{46656}$$

(K)

三紅兩素同點

$$C_{63}\left(\frac{1}{6}\right)^3C_{32}\times5\left(\frac{1}{6}\right)^2\times\frac{4}{6}=\frac{1200}{46656}$$

(L)

三紅三素不同點

$$C_{63}\left(\frac{1}{6}\right)^3\times\frac{5}{6}\times\frac{4}{6}\times\frac{3}{6}=\frac{1200}{46656}$$

(M)

兩紅四素同點

$$C_{62}\left(\frac{1}{6}\right)^2\times5\left(\frac{1}{6}\right)^4=\frac{75}{46656}$$

(N)

紅三對

$$\frac{C_{62}\left(\frac{1}{6}\right)^2C_{42}\times5\left(\frac{1}{6}\right)^2\times4\left(\frac{1}{6}\right)^2}{2}=\frac{900}{46656}$$

(O)

兩紅三素同點

$$C_{62}\left(\frac{1}{6}\right)^2C_{43}\times5\left(\frac{1}{6}\right)^3\times\frac{4}{6}=\frac{1200}{46656}$$

(P)

兩紅四素不同點

$$C_{62}\left(\frac{1}{6}\right)^2\times\frac{5}{6}\times\frac{4}{6}\times\frac{3}{6}\times\frac{2}{6}=\frac{1800}{46656}$$

(Q)

兩紅兩素同點

$$C_{62}\left(\frac{1}{6}\right)^2C_{42}\times5\left(\frac{1}{6}\right)^2\times\frac{4}{6}\times\frac{3}{6}=\frac{5400}{46656}$$

(R)

一紅五素同點

$$C_{61}\times\frac{1}{6}\times5\left(\frac{1}{6}\right)^5=\frac{30}{46656}$$

(S)

一紅四素同點

$$C_{61}\times\frac{1}{6}\times C_{54}\times5\left(\frac{1}{6}\right)^4\times\frac{4}{6}=\frac{600}{46659}$$

(T)

一紅五素不同點

$$C_{61}\times\frac{1}{6}\times\frac{5}{6}\times\frac{4}{6}\times\frac{3}{6}\times\frac{2}{6}\times\frac{1}{6}=\frac{720}{46656}$$

(U)

一紅三素兩素各同點

$$C_{61}\times\frac{1}{6}\times C_{53}\times5\left(\frac{1}{6}\right)^3\times4\left(\frac{1}{6}\right)^2=\frac{1200}{46656}$$

(V)

一紅三素同點

$$C_{61}\times\frac{1}{6}\times C_{53}\times5\left(\frac{1}{6}\right)^3\times\frac{4}{6}\times\frac{3}{6}=\frac{3600}{46656}$$

(W)

一紅兩對素

$$C_{61}\times\frac{1}{6}\times C_{52}\times5\left(\frac{1}{6}\right)^2\times C_{32}\times4\left(\frac{1}{6}\right)^2\times\frac{3}{6}=\frac{5400}{46656}$$

(X)

一紅一對素

$$C_{61}\times\frac{1}{6}\times C_{52}\times5\left(\frac{1}{6}\right)^2\times\frac{4}{6}\times\frac{3}{6}\times\frac{2}{6}=\frac{7200}{46656}$$

(Y)

六素同點

$$C_{66}\times5\left(\frac{1}{6}\right)^6=\frac{5}{46656}$$

(Z)

六素五同點

$$C_{65}\times5\left(\frac{1}{6}\right)^5\times\frac{4}{6}=\frac{120}{46656}$$

(子)

三素三素各同點

$$C_{63}\times 5\left(\frac{1}{6}\right)^3\times 4\left(\frac{1}{6}\right)^3\div 2=\frac{200}{46656}$$

(丑)

四素兩素各同點

$$C_{64}\times 5\left(\frac{1}{6}\right)^4\times 4\left(\frac{1}{6}\right)^2=\frac{300}{46656}$$

(寅)

六素四同點

$$C_{64}\times 5\left(\frac{1}{6}\right)^4\times\frac{4}{6}\times\frac{3}{6}=\frac{900}{46656}$$

(卯)

素三對

$$\frac{C_{62}\times 5\left(\frac{1}{6}\right)^2\times C_{42}\times 4\left(\frac{1}{6}\right)^2\times 3\left(\frac{1}{6}\right)^2}{3\times 2}=\frac{900}{46656}$$

(辰)

六素兩同點

$$C_{62}\times 5\left(\frac{1}{6}\right)^2\times\frac{4}{6}\times\frac{3}{6}\times\frac{2}{6}\times\frac{1}{6}=\frac{1800}{46656}$$

(巳)

六素三同點

$$C_{63}\times 5\left(\frac{1}{6}\right)^3\times\frac{4}{6}\times\frac{3}{6}\times\frac{2}{6}=\frac{2400}{46656}$$

(午)

六素三同又兩同

$$C_{63}\times 5\left(\frac{1}{6}\right)^3\times C_{32}\times 4\left(\frac{1}{6}\right)^2\times\frac{3}{6}=\frac{3600}{46656}$$

(未)

六素兩同又兩同

$$\frac{C_{62}\times 5\left(\frac{1}{6}\right)^2\times C_{42}\times 4\left(\frac{1}{6}\right)^2\times\frac{3}{6}\times\frac{2}{6}}{2}=\frac{5400}{46656}$$

(H)與(I)。皆四紅之適遇。故其和與(C)等。自(J)至(L)。皆三紅之適遇。故其和與(D)等。自(M)至(Q)。皆兩紅之適遇。故其和與(E)等。自(R)至(X)。皆一紅之適遇。故其和與(F)等。自(Y)至(未)。皆六素之適遇。故其和與(G)等。

由此亦可知各式之合理。

又(N)與(卯)。皆爲三對同點之適遇。若指定同點者爲某三數。例如指定四五六。或指定一二三。則其適遇各得九十次。何則。於六面取三面。其取法可有二十種。而(N)(卯)分子之和。爲一千八百次。以二十除之。故每種可各得九十次也。

觀上列甲乙兩類之比較數。有易疑其爲誤而實不誤者數端。

一、甲類之中。(J)得二百四十次。(O)得一百二十次。是紅不同之適遇。反比素不同爲多也。

二、乙類之中。(N)得九百次。(卯)得九百次。是紅三對之適遇。竟與素三對等多也。

三、(辰)得一千八百次。(巳)得二千四百次。是六素三同點之適遇。反比六素兩同點爲多也。

四、(巳)得二千四百次。(午)得三千六百次。是六素三同又兩同之適遇。反比六素三同點爲多也。

五、(辰)得一千八百次。(未)得五千四百次。是六素兩同又兩同之適遇。反比六素兩同點爲多也。

科學雜俎

世界中最高之隧道

南美智利國與玻利非亞國相通之鐵道。穿過安達斯山。長約五哩。此山爲南美著名之高嶺。人工鑿之。工程浩大。究其隧道所在地。實距海面高一萬二千呎。近今日夜兼工。以期速成。彼意大利國有名之新孛羅隧道。昔年謂其最高者。今乃落於第二位矣。

太陽果有放射之熱乎

太陽光線下射。感受者咸覺其溫熱。蓋以太陽爲強大之白熱體也。由來學者。皆深信不疑。近時美國之科學家穀胡氏。創一新說。言太陽毫不放射其熱。一時美國學界中。新生一大波瀾。而爲學子聚訟之地。氏之意。蓋謂太陽無放射之溫熱。索證亦不甚遠。試乘飛行器航行天空。愈高而氣溫愈低。從經驗家推勘。氣界絕頂。推知其寒冷之度。有非現有之寒暑表所能測量者也。如謂太陽果有放射之熱。彼航行於天空者。與住於地面上者較。距日之遠近不同。受熱亦當較烈。一也。熱帶之下。終年如夏。其間之絕巔峻嶺。不應恆有積雪。二也。水氣上騰。化爲雲影。上受溫熱。常應擴大。不應降而爲雨。三也。由此觀之。太陽之熱果能直射於地上否乎。似不待煩言而始解焉。然則吾人日常所感之熱。何自而來乎。穀胡氏曰。是由電氣作用而生者也。夫光者。在宇宙之原始時己有之。光達於地上。乃生溫熱。因太陽與地球間。光線顫動甚速。一秒時行十八萬六千哩。於是摩擦以太。乃起電氣。而得其熱。穀胡氏近以此理。欲利用太陽之光線。發明一種蓄電池。聞將告成有日矣。

舌之判斷法

長舌之人。快活而具勇敢之氣。○短舌之人。憂鬱而有僞善之性。○廣舌之人多辯。○狹舌之人知自己而不知社會。○長廣舌之人。不堪任大事。○狹長舌之人。臨事而乏誠意。○短廣舌之人。好弄虛僞而放大言。○光舌之人。發言銳利而聳人聽聞。

眼之判斷法

眼呈鳶色者。形體強幹。○眼呈黑色者。形體柔弱。○眼圓而突露者。作事多輕率。○眼細而長者。居心多狡猾。○眼斜視者。其行事難於憑信。○眼下瞰者。其性情概屬溫厚。○憂鬱性者。眼無軒豁之光輝。○富於辨別力者。眼角光銳而細長。

言情小說

碎琴樓

續第二號

第九章　瓊花爲雲郎彈琴劉夫人及秋雨爲微言遂傷其嬌女

瓊花入。及堂。卽遙呼曰。阿母何言。脫姥姥弗來者。兒亦且至。姥姥誠徒勞。劉氏曰。鮑湯熟久矣。弗促汝。殆猶未返。瓊花曰。兒偕雲哥已及闤闠。而姥姥乃至。語次。取雲郎手中花。擘其半。授雲郎。餘獻劉氏。劉氏曰。吾弗取。且吾老。須花何爲。時八環已捧鮑湯進。陳於桌。劉氏曰。吾既飫矣。兒第偕雲哥食。瓊花微笑而赬。就坐。回首呼雲郎。雲郎亦坐。瓊花新愈。腹殊飢。捧盂狂嚼。狀殊饕。雲郎知其飢。卽起傾己盂之半與之。瓊花辭之。雲郎弗聽。瓊花小語曰。汝弗嗜此耶。雲郎曰。然。且吾腹猶果。瓊花回首。則秋雨灼灼旁睨。乃笑曰。吾病飢。輒越啗雲哥者。弗審廚乃有無。脫有者。則吾猶將益。劉氏曰。有之。然是特留侯銀生世昌者。瓊花笑曰。然則吾弗欲矣。食竟。雲郎辭歸舍。瓊花亦起。逡巡將登樓。秋雨小語曰。既食乃俱歸。因顧瓊花微笑。瓊花大赬。回首曰。姥姥何言。秋雨顧劉氏。劉氏亦笑。瓊花彌羞。亟遁歸樓。念姥姥胡以戲我。然姥姥固偕吾居。恆相謔。彼戲我殆恆情。而阿母亦幷笑何也。且睨我弗止。則又奚爲。

先是瓊花偕雲郎出也。秋雨侍劉氏理橫屏。劉氏曰。茲兒殊怪。忽然弗甯。又忽然而愈。正如夏日長炎。忽驟雨狂來。滂沱四塞。須臾頓止。則又熱日燒天。嚇我心膽碎矣。曩固謂彼嬌癡。而喘逆翻腸。則又殊苦。且病魔之除。又何速也。秋雨曰。以吾觀之。姑姑殆患心氣。氣之爲物。起落乃至無常。劉氏曰。茲言殊當。然瓊花又烏得苦其心氣。覩彼恆態。固未嘗或殊。惟數月以來。則彼誠喜雲郎。以雲郎馴愼溫和。宛然女子。喜之亦童子恆情。顧有佳儔。則心氣且當愉暢。胡乃滋疾。秋雨曰。喜怒之乘。正復不能一致。安知喜極不能轉而爲悲。劉氏瞿然。俯思有頃。曰。嘻。吾憶之矣。曩者渠翁譴雲郎。瓊兒乃極要我。謂非雲郎咎。我亦極知雲郎無罪。然瓊兒又何拯之殷。則是中殆有說。秋雨曰。夫人殆弗曾知。昨者姑姑病。猶命九環詢雲郎歸期。謂將返其册本。今早九環謂雲郎已不歸。姑姑乃悅而笑。病若失。以吾觀之。謂返册本者。特飾辭。特患其果歸。故佯爲斯問。然則姑姑殆深喜雲郎。而雲郎亦滋悅姑姑。故聞姑姑疾。乃罷其歸念。往者吾偕赴學堂。窺姑姑無事不袒雲郎。雲郎亦無事不及姑姑。吾固謂小兒女恆情。輒喜

其性情之契。以今觀之。則吾論殊不曾盈其量。因爲劉氏誦囊者屬聯。及二人之語。劉氏曰。雲郎誠純厚而能讀。壻之亦殊佳。語至是。瞥睹西廊有異影。亟問何人。秋雨起瞰之。九環噭笑躍出。劉氏怒曰。小魅嚇人。乃竊聽人語。汝愼之。恐汝不欲生矣。九環笑而入。

瓊花偃臥獨思。顧視窗外。心潮起落。乃如輕風微雲。流蕩至無條理。俄而思力既倦。遂頹然假寐。忽有語者曰。姑姑。啟目則九環癡笑立其側。瓊花嗤曰。狂笑何爲。九環曰。夫人謂姑姑。語至是。愕然回顧樓門。已乃笑而前。小語曰。夫人謂雲郎誠純厚而能讀。壻之亦殊佳。語已狂笑。瓊花大羞。嗤之曰。語此胡爲者。即回首向窗。展袖自拂。九環視之。已項頰皆汗矣。九環進巾。瓊花拭已。回首曰。夫人猶何言。九環曰。我竊聽於廊。而夫人叱我。餘語我弗得知。惟記秋雨有言。姑姑無事不袒雲郎。雲郎亦無事不及姑姑。夫人亦謂窺彼殊喜雲郎。我所憶者。乃如此。瓊花俯首。九環前曰。然則姑姑遂嫁雲哥耶。瓊花嗤之。復回首向窗而望。

既而秋雨入。顧瓊花卽微笑。瓊花歛頤而俯。默然無言。頃之。徐起。臨鏡自燭。旋取粧匣出梳。將自理其垂髮。卽又不理。復藏而覆之。循案徐行。至琴側。因捧琴而理其絃。笑謂秋雨曰。姥姥試教吾彈。秋雨曰。姑姑夢耶。抑故弄我。吾能姑姑已誰能之。胡復言教。瓊花笑。拂絃自鼓。弗一闋。卽置琴起。曰。弗解今日何故乃不能彈。勉彈之。格格如非出吾指。秋雨不言。第顧之笑。瓊花又赬。因趨案。展紙。將爲書。忽九環疾入。推秋雨曰。主人歸。偕夫人語於堂。語祕。殊弗能聽聞。夫人沉吟久。遂命汝。汝胡坐者。秋雨微顧瓊花。笑而出。九環亦出。瓊花於是益無聊賴矣。乃伸紙爲書。瓊花字固端秀。進化先生恆稱之。謂除銀生外。生徒中以瓊花爲巨擘。顧茲時則弗然。瓊花書弗及數字。輒復棄去。更易其箋。如是數回。終乃盡取所棄。揉而碎之。投於簏。筆墨亦置不斂。以狀卜之。則瓊花者。固無志於書。特借書以自解其寥寂。顧瓊花恆時。苟寥寂者。必枯坐。時時爲微噯。而今日則否。頗具歡容。且頻頻窺鏡。則殊可怪矣。

瓊花既不爲書。乃復理琴。憑窗而鼓。較前調特有和音。殆胸次弗甯。已被爲書時消去。忽隱隱有呼妹妹者。瓊花愕然頓止。俯而顧瞰。則雲郎躑躅窗前。雲郎向瓊花大歡曰。妹妹胡樂。乃能鼓琴。瓊花輾然曰。雲哥胡復來。我乃弗知。雲哥來幾時矣。雲郎曰。甫至耳。吾歸。忽弗睹吾巾。以爲拂妹妹裳時。遺於此。亟入搜之。比入閫。偶搜吾衣袋。則巾固在袋中。妹妹謂不可笑耶。然已入閫。又不欲遽歸。因瞷妹妹。而妹妹乃鼓琴。弗顧我。瓊花笑曰。我胡嘗弗顧汝。脫眞弗顧。茲胡得與汝語。雲郎曰。吾呼汝耳。我苟不呼妹妹。烏能顧我。雖然。妹妹能爲我彈琴悅我。則我亦能宥之而弗譴。瓊花笑諾。將鼓。雲郎自下指畫呼嗚。瓊花忍笑鼓之。殊不中調。而雲郎擊掌以爲大佳。既而琴止。雲郎亦去。不數武。瓊花遙呼之曰。雲哥

來。雲郎亟返。問何語。瓊花笑弗言。久之始曰。吾戲雲哥耳。忽背後吱然有聲。瓊花回顧。則九環方兀立癡笑。瓊花陡赬。雲郎促瓊花言。瓊花第微笑。雲郎遂怨瓊花。謂瓊花戲而不純。故弄我。脫妹妹後此窘者。我且誓不拯。悻然自去。瓊花目之俯首。九環伺久之曰。姑姑胡不理琴。瓊花不應。再請之。瓊花色然推琴曰。汝胡不自理。因就几臥。九環愕然。

瓊花每飯。輒俟秋雨。顧是夕則殊異。秋雨未歸。瓊花輒先食。弗半甌。即又棄去。九環大疑。謂姑姑之性。殆且變矣。其實瓊花性固弗變。特九環鈍耳。少頃秋雨入。瓊花曰。姥姥弗來。我遂獨食。秋雨笑曰。獨食亦良佳。吾耄而鈍。偕姑姑食又胡樂。瓊花他顧無言。秋雨又笑曰。吾將語姑姑。姑姑願聞之耶。瓊花曰。姥姥何言。秋雨曰。無他言。特頃者。阿翁云。語至是。爲咳聲。復自揉其目。繼乃笑曰。頃阿翁云壻雲郎亦佳。特渠貧耳。而吾則弗謂然。瓊花變色曰。姥姥勿言。語未終。忽伏桌大嘔。秋雨大驚。亟前扶之。瓊花喘而墮淚。秋雨謂九環曰。汝速語夫人。且速反。吾殆矣。將弗能扶姑姑。姑姑喘又彌急。奈何。

九環以狀白劉氏。劉氏奔而登。抱瓊花曰。嬌兒苦也。必頃者圃游而遘風。兒出時。我固弗欲。而弗忍阻嬌兒。謂嬌兒得游。則疾且速愈。而孰料嬌兒遘風而嘔。脫吾能阻嬌兒。嬌兒亦胡至是。瓊花搖首。劉氏與秋雨並扶瓊花。瓊花閉目弗言。有時喘少止。鼻息悠悠。狀似甯靜。二人徐徐欲轉身。瓊花復喘。二人弗敢動。如是良久。疲極。弗復能支。瓊花喘稍止。展目曰。阿母。劉氏曰。兒何語。瓊花不言。久之。始側身微噫曰。吾將眠於榻。劉氏諾之。既寢。遂弗復喘。而氣息如絲。僵臥如已死。九環對秋雨曰。姥姥老人。乃弗知檢。胡以彼語語姑姑。劉氏訝之。叩其故。秋雨頷而搖首。劉氏悟。乃命九環伺瓊花。偕秋雨下樓。

第十章　瓊花覲聖返爲雲郎受責而玉英至

自石村

李紳富者也。良田之外。肥腯尤夥。每當殘陽西墮。炊煙四揚。有搖角遵道徐行。望之如長蛇蜿蜿而來者。皆李家之腯也。李紳既事農牧。且業商。市中列巨肆。營質業。肆中貿易。不知其量若何。第覺授職數十人。都無暇者。李紳踞案微語。應聲如雷鳴。蓋李紳實富者也。李紳除經營事業外。又須覲官。蓋李紳爲地方富紳。即官亦憚而媚之。事之不決者。恆決之李紳。故李紳乃滋忙。恆居市。然時而至哺。則李紳必返家。挈其夫人商量家政。謀定則授權夫人。俾自行之。脫天禍李紳。既以膝下兩兒。則李紳當少紓其勞。而天之窘人。恆不欲人躋全美。李紳亦無如何也。是日。又李紳偕其夫人議家政時矣。夫妻老矣。相向閒談。頗覺絕無聊賴。李紳方憑几微噫。而銀生等自塾歸。李紳曰。雲郎猶避學耶。銀生曰。然。彼逃學幾日矣。先生怒之甚。謂再弗來者。將遂逐之。李紳曰。鈍兒益自縱矣。劉氏

從容曰。否。雲郎固不適。李紳曰。瓊兒今日何如。劉氏曰。昨日之藥。良弗中病。然亦不復加。猶病喘耳。李紳俯首沉思。久而不語。劉氏曰。昨秋雨之語。汝不旣聞耶。李紳瞠目曰。秋雨何言。劉氏命秋雨。秋雨至。李紳詢之。秋雨曰。然。昨吾實語此。吾登樓。值姑姑方食。吾卽以阿翁之語語之。謂壻雲郎亦佳。特渠貧耳。姑姑遂嘔。吾耄。誠不識此語乃爲姑姑病。李紳顧劉氏曰。然則瓊兒殆不悅雲郎。劉氏曰。以往狀卜之。則渠二人實相悅。李紳曰。然則又胡病。劉氏弗能答。頃之曰。以理論之。雲郎誠弗及銀生佳。而窺瓊兒之意。正又難必。李紳曰。然。吾亦謂銀生佳。瓊兒猶少耳。顧不如緩窺之。脫彼悅銀生則至佳。苟弗然者。則壻雲郎亦弗惡。是在渠矣。劉氏然之。李紳出。秋雨亦退。

瓊花之疾。逾一日矣。病旣弗加。亦弗更減。恆幽眠。弗寐則嚶嚶嬌喘。弗言。亦弗笑。有時忽然睜目澄澄顧視。則又燦然有妙光。而叩之終弗語。劉氏大憂。九環時時懟秋雨。謂其老而弗智。乃傷姑姑。秋雨老矣。心腔癡稚如童騃。恨瓊花之疾。由己肇之。恆悵悵。顧弗如再以李紳語進。或者猶有幸。女兒心性。固難逆窺。而謂其絕無幽思。則又難必。吾亦曾作女兒耳。以是語慰之。安卜其不忽收良效。策旣定。踽踽登樓。瓊花方搴帷微喘。九環侍焉。秋雨從容曰。姑姑。已稍甯耶。瓊花頷之。秋雨曰。但願姑姑早安。則吾家乃滋樂。頃阿翁正偕阿母語。焦急乃弗堪言狀。瓊花又頷之。秋雨笑曰。頃阿翁又言。瓊兒猶少。弗如緩窺之。果何悅者。則何壻耳。姑姑思之。姑姑病至是。猶作是語羞人。甯不可笑。九環恆謂秋雨老而弗智。特怨之。秋雨語時。頻目以止其言。而秋雨弗聽。語旣。瓊花無言。張目視秋雨者再。卽微喟。側內而臥。

明日之晨。朝光初吐。瓊花在帳中已醒。酣眠旣飫。病亦稍紓。而病疲弗欲卽起。凡病者偃臥。爲耳至靈。瓊花居帳中。似聞異音。因令九環瞯之。旣而狂笑入曰。姑姑速起。銀生率諸生來捉雲哥矣。瓊花搴帷曰。胡事捉雲哥。九環曰。銀生言。先生謂雲哥逃學。將十日。頑懶實冠諸徒。因令諸徒來捉之。而雲哥弗願去。且疾。諸徒弗可。遂與雲哥爭。雲哥弗敵而號。瓊花曰。雲哥一人。焉能敵衆。嘻。捉去必矣。九環曰。否。夫人爲之語銀生。始率諸徒去。瓊花曰。阿母語之耶。九環然之。瓊花起。盥已。就几坐。忽九環臨窗狂呼。且招手曰。來來。瓊花問何人。九環曰。雲哥耳。雲哥畏捉而遁於圃。卽俯瞰曰。姑姑耶。頃已起矣。茲正弗眠而坐。又回首謂瓊花曰。姑姑。雲哥伺也。瓊花憬然良久。徐起俯窗曰。雲哥。雲郎愕然曰。妹妹又驚我也。瘦乃至於是。瓊花黯然弗應。雲郎曰。幸我慧。弗曾至塾。否則將……語至此。郎弗復言。瓊花曰。汝至塾又何如。雲郎囁嚅曰。無之。特患汝懟我。瓊花瞿然曰。汝固謂我苟窘者。且誓弗我拯。雲郎曰。妹妹胡信茲言。詎不審爲吾僞。瓊花曰。誰偕汝僞者。雲郎大窘。適八環至。招雲郎爲朝餐。雲郎蹙然曰。妹妹必勿怒。吾誓之。後此吾猶僞者。

吾必不良於死。瓊花變色。雲郎旣行。復回首曰。妹妹然耶。瓊花輾然頷之。雲郎遂狂奔去。蓋自是瓊花乃日愈矣。

瓊花旣愈。遂進塾。雲郎亦不復惰游。李家人遂皆謂瓊花勤。甫愈卽向學。而雲郎則至惰。今茲進塾。特以無伴侶。懼先生責耳。脫瓊花病未已。則渠猶將傲游。而瓊花獨謂其嗜學。則可怪矣。自春徂夏。又自夏徂秋。進化先生之勞績巨矣。念曾弗半年。而學徒已鮮弗通者。其成績乃較一年爲優。則先聖人誘導之功。至堪懸念。且自闢館以來。師生都淸健寡病。又甯非先聖翼佑之勳。食德弗報。是謂辜恩。至非儒者所宜出。乃爲簡授諸徒。俾各反其父兄。期以十月朔上祀先師孔子。期前三日。徒各以百錢來。及期。父兄衣冠挈子弟至。勿褻勿怠。徒秉命唯唯。十月朔。諸父兄率子弟畢至。列於堂。先生亦儒服出。蓋先生謂孔子古人。且至聖。弗可以短衣見。懼褻之也。須臾號鐘三鳴。先生巍然上列。矗立北向。侯生徒整其伍。瓊花自以女子。弗願拜。退倚於屏。雲郎招之。瓊花搖首笑。李紳命之。先生亦回首。謂其弗恭。瓊花乃忍笑立於後。招雲郎。雲郎弗出。瓊花不悅。頓足而睨。雲郎乃由衆中出。就之立。旣初獻。銀生回首見之。亦出。就瓊花。雲郎左而銀生右也。瓊花輒展笑。雲郎色然。耳面俱赤。卽趨其東。距瓊花殊遠。植立北向。殊弗顧瓊花。瓊花色亦變。旣亞獻。亦趨其東。介雲郎銀生之間。引袖而自嚙。旣禮畢。父兄率諸徒謝先生。而瓊花已盈盈趨出。李紳呼之。瓊花弗應。旣出塾。執秋雨手曰。歸休。秋雨曰。胡便言歸。阿翁殊未來。瓊花無言。扶秋雨行。喉格格如將嘔。秋雨大愕。回首號曰。雲哥速來。吾且及姑姑顛矣。雲郎應聲奔至。前掖瓊花。瓊花縮手弗願。雲郎氣咽。終掖之。瓊花喘而行。秋雨曰。雲哥。姑姑胡忽有是。雲郎曰。弗知。或者爲銀生所窘。秋雨曰。銀生胡窘姑姑。姑姑溫溫。吾意必不逢銀生之怒。雲郎曰。銀生亦胡擇。其人殆如狡貓。審雛雞之弗捷。輒撲之。窘而後已。瓊花失笑。脫腕掌雲郎之掌。曰。汝弗似狡貓耶。雲郎笑曰。吾誠狡而似貓。然狡而能悔。甯非佳貓。且吾假爲狡貓者。且將視妹妹爲雛雞。而噬之。乃非男子。雲郎遂張口及其掌之脣。瓊花陡擊之。中雲郎之臉。因俯口趨瓊花掌。瓊花卽舉手就之。曰。噬之噬之。弗敢噬者。瓊花大笑。雲郎亦笑。張手將還擊瓊花。秋雨曰。姑姑勿戲。阿翁來矣。

銀生至能讀者也。且老成。喜與老人語。語又恂恂通世務。故李紳深贊之。謂爲保家之令子。其實銀生亦非能老成者。特童子之性。喜得人諛。李紳恆嘉寵之。故銀生戢然就範。祀聖旣畢。攬李紳之袂。從容出門。李紳行而詔之。謂童子之學。殆如蓄水爲池。弗繼灌之。枯且立至。且人生無論何業。其歸旨在得多錢。弗能得錢。雖學問高如頂上之雲。於事奚補。故童子讀書。宜求實際。銀生唯唯。瓊花望李紳且至。立俟之曰。阿翁行何遲。李紳曰。而父行弗遲。特兒速耳。遂前。經雲郎。睨之。雲郎大慄。銀生曰。雲郎。汝恆自詡健於步。弗如偕吾

競奔。汝勝吾者。吾則將今日先生賚我方巾及筆。悉以貺汝。以旌汝能。李紳亦善之。謂少而能奔。於體滋健。顧雲郎。雲郎搖首弗願。李紳弗悅。謂雲郎爲怯。且長者語言。嚴重乃如律令。而雲郎易之。惰而頑傲。烏爲佳童。雲郎赧然。泚集於顙。瓊花遙顧之。示以意。雲郎乃奔。四尺之外。已不及銀生。竭力追之。觸於石而仆。痛極。然弗敢號。踞地而憩。李紳猶視笑曰。稚哉孺子。然汝當自思。貧賤之家。不健力烏從得食。語已。軒眉而去。瓊花繼至。懟曰。胡弱至是。足指破耶。雲郎蹙額搖首。瓊花俯而解其履。履脫。拗及足指。雲郎痛極而號。然足指固不破。第擦傷耳。瓊花捻其額曰。雲哥稚女子也。小不適。輒嬌鳴。秋雨笑。雲郎亦笑。

雲郎既傷足。瓊花候之。其行殊緩。李紳立於戶待之。遙呼曰。瓊兒胡不來。瓊花諾。比至。李紳曰。玉英待久矣。俟見汝後。乃釋外衣。汝胡遲遲。瓊花茫然不解曰。阿翁。玉英何人。兒乃未識。李紳曰。汝弗憶矣。石村玉英。固嘗來此。且汝履式。猶彼模以授而母。汝奈何遂忘。瓊花恍然笑曰。吾憶之矣。是玉英。兒履式誠渠模。雖然渠奚爲而至吾家。李紳笑曰。彼奚爲至耶。汝試思之。外之人猶能記之。而汝則夢夢。嗟夫瓊兒誠癡極矣。瓊花澄目弗解。既而回首謂秋雨曰。今日奚日。秋雨曰。十月朔也。瓊花忽笑曰。吾憶之。十月三日者。爲阿翁誕辰。玉英殆來賀。李紳笑而諾。李紳既入。雲郎曰。玉英何人。瓊花曰。亦中表。與汝殆相儔。然較汝則尤親而富。雲郎曰。彼年幾何。瓊花目之。默弗答。雲郎悚然而笑。

入堂。劉氏巍然踞上座。銀生等立其側。李紳猶徐徐步階下也。劉氏膝前坐女子。紅裳碧衣。姣好而善笑。鬟上插菊花。手摺衣袂。與劉氏語。世昌木木仰聽。如病雞。銀生則微笑聳肩。擇語以間之。女子亦頻頻回睨銀生。雲郎知此玉英也。瓊花將至。玉英即起趨迎曰。瓊妹歸矣。瓊花笑曰。玉姊姊猶記我耶。吾履猶爲姊姊式。且阿翁責我。謂姊姊久待。而我乃不歸。玉英曰。否。吾甫至耳。遂相爲禮。雲郎睨之。雖弗審其年華。而玉英則較瓊花高寸之半。玉英禮瓊花已。又禮雲郎。雲郎偪促弗揚。瓊花輒掩口笑。玉英禮已。劉氏指雲郎語其名。玉英頷而睨之。雲郎亦睨玉英。瓊花乃停笑顧雲郎。雲郎趨而西。立於瓊花之背。於是瓊花又歡笑。玉英曰。瓊妹今日祀聖。是獲獎物。瓊花曰。姊姊弄我。我惰而鈍。烏得獎物。得獎物者。殆惟銀哥。蓋銀哥勤而慧。得獎宜也。時李紳已至。大悅曰。然。獨銀哥得獎耳。銀哥胡不颺汝巾而出汝筆。以示諸人。蓋諸人羡汝。乃如淮南之雞。目視其主人栩栩冲天。誕之而無如何也。語既捫頦大笑。斜目以睇雲郎。銀生聞令彌喜。出巾獻劉氏。劉氏接之。授玉英。玉英曰。雲世二哥。胡不亦出。劉氏曰。彼二人殆無有。李紳揚目曰。學堂獎物。殆如特詔恩綸。實非恆有。即有機緣呈露。亦當視其人福運奚如。詎芸芸者所能希冀。語已一座寂然。李紳聳肩大笑。瓊花曰。以兒觀之。良不盡然。亦視愛憎何如耳。譬之前餐蒸蛤。兒謂非佳。而阿

母則滋適口。九環且謂逾於蒸豚矣。李紳不悅曰。我不意弗覩兒久。兒乃另易一格矣。以汝論衡之。則世界道義。都非恆經。先聖格言。亦不必守。而朝餐夕處。且可翻覆以淪於無有。即純徇愛憎可矣。吾頃者正謂雲郎惰而頑傲。弗恤長者語言。汝言正復相類。且尤有甚焉。以汝敢與長者辨也。且汝詎絕無愛憎。以吾觀之。汝之愛憎。尤猥鄙而非恆徑。李紳者。實至善養尊嚴者也。偶爾噓氣。即如迅雷轟天。百物股栗。頃者瓊花遲行。已默默不悅。今又面斥其非。益怒。乃大斥瓊花。瓊花窘甚。遽起。掩袖歸樓。嚶然啜泣矣。

第十一章　進化學堂休業瓊花乃以玉梅送雲郎歸其居

瓊花既懟其父。遽歸樓。堂上下皆愕然。李紳嘆曰。不學之人。良無道氣。小女子又不孝矣。李紳實懼威嚴漸隕。將見易於家人。且當貴客之前。尤不可露其家難。乃錫瓊花以不孝罪名。將以自蓋。其實嬌啼妙女。殆無不孝之可言。彼女子佳程。實以羞爲本位。天下古今之所謂美人者。大都善羞者也。然當羞而無以排遣。又苦不易收場。故其結果。乃舍嬌啼而無以自障。劉氏曾爲女子。深悉玆竅。乃大怨李紳。謂李紳庭辱其嬌女。瓊花烏得不啼。數十年獨踞家翁。用威猶患弗足。又肆其毒於吾嬌女。吾嬌女健飯如恆則已耳。脫有如何。……語至此。即泣不下續。劉氏之悲。悲無子也。李紳閱歷久。亦能覺之。懼幷悲則爲兆弗祥。因徘徊自出。衆不歡皆散。玉英慰劉氏。劉氏悲已。遂攜之登樓。曰。吾與汝視瓊花也。

劉氏偕玉英登樓。及閾。遇秋雨。劉氏曰。姑姑胡爲。秋雨曰。臥耳。玉姑姑偕人來。謂且復返。信耶。劉氏曰。姥姥弗言。我且忘之。姥姥脫無作者。則爲我善遣之。秋雨諾而去。及樓。瓊花徐起曰。阿母偕玉姊姊來。姊姊弗臨吾室幾年矣。吾意姊姊終弗忘其位置。玉英曰。然。即姈姈不挈吾者。吾亦能自至。瓊花低首不語。神情黯然。在理主客初面。各當搜尋語言。以爲酬應。而瓊花既弗解此。玉英亦索寞無聊。劉氏乃就瓊花坐曰。兒勿苦。兒弗知而翁至善譴人耶。彼之譴人。殆爲恆性。譬之飲食。實不能輕去其口。玉英亦曰。然。舅舅威稜。至令人怕。我覩之。亦慄慄弗甯。雖然。習見之。則亦似無有。劉氏目玉英。玉英知旨。前曳瓊花。將偕之下樓。瓊花弗應。強之。瓊花欲涕。劉氏大憐之。忽秋雨踉蹌上曰。姑姑胡不偕玉姑姑去。阿翁俟久矣。阿翁詔吾。謂姑姑弗悅。可挈之來。吾將以術娛之。及新來之嘉客。衆弗解。秋雨笑曰。頃諸郎集曠場競筋斗。睹阿翁至。愕而逃。弗謂阿翁至良。亟止諸童。令復競。銀生筋斗至佳。乃易雲郎。謂雲郎脫能者。則貺之以先生獎巾。雲郎弗可。銀生遂大揄雲郎。雲郎怒。試爲之。不意竟勝銀生。銀生遂挾巾而逃。雲郎已置之矣。而阿翁弗可。令八環偕世昌追縛之。謂將復競。故令我促姑姑耳。玉英大悅起曰。去之。觀筋斗。至樂也。吾恆觀吾僮戲。大僮

筋斗起矣。小僮弱。甫倒撲。卽弗能躍。仰而揚其肢。乃大類翻身之鼈。劉氏笑。曳瓊花。瓊花輾然乃起。比及曠場。八環等已縛銀生返。銀生健甚。雖被縛。猶揚掌四擊。狀如中魔。李紳命雲郎前助之。雲郎弗應。瓊花目之。雲郎乃攘臂而前。銀生弗敵。則俯而護其巾。且撲地狂號。李紳乃止雲郎等。令八環歸室。取己巾。獎雲郎并獎世昌。謂世昌勇於捕亡也。瓊花笑曰。雲哥技進矣。乃得獎巾。以吾觀之。汝弗如并獻銀哥。蓋銀哥之技。實較汝優耳。雲郎諾之。出巾擲銀生。銀生羞而怒。勢且鬪。李紳亟令雲郎拾巾。銀生姑怏怏去。

越日。李紳之誕期至矣。李紳自以老而無子。謙沖弗願當賀者。特敘家禮。朝日甫吐。瓊花已興。盥而飾。瓊花性樸淡。居恆弗喜為靚粧。至是則自以阿翁膝下。獨吾一人。雖女兒胡可不飾以娛翁。瓊花於是不辮而髻。然其髻偏而弗正。垂於耳端。百珠環之。灼灼眩目。紅裳百摺。下垂流蘇。至綏步徐行。則鳳頭雙履。徐徐吞吐。如雙燕之窺於簷。衣碧色。襌然而長。雅與體稱。玉英亦盛服從瓊花下。時堂中巨燭雙燒。香煙靜篆。四圍懸掛紙花。微風吹之。蜿蜿而動。瓊花竟趨李紳舍。揭簾笑曰。阿翁不衣竟耶。李紳諾。從容衣冠出。瓊花又詣母舍。劉氏亦出。銀生等已俟於堂下矣。瓊花振衣而前。笑向劉氏曰。兒獨拜耶。抑俟諸郎偕拜。嗟乎。瓊花非鈍者也。詎不審膝下嬌兒。弗可與外客伍者。劉氏曰。否。兒先。瓊花乃盈盈獨拜。玉英次之。銀生等以次進。忽門者以先生禮進。且謂將躬來。

玉英大驚。挈瓊花手返奔。誤觸銀生足。遂顛。瓊花笑。銀生急掖之。雲郎亦前助。瓊花弗悅。則微咳止雲郎。雲郎弗覺。瓊花於是乃大怒雲郎矣。

李紳頑固者也。然自為進化先生陶淑。亦漸能開通。自以初度佳筵。弗可弗為團圓之兆。因令陳食於堂。令諸童皆偕。勿庸避。諸童大悅。玉英亦喜。顧瓊花則弗然。凝坐似弗覺者。既而就席。李紳夫婦南面。諸郎西面。瓊花與玉英位其西。瓊花對面為世昌。而玉英則與雲郎相向。既進酒。在禮諸郎皆宜奉杯起。賀主人。雲郎恂恂而羞。奉杯向胸。微微見齒而已。玉英以為勸己。亦奉杯酬雲郎。劉氏笑曰。玉姑姑禮節優也。李紳患諸童子拘。且不能盡雅意。諭曰。有禮亦佳。然亦不宜過矜形式。蓋今日之宴。以言歡耳。苟其弗歡。禮將焉貴。語未已。瓊花顏色陡變。弗及回首。突嘔。淸涎緣袖而下。及於裳。劉氏驚起。瓊花笑曰。吾飲太急。酒氣烈也。然所吐寡耳。且無恙。起將歸樓。而巾墮。雲郎拾之。瓊花急引足蹴巾。三蹴曰。巾已汚矣。乃挾九環去。雲郎愕然。復徐拾之。劉氏命秋雨。秋雨弗至。雲郎曰。吾為潔之。遂去。頃之。瓊花易衣出。舉杯將飲。劉氏曰。俟之。雲哥未至也。語次。雲郎以濕巾出。授瓊花。瓊花弗受。乃授九環。劉氏獎曰。雲哥乃代吾婢矣。雲郎唯唯。瓊花乃俯而微笑。雲郎趨席。以己位在中。撓入弗便。乃推世昌移而上。而己代之。瓊花笑曰。雲哥你位何耶。雲郎曰。吾位卽此。頃者乃吾之誤。蓋吾分卑。越之將逾禮而

弗吉。衆以其黠而似迂。羣笑之。瓊花亦赧然弗已。

旣而席罷。李紳醉矣。坦而臥于几。劉氏歸舍。卸其外衣。銀生以李紳醉。無嚴威。乃採蠟淚摶爲丸。以擲世昌。世昌亦採而擲之。玉英輒旁笑。或助銀生以窘世昌。瓊花無賴。則扶欄而憩。頃之雲郎悄然至。立其側。瓊花回首見之。亟行弗顧。雲郎蹤之。及於欄之端。將下階矣。瓊花停足色然曰。迫我何爲。雲郎笑曰。我扶欄耳。胡云迫汝。瓊花弗語。掉首且下階。雲郎亟前。曳其衣。瓊花嬌嗚。回手推雲郎。劉氏自房中出。訝曰。是胡爲。瓊花笑曰。吾扶欄立而倦。脫非雲哥牽我者。顛階下矣。劉氏笑曰。設顛下者。則玆時且有傻大女兒。號於階下。亦佳而可聽也。瓊花羞。嚙巾而笑。羣人皆笑。

自是厥後。氣象愈趨愈寒。人事亦愈流而愈變矣。玉英以別瓊花久。輒喜偕瓊花戲。瓊花亦厭學。弗復向塾。旣而玉英去。瓊花之勢遂孤。頗思進塾以自遣。而雲郎適病寒。劉氏慮瓊花嬌弱。不宜冒風。懼爲雲郎之續。因飭瓊花勿汲汲。瓊花喜。時風雪途中。早暮孤行者。特銀生世昌二童子耳。於是村人罔弗謂二童子勤。李紳彌悅之。謂二童者。實爲令子。一日者。李紳據几坐。瓊花侍。劉氏擁爐製餅餡。李紳偶語及銀生勤。因微嘆。劉氏知其旨。然弗欲言。瓊花亦默然他顧。旣而李紳曰。頃者先生言。謂天寒物斂。當及時解學。以應天節而順人情。以吾思之。良如其言。歲且臘矣。人各有家。烏能長係。瓊花曰。然則先生歸乎。李紳笑曰。先生不歸。留吾家度歲。雖然彼先生婦者。則寒而斃。先生雅人。弗客也。瓊花亦笑曰。然則諸郎可不歸。李紳問其故。瓊花赧然曰。無婦耳。李紳曰。諸郎雖無妻。甯不有母。瓊花默然。良久曰。吾意就令解學。亦當勿速。歲除而成禮。則亦奚遲。劉氏笑曰。兒言弗中理也。天下固弗嘗有歲除乃解學者。李紳曰。瓊兒第解嬌啼耳。他事又烏能知。往者吾謂渠癡。渠輒懟我。瓊花笑而起。踽踽循於庭欄。

越日進化學堂遂休業。李紳冠服率諸童。如前禮。行亥。雲郎輒言頭暈。弗能疾行。蓋雲郎多病者也。遇風恆暈。瓊花亦緩而居後。雲郎不懌曰。瓊妹。瓊花停步回首。雲郎曰。今日解學也。瓊花曰。解學將奈何。秋雨曰。解學雲哥能不歸省。雲郎然之。瓊花曰。吾意雲哥不歸亦佳。住吾家等耳。且雲哥少。弗歸。又奚病。雲郎頷之。復咨嗟而去。禮成各返。李紳乃於是夕宴先生。蓋先生勤勞。宴之以張其勳。而先生又行且別。在理居停主人亦宜爲餞。日晡。先生至。儒冠而長。弗復爲講堂體制矣。而先生履亦至蹩。蓋先生婦至健。能爲先生勞。先生衣履。皆取給之。先生得錢。亦納之婦。婦則貸人而求其子。故先生生平不解幣制若何。而家日富。鄉人是以嘆先生婦賢也。先生旣至。卽趨李紳。鞠躬而俯。謝其授館之恩。又鞠躬而俯。謝饗賓嘉惠。主人謝之。先生乃坐。李紳與之訂明年約。銀生諸童旣畢謁。而肴核陳矣。李紳奉杯肅先生坐。諸童亦坐。先生善談而豪於酒。乃且飲且訓諸童。亟獎銀生。銀生大悅。先

生又謂世昌亦佳。特稍鈍耳。然鈍亦胡傷。曾參爲人。乃亦至魯。而卒爲聖賢。然則鈍尚佳材。末乃指雲郎曰。如是兒者。良爲至懶。懨然健氣都無。雖靈性亦佳。然特女子材耳。衆人皆笑。先生又曰。瓊花亦能讀者也。而亦善病。然渠輩固不必獵功名。第能記姓字已足。則善病猶不爲渠害。李紳大然之。顧命九環呼瓊花。出謝先生。且先生行且歸矣。尤不可不一見。瓊花應命出。徐徐至桌側。輾然曰。先生。願先生醉而勿吝。李紳曰。先生福汝多矣。兒當拜。先生亟停杯起曰。否否。胡庸是。李紳弗聽。催之。瓊花又輾然而拜。

瓊花拜已。徐徐就李紳坐。既而笑起曰。吾謬也。先生前吾烏得與阿翁坐。阿翁非尊者耶。因趨東。就諸童坐。先生大悅。贊瓊花知禮。既而主人酌先生。先生酬之。李紳又命諸童酌。雲郎辭弗善飲。李紳强之。瓊花坐切雲郎。輒顧之笑。忽雲郎皺眉者再。乃舉杯飲。飲已猶皺弗止。瓊花又笑。先生遂興辭。諸童亦散。明日銀生家以僕馬至。銀生遂歸。且饋李紳以殊物。李紳命秋雨送銀生。且報禮。斯時瓊花方櫛。九環從容語瓊花。謂銀生歸矣。瓊花弗應。九環忽訝曰。姑姑。胡得此環。因就瓊花指審之曰。銅者耳。雖然。姑姑何時購者。乃第令吾知。俾吾得偕購。瓊花曰。偶獲之耳。固非購之市者。

櫛竟而劉氏至。謂銀生歸。在理汝當見。汝固未起。今雲郎世昌且去。堂上俟汝。汝櫛竟當面之也。瓊花愕曰。雲哥歸耶。劉氏曰。世哥亦與之偕。瓊花無言。劉氏曰。瓊兒胡得玆環。九環曰。吾正問姑姑胡購。而姑姑乃謂非購者。瓊花遽起曰。阿母行乎。遂下。兩家來者。已俟於堂。瓊花甫踰閾。雲郎已遽見之。卽趨前曰。瓊妹妹。吾且歸。瓊花澄視無言。世昌亦至。瓊花乃曰。歸胡遽。風雪載道。何以能行。世昌笑曰。果果者是。烏得風雪。遂偕雲郎拜劉氏。已乃揖瓊花。瓊花黯然。微俯。至門。九環小語瓊花曰。送二郎去。吾將偕姑姑摘梅花。梅花開盛矣。弗摘則盡落。瓊花呼曰。雲哥。汝等得梅花耶。雲郎回首。世昌喜曰。固聞圃中梅已盛開。雲哥去之。摘得而後返。亦胡遲。雲郎諾。九環啓圃門。衆悉入。銀生既去。則至健者推世昌矣。世昌疾趨而登。望之第覺腰背蠕然。頃刻已至其顚。九環亦踴躍繼上。瓊花曰。雲哥曩者。胡言不歸。雲郎微喟。仰首觀世昌。旋復俯曰。吾意良如此。而吾父嚴篤吾。曩吾蒙阿舅譴時。吾父已促吾歸矣。瓊花倚於梅根。良久曰。然則何時當來。雲郎曰。玆烏可決。或吾父尚令吾讀者。則明年當亟至。語次。九環已下。授花雲郎。雲郎分之。以授瓊花。九環將復登。而世昌已下。遂出圃。二人別而去。九環笑呼曰。二哥愼於行。苟顚者。必躍而起。明年先生來。毋誤也。雲郎回首向瓊花曰。妹妹。吾遂行也。瓊花停足頷之。二人去既遠。九環曰。嘻。二哥渺矣。吾等胡不歸。桌上飯且得風而冷。

（未完）

理想小說 新飛艇（續第二號）

第九章

西歷一千九百十四年三月初六日。黨員又在克臘番公會左近議事廳。開臨時會。這天離理查動身上俄國的那天。已經六個月。到會的人。男女只有十二個人。然而他們在自己社會裏沒有人知道他們是恐怖黨人。連偵探這般的訪查。也沒有疑心到他們身上去。今夜這一個臨時會議。有些兒像一千一百七十二年前奥都剌哈曼在莫斯瀾會議一般。奥都剌哈曼召集的。都是各部落酋長。會議的是耶回兩教決戰問題。那一番會議。耶蘇教徒的性命。握於這幾個酋長手中。其實還歸奥都剌哈曼一人定奪。後來耶穌教徒不至於全數遭刦。也是奥都剌哈曼的力量。那一個會議。眞是驚天動地。恐怖黨這天的會議。他的價値也是相等。爲的是恐怖黨的勢力。已經完備。彷彿全地球已經埋好地雷。專候一星火去點那總藥線。總藥線一着。全地球的地雷都要爆發起來。這時候數百萬黨員都已磨拳擦掌在那裏候着。總理一個信號出去。立刻全地球都要宣戰了。今夜這一次集議。便是商議起事的事。因爲一宣戰。便是各國都是他們的公敵。成敗雖聽諸天命。然而也不可不預先計較個百折不回的長策。並且還不是單是戰事。第一件要先拿社會推翻他。然後再去搖撼專制政體。等到這兩個大團體一倒。恐怕一千幾百年來逐漸改良出來的農工商業。也要一齊傾覆。不但這樣。還恐怕那班蒼生。經着這一番從古未有的兵革。也要靡有孑遺了。就爲着破壞是極容易的。破壞之後。還可以重新締造得成不可以。却沒有人預算得出。爲此主席召集幾個黨魁。來這裏開末次會議。主席洛蒲羅夫尼古拉斯候着黨魁到齊。那時鐘上已經打着八點鐘。站起來。那時在座的人。看見他蹙着眉頭。彷彿有什麼極悲慘的事報告。都有些不解。只聽見他朗朗說道。列位今夜本來是開的軍事會議。但是有一件極悲慘的事。要先行報告。可知我們大家極鍾愛。極敬重。情願捨着自己的性命救護他的自由神柰塔砦。柰塔斯的愛女。爲着替會中勾當祕密事件。現在落在俄人手中嗎。這幾句話說出來。拿那在座的黨員。都驚得開口不來。長桌子的四周圍。只有女人悲慘的飲泣聲。男人憤怒的切齒聲。因爲大家都知道俄人懲治革命黨人的殘慘。男人還可以受。這般嬌怯女子。怎樣可以忍受呢。曉得柰塔砦一落俄人掌握。便是個死。大家雖然不開口。心裏含着一腔悲慘。主席見大家這般憤激。先對大衆致了謝忱。然後拿這件事的始末講出來。原來理查到了俄國。試驗着那飛艇果然甚好。俄皇傳諭叫那法國機器師照樣製造五十隻。理查把法國人所造的飛艇模型。暗地裏畫了一紙。大意了些。給聖彼得堡第三區偵探長看見了。幾乎要吊銷理查的護照。還虧得烏娜扶絲璣安娜公

主。弄了手脚。纔得脫離虎口。回來時候。黨裏給了一筆錢。請理查先造一隻。拿自己在喜勃拉斯外面一個特崙克來峙島作爲工廠。公主同柰塔砦到俄國去。本來第一件爲的調查俄法密約。第二件是有一班黨員。於六個月前被馬汀拿扶出首。告發他們的罪狀。遞回俄國。充發西比利亞。馬汀拿扶雖已在這議事廳處決。那班黨員。還在那邊受苦。現在大功將次告成。不得不先去給他們一個信。不要受苦不過。自尋短見。公主同柰塔砦便是去送信的。還領着總理的面諭。倘若遇有合式機會。最好帶着他們逃出俄境。第一件事。雖然爲難。費了些手脚。居然如願。第二件事。也將近完結。不料有一天在薄兒蘇特密脫拉愛卡地方。一個莫斯科虛無黨人家。給警察拿住了。因此牽連着公主。聽說拿公主的緣故。甚是複雜。有的說那警察長是奉着俄皇密旨拿的。爲的是公主替俄國皇家辦的祕密案件太多了。俄國法律。倘若臣子知道得國家祕密太多。便不能容他生存世上。本來想動手。恰好那虛無黨人。偶然爲着一件事。責罵了一個下人。那下人記着恨。便到警察署去出首他主人。出首時還牽連着公主。警察長聽了大喜。立刻傳齊了全班警察。把虛無黨人同公主柰塔砦一齊捉去。柰塔砦本來冒着大賚番圖臘的名字。是英國人。應當可以沒事的。不料警察長張大其辭。拿他兩個人一起解到莫斯科警察總署。嚴刑訊問。一邊還在身上細細的搜檢。這也是合當有事。在柰塔砦身上。搜出一紙警察署用的新密碼來。這件事便弄糟了。當夜便下了莫斯科的監牢。三天之後。重新提出來。也沒有訊問口供。當堂判定了充發薩哈璉。監禁終身。容貌像柰塔砦這般美麗。那班惡神似的官長。怎肯放他到那荒草白楊的地方去呢。爲此受了這個判斷。他只有兩條路。一條是忍恥偷生。預備着做那一班惡魔的玩物。一條是個死字。烈性的柰塔砦怎肯幹那貪生忍恥的勾當呢。主席講畢。接着道。倘若不幸他遭了毒手。這個仇必定要報的。現在最好想一個善法。救他出來。據我們莫斯科坐探員報告。說解差押着公主同他。半個月前在莫斯科動身的。動身時坐的是火車。到了耐俟尼拿古洛。然後換船。從扶兒皆卡瑪。到坡姆再換坐火車。從鐵由曼赴東。他兩人在鐵由曼以西。還可自保。一進西比利亞。便是彷彿進了虎口似的。那裏還有天理國法。爲此我們去救。最好在他們從鐵由曼動身之前。計算起來。大約初九。我們救的人。須到那裏。今天恰好接着理查的報告。他說倭烈愛耳號。業已造成。已經在空中試行一次。是千妥萬當的了。也是他兩個人的機緣。現在我們便用這飛艇隊第一號飛艇。去救自由神同公主。也是應當的。若是不用飛艇。第一件時日局促。恐致誤事。第二件英俄交界地方。不用飛艇。也萬難混過去的。爲此奉着會長柰塔斯君訓令。請馬善諾夫倭雷克雪斯君。就在今晚十二點鐘。搭特別快車到拍脫立克海口。那邊有我們總理自己的快艇。在海口守着。艇中另有祕密訓令。在船主那裏。你上了船。船主自會交給你。你拆看之後。即刻依着那祕密訓令。啟椗到特崙克來峙島。見着理查。教他即刻

準備飛艇。前往西比利亞救人。你能夠卽刻動身嗎。這馬善諾夫倭雷克雪斯原來便是滿拉斯。聽見主席這般說。趕緊站起來。答應了聲是。主席又道。我方纔講的密約。承那兩位女英雄偸鈔出來一個副本。當卽交給我們總理。我們總理帶着副本已於今日到倫敦。不日便要將那副本進呈御覽。總理說密約裏面損失英國權利的地方極多。因爲英俄一開戰。法國便乘機襲取蘇彝士河。用重兵扼住。不放英國艦隊歸國。俄國酬答法國相助的情義。應許法國。分兵襲擊德奧二國。用飛艇用艦隊。攻燬兩國東境炮臺城堡。攻打進去。襲取來因河。也用重兵扼守。不放兩國兵輪過去。然後法國掃境出兵。襲攻德國。法國艦隊。不等開戰。已經預先約定游弋地中海。截住英意兩國咽喉。阻塞蘇彝士河。俄國也先行出兵。堵住印度。不放英人提撥印度軍隊。還聽得英國也同德奧意三國立着攻守同盟密約。暗地裏英德奧三國還瞞着意國。立了一個特約。聽得總理說。他在俄京動身的時候。曾經下一道訓令。給我們黨員現任駐恆度科斯偵探隊隊長勃拉索夫意范。叫他在阿富汗左近。同印度軍隊挑釁。這支印度軍隊。本來英國派他們在阿富汗左近。視察俄國恆度科斯偵探隊的。總理的訓令。限意范在這半個月內動手。意范也是我們靠得住的黨員。沒有不聽總理訓令的。從此看來。英俄兩國在一個月內。必定要開戰的。戰事一開。我們的機會到了。我們不干涉則已。一干涉。全地球上。要大大的受些影響。所以會長敎我們。把所有同黨黨員的商業。一例停止。凡是不能搬運。不是重要的東西。一例售去。現在會長同總理。已經買着一只極大的汽船。船上水手。都是我們外部黨員。現在停泊利物浦海口。已經派着黨員。在那裏採辦機器。同一切物料。預備着照倭烈愛耳號大小。再造十二只飛艇。貨物裝齊。便要啟椗。向特崙克來峙進發。在海關上只報到善尼羅去。到來特崙克來峙島。裝着製造倭烈耳號的工匠。駛往非洲西岸。勃蘭夸岬同佛河特岬中間一個海島。這十二艘新飛艇製造廠。便在這個島上。必得晝夜趲工。愈快愈妙。至於島中經營的方法。馬善諾夫君今夜到快艇上。拆着那一道祕密訓令。便知端的。救了公主同柰塔砦之後。坐着倭烈愛耳號先到島上。佈置一切。各會員各自帶着自己眷屬。於十天內到利物浦會齊。好在陸續去的。也不致動人疑心。會長同總理買的汽船。在十天內啟椗駛往非洲。我們便是坐這條船前往。現在馬善諾夫君可以動身了。其餘還有些這裏善後事宜。我只要同這幾位黨員商量便了。說着伸出手來。同他握手送行。還祝頌了些一路平安。此去早早成功的話。馬善諾夫就趕忙站起來還禮道。我當勉力幹去。倘事有變端。列位聽着倭烈愛耳號在俄境的炮聲便了。迴過身去。同在座黨員一一握手告辭。到了藍娜。藍娜朗朗的說道。我極想同你同去走遭。只是不能如願。只要你能夠替我們救出柰塔砦。無論什麼事。你要求我。我沒有不答應的。去罷。不要躭擱了。馬善諾夫聽着。也不回答。抱着藍娜行了一個接吻禮。便匆匆動身去了。這便是第一個爆發的全地球地雷藥線上

的火星。

第十章

當夜馬善諾夫於十二點鐘。附蘇格蘭特別快車。在由斯頓車站開行。次日。九點半鐘。在派脫立克海口。尋着總理的快艇路拉痕號。卽行上船。催着船主啟椗。到午後一點鐘已經在特崙克來峙島下椗。馬善諾夫吩咐放下舢板。趕緊跳下。叫水手划着。不一回已到海灘。恰好理查在那裏散步。一見馬善諾夫到來。快活得了不得。握着手問了些路上的風霜。卽刻打聽着柰塔呰消息。馬善諾夫手攙手。拉到無人地方。把自己到這裏來的緣故。告訴理查。理查本來是個英雄。聽了也不說什麼。只是臉上顏色。驟然灰白。雙眉緊鎖。想着自己同柰塔呰如此緣慳。現在大功將次告成。正在那裏想着向會長求婚。不料生此阻力。不覺握拳切齒。露出一派悲憤顏色來。馬善諾夫看着也替他悲悼。呆立了一會。臉上顏色稍形和平。便邀着馬善諾夫上山來。循着一條山路。走不多時。便是一片平陽。這平陽四圍都是崇山峻嶺。只有這條山路。若是在這山路中間。設立一座雄關。眞有一夫當關的形勢。平陽上疏疏蓋着幾處房屋。幾處工廠。中央築着一個極大的棚。這時候棚上的房頂。已經揭去。中間橫着一只長形灰色的飛艇。這飛艇的形狀。同海船差不多。只是沒有汽筒。艙面立着三支桅杆。每支桅上却沒有帆桁。都橫着一個風車。船的兩邊都凸出一塊板。這板比艙面闊有兩倍。長却同船身一樣。理查領着馬善諾夫走進棚中。細細的一量。船身總共七十尺長。十二尺寬。一切形狀。只是大了些。其餘同模型眞是一般。一邊走。一邊聽理查將這船飛行時的方法。大略講了一遍。然後吩咐水手趕緊準備燃燒原料。飯後卽須起程。自己却同着馬善諾夫到路拉痕號用膳。用完了午膳。兩個又細細的商量進行方法。還打算到倘若來不及救護。或者生出別樣枝節出來。便應當怎樣替兩位女英雄報仇。商議已畢。還拿出會長的祕密訓令來。看了一遍。然後催着拿路拉痕號上運來的食用品。搬上倭烈愛耳號去。裝完之後。一同上飛艇來。理查領着馬善諾夫。到飛艇中機器房來。看見有四副機關。一副是運轉後部的暗輪。一副運轉兩邊的輪軸。還有兩副是運轉桅上風車的。只要把一個總機關一撥。輪軸四動。船已飛升空中。一到空中。就拿升空輪子放下來。這船便全仗兩邊的板。在空中鼓動空氣了。細細看那船中異常舒服。船頭上是一間大艙。安放着六張榻牀。可以供六個人起臥。船後六間房艙也可以住六個人。中間一間大艙是預備起坐的。艙面上也分三處。船頭上一間瞭望樓。船後一間舵樓。中間一間大房間。也是預備起坐的。各處窗上都是厚玻璃。爲的是船在空中飛行。空氣在艙面上撲過去非常之速。若是不安厚玻璃。坐船的人吃不住。就是艙面上也安着玻璃窗。恐怕飛行的時候。一不小心。必致失足落下。船上助手。理查挑選着四個國籍的人。便是將近開戰的英俄德法四國。一個英國人叫史密斯安特理。一個俄國人

叫彼脫路未克意范。一個德國人叫梅夷弗來士。一個法國人叫奇蔡靖。四個人都是巧匠。並且還是好朋友。他們心裏只有世界。沒有國籍。只知會中規則。不知法律。講的話都用英文。理查看着他們把食用品裝好。自己前前後後察看了一會。然後走上艙面。招呼着那些不去的工匠。吩咐他們些話。那時紅日已經西沈。便走到舵樓。吩咐把第三四副機關開動。馬善諾夫站在舵樓門前。瞅着理查把舵上一個電鈴一揿。那機器已經開了。却沒有海船裏那般熱鬧。只微微的叫了一聲。桅上風車已經轉動。愈轉愈急。船便慢慢升起來。那升上的速度。愈高愈快。馬善諾夫眼看着地驀然向下一沈。漸漸的海島縮小起來。直到看起來在黑沈沈海波裏面。像一點黑星。然後這飛艇向西北飛去。看着腳下喜勃拉斯羣島像幾點黑子。漸漸的看那蘇格蘭也像一條黑線。到得表上指着離海面八百尺高。倭烈愛耳已在浮雲之上。那落照還看得見。一片白漫漫的雲光裏。射出幾縷紅光來。異常美麗。再從雲隙中看下去。大海中島嶼星羅棋布。映着蒼茫暮靄。格外好看。到得表上指着離海面一千尺。看見理查拿舵上另外一個電鈴一按。那腳下的浮雲便像走馬一般。向後退去。曉得船已前進。只見理查拿羅盤一看。向東一撥舵。再拿第三個電鈴一按。兩邊輪軸鼓動。桅上的風車便停了。這時候馬善諾夫覺得身邊空氣。飛擦極快。有些站不住。理查道。進來罷。把門關上。在這舵樓裏。外面的景物一樣可以看見的。船的速度極快。不要跌下去。馬善諾夫依言。把門關上。看見理查又拿一塊橫着的板。往後一扳。那外面桅上的風車便落下來。對馬善諾夫道。現在我們要加快速度了。說着對牆上一個管中吹了兩聲。覺得腳底下震動了一震動。船身又向上一起。馬善諾夫有些疑惑。問道。難道船還要向上嗎。理查道。這是自然。我們過蘇格蘭必得離海面一千五百尺。方纔沒有人看見。現在你快看底下的景緻。馬善諾夫從玻璃裏看出去。這時候飛艇離雲已經有七百尺。太陽已經不見。一輪將圓的蟾魄。恰好從東面升起來。萬丈銀光。直射到艇上。彷彿是歡迎這飛艇似的。這時候腳底下海面已經不見。雲中露出些高峯來。倭烈愛耳便在這些峯上面飛過去。不一會。聽得雲底下有波濤沏湃的聲音。問着理查。纔知道已過蘇格蘭。到日耳曼海面。理查一壁講着。拿橫板向左邊移過一寸。飛艇便沈下去。飛下雲外。然後再拿橫板一移。仍舊前進。把船頭再向北一撥。向身邊管口叫了一聲史密斯。不多一會。史密斯從樓梯走上來。理查拿舵交給史密斯。自己拉着馬善諾夫到艙裏去道。今夜也看不見什麼。我們去弄些東西吃吃。吸一枝煙。談談天。也可睡了。明天早晨起來。我從雲裏指聖彼得堡你瞧。

第十一章

用完晚膳。兩個人重新走上艙面來。吸着煙。商議些施救方法。這時候那一輪皓月。將近中天。太虛裏一些兒浮雲都沒有。月光射下去。照得日耳曼海面上的波濤。像銀山一般。煞是好看。

覺得飛艇乘着西南風力。進行速度愈快。然而看着脚底下的白馬銀濤。却像飛一般的向後退。問着理查。纔知道這時候速度。大約一點鐘走一百五十英里。這個日耳曼海面有五百多英里直徑。大約三個半鐘頭。可以過去。若是風順。到太陽出來。已經可以到聖彼得堡了。又談了一會。看着掛鐘上已經十點鐘。纔各自回房艙去睡覺。馬善諾夫走了一日一夜的路。本來困乏已極。一上牀便睡着。直到理查敲着門叫他出來看日出纔醒。坐起來把窗幃拉開。向外面一看天還沒有大亮。只有東方有一線胭脂似的雲彩。這時候脚下又換了一個海面。隱約在曉霧蒼茫裏看下去。彷彿這個海面上散佈着許多島嶼。曉得是波羅的海了。屈指計算夜間睡着之後。一定速度更加快了。所以一夜走一千多英里。看着這些島嶼的形勢。已經不是芬蘭海岸。諒來離聖彼得堡不遠。便趕緊梳洗着走上艙面來。同理查問了好。便一同走上瞭望樓去。靠着窗坐下。這時候太虛裏除去東邊水平線上有些浮雲。其餘一些雲絲都沒有。那東邊微雲裏露出些金黃光線。正是新出的太陽。看脚下已經到一個海口。用遠鏡望下去。彷彿海灘上還有許多冰堆着。理查指着底下道。這便是芬蘭灣。今年節令遲。芬蘭冰雪還沒有融化呢。恐怕烏拉嶺以東。是更加冰天雪地了。馬善諾夫道。若是雪還沒有融化更好。他們若改坐雪車走。那便容易施救了。理查皺着眉頭道。再走幾點鐘便是愛卡拖靈堡車站。倘若不怕着會長責備。只要派人去同那左近地方官吏打話。要求着釋放他們兩位。若是不允。只用恐嚇着要燬他城鎮。諒來沒有不答應的。馬善諾夫搖着頭道。倭挪爾特先生快不要這般魯莽。你心裏鬱着的寃苦。日後儘可以報復。何必忙在一朝。並且還有一句話。你炸彈一擲下去。不知道要轟死多少良民性命。不定還有我們同會的人在裏面呢。理查點頭道。這却我沒有想到。現在想出一個計較來。可以不違背會長同總理的訓令。却可以教那擄掠搶劫的俄皇兵士。嘗嘗我們恐怖黨的手段。馬善諾夫道。怎樣呢。理查道。不上一點鐘。我們要經過朗斯塔脫鎮守府。到了那邊。讓我們去轟燬他的炮臺。你喜歡放這第一個革命軍的炸彈嗎。馬善諾夫沈吟了半晌道。敎他們先嘗嘗我們的滋味亦好。但是這第一個炮彈。應當你親自動手放的。還讓我放第二個。理查道。旣這般說。我們每人放兩個。到的時候放兩個。臨走的時候。再放兩個。說着一同走到艙面上客廳裏。理查拿模型出來。給馬善諾夫看。原來飛艇上裝着四尊大炮。把炮的用法。細細指給馬善諾夫看。然後走到舵樓裏。拿橫板拉成一個銳角。飛艇便直升上去。一直升到離海面三千尺。再拿一個電鈴一按。三支桅上面的風車。忽地從艙面飛上桅尖。頃刻間一齊轉動起來。愈轉愈快。再拿一個電鈴一按。兩邊的輪軸忽然停了。後面的輪子也慢起來。這時候飛艇的進行速度。減至一點鐘三十英里。不一會。向底下看去朗斯塔脫鎮守府。像一只守門的狗一般。橫在進聖彼得堡海口。異常雄壯。理查道。飛艇速度已減。我們可出艙去看。不會跌下去了。說着。同馬善諾夫走出艙。到船頭

上來。一看已經有兩個人伺候着。每人手中抱着一個二尺長六寸圓徑奇形怪狀的礮彈。那空氣礮有二十尺長。後面都有氣箱。理查拿礮彈裝好。汽箱門關緊。然後拿前部機關一撥。二百匹馬力的空氣。從管中通過去。不上一分鐘。裏面空氣已經塞滿。理查吩咐那兩個人道。這裏好了。你們去把船尾上的空氣礮裝起來。兩個人聽了。行了一個舉手禮。退下去。這裏理查叫馬善諾夫用望遠鏡向鎮守府看去。鎮守府的人看見這飛艇沒有。這時候離鎮守府不過六七英里。馬善諾夫看了一會道。那礮臺頂上。彷彿有多少人在那裏奔走。大約是衛兵。你這礮可以打得多少遠。這裏離鎮守府有六英里呢。你轟得到嗎。理查道。可以。倘若我們的飛艇再向上升高一千尺。連轟擊聖彼得堡都是容易。你看那邊不是城嗎。這時候太陽正照着呢。要是沒有泥浮地方的煙霧蒙着。我們看得很清楚的。口中一壁說。照着方位。拿炮對着準頭。回頭招呼馬善諾夫道。現在你看着。拿手向礮尾一個電機上一按。礮中驟然間放出一種極尖銳的聲音來。像一樣東西從裏面突出來。眼看着從空氣中直射上礮臺去。不上一秒鐘。已經擊中。只見礮臺中央鋼板房頂裏冒出一派青色亮光來。傾刻間陰沈沈一聲爆裂。許多東西在半空中飛舞。帶着一片哭叫的聲音。馬善諾夫看着不覺淒然道。這眞慘極了。你看礮臺的中央。已經像掃的一般。一物不賸。連破碎的房屋。看不清楚。這不是開戰。實在是傷殘人生命罷了。理查坦然道。據我看來。這也同海軍中間魚雷一般。你要想想。俄國的皇上。就靠着這些東西。撈掠藍娜。擄刼柰堵呰。我們燬了他。也是替百姓除害。這回要你放了。說着把那一個炮也替馬善諾夫對准準頭。招呼着馬善諾夫。教他拿手指照着自己一般。按在電機上。馬善諾夫應着。聽着理查的口令。向下重重一按。也轟了一聲。趕緊拿望遠鏡看。却見礮臺上火光一冒。塵土大起。也是許多東西在半空亂舞了一回。方纔落下去。理查鼓掌狂笑道。你轟得眞好。這鎮守府給你轟去一只角。塌入海中。到開戰的時候。眼看着這朗斯塔脫鎮守府。是沒用的了。好了。我們得再向上升一些。他們要用槍來轟擊我們了。說着走到舵樓裏面。按着電鈴。拿兩面輪軸旋轉起來。桅上的風車便停止了。那飛艇便飛也似的又向上升了五百尺。進行速度。也從一點鐘三十英里增至一點鐘一百多英里。流星般飛過鎮守府。過鎮守府的時候。果然從那沒有轟燬的礮臺上。向上放了好幾排排槍。但是槍的命中。只能在一千碼左右。現在倭烈愛耳離他們有四千尺。四圍還有空氣裏住。他們怎能夠命中呢。等到過了礮臺。理查重新把飛艇停住。同馬善諾夫到船後。同時每人又放了一礮。這兩礮却轟進火藥房去。炸裂起來。又塌了兩個角。那爆發聲音。連空氣都有些震動。眼看着一個極雄壯的鎮守府。不上一點鐘。已經大半化爲瓦礫。這一天理查的神氣。與一年前的理查。彷彿是兩個人。一年前的理查是一個極慈善的機器師。現在一舉手便燬了俄國最大的鎮守府。神色不變的傷了多少軍人性命。這也是爲了兩件緣故。第一件是從結交了黨人。聽着

他們的口碑。不知不覺也把俄人當作大仇敵。第二件便是爲着柰塔砦這般的好女子。那班人忍心害理。竟敢將他發配到西比利亞去。這一發配。一定是個死。這種凌虐同胞。怎還可以把他們當作人類看待呢。爲此狠着心。誅此民賊。現在看見這般。覺得憤氣稍平。微笑道。我們到聖彼得堡。且不要露面。這朗斯塔脫的警報到京城。好讓他們添些疑心。說着按電鈴。傘全船機關一齊開動。不上五分鐘。已經升至五千尺。這時候在地下看去。不過一點黑星。爲此後來聽得聖彼得堡人說。那天並沒看見有飛艇過去。從聖彼得堡到鐵曼由。是一千一百五十英里。走了九點鐘的時候。度過烏拉嶺墮淚碑。這墮淚碑是俄國那些流放西比利亞人立的。爲的是到了烏拉嶺。便是永遠不能再歸故國。立一座碑作爲記念。這時候積雪還一些兒沒有融化。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兩個人看着。不覺浩歎。從特崙克來峙島。到這裏二千二百英里。除去在朗斯塔脫躭擱些時。共走了二十點鐘的時候。過了烏拉嶺。便在東山坡。樹林深密的地方停下。

（未完）

詩選

海濱雜詩

劍丞

野居異城中。所見不封域。四荒二爲海。頗類在島國。憂來求遠屏。孤坐趁曙色。日烹霜露氣。出浴茗椀側。江光芟滋蔓。及此流自直。獨往勝閑關。無人口增默。

日月若生翼。晝夜自流轉。春風過華巔。老色知不免。百年顛倒中。造化示巧演。出門有佳境。奈何足重繭。簿書且沈迷。勝日失排遣。坐令肝膈際。痼疾待靈扁。昨來露橋立。始覺江海展。朗誦秋水篇。稍異流俗淺。

書堂殘蟋蟀。夜半作烏鳴。夢起看寒色。始省不在城。萬籟縱未息。孤抱爲之清。推窗滅餘缸。微月霜氣橫。疏星濕簷端。水波上下明。此中得天趣。誰與秋士爭。

堂東數畝園。頗可種竹柏。四周環以水。不假權籬隔。間間戶牖下。悠悠海雲白。終焉十年計。抱甕求有益。

勤苦一簣土。爲功比鄭渠。亦云傭者力。豈必令人譽。廣廈蝨一身。寤寐固有餘。不獨蓬蒿中。始容仲蔚居。

日暮眇默行。曲曲藉田間。周歷不數里。腰脚病老孱。農家當歲盡。荊棘勤芟刪。到眼少障礙。與世絕憂患。蓬萊一片雲。幻爲萬仞山。心知蜃所結。何用勞躋攀。舉首天路遙。哀鴻相

往還。馬遷所著書。藏之名山耳。不韋成春秋。懸金咸陽市。二者道不同。背馳各千里。發憤爲文章。求售吾所恥。董狐有生氣。肯作官家史。變例不斷代。日歷可私紀。寒窗照霜旭。滌硯大江水。波濤瀉無餘。底柱或孤峙。

宋尹白心說。聒耳不覺倦。請欲五升足。云何事强見。頗嗟塵土中。扶出淚披面。飛廉方恣意。昧死草芥賤。浮天通北波。白日亦吹霰。世無洴澼絖。袖手觀其變。然犀燭重溟。下爲金銀界。受水八千里。在遠無弗屆。紅桑已三見。世變奚足怪。相邀任公子。一餌五十犗。禹功洪水後。堯舜殊耿介。可憐羲和鞭。去古日西邁。

病中答貞壯見存之作　　拔可

書來幸相存。起懦發愧赧。形骸雖暫隔。肝肺要可盥。平生欲嶔人。踏浪未嫌遠。意行忘所適。憂子目力短。幽齋夙相依。夜語燈火伴。人物恣臧否。幾蘿遺不滿。作詩乃餘事。此詣世亦罕。浮埃掃羣籍。俊語諷不斷。寫成將一葦。謂我固能辨。謀篇戒色莊。馭句取行簡。持此質鄭陳。知言謝不敏。吾詩久不作。志業傳荒誕。縮手閱過船。萬辱忍一飯。韓非著說難。身世託孤憤。宋王一居州。挽士那容緩。寒礁上吳霜。滄江入歲晚。子歸計豈非。畏此自厓返。病起復懷人。不如終偃蹇。

野無青草　　俶仁

田苗化蕪蕪亦枯。飛飆奔雪壓枯芻。老鴉忍飢欲哺雛。覓食不得哭烏烏。嗚呼爾飢不可忍。殺爾身烹爾雛乃飽鷹與隼

史君雋丰畢業返國出照片索詩題此贈之　　前人

十年埋却塵中首。一朝解却腰間綬。驅駕蒼虬泛東海。東海溟溟吞八九。本來識得神仙字。高蹠嫏嬛探二酉。三年參透元中元。仙籙眞符繫肘後。我亦頻年牛馬走。不慣塵世蠅與狗。御風冷冷汗漫游。與君雲中一攜手。論交不及九十日。傾蓋如故何須久。塵事紛拏不可說。百鬼猙獰恣雜蹂。此土雖美不可留。下界睡獅聲欲吼。

冬日感懷　　壺菴

無端鷄黍來投轄。殘雪鴻泥有舊蹤。負紲聊爲塞翁馬。相皮難得葉公龍。滄桑三度憐傳舍。風月重臺耐宿舂。多少屏山隔樓閣。懸崖誰識歲寒松。渡江五馬逐輕車。一躍龍門笑鯽魚。廣廈當時聞唳鶴。陽秋何事好鳴驢。遙傳伯緒窺園啟。近讀休璉薦士書。枉道棄繻輸聚米。暮雲常護寶山居。

薫籠待曉倚殘妝。窗著寒梅別有香。城北徐公臨鏡瘦。河間姹女簸錢忙。望洋若使觀朝儛。廣漢何曾比夜郎。梅柳欣欣春欲立。一枝留得傲殘霜。

舊人昨日見何戡。千里相思醴酒甘。望蜀豈無解鈴手。沼吳常有臥薪談。龍噓湖海流居二。蟲化氷壺掾語三。莫問蘭成詞賦客。幾番風雨老江南。

春日感懷 前人

枝上流鶯宛轉啼。懶扶殘夢畫樓西。澄潭解結珊瑚網。微雨能啣玳瑁泥。采翼雙飛同命鳥。舞腰三起失晨雞。蜂黃如蜜花如海。休道芳塵任馬蹄。

越溪相憶采芙蕖。纔入吳宮便不如。高閣臨江迷蛺蝶。野塘留月伺蟾蜍。擇肥乍見鷹鷹志。鑽穴初營狡兔居。荃蕙爲茅春已暮。那堪蕭艾又同車。

過眼蘼蕪分外青。敢言織素老中庭。車前一鳳歌秦晉。畫裏雙蛾鬬尹邢。說士蠅頭甘有肉。將軍猿臂相無靈。綠章驚絕登壇日。小雅何嘗廢鶺鴒。

芝蓋依依共柳旗。攀條莫漫問歸期。萍隨流水因風轉。花到孤芳得月遲。梁苑倦游司馬騎。吳皋招隱伯鸞辭。年年送客尋常事。送我應知一樣思。

又自日本東伯兄 倣仁

去年今日附書郵。萬里鄉心警素秋。彈指風光駒過隙。回頭塵事水浮漚。賓朋海外眞寥落。兄弟天涯悔壯游。夜半夢魂歸國去。惱人疏雨響簾鉤。

秋感 譚介園固

茫茫宇宙竟生余。俯覽神州氣不舒。劍底春秋忙鬼蜮。書中涕淚飲蠹魚。身居海上詩差勝。時到秋深病有餘。再看山川無限好。心隨斜日繞清虛。

游陶然亭 童州伯晏述

雨後登臨一醆眸。荒塗何日巳爲疇。車牽過水幾呼艇。晝響徹天直當牛。澆酒未能銷舊恨。賦詩翻欲引新愁。憑欄莫問長楸遠。世界恆沙任去留。

韓宮 前人

慶福宮深草欲蕪。往時神聖此時奴。兩班門第存乎否。一等國民得也無。朴泳孝生將曷爲。安重根死又何圖。從今賸有伶仃月。終古淒涼弔夜烏。

送春 東木

春歸我不歸。春去我仍客。客裏一春忙。花事任狼籍。
花事匆匆了。生憎春去早。留春春不留。翻爲春光惱。

中國大事記

宣統三年二月二十四日

●**中日借款訂立合同**……郵傳部尚書盛宣懷。力主借用外債。因整理鐵路等用。決借日金一千萬元。於本日代表政府。與橫濱正金銀行在北京公同訂立合同。其合同全文。從西報譯出。玆錄於下。

清國郵傳部。因整理鐵路幷別部之用。故決借日金一千萬元。今於宣統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卽明治四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由郵傳部代表清國政府。與橫濱正金銀行。在北京公同訂立合同如左。

第一款　清國政府。授權與該銀行。代借五釐利息之借款日金一千萬元。此項借款。於發行售票之日。命名宣統三年清國政府五釐息之鐵路借款。

第二款　債票之價。按虛數以九十五作一百。卽清國政府於每百元之債票。實收九十五元。還本之期。按照本合同附表辦理。凡執有債票者。將來每債票一張。收還實數一百元。

第三款　利息按照虛本計算。週息五釐。卽每百元應收利息五元。每半年。交由該銀行代付一次。借款一經入於該部帳內。卽於當日起息。一經銀行知照。其息應由清國政府以京漢鐵路入款撥付。（除去指還一千九百零八年清國政府五釐利息借款之本利及同年贖回京漢鐵路借款本利之後）如該路入款有不敷之時。可用清國政府相當之他項入款撥付。每半年按照本合同附表。解由該銀行代付。須於未到期之前。十日解付。年限須以陽歷爲準。

第四款　此項借款以二十五年爲限。由借款之日起。十年後開始。按年抽籤還本。每年將應還之本。卽由清國政府於京漢鐵路入款項下撥還。如有不敷。卽由清國政府以相當之他種進款。按照本合同附表撥還。且須於未到期十日前撥付。

第五款　倘債票發行。已過十年之後。清國政府如欲取贖未到期之借款或全分或一部分。可於第二十年未滿之前。照票面補償百分之二釐半。卽每債票以一百二元半日元贖回。倘已過二十年後。可以百元取贖。惟清國政府應轉由郵傳部於六個月前。知照該銀行。俾可加添籤數。

第六款　該銀行既爲借款代表。所有歸本歸息之事。照合同第三第四條辦理。由郵傳部將應歸之款。或爲津滬通用之銀。或中國已經通用之新幣。交付銀行。其款須足値調換日金之用。該部於匯劃行情。如有意見。可於歸本歸息到期之前。儘六個月內商妥。倘中國有金幣存在歐美。日本所信用。亦可照辦。但不得由中國故意匯去。該銀行承辦歸本歸息之事。應得酬勞費。每日金千元。用金二元半。

第七款　清國政府到期付本付息。應付完全之數。倘京漢鐵路餘利不敷歸還本息之用。郵傳部應卽奏陳。由清國政府。於別種出息內擔任不足之款。到期之日。由該部交付銀行。以成完全之數。

第八款　此借款以度支部所收蘇省折漕庫平銀一百萬兩。以爲頭等抵押。倘値本利有欠缺之時。清國政府。應令該管官員。將此進項交與該銀行管收。以保執票人之權利。倘此項借款。或未全還。或有數部分未還之先。以該抵押之款。借抵他項。應將此次借款本利。儘先歸償。若再訂立抵押上開進項之借款。應於合同中照此載明。並須於訂立此項合同之前。知照該銀行。

第九款　該銀行發行債票。其式樣應由該銀行與清國駐日公使商訂。債票用中日文。或中日英三國文刊刻。須有郵傳部尙書之簽字及印信。並清國駐日公使之簽字及印信。以證此債票。該銀行始發行。而由清國政府擔認者。日本之銀行代

表。亦須簽字。以作經理借款人。如債票遇有遺失或毀去等事。卽由該銀行知會清國駐日公使及郵傳部。請授權於該銀行。在報章內登廣告聲明停付。以便按照所關涉之各該國律例辦理。所有關於此款之費用。應由銀行擔任。

第十款　此項借款未還清之時。所有關於收付及債票息摺。清國一律不得抽捐。

第十一款　所有關於付息還本及刊發借款總論之詳細辦法。未經載入本約者。當由該銀行。與駐日清國公使商訂。本約簽字後。該銀行卽須刊發總論。清國政府亦須飭駐日清國公使。將總論簽字。並隨時會同該銀行辦理一切應辦事宜。

第十二款　本約簽字後。該銀行立卽發行債票。招募此項借款。所有收入之款。應知照郵傳部記入帳籍。以便該部處置。其所入之款。可以隨時轉解中國或其他各國。或暫存日本生息。此等辦法。當由該銀行一手經理。

第十三款　本約簽字以後。限一個月內。該銀行願先墊款與郵傳部。其數不得過日金二百萬元。週息六釐。由交到之日起息。將來由募到第一批借款項下。儘先本利歸還。關於此種墊款之交付存放處置等事。當照本約十二款之第二段辦理。

第十四款　本約乃由郵傳部尙書。於宣統三年二月二十三日卽明治四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西歷一千九百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奉旨畫押。並由外務部照會駐京日本公使。

第十五款　本約用中英日三國文。共備五分。清國政府存三

分。該銀行存二分。如有爭執之處。以英文爲主。

三月　初四日

●度支部奏議覆湖廣總督電奏另借款項清償舊欠……湖廣總督瑞澂。以湖北度支公所接善後各局帳簿。前總督張之洞任內。因練兵及籌備各項要政。積欠華洋各款二百四十餘萬兩。每月籌本籌利。實甚爲難。且事關交涉。稍一不愼。貽害無窮。擬請向英法德三國銀行借二百萬兩。分十年還淸。年息七釐。並無折扣。惟須用漢口鹽釐作抵。業經該省諮議局議決。電奏。奉　旨交度支部速議具奏。本日度支部覆奏。奉　旨依議。惟奏摺尚未宣布。

同　初五日

●頒發全國軍隊訓諭……訓諭六條。交陸軍部頒發全國各軍隊。並述　列聖謨烈誥誡軍人交相策勵。其訓諭大綱。(一)崇信義。(二)尙樸素。(三)敦廉恥。(四)盡忠節。(五)習禮節。(六)尙武勇。

●開萬國防疫會於奉天省城……先是。東三省總督以東三省鼠疫蔓延。奏請設立防疫研究會。知照各國公使。轉請各國政府。遴派醫員來奉。研究傳疫之由。並籌議一切辦法。奉　旨允准。旋外務部以各國所派之醫員。先後抵奉。定期開會。奏請　派外務部右丞施肇基。蒞會招待。至是。開會於奉天省城。以惠工公司之陳列室爲會場。我國及英美俄德法奧義荷日印十國特派醫員均與。　攝政王電諭略謂。各國政府派醫蒞會。欣慰良深。本監國攝政王於此次疫事。極爲注意。既經各醫學專家到會研究學理。暨一切防瘵之法。必能多所發明爲將來滅除疫患。實世界仁慈之事。爲民生無量之幸福。嗣經會中將研究所得。編纂成書。呈送政府。於月杪閉會。

同　初六日

●東三省測繪局正監測官焦湞以盜賣軍用地圖正法……焦湞。山西人。光緒三十一年八月考選。派往日本。入振武學校。以日女爲妻。卒業改送測量學校。卒業回國。赴奉天供職測繪局。盜賣東省軍用地圖於某國。以私函誤投。爲人告發。經軍法會議研訊。證據確鑿。東省大吏咨部接覆。就地正法。

同　初八日

●准籌賑大臣盛宣懷奏獎報効災賑鉅款之劉承幹等以卿銜實官有差……先是。盛宣懷以奉　命籌辦賑務。請將捐務變通推廣。凡報効一萬兩以上及五千兩以上者。均得援例從優　奏獎。並聲明必須仰邀　俞允。一經交議。部臣即未便照准。應懇　特沛恩施等因。奏奉照准。至是。以劉承幹等十一員各報効賑捐。均在一萬兩五千兩以上。援案擬獎以四品卿銜二品銜及道府郎中員外主事同知運判各實官。奏懇　特旨准予獎勵。奉　旨著照所請。嗣後報効賑款之官紳。均由盛宣懷擬獎具奏請　旨。

同　初十日

●署廣州將軍副都統孚琦被刺……是日午刻。孚琦至城外燕塘觀看飛機。旗兵多人擁衛。歸時。行至東門城外。突被一身

穿藍衫者。迎面放槍擊之。中將軍額。復續放三槍。中頭部腹部。旗兵與夫均閧散。迨巡警道等趨視。將軍已殞命矣。兇手棄槍向東門逸。爲巡士尾追捕獲。據供温姓名生財。順德人。粤督據情電奏。奉　旨切實研訊。務得實情。嚴行懲辦。嗣經疊次研訊。據供實名生才。嘉應州丙村人。素充長隨。後因出洋學習工藝。投入孫汶革命黨。回華後專持暗殺主義。情愿犧牲性命。並非與將軍挾有私仇。亦非有人主使。電奏請　旨於十七日正法。孚琦旋奉　旨照陣亡例賜卹。並予謚恪愍。

同　十四日

●以唐景崇署理禁煙大臣……禁煙大臣溥偉。屢經賞假。病仍未痊。奏請派員接署。故有是命。

同　十五日

●准憲政編査館奏裁各省調査局變通調査辦法……憲政編査館以光緒三十三年九月。奏明奉　旨每省設立調査局。分法制統計兩科。嗣據資政院議決宣統三年豫算。議裁調査局。惟調査事宜。爲憲政要端。斷難中輟。擬將調査局內法制事宜。併歸各該督撫會議廳參事科辦理。統計尤關緊要。在各督撫衙門。設立專處。以彙核全省統計。定爲常設機關。似此變通辦理。庶憲政財政。兩有裨益。具奏。奉　旨依議。

同　十六日

●以張鳴岐補兩廣總督

同　十七日

●四國借款合同簽押……度支部尙書載澤。主張借債於四國銀行。郵傳部尙書盛宣懷實左右之。議辦已經月餘。現已訂定合同。於本日由度支部及借款代表簽押。茲從西報譯載其合同於下。

度支部奉中國國家之命。與美國財政團。英國匯豐銀行。德國德華銀行。法國東方銀行。（此後名爲銀行等）訂立改革幣制畫一圜法及振興東三省各種實業之借款合同。銀行等可照下列情形。發行中國國家金鎊債票。其總數不得過英金十兆鎊。其借款草合同。係於一千九百零十年十月二十七號。由度支部所派之員。及美國財政團北京代表簽定。並由上諭批准最後之合同。美國財政團。現與各銀行。聯合辦理中國國家借款。茲議定條款如左。

第一款　以前草合同。其效力僅如本合同所述。

第二款　度支部奉旨准銀行等辦理五釐利息金鎊借款。其數目係英金十兆鎊。名爲宣統三年中國國家改革幣制五釐利息金鎊借款。此借款以四十五年爲期。自發行債票之日起算。

第三款　一、此借款應用於下述之事務。（甲）充改革幣制畫一圜法經費。（乙）充振興東三省實業經費。

第四款　一、此借款之本利。以下開之釐稅爲抵。（甲）東三省之煙草酒稅。每年計銀一百萬兩。（乙）東三省之出產稅。每年計銀七十萬兩。（丙）東三省之銷費稅。每年計銀八十萬兩。（丁）中國各省新增之鹽稅。（光緒三十四年五月由中國國

家批准）每年計銀二百五十萬兩。上載之釐稅。每年共收總數庫平銀五百萬兩。二、以上各省釐稅。不得牽連其他借款。或以爲抵押物。三、上開釐稅。足敷按期付還本利及各種費用之需。銀行等不得干涉收稅之權。如果不敷付還本利或各種費用。則中國國家應指他種入稅以補之。倘過相當公道時日之後。仍不足數。則應交與中國海關辦理。以保執債票人之權利。四、此借款未還淸之前。若再以上開之釐稅抵付其他借款。總以此次借款本利儘先償還爲要。不得訂明在此次借款之前。亦不得訂明與此借款平行辦理。並總不得令此借款之質保。有所滯礙減色。如訂立抵押以上釐稅之借款合同。必須載明所有應付本利等事。俱在此次借款之後辦理等語。五、此借款未還淸以前。倘遇中國國家議定修改海關稅則。減免釐稅。銀行等不得因此借款係釐稅抵押而阻止。但若擬將此次所抵釐稅減免。則應先向銀行等商明。務以他項之稅。如數撥足補抵借款。

第五款　一、此借款。全數准銀行等印發金鎊債票。其發行數目。由銀行等酌定。其式樣文法。由銀行等商同度支部。或中國駐美英德法公使酌定。二、所有債票。應將中國度支部尙書簽字之名及其關防。均摹刻其上。以省其親自畫押之煩。惟中國駐美或駐英駐德駐法公使。於債票發售之前。須逐張蓋印。並其簽字之名摹刻於上。以示中國國家允准。及承認發售此項債票。三、該銀行等或駐紐約駐倫敦駐柏林駐巴黎之代表人。亦在債票上簽押。作爲發售債票經理人。四、倘此債票。須改式樣。可由銀行等商諸中國駐美駐英駐德駐法公使改定。惟與資本及按年之利息。或借款之期限。或中國國家之擔保有礙者。均不得從而更動。

第六款　一、發行債票詳細章程。如付利歸本取贖等事。未載明合同內者。由各該銀行與中國駐美德英法公使商議。二、各該銀行一經奉行第八款。卽派發債票說帖。中國國家當立諭各欽使。協同各該銀行。籌辦應行事宜。並於借款說帖之內簽押。

第七款　一、債票未發之先。中國國家應照第三款所說辦法。備有說明書。將東三省何項實業。應得擴充。需款若干。須詳細言明。二、度支部一經將改革幣制辦法。交至各該銀行。各該銀行應將債票於三個月以內發行。三、債票每百鎊。實交度支部九十五鎊。在中國歐美各銀行辦法一律。各該銀行於派發說帖兩星期前。預先關照度支部。倘該部欲購債票。先儘該部。惟須在未發行前四月通知。

第八款　一、所收債票之款。交由美國財政團匯豐銀行德華銀行東方銀行存放。名曰中國國家改革幣制款。又曰東三省實業擴充款。一切收款辦法。照章辦理。所收之款。歸入以上兩款內。由各銀行經管。聽度支部指撥。二、從發行債票日起。每日發行債票多額金多少。由各該銀行咨照度支部。以便隨時動支。三、借款由度支部隨時動支。須依合同內指

定之用。借款存在四國銀行。如有支撥及匯劃中國支行或中國銀行。由度支部主之。如支款甚大。度支部於十日前先行知照。四、支款單。必由度支部管理借款重要大員。或曾經該部給權之代表簽印。併當書明所支之款。係爲改革幣制。或擴充東三省實業之用。

第九款　一、借款利息。爲照資本年息五釐。自借款發行之日起。依照合同所載數目。半年一付。二、借款年限爲四十五年。依照合同所載數目。自債票發行之日起。至十年歸本。半年一付。三、度支部或該部管理借款重要大員。在到期十日之前。將款交與上海美國財政團匯豐銀行德華銀行東方銀行。其款須平勻。如交付新幣。平水價值。應爲足付半年內之本利者。其匯兌行情。應在到期六個月之前。由度支部管理借款大員與銀行商定。四、所付本息之款。倘度支部有金幣。並不與該款有所減輕者。亦可以金幣在歐美交付。五、銀行爲借款代表。因交息歸款。須行補償。度支部允付銀行。每千鎊用金一鎊。

第十款　借款過十五年以後。不論何時。倘中國國家欲全行贖回。或贖回其尙未到期一部份者。每百鎊應補償付二鎊半。若過廿年以後。無須補償。應加之款。應於先期六個月知照銀行。俾銀行可以照款加付。

第十一款　倘所發行之債票。有被竊被火之事。銀行應卽知照度支部。由度支部轉飭駐美英德法公使。俾登報聲明止付。或照該邦法律辦理。倘所失之票。於銀行登報期限以後。尙未尋獲。應由度支部或駐美英德法公使發給同數副票。其一切費用。應歸失票人或失票人之代表自理。

第十二款　所有債票利息。凡與借款有關者。當免除中國稅釐一切。

第十三款　倘中國國家。除向中國銀行外。尙須增加或續借款項。先向各該銀行商議。倘各該銀行不能承命。再行商諸別家。

第十四款　借款條約未公佈之先。或因政治或因財政上有所牽動。致銀行不能卽日出發借款。銀行可自簽約之日起。展期九個月。倘九個月已過。此約作廢。銀行並無分毫費用。

第十五款　美國財政團、英國匯豐銀行、德國德華銀行、法國東方銀行、擔任借款勻平。

第十六款　倘未經度支部允准。美國財政團、英國匯豐銀行、德國德華銀行、法國東方銀行、不能以合同內特權。輪與美英德法別種公司。

第十七款　此約於宣統三年四月十五日。由御筆批准。並由外務部照會美英德法公使在案。

第十八款　此約中英文共八分。四分存各該銀行。四分存度支部。遇有辯論之處。以英文爲準。

同　十八日

●豁緩浙江富陽等州縣宣統二年應徵丁漕……上年浙江杭州之

富陽縣等處田禾。被水旱風蟲受傷。致成災歉。巡撫奏請分別蠲緩應徵丁漕。奉　旨照准。

同　十九日

●撤京師防疫局……以京城疫氣已靖也。

同　二十二日

●授趙爾巽爲欽差大臣東三省總督兼管三省將軍事務……錫良以疫氣已經撲滅。病勢加劇懇准開缺。電奏奉　旨允准。以趙爾巽調補。

●禁煙大臣奏續擬嚴定禁煙查驗章程……禁煙大臣等以宣統二年十二月初一日面奉　諭旨。一品大員以上。其吸煙與否。難逃朝廷洞鑒。其二品以下各員。如有册結不符及曾報實已斷淨者。著禁煙王大臣。一律切實調驗。續擬嚴定禁煙查驗章程十條。具摺覆陳。奉　旨依議。淸單列下。

一、此次遵　旨調驗在京各部院衙門二品以下各官。凡册結不符。及曾報實已斷淨者。一律切實查驗。擬請自二品至四品官秩較崇各員。無論實缺候補。查照該衙門來册。由臣所核實。定期指調。先三日行文。該署長官接到臣所咨文。即將指調之大員。自行具奏候驗。臣所於查驗後隨時奏明。如無別項情形。即請　飭下照舊供職。倘有嗜好未除。即專摺奏參。請　旨懲處。

一、二品至四品應調各大員。如有事故。未經先期奏明請假。一經臣所指調。無論有何要差。均不得臨時奏請假期。倘咨調不到。即由臣所按照規避例。請　旨從嚴懲處。

一、五品以下各員。凡由臣所指調者。如查有嗜好未除。由臣所專摺奏參。該管長官。按照臣所奏定續擬禁煙章程第二條。請　旨交部議處。其由各部院送驗人員。查有嗜好未除者。仍咨回原衙門照章辦理。

一、五品以下各員。凡請假出差丁憂病故。均在本衙門呈報。由該管長官核實隨時咨明臣所立案。惟請假須有限期。出差確係因公。不得稍涉含混。倘事前未經咨明有案。一經臣所指調。即依限投驗。不得臨期藉故不到。即或患病屬實。先未呈報。亦應赴所驗明。方允給假。該管長官。不得於行文指調後。意存偏袒。咨稱漏報出差請假在先。如違此章。由臣所嚴行參辦。以杜規避取巧之弊。

一、出結官處分。從前定例太輕。往往有見好同寅。視出結無關輕重。現既加嚴禁令。出結官未便從寬。擬請嗣後凡查出有嗜好未除者。除將本員奏參革職永不敍用外。其出結官亦一併議以降一級調用。不准抵銷。俟奉　旨後。由臣所咨行各衙門。自二品以下各員。無論有無嗜好。一律遵照此次奏定章程。重具同鄉同寅切結一次。咨送臣所核辦。如出結之員。確知所保不實。准隨時呈明撤結。臣所立即調驗。無論查出有無情形。出結官概免議處。

一、調驗人員到所。往往於衣被內潛帶藥丸等類。歷經臣所搜出奏參在案。然作僞恐難盡悉。斯立法不厭求詳。此次擬由臣所設立浴室。製備新衣。凡應調各員到所。無論堂司各官。均令沐浴更換。其隨身衣履。一概不准服用。儻不遵章更沐。或

故爲挑剔。任意刁難。卽照違　旨例奏參。其所帶衣物。如查有暗藏違禁藥品。無論多寡。均作戒斷未淨論。一、調驗人員到所後。不准親屬來所省視。亦不得攜帶僕役。及平日所服補益藥餌等物。以防弊竇。一、調驗人員到所。無論情形有無可疑。均須住所七日。方准出所。如有可疑形迹。卽滿七日。仍應展期。以免疏漏而昭詳慎。一、凡已調各員。出所後。每屆三月。仍須取具印保切結。咨送臣所備查。如無保結。難免無任意復吸情事。應由臣所指名復調。庶人皆知儆。不至視爲具文。一、調驗人員到所。一切食宿起居。俱應遵守臣所原定規則。不得任情自便。倘有不守定章。矜驕使氣。及故違以上各條。卽由臣所據實糾參。以肅禁令。以上十條。係爲禁煙加嚴起見。如有未盡事宜。仍當隨時續擬。奏請辦理。

同　二十三日

●以趙爾豐署四川總督

●賞給王人文侍郎銜充督辦川滇邊務大臣

●宗人府奏酌改宗室覺羅律例並充當陸軍之宗室覺羅依軍法審判……宗人府奏宗室覺羅訴訟辦法。其限制有視旗民加嚴者。皆章程法令之所無。酌改十條。俾與現行刑律不相牴觸。並奏宗室覺羅充當陸軍軍人軍屬者。若有犯各項法規章程。應依陸軍軍法會審審判。不必另訂專章。以歸畫一。奉　旨依議。

同　二十六日

●東三省疫患肅清宣布中外……以東督錫良等電奏也。

同　二十九日

●廣州亂黨拋擲炸彈轟擊督署……粵省自將軍被刺後。卽聞香港亂黨。潛圖來省起事之說。連日迭次搜獲私運軍火數起。並於是日拿獲亂黨九人。申初。突有亂黨多人。懷挾手鎗。擁至督署。拋擲炸彈轟擊。衛隊竭力抵禦。管帶金振邦中彈陣亡。各兵亦有死傷。炸彈著處。火卽延燒。總督張鳴岐避至水提行署。旋由防營分投圍捕。生擒鎗斃亂黨數十名。訊據供稱。該黨共三百餘人。本日在香港及省外分搭輪船火車陸續來省取齊。直往督署轟擊。當轟擊督署時。軍械庫亦被撲刦。以有備卽行擊退。餘黨四處竄匿。已閉城嚴搜。沙市洋商。均未被擾。城內外商民。亦無被亂黨攻擊之事。張鳴岐卽日電奏。請寬免文武各員處分。並自請嚴議。奉　旨一併寬免。著督飭文武搜捕餘黨。從嚴懲治。以靖匪氛而保治安。

外國大事記

宣統三年　三月初一日

●墨國新內閣成立……墨西哥組織內閣已成立。並無政見發表。黎曼拖爾氏。以財政大臣領袖內閣。派拉氏任外務大臣。

●美京大火……華盛頓國會議事堂內大火。損害在五百萬圓以上。圖書館所藏之貴重文書類。亦被焚。

●奧國議會解散……奧地利議會已解散。因妨害支出案之投票也。政府發出文書。以西六月重行總選舉。

同　初二日

●土國革命黨起事……土耳其亞拉伯地方。有革命黨起事。佔據該省之都會西格大賴。土國派陸軍九隊。前往征勦。摩的尼哥羅（巴爾幹半島之小國）政府允為助勦。

同　初三日

●班國內閣辭職……西班牙議院提出關於科罅處死刑一案。促軍法會議之改良。以此結果。喀那力亞斯內閣辭職。

同　初五日

●英日條約簽押……由英國外部大臣日本公使簽押於倫敦。

同　初六日

●摩國匪亂……摩洛哥非斯地方。亂匪麕聚。擊敗官兵。摩皇派隊往勦。亦為所敗。各族均聯合拒摩皇慕來海飛。刻有攻其都城之計議。情形甚為危迫。

同　初七日

●班國新內閣成立……喀那力亞斯氏。因班王慰留。仍聯任。除海軍財政兩大臣外。均仍以前內閣各員組織新內閣。

同　初八日

●葡國暴徒犯兵器廠……葡萄牙國兵器廠內。有手攜短鎗之一羣暴徒。突然闖入。思激發變亂。被拒而逃。後欲侵入巡洋艦。亦被拒退。

同　初十日

●墨國政府與革命黨議和不決……墨國政府以革軍勢漸猖獗。總統狄愛士。雖屢言擬即退位。迄未實行。至是與革黨議和。革黨仍主張令總統辭職。政府拒絕之。不果和。革命軍首領梅特洛氏下令再戰。

●法派兵赴摩洛哥……法國以摩洛哥內亂。與西班牙國協商。以兵力干涉。並布告各國政府。旋得駐摩兵官來電。請添兵。政府恐前調之兵不足以資保衛。遂決定派兵前往。時摩亂已達無政府地步。勢甚猖獗。圍攻摩都。摩王已避入法領事署。

同　十一日

●日京大火……日本東京吉原。自午前十一時三十分起火。延燒至午後八時始熄。被燬者六千五百五十五戶。死傷者甚多。為二十四年來所未有。日皇賜金一萬圓。以救恤罹災者。

同　十四日

●美國頃市省等處風雹……頃市省及附近。遭風雹之災。其最甚者。未梳里省之西。以及頃市省篤格坎瑪省之間。有兩埠。被風盡燬。死者十五人。傷者約百人。房屋多坍。電桿亦倒。

又篤格坎瑪省之屋迄埠。死八人。傷十八人。房屋無完全者。頃市省之役靖埠。房屋六十間悉遭毀。死一人。傷三十八人。又伊市紀列治埠高等學堂亦被毀。傷者十餘人。餘則受害輕重不等。

同　十五日

●葡國王黨陰謀發覺……葡萄牙之王黨。有在布拉茄市。擁陸軍之一部。陰謀顛覆現共和政府者。謀覺。被捕五名。

●法國香檳酒產地騷擾……法國新定一例。純粹之香檳酒製造地方。限定香檳州。而劃出同州區域與普地方之一部。與普人羣起反對。栽種葡萄者。結隊持械。橫行襲擊。香檳州之都市。及香檳酒貿易中心點之愛蓖那省同時被焚。製酒之巨廠悉付一炬。香檳酒之爲所傾棄者。在六百萬樽以上。葡萄園遭毀者亙數英里。法政府施戒嚴令。捕得百數十人。亂略定。

同　十七日

●美國上議院直選案通過……美國上院議員普通選舉之議案。得大多數之可決。通過於下議院。（按美國舊制。上院議員。無論區域之大小。人口之衆寡。每州率出二名。其選舉。用各州議會議員互選制。故上院議員。實各州之代表。而非人民直接之代表也。此制度之結果。至使人口最稠密之州。與人口最少之州。共享同一之權利。蓋以美初建國時。州之權力最大。全國直如各小邦集合者。故定此制。沿襲至今。對於中央集權政策。大爲反對。故改革之議。前經提出。以小州反對。不果行。此次始達目的。）

●美軍入墨境……墨西哥亂事日亟。政府與革黨。交戰於挨茄里由德。飛彈至美國領土內。死者三人。傷者數人。美國軍隊。遂越境而入墨國境。以中止其戰爭。美政府以挨茄里由德。接近美國國境。兩軍在其地開戰。必殃及美之邊境居民。因由外務省通知墨政府。並一律通知革黨。將來不許開戰於其地。旋得墨政府之允諾。（按美國對於墨之亂事。並不以兵力干涉。助政府征勦。前月調兵示威者。或謂墨國與日本有私立條約。讓墨地連拿海灣一口岸與日本。爲屯煤之用。及殖民各種利權。約中雖幷無攻守同盟之意。惟訂明墨國如在危急時。日本必須以全力幫助。該約由駐墨美公使探得。卽日回國。商議對待之法。塔孚脫卽發密電。齊集海陸兩軍。馳赴美墨境界。其時墨國之財政大臣在美。塔孚脫囑其親帶照會回墨。限六日內將日墨密約作廢。墨政府允之。聞該約並未經上議院批准。不過狄愛士與各內閣大臣之意云。）

同　二十日

●英派巡艦彈壓非洲屬地地裏哥灣……非洲英屬之地裏哥埠居民。有提倡革命者。要求將莫森壁之總督及諸官革去。居留於彼處之葡萄牙人。亦附和之。故英政府命巡洋艦馳赴地裏哥灣。以資彈壓。

同　二十一日

●無君黨人謀刺西班牙王不果被獲……西班牙王以就醫赴法國

波杜埠。抵埠日。法官派巡警保護。以防不測。有無君黨首領。在人叢中密言行刺班王。爲偵探所聞。當行拘究。

同　二十二日

●墨政府與革命黨停戰議和……墨西哥政府與革命黨。屢次戰爭。互有勝負。各募義兵。政府且苛捐於民。以濟軍用。革軍聲勢日盛。響應幾遍全國。現自今日始。停戰五日。議定停戰期內。兩軍不得動兵。准由美國界內運軍糧醫藥等物。概行免稅。惟多軒尼格埠。則以官軍已爲革軍圍困。不在停戰之列。

同　二十三日

●墨國副總統游歐洲……墨國副總統哥路。因亂事日亟。託爲養病。向議院告假六個月。起程赴歐。擬到歐後。即以歸國無期辭職。以期亂事早平。聞墨總統狄愛士亦宣言。擬於五月五號。往普亞布罅閱操。紀念墨國戰勝法人之慶典。事畢亦辭職。

同　二十四日

●美坎訂通商互益之約……美與坎拿大。訂通商互益之約。初提出於下議院時。議員等力爭。至是通過。該約對於往來貨物。有減稅者。有免稅者。美坎商務。自此當更有起色。

同　二十八日

●法兵抵摩洛哥首都……法將白禮門率馬哈拉兵隊。由法赴摩。沿途戰勝。於今日抵摩之首都費市。法兵占優勢。亂事漸見安謐。

同　二十九日

●土亂暫平……土國亂黨初爲官軍所敗。繼得外援。復猖獗。現經官軍竭力征剿。亂黨力不支。其黨魁已乞降。

徵文當選者

標題	署名	酬謝
全國初等小學均用通俗文以統一國語議	博山	銀五十圓
山東草辦調查記	葉春墀	銀廿五圓
禁止遏糴以抒農困議	粲蘭	銀廿五圓
論現今國民道德墮落之原因及其救治法	聖心	銀十五圓
西印度羣島古本大陸與南北美洲相連說	金鍊	
性近習遠之說以生理學上腦髓脊髓之作用解釋之	前人	銀十五圓（以下三篇合計）
水底大山之新發現	前人	
海底鎗	前人	

標題	署名	酬謝
美人吉包爾奈之中國觀	潘樹聲　葉誠	銀十五圓
列强干涉摩洛哥之詳情	閻仲瑩	銀十五圓
論對於責任內閣制人民與政府兩方面之誤解	盈之	書券十圓
提倡木路火車議	鄭澤塏	書券十圓
日本鹽專賣法與兩淮鹽法之比較觀	適園	書券十圓
今日亟宜振興應用工業以裕生計論	冶民	書券十圓
利用自然說	笑凡	書券五圓
中國雅樂	孫鼎	書券五圓

標題	署名	酬謝
論醫學與立憲國家之關係	金鰲	書劵五圓
宗教科學並行不悖論	趙修五	書劵五圓
我國現今省府廳州縣同名表	顧在奮	書劵五圓
說性	簡宗實	書劵五圓
線之時代	金鍊	書劵五圓
琴心箏語(詞) 醫餘吟草(詩)	季逢元	書劵五圓
苗族談	廖樂鳴	雜誌半年
地球之將來	祖堯	同上
論外官制宜從根本上改革	蔡達	同上
中國貨幣小史	悔學子	同上
上河南大憲振興豫省實業書	洪承魯	同上
擬上資政院請願書稿	王兆塤	同上
龍禪室詩話	龐樹柏	同上
關於農工商實業之論著	壽昌	同上
論學堂獎勵之害	至誠	同上
中國興亡決論	劉仁航	同上
論貪財賣國奴之養成	黃楫	同上
憂患篇	究竟	同上
倫敦海戰法規	張達善	同上
江防形勢論	李景僑	同上
論中國之地方自治	蔣甘齋	同上

月出一冊

項目		一冊	六冊	十二冊
定價	現款及兌票	三角	一元六角	三元
	郵政票（以一二分及一角者爲限）	三角一分半	一元六角八分	三元一角半
郵費	本國日本	六分	三角六分	七角二分
	外國	一角二分	七角二分	一元四角四

東方雜誌廣告價目表

等第地位		一冊	三冊	半年	全年
特等	一面	四十元	一百十元	二百元	三百二十元
上等	一面	三十元	八十元	一百五十元	二百四十元
普通	一面	二十元	五十五元	一百元	一百六十元
	半面	十二元	三十三元	六十元	一百元
	每行	五角半	一元五角	二元八角	四元五角

不許複製

宣統三年四月二十五日發行　第八卷第三號

編輯者　華陽陳仲逸

發行者　東方雜誌社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畫錦里口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 奉天 龍江 天津 蕪湖 濟南 太原 開封 西安 福州 杭州 南昌 漢口 長沙 常德 成都 重慶 瀘州 廣州 潮州 商務印書分館